連續十四週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巴西魔童

艾拉・雷文 編著

魏仲凱 譯

駿馬文化公司 出版

連續十四週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巴西魔童

艾拉・雷文　編著
魏仲凱　譯

駿馬文化公司　出版

C04

巴西魔童——艾拉・雷文　編著

駿馬叢書

希特勒眞能再生嗎？納粹餘孽企圖重振第三帝國聲威之陰謀能夠得逞嗎？

一個瘋狂研究遺傳學的醫生，利用「單核細胞」的再生，複製九十四個完全相同的少年希特勒，其中，究竟那一個是新一代的駭世魔王？且讓本書引領您去逐步探討……

作　者：艾拉・雷文
譯　者：魏仲凱

P01

誰是我的新娘

在浪漫、性潮氾濫的國度裏，一位生性保守的俏佳人，因著手足情深，不得不替代孿生姐姐，面臨謀殺、愛情……善良的她，將如何衝破這層層的情關與險境呢？

P02

深閨弦音

「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但是，如果妳因着種種原因必須和一個毫無感情的人結合時，生活又將如何？

巴 西 魔 童

The Boys From Brazil

The Boys From Brazil

by Ira Levin

Translated by Wey Janq Kae

Published By Courser Publishing Corp.

Copyright © 1982

作者簡介

艾拉・雷文（Ira Levin）一九二九年生於紐約市。一九五二年甫自紐約大學畢業不久，即以處女作『死前之吻』（A Kiss Before Dying）而聲名大噪，奠定其在小說界之地位。

他的第二本著作『魔鬼怪嬰』（Rosemary's Baby），更因暢銷而改拍成電影，由一流紅星米亞法蘿和約翰卡沙維提主演，於世界各地均創下極高的票房紀錄，使其名聲從美國而擴及世界各國。該書自初版以來已再版多次，銷售量達數百萬冊，至今仍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艾拉・雷文的其他暢銷著作，除了本書『巴西魔童』（The Boys from Brazil）之外，還包括『史得福的老婦們』（The Stepford Wifes），『完美的一天』（This Perfect Day），均為可讀性極高的懸疑小說。此外，他也寫過幾篇成功的短篇小說，幾齣電影劇本，和一些抒情詩歌。充分顯示其廣泛的興趣和不拘限於一隅的文才。

艾拉・雷文擅長在小說中製造緊張、懸疑的氣氛，每每令人讀之毛骨悚然卻又不忍釋手，往

往非讀至最後，不能預料其結果。他尤其擅長對書中人物心理的描寫。細膩深刻、栩栩如生，堪稱一絕。

譯者序

『巴西魔童』（The Bays From Brazil）爲艾拉・雷文最新的一本暢銷小說。一九七七年初版之後，曾連續十四週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三個月內卽再版四次，銷售量已逾百萬册。謹摘錄數段美國重要報刊的評論供讀者參攷：

「艾拉・雷文——恐怖、懸疑小說大師——最善於賺人雞皮疙瘩……而『巴西魔童』乃是其最成功的一部經典之作。」——克里夫蘭工商報。

「該書作者……再一次證明了其善於製造恐怖和懸疑的天份……書中每一字句均緊扣讀者心弦。」——匹茲堡新聞報。

「自『魔鬼怪嬰』以後，該作者最震驚世界的一本經典之作……從頭至尾令人難以喘息。」——紐約時報。

本書在敍述納粹帝國滅亡之後，少數亡命南美洲的納粹餘孽企圖重振第三帝國之聲威，進而

達到印歐民族雄霸天下的美夢，不惜利用遺傳學上的新技術，妄想再復製出另一個蓋世魔王……。為了遂行這個目的，他們派出了六名一流的殺手到歐美各國去殺害九十四名完全無辜的對象……

作者對書中兩個主人翁（都確有其人）之間的鬥法——一是前納粹波蘭奧希維茲集中營，主持殘害猶太人及進行各項人種改良實驗的老醫生門吉利，另一名則是曾經受盡納粹迫害，戰後主持『納粹戰犯資料中心』專事追捕納粹餘孽的一個老猶太人雷柏曼——均有極為生動的描寫。作者對這兩個人在心理上的描述，更有生動而深刻的神來之筆，令讀者幾疑置身現場，無法自持。這大概也因為作者是一位頗富盛名的劇作家的緣故吧！

本書於一九八〇年初，被英國ITC電影公司改拍成電影，由一流紅星勞倫斯奧利佛、葛雷哥萊畢克和詹姆斯梅遜主演，發行全球。本片後於同年七月初在台上映，片名為「納粹大陰謀」，亦會轟動一時。

人物簡介

門吉利：前納粹醫生，曾主持第三帝國奧希維茲集中營內猶太人大屠殺及各項人種改良試驗。本書中，他更是一項國際大謀殺的幕後策劃人。

魯廸：門吉利的金髮貼身保鑣。

古柏：門吉利的黑髮貼身保鑣。

齊威麥：納粹殺手。負責英國地區十三名對象。

逢貝克：納粹殺手。負責瑞典地區的十四名對象。

莊德納：納粹殺手。負責挪威、瑞典地區十六名對象。

克雷特：納粹殺手。負責荷蘭和德國北部十六名對象。

蒙德：納粹殺手。負責奧地利和德國南部十七名對象。

海森：納粹殺手。負責美、加地區十八名對象。

寇克：美國青年。化名『韓特』向餐廳女侍騙取納粹份子秘密會議錄音，也因此遭到殺身之禍。

貝南：路透社國際新聞通訊社維也納辦事處資深記者。
杜林：已退休的老公務員。納粹殺手的第一名對象。
賽柏上校：『納粹兄弟會』負責人之一。
魯德上校：『納粹兄弟會』負責人之一。
雷柏曼：本書主角之一。主持『納粹戰犯資料中心』，爲門吉利和『納粹兄弟會』的死敵。
愛莎：雷柏曼私人女秘書。
鮑曼：海德堡大學法律系學生，後來成爲雷柏曼的得力助手。
勞夫魁：瑞典斯多林鎮的警官，也是納粹殺手的目標之一。
瑪洛妮：納粹戰犯之一。曾爲『兄弟會』擔任『巴西魔童』尋求領養父母的負責人。
法斯勒：德國杜塞道夫市，戰犯法庭檢查官之一。
南伯格：海德堡大學生物學教授。
拉比：『猶太青年防衞軍』的領導人。
格陵斯潘：『猶太青年防衞軍』的副領導人。
史東：『猶太青年防衞軍』的重要幹部之一。
惠羅克：美國地方監獄退休警官，亦爲納粹殺手下的犧牲者。其子鮑比爲巴西魔童之一。
寇瑞：退休稅務員。納粹殺害對象之一。

1

在一九七四年九月某個薄暮初臨的黃昏，一架銀黑色雙引擎小飛機在聖保羅國際機場的跑道上降落。它沿著跑道慢慢地滑向一座停機棚，那兒，早已經有一輛轎車在等候著了。三名男子從飛機上走下來，迅速地鑽進轎車內，隨即向著鱗次櫛比的聖保羅市中心駛去。大約二十分鐘後，車子在伊比藍加大道上一家外表看起來像廟宇，名叫「酒井」的日本餐館前停下。

那三名男子出了汽車後，併肩向「酒井」的紅漆門廊走去。走在旁邊的兩個人穿的都是深色西裝，一個是金髮，另一個則是黑髮，都是身材魁梧，滿臉煞氣的壯漢。夾在中間的那一位，和他兩旁的年輕漢子比較起來，不但顯得瘦弱而且要蒼老多了。他除了脖子上繫了一條檸檬黃的領帶之外，從帽到鞋一身白。他戴著白手套的手中提了一隻撐得鼓鼓的咖啡色手提箱。他一邊搖晃著手中的手提箱慢條斯理的走著，口中還一邊哼著小調，一副悠然自得的樣子。

進入餐廳大門，一個身穿和服的女侍立刻笑臉迎了上來。她一面鞠躬問安，一面就接過了白衣客摘下來的帽子。並且伸出另一隻手準備幫忙拿那隻手提箱。看來無心，其實有意，白衣客下意識的將提皮箱的手向後一挪拒絕了這份好意。這時，一名穿著黑色禮服、身材清瘦的年輕日本

人走上前來，他自稱名叫茂山是「酒井」的老闆之一。

「我叫皮亞蘇，已在貴店訂了房間。」白衣客以略帶德國腔的葡萄牙語自我介紹。

他看來約六十幾歲，留著一頭短短的灰髮，雙眼散發出愉快的光芒，炯炯有神，唇邊的灰色短髭也修剪的整整齊齊。

「啊！您就是皮亞蘇先生！」茂山也以怪腔怪調，日本味兒的葡萄牙語回答說：「您老的房間早已準備好了，請隨我來。由這邊上樓，我相信您看到敝店爲你們所安排的一切，一定會讓您覺得滿意的。」

「我現在心情好得很！」白衣客笑著說：「進城逛逛眞是件樂事！」

「您老住在鄉下？」

白衣客嘆了口氣，點點頭，淡淡地說：「沒錯，我是從鄉下來的。」

金髮男子在前，白衣客緊跟在他後面，然後是黑髮男子和日本人，一路向樓上走去。

「右邊第一道門就是了。」茂山從後面指點著。「麻煩各位進門以前先把鞋子脫掉。」

金髮男子先俯身從八角形的牆洞向室內打量了一下，然後扶著門柱子彎腰脫鞋。他把脫下來的鞋子放在牆邊，這才推開那扇雕刻精美的大門，抬腳走了進去。白衣客跟著走到門口，站在門前的鞋墊上。黑髮男子立刻蹲下身去替他解開白鞋上的金鈕。茂山趕忙擠到門口自吹自擂地說：

「這是我們最好的房間，皮亞蘇先生！」

「看起來是蠻不錯的！」白衣客一隻手扶著門框抬起腳讓黑髮男子替他脫去另一隻鞋子。

「敝店已爲您預備了七人份的豪華大餐，而且也按照您的吩咐以啤酒代替日本米酒，飯後還有白蘭地和上好的雪茄。」這個矮小的日本人在一旁阿諛的說道。

金髮男子在室內轉了個圈，然後回到門口，向白衣客點點頭又重新走進屋內。他的名字叫魯廸，和那個名叫古柏的黑髮男子同爲白衣客的貼身保鏢，只要有白衣客出現的地方必定有他倆的影子。魯廸的耳朵少了一個耳垂，臉上的老疤幾乎已褪成了白色，只有在燈光下才隱隱可見。

白衣客得到魯廸一切無事的暗示後，慢慢地跨進屋內。他因爲已脫掉了那雙後跟特別高的皮鞋，整個人頓時顯得更矮小了。茂山跟在他後面也走了進來。

那是一間涼爽、透著香味的房間，地面上淺綠色的榻榻米，都鑲著賞心悅目的絲邊。屋子的正中央放了一張黑色的長方形矮桌，桌上已擺好了白色的杯盤。桌子的上首和狹長的兩方，各有一張竹製的靠背椅，椅上放著褐色及白色相間圖案的椅墊。在長桌的下面，有一塊比桌面略小的淺槽，可供客人們舒服地擱腳。緊靠房間右邊牆壁的地方，另有一張黑色矮桌，桌面上嵌放了兩台電爐。房間的左面牆壁則是一排鑲著黑框的紙門。

「這間屋子對七個人來說應該是夠寬敞了！」茂山陪著笑臉說道。「而且，派來伺候各位先生們的，都是敝店最能幹的女侍。當然，也都是最漂亮的。」他諂媚的說，並曖昧的擠了擠眼睛。

「隔壁是幹什麼用的？」白衣客指著那排紙門問道。

「那是另一個房間，先生。」

「今晚有沒有人用啊？」

「目前是沒有；不過，也許待會兒就有客人來了。」

「我們先訂下來好了。」白衣客吩咐著，同時示意魯廸去把紙門拉開。

茂山看了魯廸一眼，然後對白衣客說：「那是一間供六人用的房間。」猶豫了片刻，他趕忙又加上一句：「有時候八個人也可以用。」

「你放心！」白衣客邊應著邊向右邊牆壁走去。「我們會多付你八人份的錢。」他彎下身去查看矮桌上的兩台電爐，手裏還牢牢的抓著那隻手提箱。手提箱隨著他身體的起伏前後晃蕩不已。

魯廸去拉紙門的時候，茂山趕忙湊了過去。不知是想幫忙，還是怕魯廸一個人把門弄壞了。

裏面房間的擺設和外面的一間幾乎一模一樣，除了天花板的顏色略暗一點，桌上的擺設顯然是供六人份使用之外，所有的佈置、裝潢完全相同。也許是做賊心虛吧！茂山看見白衣客皺著眉頭打量著這間屋子時，不由得尷尬的笑了笑。

「除非眞有人用這間屋子，我們不會記您老的帳。」他忙不迭地聲明，「而且即使記您的帳，我們也只收樓上、樓下房間的差額。」

白衣客裝出一臉驚喜的樣子。「你眞是夠意思，那我先謝啦！」

「對不起！」這時古柏突然從門外伸頭進來。「有沒有辦法把這個洞弄弄？」他指著牆上的那個八角洞向茂山說道。他黝黑的臉上淌著汗珠，一口帶著巴西腔調葡萄牙語。

「那是特意爲女侍們留的！」茂山謹愼的解釋道：「她們可以從這兒隨時查看客人是不是需要什麼，或是下一步該做些什麼。」

「就讓它留在那兒吧！」白衣客向古柏說：「反正你得待在外面。」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讓他們……」古柏說了一半，看看不對，還是打住了。

「貴店的安排令我十分滿意！」白衣客轉頭向茂山說道：「我的客人八點鐘會到。」

「您放心，我會帶他們上來的。」

「不必了，我的人會在樓下等他們。不過吃完飯以後，我們還要留在房內開個會。」

「這沒問題，反正房間是你們的，如果需要的話，你們可以一直用到凌晨三點敝店打烊爲止。」

「那倒不要這麼久，我想一個鐘頭應該夠了。現在是不是可勞駕你替我弄杯杜波涅紅酒？裏面別忘了加些冰塊和一兩片檸檬。」

「是的，先生！我立刻就吩咐下去。」小日本人恭敬的鞠了個躬。

「還有，你是不是可以替我們把房間弄亮點？我想在等人的時候看點書。」

「這個我怕是無能爲力了，先生！因爲房間的燈都已經全開了。」

「那就算啦！我自己來想辦法，還是謝謝你了！」

「如果沒有其他吩咐，我就告退了，謝謝諸位的光臨。」說完，茂山又向白衣客深深鞠了一躬，同時也分別向魯廸和古柏欠了欠身，這才轉身退出房外。

古柏在茂山走後，趕緊把房門關上，然後又輕輕地推開一條縫向外窺覘了好一陣子。

白衣客走到牆邊，用背擋住壁上的那個八角洞以掩護魯廸在房內的行動。

魯廸這時已經蹲在屋子中央的長桌旁，開始逐一檢查椅子上的靠墊。他用手壓摸墊心，檢視邊縫，然後再一個個反轉過來察看墊底。看完了椅墊，他接著檢查桌子周圍的榻榻米，他一寸一寸很仔細地在上面摸索著。

然後，他跪了下來，把頭伸進桌子下面，小心的檢查低槽的擱腳處。看完後，他又轉頭抬眼向上檢查桌面的底部，從一個角到另一個角，一點都不放過。

就在魯廸展開地毯式搜查工作的時候，古柏也沒閒著。他負責牆壁部份的安全。就連兩個屋子中間，紙門上方的橫樑部份，他都踮起腳尖，一寸一寸地仔細摸過。

突然，外面響起了輕微的腳步聲。魯廸從地上一躍而起，閃到門邊。從推開的門縫中，他看見一名穿著和服的女侍正向門口走來。她雙手捧著一個磁碟子，上面放了個酒杯，隨著她行進的步調發出輕微的叮噹聲。魯廸把門打開後，她低著頭，輕移蓮步走進屋內。

「啊！」白衣客興奮的打著招呼。但是當女侍蹲下來整理桌子時，他看清了那張平板而缺乏表情的臉後，原有的熱情頓時大減。

「小姐貴姓芳名呀？」他强作笑臉，打著招呼。

「我叫塚子，先生！」女侍應著，一面把一個紙墊放到桌上。

「塚——子！」白衣客拖長了聲音學著，噘著嘴，兩眼瞪得大大的看著他的兩個保鑣，像是剛聽到什麼新鮮玩意兒似的。

女侍把酒杯放好後站了起來，彎身準備退下。

「塚子小姐！在客人到來之前，我不希望再有人來打擾。」

「是的，先生！」女侍恭敬地應了一聲，急忙轉身退出。

魯廸隨卽又把房門關上然後走到牆洞前面站著。古柏立刻又恢復了他的搜查工作。

「塚——子！」白衣客嘴裏咕噥著，一面把手提箱往椅邊挪近一些。他以德語自言自語地說：「要是她稱得上漂亮的話，那些不太漂亮的不知道會是什麼個長相！」魯廸聽了幾乎要笑出聲來。

白衣客打開他的手提箱，摸索著取出一份英國出版的醫學雜誌放在桌上的酒杯旁邊。停了一下，又從襯衣口袋中掏出一個舊眼鏡盒，拿出一副黑框眼鏡戴上。在把眼鏡盒放回口袋時，他順手摸了摸嘴邊的短髭。他那一雙手纖小而細嫩，指甲修剪得乾乾淨淨。接著，他又從外衣口袋中摸出一個金煙盒來。

魯廸仍站在牆邊把風。古柏又把牆壁、地面和桌椅重新檢查了一遍。他把一張椅子搬了出來

，從口袋中掏出一塊手帕墊在上面，然後整個人站到椅子上，高舉雙手用螺絲起子把乳黃色的燈罩卸下來檢查。

白衣客安逸地靠在椅背上，聚精會神的讀著手中的醫學雜誌。他不時呷上一口杜波涅紅酒，或是吸上一口香煙，再透著牙縫慢慢地噴吐，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他對雜誌的內容不時露出驚奇的表情，有一次甚至用英語吼了出來：「眞他媽的，簡直是胡說八道嘛！」

※ ※ ※ ※

白衣客等候的人，在四分鐘之內，幾乎不約而同地一下子都到齊了。第一名來客在八點差三分走進餐館，而最後一個則在八點剛過一分也進來了。他們在餐館接待小姐的引導下，先和等在樓梯口的魯廸碰面，彼此交換過預定的暗語後，一個個登上樓梯。然後又在古柏的監督下，將鞋脫掉才進到屋內。

六名來客看來都是五十多歲的北歐人，個個衣冠楚楚，面色紅潤。進到屋內，大家禮貌性地彼此點了個頭，然後分別以葡萄牙語或是西班牙語，向白衣客致意並且自我介紹說：「醫生您好！很榮幸見到您，我是市宜諾來的逢貝克。」

六位紳士中，只有兩個人是早就認識的老朋友，其他都是彼此素未謀面的陌生人。經過自報姓名和白衣客的居中介紹後，大家總算曉得了彼此的名字。

他們分別是：逢貝克、莊德納、克雷特、蒙德、海森以及齊威麥。

在禮貌性的寒喧完畢後，大夥兒就分別入席就座。

這時，女侍們已端上了飲料、蝦球和醬肉等下酒的佐菜。白衣客向大家試範筷子的用法。幾個手指較靈巧的人很快就學會了，開始在一旁幫著指導幾個學得慢的。

「天哪！別折磨人了，乾脆給你們刀叉算了！」

「噢！不行，不行！」白衣客對美麗的女侍們笑道：「我會教他們的，每個人都得學！」

大夥兒一邊吃喝，一邊高談濶論；他們從秘魯大地震談到美國總統大選。

湯一道道地上了桌，然後是一盤接著一盤的菜——生的、涼拌的、熱炒的……茶水也是添了又添，忙得女侍們團團轉。

他們的話題又轉到了石油危機，以及西方對以色列的態度可能日趨冷淡的問題。

菜仍繼續的端來，烤豬肉、切成大塊的龍蝦，再配著日本啤酒。

話題又轉到了日本女人。克雷特還講了一段他朋友逛東京妓院時所發生的糗事。

穿著禮服的茂山不一會兒又探頭進來，問大家對這兒的服務與菜餚是否滿意。

「一流的！」白衣客豎起大姆指說，其他人也七嘴八舌，操著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和德語隨聲附和著。

女侍們把西瓜端上桌的時候，又替客人們換了一道茶。

大夥又談到了釣魚，以及各式各樣魚的吃法。

白衣客藉著酒意開玩笑要侍女森子嫁給他。森子含羞帶怯地說，她已結婚了而且還有兩個孩子。

酒醉飯飽，大夥兒紛紛站了起來，伸個懶腰，摸摸凸起的肚子。白衣客領著其中幾個人出門到走廊上去找洗手間。留下來的趁機對白衣客評頭論足：多風趣的傢伙！已經六十三、四歲了還是那麼精力充沛、平易近人。眞叫人難以相信他有那把年紀！

上洗手間的人回來了，第二批接著出去。

桌子清理乾淨之後，又回復了它原本黑亮的桌面。女侍端上了白蘭地、煙灰缸，還有一盒附有玻璃套筒的雪茄。森子跪在桌邊，替每一個人斟上小半杯琥珀色的白蘭地。塚子和另一名女侍在旁邊的料理枱前，爲收拾工作小聲的爭執著。

「對不起！我得請各位小姐暫時迴避一會兒！」白衣客回到座位上後，立刻向女侍們下了逐客令。「我們想私下談談！」

女侍們聽後，順從地彎身退出。「等你們談完後，我們再來清理好了。」塚子臨出門時說。

白衣客請大家就座。古柏從門裏向外瞧了瞧，察看一切無誤後，就把房門關上了。

重新入座以後，屋內的氣氛立刻變得嚴肅起來，一反剛才嬉笑怒罵的情景。蒙德把雪茄煙盒打開，一根一根地傳了下去。

白衣客從他的金煙盒中取出一支香煙然後又將盒子蓋上。他看了一眼蓋子上面的刻字，順手遞給右邊的逢貝克。逢貝克看得出來，這並不是請他抽煙，而是要他看看煙盒上的刻字。於是他瞪著一雙藍眼睛，很仔細地閱讀盒蓋上的刻字，看後艷羨的望著白衣客說：「多捧啊！眞是比獎章還要珍貴！」講完後，作勢要傳給下面的克雷特。

白衣客點了點頭，然後偏頭接過左邊客人遞過來的火。他深深吸了一口煙，然後把手提箱挪近身邊打開來。

「太棒了！」克雷特叫著。「齊威麥，你看！」

白衣客從箱內取出一疊紙來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他把酒杯向旁邊移了移，然後把手中的香煙擱在白色的煙灰缸上。他一邊看著瀟灑的齊威麥把金煙盒遞給對面的蒙德，一邊從襯衫口袋中掏出眼鏡盒，取出眼鏡戴上。他對一臉羨慕的齊威麥和克雷特笑了笑，然後把眼鏡盒放回身上。他從煙灰缸上拾回他的煙使勁地吸了一口後，再放回原處。他把桌上的一疊紙弄弄整齊，然後看著最上面的一張，同時伸手摸到酒杯慢慢拿起呷了一口。

金煙盒終於從海森的手上傳了回來。

「眞是一件珍貴的紀念品！」海森閃著發亮的藍眼睛讚嘆著說。

「唉！說實在的，我也的確以它爲榮！」白衣客頗爲自滿的點點頭，然後把煙盒放到那疊紙的下面。

「誰都會因爲擁有這麼一件稀世珍品而覺得驕傲的。」逢貝克附和著。

白衣客把酒杯放下，突然面容一整，嚴肅地說：「讓我們言歸正傳吧，各位！」他摸了摸頭上的灰髮，環視了大家一遍。每個人都望著他，注意聆聽著，彷彿遺忘了自己手中的雪茄煙。一時之間，屋內變得鴉雀無聲，僅剩下冷氣機規律的嗡嗡運轉聲。

「你們都知道這次聚會的目的是什麼。」白衣客一字一句清晳地說道：「而且也知道這是一項長程任務。現在，我就要把詳細的內容告訴大家。」他向前欠了欠身，透過眼鏡望著桌上的一疊紙。「未來兩年半之中，有九十四個人註定要在指定的日子，或是接近指定的日子中死亡。」他頓了頓，接著唸道：「其中有十六人住在德國，十四個人在瑞典，十三個在英國，十二個在美國，十個在挪威，九個在奧地利，八個在荷蘭，以及丹麥六個，加拿大六個，一共九十四個人。第一個死亡的日期已定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六號左右，而最後一名對象應該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廿三號左右死亡。」

白衣客坐直了身子，眼光又回到面前六個人的臉上。

「爲什麼這些人必須要死，而且還得死在特定的日子上呢？」

「現在還不到時候。以後你們自然就會明白。」白衣客搖了搖頭接著說：「不過，有一點我現在可以告訴各位：就是那些人的死亡，乃是促使某個計劃成熟的一個重要關鍵。本人和組織的各負責人，對於該計劃已苦心經營了許多年。那是組織一項很大的賭注，也是有史以來從未進行過的大計劃。一言以蔽之，這次的行動乃具有言語無法形容的重要性。整個印歐民族的前途與命運有賴於此。這完全不是虛言誇張，各位！我以人格發誓：印歐民族是否能夠凌駕其他人種，從斯拉夫民族、閃米族、黃種人、黑種人之中脫穎而出，完全要看此次的行動是否能夠成功而定。所以，以『重要』兩個字來形容是不夠的，也許用『神聖』兩個字還要來得恰當些。各位所要參加的，正是這麼一個神聖而又極其重要的大行動。」

說到這裏，白衣客又拿起香煙，在煙灰缸上彈了彈，然後很謹慎的把剩下的那短短一截叼在嘴角。

每一個人在聽後都是表情凝重，默默無言地互相注視著。剎那間，就像是又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大家又紛紛叼起雪茄端起酒杯。當所有人的目光又回到白衣客身上時，他也正在注視著大家，並將煙頭在煙灰缸中捻熄。

「各位卽將以新的身份離開巴西。」白衣客一邊說，一邊拿起身邊的手提箱。「所有需要的東西全在這兒，而且都是貨眞價實的，沒有一件贋品。你們將有足夠的經費以供爾後兩年半花用，而經費是以鑽石發給每一個人……」他笑了笑，「也許在經過海關時，大家得費點腦筋。」

大夥嗤了一聲，現出不屑的表情。

「你們每一個人都將要負責一到兩個國家，照顧十三到十八名對象。當然，很可能有少數對象會在選定的日子到來以前已自行歸陰了。因爲他們全都是已經六十五歲左右的老傢伙。但是，這種機率不會太大。據調查，所有對象幾乎都有相當於五十二歲壯年人的健康身體，而且沒有嚴

重疾病的徵候。」

「所有對象都已經六十五歲了？」海森問了一句，現出迷惑的表情。

「差不多。」白衣客回答道：「我的意思是說，當每名對象的死期到時，他們都差不多正是六十五歲。只有少數幾個，可能年輕一兩歲或是超過一兩歲而已。」他把第一張寫著國名和人數的紙放到一邊，然後拿起其餘的，大概有九張或是十張紙。「對象的地址，」他接著說：「都還是一九六一或一九六二年的老地址。但是要找到他們，應該不會太困難。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對象仍然住在老地方，因爲，他們都是些標準的循規蹈距的人。個性穩定，大多數服務公職，像稅務人員、小學校長等類似的職務。所負的責任都不很大。」

「他們的背景都這麼單純嗎？」齊威麥插口問道。

白衣客點了點頭。

「這麼類似而又單純的一群人，難道都是某一敵對組織的成員？」齊威麥繼續問道。

「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們組織的存在，而且相互之間也沒有關係。」白衣客回答以後，想了想又補充著說：「至少，我希望他們是如此。」

「他們都是些快退休的人，對不對？」克雷特問道。

「沒錯！他們絕大多數都很快就要退休了。」白衣客點點頭接著說：「齊威麥，你負責英國，一共十三名對象也是人數最少的一組。」他把一張用打字機打好的名單經由克雷特遞給了齊威麥。「以你的能力來說，似乎有點大材小用！」他望著齊威麥笑了笑。「不過，這卻是非你莫屬的工作。我聽說你能裝扮成英國人，即使連英國女皇也絲毫不會起疑。」

「老傢伙，您眞會捧人！」齊威麥裝出一口牛津英語，一邊摸著下巴上的短髭一邊看著那張任務單。「老實講，我這把老骨頭恐怕已經沒那麼靈了，您老也清楚得很。」

白衣客笑了笑說：「雖然你這次扮演的角色和大家一樣，也是一個德國公民，但是，你那特有的專長，我相信仍然大有幫助。這次，你們都將以德國某大廠商推銷員的身份出現。」他看了看下一張任務單後，遞給坐在右邊的逢貝克。

「你負責瑞典地區，要解決十四名對象。」

逢貝克欠身接過單子，看了一眼皺著眉頭說：「所有這些傢伙都是老公務員，難道殺了他們就能達成印歐民族雄霸天下的目的嗎？」

白衣客瞪了他好一會兒，才開口說：「你是在發表議論呢，還是在提出質詢，逢貝克？聽起來倒像是個懷疑。果眞如此的話，我可就失望透了！因爲你，還有其他五位，之所以被挑選出來執行這次任務，乃是以各位毫無疑問的服從性，與以往的輝煌貢獻，再加上你們的特殊專長所決定的。」

這番話說得逢貝克低下頭來，臉上火辣辣的。

白衣客看了一眼下一份兩張訂在一塊兒的單子，接著又說：「也許我錯怪你了，剛才你根本

就在重複我曾經說過的一項理論。即使是如此，我仍然要把它略爲修正一下：諸位奉命刺殺那些人，乃在爲貫徹我們的大計劃鋪路。我並不是說，在一九七七年四月當九十四名對象全部清除的時候，計劃就已經實現了。那還需要時間的考驗。你們只管聽命行事就對了！」

「莊納德！」他把下一張任務單遞了出去。「你的活動地區是挪威和丹麥，分別負責十名和六名對象。」

莊納德接過單子的時候，他那一張紅潤潤的四方臉上，表現出一副絕對服從的模樣。

「荷蘭和德國北部。」白衣客接著說：「將由克雷特負責。兩地各有八名對象，一共十六個人。」

「遵命，醫生！」克雷特應著。

「德國南部的八名對象和奧地利的九名對象，一共是十七個人由蒙德負責。」

圓臉、蓄短髮，帶著眼鏡的蒙德，在等候命令的時候顯得有點煩燥不安。當他經由莊德納手中接過任務單後，看了看說：「如果這回我在奧地利碰到雷柏曼的話，一定要給他點顏色看看！」

「雷柏曼！」白衣客若有所思地說：「他已經有人照顧了，而且，他目前身體很差，他存款的銀行又剛宣佈倒閉。他現在自顧不暇，那有工夫來注意我們！別去理他！」

「好吧！」蒙德快快的說：「我只是說說而已！」

「而且，因爲他老是嚷嚷擁有許多納粹戰犯的檔案，結果讓別人捕風捉影白忙一陣，所以現在無論是新聞界或是警界都對他敬鬼神而遠之！我們殺了他，只會提醒人們，那位過氣的英雄還眞有些活著的敵人，徒然給自己添麻煩。」

白衣客把最後一張單子遞給了海森，隨即笑著說：「哪！這是你的十八名對象，十二名在美國，六名在加拿大。希望你的表現比令兄更出色。」

「沒問題，您等著瞧好了！」海森仰起頭，滿臉自信之色。

白衣客又對全場環視一陣後，慢慢地說：「我曾經講過，名單上的對象，都應該在特別排定的日子，或是鄰近的日子中被處決掉。當然，如果能夠在指定的日子當天執行任務是最好，不過，個把禮拜的差異並無大礙。即使時間差到一個月，只要能提出基於安全的充分理由，也是可以接受的。至於執行的方法；各位可享有完全的自由，儘管放手去幹。唯一要注意的是『變化』，別讓人產生聯想。不能讓任何國家的有關當局懷疑到，有某一項大計劃正在進行中。對於各位來說，這一點應該不成問題。只要記住：對象都是六十五歲左右的老人；他們的視力衰弱、反應遲頓、氣力也差了。他們開車的技術可能已經不靈，過馬路會變得漫不經心。他們可能因跌一跤而送命，也可能遭惡少毆傷致死。總之，有太多的方法可以讓那些老傢伙們一命嗚呼而不受到別人的特別注意。我相信各位一定能處理得很妥當的。」說到這裏，白衣客對著大家笑了笑。

「我們可不可以運用其他外人代替我們或是協助我們執行任務？假如在實際行動中發現有這

種需要，而且又是最切實有效的方法呢？」克雷特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

白衣客兩手一攤，擺出一臉驚愕的表情。

「你們都是些思維縝密，判斷力極强的人。」他提醒克雷特說：「這也是組織選上你們的原因之一。對每一項應該執行的任務，我相信，你們自己都會選擇一套最切合實際的辦法。讓我講得更明白一點！只要分配的對象能夠在指定的時間內被解決掉，而又不讓有關當局懷疑到有某個大計劃正在進行的話，你們就有絕對的行動自由。」

「哦，不！很抱歉！」他突然伸出一個手指。「說『絕對地』是不正確的。有一個例外，同時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別把對象的家屬給牽連進去。不管是因任何意外使那些家屬遭到池魚之殃，或是要求他們擔任任何形式的共犯，譬如像，收買、引誘一個年輕不滿的妻子裏應外合之類的事情都絕對禁止。我再重覆一遍：對象家屬不得因任何情況受到牽連，唯有局外人才可用作幫手。」

「我們為什麼需要幫手？」莊德納問道。

「你怎麼知道會不需要呢？」克雷特頂了他一句。

「我雖然跑遍過整個奧地利。」蒙德看著他的任務單說：「但是仍然有幾個地名連聽都沒聽過。」

「這倒是真的！」逢貝克也附和著說：「我對瑞典很熟悉，可是卻從沒聽過什麼叫『拉斯堡』的！」

「那是位於亞布沙拉東北十五公里處的一個小鎮。」白衣客如數家珍地說道：「對象是不是叫『白地．海丁』？他是那兒的一名郵務員。」

逢貝克聽後皺了皺眉頭。

白衣客看著他的表情，心平氣和地笑了笑，然後說道：「處決郵務員海丁，乃是一件十分重要，哦，對不起！十分神聖的任務，正如我剛才所說。所以，逢貝克！不要猶豫，放手去幹，就像你以往一直是一名優秀軍人那樣，放手去幹！」

逢貝克聳了聳肩，望著他的任務表，無可奈何的說：「反正聽你的就是了，醫生！」

「我也是奉命行事。」白衣客依然帶著笑，然後轉身去拿他的手提箱。

白衣客從手提箱中拿出一堆信封套來放在桌上，一共有六個信封，每個都裝得鼓鼓的，封套上還分別寫著名字。

「各位！」白衣客一面說著一面把身體靠回到椅背上。他把眼鏡取下來，揉揉被壓紅的鼻樑。「今天早上我親自檢查過每一樣東西。這些信封裏放有各人的新德國護照，上面都蓋妥了巴西入境許可章，還辦妥了每人目的地的簽證。此外每一個人的駕照、工作證、名片及一切必須的文件也都在信封裏。當你們回到住所之後，得趕緊練練自己的新簽名，以免在必要時露出馬腳。對了！你們明天的機票也已經放在信封裏了，還有大約合幾千塊巴西幣的目的國紙幣。」

「那些鑽石呢？」克雷特把那一包東西捧在胸前問道。

「目前還在總部的保險箱裏。」白衣客把眼鏡放回他的舊眼鏡盒內。「你們明天赴機場以前得先到總部去領取鑽石，同時把各人的舊護照和私人證件交給組織保管。」

「他媽的，老子才剛演熟『高梅茲』的角色，現在又得換了。」蒙德咕噥著，引得所有的人大笑不已。

「我們要帶多少鑽石？」齊威麥問道，順手打開他的公事包。

「每個人大約四十克拉。」

「都是首飾嗎？」

「不！只有十二顆大約三克拉左右的石頭，一齊裝在一條細管子裏。以今天的市價來算，每顆大約值七萬巴西幣。隨著通貨膨脹，以後也許還要更值錢。所以在未來兩年半中你們每個人至少都有相當於九十多萬巴西幣的活動經費可以任意支配，足夠你們優哉遊哉地扮演一名德國大廠商的推銷員，以及購買一切所需要的裝備。而且，這年頭鑽石出手應該絕無問題，說不定，你們還得想點辦法才能擺脫那些搶購者的糾纏呢！最後，上飛機時各位千萬別攜帶任何武器，最近風聲緊得很。各位也別忘了把所有私人的證件託交給組織保管。」

「我們怎麼和組織聯絡呢？」海森問道，一邊把手提箱放回身旁。

「我忘了提這件事嗎？每個月一號，你們得向每個人服務公司的巴西分公司連絡。當然，也就等於是向組織連絡。要儘量做得像業務報告一樣。尤其是你，海森！我相信從美國打出來的電話十之八九都會受到監聽。」

「可是——」莊德納猶豫道，「——自大戰以後我就從未再說過挪威話了。」

「重新再學啊！」白衣客笑了笑。「還有別的嗎？如果沒有的話，讓我們一齊舉杯，祝福大家順利成功！」他又打開金煙盒取出一支香煙，然後把盒子蓋上。他眼睛注視了那盒蓋好一會兒，然後用白衣服的袖子用力在上面擦拭了幾下。

※　※　※　※　※

塚子哈著腰忙不迭的鞠躬送客，一邊道謝一邊把幾張鈔票塞進腰間的和服帶子裏。另一名女侍則忙著把小碗中的殘渣倒入一個大碗裏。「他給了我廿五塊！」她小聲的以日語告訴塚子。「妳拿了多少？」

「還不曉得，我還沒有數呢！」塚子小聲的回答，一面蹲身把一個盤子蓋到桌底下的一個大碗上，然後雙手捧著那個紅漆大碗站了起來。

「我猜大概有五十塊吧！」

「希望如此！」塚子提高了嗓子，手中捧著那只大碗慌慌張張的閃過白衣客及一名正與森子調笑的客人走出房門。在過道上，她左閃右避地躲開來往的客人然後走下一道僅僅只有一個小燈泡照明的陰暗狹窄樓梯，再沿著一條同樣狹窄，牆上用水泥板條裝飾的走廊繼續前進。

走廊的盡頭就是餐廳的厨房。一推開門，一股濃厚刺鼻的油煙味立刻湧了出來。在厨房中，女侍、大師傅、打雜的小廝正忙成一團，掛在滿是油污的天花板上的電風扇，有氣沒力的在他們頭上轉動著。穿著粉紅色和服的塚子，擠過忙亂的人群，把懷中的大碗放在一張堆著一箱箱洋菇的大桌上。她找來一張用過的餐巾鋪在金屬桌面上，然後把碗蓋打開放到一旁。碗底赫然是一台黑色發亮的錄音機。經過透明的匣罩可以清楚的看到，錄音盤仍在慢慢地轉著。塚子的手在那一排按鍵上猶豫了一下還是放棄了。她把錄音機拿出來放到餐巾上包了起來。她把包好的錄音機抱在懷中然後走向一扇鑲有玻璃的大門。正準備伸手開門的時候，她冷不防的瞥見一名正在縫補圍裙的小廝正抬眼看著她。

「一些吃剩的東西！」她把懷中的包裹向那個人揚了揚。「一個老太婆剛好經過這裏來看我。」

那個人一臉蠟黃，兩眼倦怠，聽了塚子的解釋後，毫無表情地又低下頭開始手中的工作。

她推開門走到對面的一條小路上。一隻貓從垃圾桶中一竄而出向著小路另一頭迅速逃去。塚子在黑暗中四下張望了一下小聲用葡萄牙語喊著：「韓特先生！韓特先生，你在那裏？」

一道瘦長的影子突然從牆邊閃了出來，肩上還背了個袋子。

「妳弄到手了嗎？」

「是啊！」塚子應著一面急忙把布包解開。「這玩意兒還在轉著呢，我不知道該按那一個鈕把它弄停。」

「太好了！太好了！沒關係！」他的年紀相當輕。從門上透出的燈光可約略看出他那一張俊逸而略帶稚氣的臉，和一頭棕色的捲髮。

「妳當時錄音機是怎麼個藏法的？」他問塚子。

「我把它放在一個盛飯的大碗裏，然後擺在料理枱底下。」她把錄音機遞給年輕人。「我用了一個蓋子蓋在碗上，所以他們看不見。」

他把錄音機斜向大門的方向藉著燈光按下了兩個鍵鈕，一陣尖銳的捲帶聲隨之響起。塚子望著他的動作，移了移身子讓那個年輕人獲得更多的光線。

「妳放錄音機的地方離他們坐的位置有多遠？」

「大概就像從這兒到那兒那麼遠。」她指著自己和最近的垃圾桶。

「好極了！好極了！」年輕人按了一下按鈕讓轉盤停止，然後又壓下另一個鍵鈕。白衣客用德語講話的聲音，夾著嗡嗡的回音，立刻傳了出來。「非常理想！」年輕人說著一面又按了一下另一枚扚鈕關掉錄音機，然後指著它說：「妳什麼時候開的錄音機？」

「在他們吃完飯後，正要把我們遣出去之前。他們大概談了有一個鐘頭。」

「他們已經走了？」

「我來的時候他們正準備離開。」

「好！棒極了！」年輕人誇讚著，一面側身拉開肩上那隻藍白相間的航空公司手提袋。他看來大約只有廿三、四歲左右，是個美國人。「妳眞幫了我一個大忙！」他興奮的說道，同時把錄音機放進手提袋中。「要是我們雜誌社知道我已經弄到了一些有關皮亞蘇的新聞，一定高興死了。皮亞蘇在製片界眞是響叮噹的名人。」接著，他從屁股後面掏出一個皮夾向著光線打開來。

塚子瞪著他的動作，把餐巾緊緊地捏在手中。「你是在爲一家美國雜誌社做事嗎？」她問道。

「沒錯。」年輕人正數著鈔票。「是一本專門報導電影新聞的雜誌。」他興奮的對塚子笑笑，然後把數好的錢遞給她。「這是妳的一百五十塊錢，謝謝啦！妳不知道妳幫了我多大的忙。」

「謝謝！」她瞥了一眼手中的錢，笑著行了個萬福。

「妳們餐館的味道眞香。」他把皮夾塞回口袋。「我等妳的時候眞快餓瘋了！」

「要不要我去弄點東西給你？」塚子把錢塞進和服的腰帶裏。「我可以……」

「不要，不必了！」他趕忙抓住塚子的手。「我回旅館去吃，眞是太謝謝妳了。」他在塚子手上輕捏了一下，然後轉身邁著大步走了。

「歡迎你再來，韓特先生！」她從後面喊著。又站在原地看了好一會兒，這才轉身開門進到屋內。

※ ※ ※ ※

他們又在餐廳樓下的酒吧內喝了一會兒酒。一方面是茂山的盛情難卻；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樓下幾台新奇的電動玩具，把大夥都給吸引住了。於是每個人又多喝了兩杯。大夥意猶未盡，正準備叫第三杯酒時，白衣客終於出面制止了。

一直到十一點半左右，大夥才歪歪斜斜的擠向衣帽間去。當穿和服的女侍把帽子遞還給海森時，笑著說：「你們有一位朋友曾經來過，但是他不肯上樓；說是你們沒有邀請他。」

「哦，有這回事嗎？」海森瞪著女侍表情略爲帶點吃驚。

她點點頭。「是一個年輕人。看來像是一個美國人。」

「噢……」海森反應很快說：「我知道妳說的是誰了。妳是說，他跟著我進來的？」

「對呀！他是當你正在上樓的時候進來的。」

「他一定問了妳，我來這兒幹什麼的。」

女侍點點頭。

「妳告訴他了？」

「我告訴他說你是來參加一個聚餐。他說他曉得是誰請客，但是他猜錯了。我告訴他皮亞蘇先生才是主人。他說他也認識皮亞蘇先生。」

「是的，沒錯！」海森說：「大家都是好朋友，他應該上樓來的。」

「他說你們可能是業務性的聚會，他不願意貿然打擾。而且他說他的服裝不整也不方便。」

女侍繼續回憶著說：「他穿了一身牛仔裝，也沒打領帶。」

「眞是的！」海森裝出微惱之色。「他至少該上樓來打聲招呼的！那他後來是馬上就離開了吧？」

女侍點點頭。

「不管怎麼樣，還是要謝謝妳告訴我這件事！」海森含笑說著，並且給了女侍一塊錢小費。

海森走過去把事情告訴了白衣客，其他人也都拿著帽子，拎著手提箱圍在一旁聽著。金髮和黑髮保鑣很快的朝餐廳大門奔了出去。莊德納也匆忙走進酒吧間。不久，他和茂山一塊走了出來。

白衣客將一隻手搭在茂山肩上，用一副很誠懇的態度，把一個預先編好的故事慢慢講給他聽。茂山聚精會神地聽著，不時搖搖頭，點點頭。

聽完之後，茂山拍拍胸膛，擺出一副包在我身上的樣子，然後匆匆向餐廳後面走去。

白衣客擺手要其他的人離開他的身旁，然後走到走廊邊上一個黑漆茶几旁，把他的帽子和已經沒那麼鼓的手提箱放在上面。他站在那兒，望著餐廳後面通往厨房的過道。微微縐起了眉頭。他把帶了白手套的兩隻手合在一塊兒輕輕的搓著，然後又放了下來。

這時，三名女侍隨著茂山從餐廳後面走了出來。塚子和森子已經換上了洋裝，另一位名叫「良子」的女侍仍然還穿著和服。她們都是一臉困惑之色，惴惴不安的走過來。餐廳其他的顧客也好奇地抬頭看著她們。

白衣客咧著嘴，擠出一個表示友善的微笑。茂山把那三個女侍帶到他的面前後，點了點頭，然後雙臂交抱退到白衣客後面。

白衣客苦笑了一下，擺出一臉發愁的樣子把頭搖了搖。又用手順了一下頭上的灰髮才開口說：「小姐們！今晚發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當然，我是說我自己，並不是指各位；也許，對妳們還是件好事呢！讓我把事情給各位解釋一遍。」他喘了口氣接著說：「我是一個農具製造商——在南美洲可稱得上是首屈一指。今天和我一塊兒吃飯的……」他舉手用大姆指從肩頭上往身後指了指。「都是我的業務推廣人員。今晚我把他們召集到這兒，是爲了向他們講解一種還在製造過程中的新機械的性能和詳細規範。每一件事都是不可公開的秘密。不幸的很，一名我在美國敵對廠商的商業間諜無意中發現了我們的聚會，而且我相信，他一定會並且也已經開始設法探知我們這次開會的內容。我敢打賭，他曾經跑到厨房，找上妳們其中一個甚至每一個人，要求妳們從一個隱蔽的處所替他探得我們的談話，或是替他拍幾張我們的照片。」他舉起一個手指頭。「妳們看！」他進一步解釋道：「我的一名業務推廣人員曾經爲那家敵對廠商工作過，現在他替我工作，而那家公司卻不知情。如果我們被拍了照片，那家競爭對手就會知道有那些人在替我工作，這對我也是非常不利的。」他苦笑了一下。「這是一個競爭非常激烈的買賣。爲達到目地，往往不擇手段。」

塚子、森子和良子三名女侍茫然地看著白衣客，不時輕輕地搖著頭，表示難以相信的樣子。

站在白衣客身後的茂山用嚴厲的聲調插口說：「假如妳們任何一人做了……」

「讓我把話說完！」白衣客擺手制止了茂山的話，他向前邁了半步，笑了笑接著說：「那位美國年輕人一定會答應給妳們一些錢，而且一定還編了一套故事來欺騙妳們，說這麼做只不過是一個無傷大雅的小玩笑而已。我也很瞭解，收入有限的餐廳女侍遇到這種事會怎麼辦。妳們平常的收入想來也不會很多，對不對？妳們對我的好朋友茂山所給的薪水滿意嗎？」白衣客眨了眨他那雙棕色的眼睛，然後瞪著女侍們等候回答。

塚子吃吃地笑著，用力的搖了搖頭。

白衣客突然大笑了起來，伸出手幾乎碰到了她的鼻尖說道：「我不相信！」但是馬上又改口說：「他媽的，我就知道他一定沒這麼大方。」他笑著看了看森子和良子，她們也羞澀的回了他一個表示同意的微笑。

「現在，我想我已經大概瞭解妳們的情況了，」他又恢復了嚴肅的態度。「妳們這些女孩子……每天辛勤工作以維持家計，就像森子，還有兩個孩子要靠她撫養。所以，妳們任何人為了小費接受一個客人不太過份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事情。事實上，假如妳們拒絕這一類的事，才真是有違常理呢！誰都不可能會愚蠢到這種地步。多拿一點錢，開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又有何妨？何況，物價每天都在不斷地上漲。今天晚上我小費給的多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如果那個美國年輕人給了各位什麼好處，而妳們也接受了，相信我，各位小姐：我絕不會生氣，更不會採取什麼報復手段。我完全體諒妳們的處境，我所要的，只是事實的眞象而已。」

「先生！」森子不平的叫道：「我向您發誓，絕沒有人給了我什麼好處，或是要我為他做什麼事！」

「我也沒有！」塚子也搖著頭。良子也隨著把頭搖了搖並且說：「我可以發誓，先生！」

「為了證明我的誠意，」白衣客一面說道一面把一隻手伸進外套的口袋裏。「那位美國年輕人給妳們多少錢，我願意再加倍給妳們。」他從口袋中掏出一個鱷魚皮夾，拉開拉鏈露出兩疊鈔票來。「正如我剛才說過的，」他接著說：「這件事對我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對各位卻可能是件好事。」他環視著站在面前的三個女侍。「我答應付給妳們每一個人那名年輕人所出的兩倍的錢。茂山先生也不例外。」他回頭看了那小日本人一眼又回過頭來，「所以，我想茂山先生也不會生各位的氣了，妳們大可放心。千萬請妳們幫忙！」白衣客在良子面前晃了晃鈔票，「多少年的苦心已經花在那些機械上！幾百萬的鈔票也投資下去了！」他把錢又在森子面前晃了晃。「如果我知道競爭對手對我已經瞭解了多少，我就能設法採取行動來保護自己。」他又在塚子面前閃了閃鈔票。「我可以加快生產的速度，或者，我可以設法找到那位年輕人，而且把他拉到我自己的公司來，當事情得以補救後，我一定會好好謝謝各位和茂山先生的——茂山！幫個忙！小姐們！絕對不必擔心！我不會生妳們氣的，千萬要把眞象告訴我。妳們看！」他又柔聲說道：「事情解決了，對每一個人都有好處！」

「眞的沒有什麼可說的！」森子肯定地說。

看著那一疊厚厚的鈔票，良子也帶著婉惜的語氣說：「眞的沒有，先生！假如眞有什麼事，我一定會樂意說出來的，可是！眞的沒有啊！」

塚子的兩眼也在注視著鈔票，白衣客瞪著她。

她突然抬起頭來看著白衣客，慚愧的點了點頭。

白衣客鬆了一口大氣，滿懷希望的注視著塚子。

「就像你剛才說的情況一樣，」塚子怯怯地開了口。「當我在厨房，正準備好要上樓服侍各位大爺的時候，一名男侍應生跑來告訴我，說外面有位年輕人想和任何一位服侍樓上房間的女侍說話，有非常重要的事。我就出去了，在門口，我看見那位美國年輕人。他給了我兩百塊錢，事前五十塊，事後一百五十塊。他說他是一家雜誌社的記者，並且告訴我您是有名的影片製造商，從來不肯接見記者。」

白衣客望著塚子說：「繼續講下去！」

「他說，假如能夠知道你的新片計劃將是一個很吸引人的報導題材。我告訴他，吃完晚飯您和客人們會在屋裏舉行一個會議。於是他就——」

「他就要求妳躲起來偷聽？」

「沒有，先生！他給了我一個錄音機，我把它帶進房裏，等你們談完話又拿出來給他。」

「一個錄音機？」

塚子點點頭。「他教我如何使用，把兩個鈕同時按下去。」她比手劃腳的說著。

白衣客閉上了眼睛站在那兒，身體輕微的左右搖晃了幾下。當他再度睜開眼睛時，勉强帶著虛弱的微笑看著塚子說：「妳的意思是講，在我們開會的時候，錄音機一直是開著的？」

「是的，先生！錄音機是放在一個大飯碗內擺在料理台的底下。錄音機的效果很好。年輕人付錢之前曾經試過，他非常滿意。」

白衣客深深長長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慢慢地吐出來。他用戴著白手套的手在額前慢慢地擦拭了一下。

「我一共拿了兩百塊錢。」塚子說。

白衣客望著她，又出了一口大氣，然後含笑走前一步更接近塚子的面前，他幾乎比她高了半個頭。

「好姑娘！」他溫柔地說：「我要妳告訴我有關那個年輕人的每一樣細節。他年輕到什麼程度？他的長相怎麼樣？等等。」

塚子對白衣客靠得這麼近顯得有些不自在，怯怯地說：「我想他有廿二、三歲年紀，因爲燈光很暗，我看的不很清楚。他身材很高，面孔很漂亮，人也很和氣，他的一頭棕髮有點兒捲曲。」

「很好！」白衣客說：「妳的描述很清楚。他是不是穿了一身牛仔裝？」

「沒錯！藍色牛仔褲和牛仔夾克。而且他還揹了個航空公司的手提袋。」她作勢往肩上比了比。「他的錄音機就擺在袋子裏。」

「非常好！妳有很好的觀察力，塚子。他揹的是那家航空公司的手提袋呀？」

她沉思了一下說：「我沒注意到，不過是藍白色的。」

「一個藍白色的航空公司手提袋。已經足夠了！還有什麼其他的？」

她縐了縐眉頭然後搖了一下頭。突然她又興奮的叫著說：「對了！他的名字叫韓特。」

「韓特！」

「沒錯，是叫韓特！他說的很清楚。」

白衣客笑了笑說：「我相信沒錯，還有沒有什麼別的，想想看？」

「他的葡萄牙話很破，錯誤百出，發音也怪怪的！」

「這可以證明他待在巴西的時間一定不會很久，對不對？妳這麼一說，又給了我不少靈感！再想想看，塚子小姐！」

她微揚著頭作出努力沉思的樣子，然後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就這麼多了，先生！」

「請妳再想想其他方面，塚子！妳不曉得這件事對我有多重要！」白衣客熱切地望著她說。

她用牙齒咬著緊握著的拳頭仔細地想，終於還是搖了搖頭。

「他有沒有告訴妳，假如妳要是知道我準備安排另一次聚會的話，怎麼去和他連絡？」

「沒有，他沒有要求我這麼做，假如有的話，我一定早告訴你了！」

「再想想看！」

她一張洩氣的臉突然又活躍了起來。「他是住在一家旅館裏，這個消息有用嗎？」

那雙棕色眼睛略帶懷疑地瞪著她。

「他說他要回旅館吃飯。因爲他說在餐廳外面等我的時候餓得要死，我就問他要不要替他弄點東西吃，但是他告訴我他要回旅館去吃飯，他是這麼說的！」

白衣客兩眼瞪著塚子：「妳看，妳不是又想起了一些事情嗎！」他退後了兩步然後低頭從皮夾裏抽出了四百塊錢遞給塚子。

「謝謝您，先生！」

茂山從後面走上前來，帶著一臉讒笑。

白衣客也給了他四張鈔票，森子和良子也一人四張，然後把皮夾塞回口袋。他向塚子笑了笑然後帶著申斥的語氣說：「妳是一個好女孩，但是以後做事，應該多替自己顧客的利益設想一下。」

「是的，先生！我一定會注意的！」

然後他轉向茂山說：「千萬別太難爲她，答應我！」

「哦，不會的，這次絕對不會！」茂山一臉討好地說，趕緊把手從褲袋中拿了出來。

白衣客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帽子和手提箱，對向著他鞠躬的茂山和女侍們笑了笑，然後轉身朝站在走廊邊等待他的夥伴們走去。

他的笑容突然間消失了，兩眼眯成一條縫。當他走到夥伴面前，禁不住以德語小聲的罵道：「操他媽的黃種母狗！我眞恨不得把她碎屍萬段！」

他把錄音機的事告訴了大家。

金髮保鑣報告說：「我到街上看過了，也檢查了每一輛附近的車子，但是沒看到有穿牛仔裝的美國年輕人。」

「我們會找到他的！」白衣客說：「他是一個獨行客，因爲所有的活躍份子都應該是由布宜諾或是里約來的老手。他一定是個業餘玩票的傢伙。一方面可從他只有廿二、三歲的年紀看出來，另一方面從他在不留意之間透露了自己的名字叫『韓特』也可看出來。沒有一個有經驗的玩家，會幼稚的犯下這種大錯。此外，他也笨的可以，否則不會讓那母狗曉得他住在旅館裏。」

「除非，」齊威麥說：「他根本就不住在旅館裏。」

「從那一點看出來他有這麼聰明？」白衣客一付不屑地說：「明天早上以前，一定得把他找出來！海森！我們的大罪人，你竟然會讓一個玩票的生手給釘住了。現在你得將功贖罪設法把那小子所住的旅館找出來告訴大家。」他望著正在把玩著帽子的海森說。

「想想看，有那些旅館這麼晚還供應食物？」白衣客提醒他說：「而這些旅館又不會高級到，容許客人穿牛仔裝自由進出！假如你是他——從美國特地飛來聖保羅追踪偉大的海森——你會住那家旅館呢？你有足夠的錢去賄賂女侍，卻又充滿了幻想，自比雷柏曼二世，不願舒舒服服的做個道地的觀光客。海森，先舉出五家最可能的旅館名字，依照優先順序告訴大家。」

他又望著其他的人說：「每當海森唸出一家旅館名字後，你們就輪流到櫃台的大盤裏拿一包酒井的火柴，立刻找計程車趕到那家旅館去，到那裏查查看有沒有住著一名高個子的美國青年。他長了一頭帶捲的棕髮，曾經穿過一套藍色的牛仔裝，同時肩上還揹著一隻藍白相間的航空公司手提袋。查完之後，就照著火柴盒上的號碼打電話給我，我會在這等你們。如果你們查詢的結果是肯定的，魯廸（即金髮保鑣）、古柏（即黑髮男子）和我就會立刻趕過去。假如查詢的結果是否定的，海森會告訴你們另一家旅館名字。這樣說大家清不清楚？好！我們要在一個半小時內把那傢伙找出來，那時候他恐怕還來不及聽完那卷該死的錄音帶！對不對？海森！」

海森告訴蒙德的是『國際大飯店』。蒙德重複了一句立刻拿了一包火柴走出餐廳。告訴齊威麥的是『德瑞飯店』；告訴逢貝克的是『元帥飯店』；克雷特的是『沙弗大旅館』；以及莊德納的『馬里巴旅店』。

※ ※ ※ ※ ※

他聽了大約五分鐘後把錄音機關掉，然後再反轉到原來的位置重新開始。這時錄音機裏突然

傳出了『皮亞蘇』鄭重而緩慢的聲音：『讓我們言歸正傳吧！各位。』「眞他媽的太棒了！趕快說下去吧！老小子。」

錄音帶就這麼一直放了下去。他一面聽著，口裏忍不住經常叫出「天啊！」「我的上帝！」「眞他媽的，有你的！」直到錄音機突然沉寂了下來。他又等了一會只有些斷斷續續的雜音，心想談話定是結束了，錄音機已經被女侍抱到樓下還沒關掉而已。他又反反覆覆重新聽了一些片段以確定那些內容不是他的幻想。興奮的情緒已使他暫時忘了飢餓。

他在空間有限的屋子裏來來回回的走著，不時搖頭晃腦或是搔搔癢，抓抓背，努力地想把這些故事給連貫起來，同時搞清楚誰是誰，以及那些人在受他們利用。

最後，他終於決定只有一條路可以走，而且得愈快愈好，不能管他媽的時差了。他把錄音機抱到梳妝台上放在電話機旁邊，伸手把錢包從口袋裏掏出來，同時坐到床邊上去。他找到那張記有名字和電話號碼的卡片，抽出來放在桌上電話機的前方，然後拿起聽筒呼叫長途台接線生。

接線小姐的聲音嬌滴滴的頗富磁性：「接通了以後我會叫你！」

「我就在電話機旁邊等著。」他實在不太相信那些娘們會那麼老老實實地忠於職守。「請妳務必快一點！」他又釘了一句。

「總得要花個十分鐘、八分鐘的，先生！」

從聽筒裏他聽見小姐把號碼告訴國際台的總機，這時他腦袋裏開始反覆練習著他準備要說的話。他祈禱雷柏曼沒有在外面聊天忘了時間，或是又到外面出差去了。千萬拜託，你可得在家啊！雷柏曼！

輕微的扣門聲在門上響起！

「來的眞巧！」他用英語咀咒著，然後把聽筒掛上起身去開門。一名男侍應生，手中托了個用餐巾紙蓋著的托盤走進屋裏。餐盤裏除了晚餐之外，還有一瓶啤酒。但是沒有酒杯。

「眞抱歉讓你等那麼久！」侍應生陪著不是說：「這麼晚，厨房的人都跑光了，我只好自己動手。」

「沒關係，沒關係！謝謝你啦！請你把餐盤給我放在床上。」年輕人用葡萄牙語回答說。

「啊！我忘了帶杯子！」

「算了！我不用杯子。請把鉛筆和帳單拿給我。」

他抵住牆壁簽了帳單，除了原有的服務費外，還多給了一些小費。

服務生連謝都沒謝一聲就離開了，臨走時還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他心想，實在不該離開『德瑞飯店』的。

他又坐回到床上拿起話筒，聽見裏面還是嗡嗡的聲音。他用另一隻手把床上的餐盤擺正，帶著厭惡的表情看著覆蓋在餐盤上的餐巾角上，印著『麥拉瑪飯店』的標記，口裏禁不住罵了一句，才掀起餐巾隨意往旁邊一甩。盤裏只有一些三明治和幾塊雞肉，連點蔬菜和佐料都沒有。他也

顧不了那麼多了，暫時把一切不愉快都置諸腦後，拿起三明治來狠狠的咬了一口。「他媽的，眞是快餓昏了！」

「咔啦……咔啦……」他聽見聽筒中電話交換機的聲音，以及接線生們對答的聲音。他腦中還在想著錄音帶的事，以及如何向雷柏曼解釋。冰冷的三明治噎得他難以下嚥，他只好放下三明治拿起啤酒來喝。雖然這個牌子的啤酒還不錯，卻不知怎麼搞的，現在喝起來全不對味兒。

「先生，快接通了！」聽筒中傳來嬌滴滴的聲音。

「希望如此，謝謝妳啦！」

「通了！通了，先生。」

他聽見一陣一陣的電話鈴聲正在響起。

他又灌了一大口啤酒才把酒瓶放回盤內。潮濕的手就在牛仔褲上抹了抹，然後把整個身體向電話機挪近一點。

電話鈴響了又響！終於，有人拿起來了。

「喂！」聲音清楚的就像在隔壁一般。

「雷柏曼先生嗎？」

「沒錯！你是那位啊？」

「我是白瑞．寇克！還記得我嗎？雷柏曼先生！我是寇克呀！今年八月初我曾經去找過你，想要替你工作，記得嗎？我是來自美國伊利諾州艾凡斯頓的白瑞．寇克！」

對方一片寂靜毫無反應。

「雷柏曼先生！」

「寇勒！我不曉得現在伊利諾州是什麼時間，不過維也納目前正是黑漆漆的深夜，我連時間都看不到。」

「我不是在伊利諾，我現在正在巴西的聖保羅！」

「這與維也納的時間有甚麼關係？」

「實在抱歉！雷柏曼先生，不過我有很重要的理由非得現在就打電話給你！」

「什麼狗屁理由，我猜都猜得出來！是不是你又在車站看到了馬丁．鮑曼？」

「不是的！不是鮑曼，是門吉利！我雖然沒有親眼見到他本人，但是我弄到了一捲他們在餐舘談話的錄音帶。」

「你是說門吉利醫生？」對方的聲音突然熱切了起來，「那位曾經負責波蘭奧希維茲納粹集中營，號稱『死亡天使』的傢伙？」

「沒錯，沒錯！我想就是他！」

「他媽的！那怎麼可能?!我對約瑟夫．門吉利太熟了，而且早就把他趕進森林裏去了！」

「你的消息已經不夠靈通了，雷柏曼先生！門吉利目前已不躲在森林裏了。今天晚上他就在

一家日本餐館吃飯，他是不是使用『皮亞蘇』的化名？」

「他的化名可多了：格勞瑞、費斯契、貝登巴可、雲登——對了，還有皮亞蘇！」

靜止了一會兒，對方又接著說：「不過，別人也可能使用這個名字啊！」

「就是他，一定不會錯！」寇勒肯定地說。「有一半納粹黑衫隊殘餘份子和他在一塊，而且他即將派他們出去刺殺九十四個人。海森在那兒，還有克雷特、莊德納以及蒙德。」

「天啊！我眞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在作夢！你他媽的是不是也在說夢話？你知道你剛才在說什麼嗎？」

「我說的全是實話！我可以放錄音帶給你聽，錄音機就在我旁邊！」「你稍等一下啊！我從頭放給你聽。」說完他又拿起啤酒瓶灌了一口。

「寇克！你在幹嘛？」

「嗯，嗯！我在這，我在這！我剛喝了一口啤酒。」

「哦！」

「我快要渴死了，雷柏曼先生！我到現在還沒有吃晚飯，我快要給這捲錄音帶整慘了，我一點都吃不下東西！我面前有一盤雞肉和三明治，但是一口都嚥不下去。」

「你倒底在聖保羅幹什麼啊？」

「因爲你不答應我替你工作，所以我就自己跑到這裏來了，我對這件事要比你想像中積極多了！」

「我不雇用你是因爲財力負擔不起，並沒有認爲你不夠積極。」

「我早說過我願爲你做事不要一文錢！難道現在又有誰付錢給我了？好了，現在先不談這些！我一個人來巴西之後就開始四下打聽，最後我想到最好的辦法就是釘住『史坦格』曾經工作的那家工廠。果然，幾天以前我發現了海森。我想就是他，但還不敢確定，因爲他的頭髮現在已經變成銀白色了而且我相信他一定還動過一些整容手術。盡管如此，我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斷沒有錯，於是開始跟蹤他。他住在一幢小別墅裏，有個非常漂亮的老婆和兩個女兒。今天他回家的很早，七點半左右又出了門，乘巴士來到市區。我跟著他走進一家漂亮的日本餐廳，然後看著他上樓參加一個私人聚會。樓梯口有名納粹份子守在那兒，而且我打聽出來那個餐會是由皮亞蘇召集的，就是你說的那位集中營的魔頭『皮亞蘇』。

對方沉默了一會兒。「繼續說下去！」

「於是我就繞到餐廳後面找到一名女侍。我以兩百塊巴西幣的代價，換來了門吉利分派刺殺任務的全套錄音帶。門吉利的聲音在錄音帶裏非常清楚，其他人的講話則時而清楚，時而模糊。雷柏曼先生！他們明天就要出發了，到德國、美國、英國、北歐，和其它許多國家。這是一次破天荒的大行動，其瘋狂的程度與牽涉範圍之廣實在難以想像。說要貫徹什麼印歐民族雄霸天下的神聖使命！我眞有點後悔攪進這淌混水！」

「寇克！」

「什麼？」

「冷靜一點！」

「我是很冷靜呀！他媽的，但是這怎麼可能呢?!好吧，好吧！我儘量控制自己就是！我現在就把錄音帶放給你聽，注意聽好啊！」

「有幾名殺手要派出來，寇克？」

「一共六個人：海森、莊德納、克雷特、蒙德，還有——哦！對了！齊威麥和逢貝克。你聽過他們嗎？」

「齊威麥、逢貝克和蒙德我都沒有聽過。」

「什麼，你沒聽過蒙德？他也在你的檔案裏呢，雷柏曼先生！我就是從你那兒看到他的資料的。」

「我的資料裏會有蒙德？不會吧！」

「有啦！就在講『崔柏齡』那傢伙的那一章裏面！我正有一份現成的資料在我手提袋裏，要不要我把頁數告訴你呀？」

「我眞的從來沒聽過這個叫蒙德的，寇克！你的資料一定弄錯了。」

「哦，天哪！就算我錯了罷！總之，他們一共有六個人就對了。他們將在兩年半內執行完分配的任務，而且刺殺每一個對象都有特定的日子，你看瘋狂不瘋狂？雷柏曼先生！你聽得清楚我講的話嗎？這六名殺手要去刺殺九十四個人，而每一名被選定的對象都是六十五歲左右的公務員。你對這些熟透了的蘋菓有什麼意見？」

「什麼熟透了的蘋菓？」

「就是待宰羔羊的意思嘛！」

「寇克，我問你，錄音帶裏的談話是不是用德語說的？如果是用德語那你——」

「我完全聽得懂！我的德語雖然講得不很好，但是聽一點問題都沒有！我祖母只會講德國話，我父母也經常用德語講悄悄話，其實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他們就瞞不了我了。」

「在這個瘋狂大行動裏，約瑟夫．門吉利要派殺手去——」

「去行刺九十四名公務員，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六十五歲的老人，只有少數六十四歲或是六十六歲。我現在已經把錄音帶倒好了馬上放給你聽。當你聽完之後可以告訴我，應該向那一些能夠負責而且可靠的人去接頭。然後你也可以分頭先把事情的大概告訴他們，這樣我去找他們才不會碰釘子，而且能被他們優先接見。那些殺手一定得在出發以前就被制止住，因爲第一件刺殺行動的日期已經定在十月十六號。好了！我馬上把錄音帶轉到重要的地方立刻放給你聽，因爲前面還有一大段開場白的應酬話。」

「寇克！這件事眞是太荒謬了！到現在爲止我還在懷疑你的錄音帶，或者那些人根本就不是

你所想像的對象！」

這時，門上響起三下敲門聲。「滾開！」他向著門大吼著，一面把話筒用手遮蓋起來。突然他記起了該講葡萄牙話於是又叫著說：「我正在打長途電話！」

「他們一定是一些別的人，」他聽見雷柏曼在電話裏繼續說著：「他們一定開了你一個大玩笑！」

「雷柏曼先生！我求你聽完了錄音帶再說好不好？」

敲門的聲音愈來愈重，而且像擊鼓一般連續不斷。

「等一等，他媽的！」他把聽筒放在床上起身走向門口，開門以前問了一句：「是誰啊？」

回話的是一個葡萄牙男人的聲音。

「等一等，等一會兒再來好不好？」

「先生！這裏有一個日本女士來找人，她描述的人樣子很像你。她說她要來警告你一些事情——」

他剛扭開門鎖，轟然一聲門就給撞開了！緊接著衝進一名黑壯的漢子對他迎面就是一拳，打得他向屋裏連連退了好幾步。黑漢子緊跟著來把他抓牢，把他一隻手給硬扭到背後。這時另一名納粹殺手從樓梯上衝了進來，手拿一把六吋尖刀往著他的腹部、四肢猛刺下去……

白衣客也跟著進了房間然後把房門關上。他仍然還戴著那頂白帽子，手裏依舊提著皮箱。他眼看著魯廸對著那名美國年輕人一刀一刀的刺下去，年輕人的白襯衫前胸已經染成了一片血紅。

魯廸喘著氣停下抽刺的動作。黑髮漢子這才把那個仍然還瞪著一雙驚嚇過度大眼睛的年輕人慢慢地放倒在地上。魯廸拿著那把血淋淋的尖刀還不放鬆地對著地上的年輕人。「找條毛巾來！」他對黑髮漢子說道。

白衣客往床上看了一眼然後走過去。他把手提箱放到地上。

「寇克！寇克！」電話裏還在不停地叫著。

白衣客向梳妝枱上的錄音機注視了一眼，然後按下一個按鈕，錄音帶應聲彈了出來。他拿起錄音帶瞄了一眼，然後若無其事的放進外衣口袋。他也注意到了電話機旁的那張名片，也隨手收了起來。然後他瞪著還放在床上的聽筒，裏面還在叫著：「寇克！你還在那嗎？」

白衣客慢慢地把聽筒拿起，舉起來湊到耳邊。聽清楚了裏面的聲音後，他的眉頭開始縐起，棕色的眼睛幾乎瞇成了一條縫，脖上的青筋也加速了跳動。他的嘴巴對著話筒張開了又慢慢閉上欲言又止。他握話筒的手逐漸加强了力量，嘴邊的兩髭也彷彿跟著要蹺了起來。

他把聽筒放回電話機上，慢慢把手鬆開，但是兩眼還狠狠地盯住它不放。他轉身對他的伙伴說道：「我差一點就要對他開口了！我一直盼望著再和他碰頭！」

魯廸正用一塊抹布拭去刀上的血漬，聽了他的話現出一臉迷惑。

白衣客又喃喃地說道：「我們彼此懷恨了這麼久！如今他近在咫尺，就在我的手中，我竟然

放棄了一吐胸中怨氣的機會！」他又回轉過頭瞪著電話很遺憾地搖了搖頭，接著他又緩緩地說：「雷柏曼，你這隻該死的猶太雜種！你的狗腿子已經報銷了，他倒底告訴你了多少，嗯？反正都是一樣，只要沒有證據，沒有人會聽你的，而證據已在我的口袋中了，哈！而且我的人明天就要出發了，一個新的帝國就將要再生。再見吧！雷柏曼。我會在毒氣室的門口見到你的。」他冷笑著搖了搖頭，這才又回過頭來，同時把那張卡片放進口袋中去。「這本來就是極爲愚蠢之舉。」他又自言自語的說：「難道我就不會故意製造一份假錄音帶嗎？」

黑髮漢子指著敞開的衣櫥中的一隻手提箱，用葡萄牙語請示著說：「我要不要把他的東西清理清理，醫生？」

「魯廸會做這些事，你先到樓下去找莊德納，設法找到飯店的後門，把車開到那裏等好，然後你們其中之一再上來幫忙。對了，別告訴莊德納，這小子打電話的事，告訴他我們進來的時候他正在聽錄音帶。」

黑髮漢子點了點頭領命而去。

金髮漢子用德語問道：「他們會不會被捕哦？我是說我們的幾位特派員。」

「這項任務是一定要執行的，」白衣客冷冷地說，一面從口袋中掏出他的眼鏡盒子。「而且要盡我們的一切可能把它貫徹到底，不計任何代價。運氣好的話，他們一定能順利完成任務，有誰會聽雷柏曼的？連他本人都不相信，你沒聽見這小子在電話裏和他爭辯的情形！老天會幫助我們的！那九十四個人是註定了要死的。」他帶上眼鏡後，又從口袋中掏出一個火柴盒來，然後走向電話機拿起電話把火柴盒上的號碼告訴了接線生。

「喂，老兄！」他興奮地說，「拜託你找一下海森先生聽電話！」他眼睛向四週轉了一圈，然後用戴了白手套的手壓住發話筒說：「把他的口袋搜搜乾淨，魯廸！別忘了櫃子下那雙運動鞋。」「喂！海森嗎？我是門吉利醫生！事情進行的非常順利。現在沒有甚麼好擔心的了。正如我所想像的，那小子完全是個外行的生手。我猜他恐怕連德文都聽不懂。傳話給其他的人，告訴他們可以回家練習自己的簽名了。今天晚上的事不過是一個出乎意料的高潮而已，我相信，到一九七七年爲止都不會再有這類事情出現。這裏的事料理完畢之後我準備立刻飛回基地。一路順風了，海森！同時也替我向其他人說一聲：『上帝保佑你們！』他掛上電話情不自禁雙腳一靠叫了聲：「希特勒萬歲！」

2

離路透社國際新聞通訊社維也納辦事處不遠的『柏家屯』是一個風景秀麗的好去處。那兒寧靜清澈的水塘，綠油油的草地，再加上雕刻得栩栩如生的莫札特像和法蘭茲王的馬上雄姿，常常吸引了不少遊客。通常在風和日麗的季節裏，路透社的記者和秘書人員，常會跑到這兒來吃中飯、聊聊天，呼吸一點戶外的新鮮空氣。

十月十四號星期一的天氣顯得涼颼颼地，略帶寒意。可是仍然有四名興致很高的路透社記者來到這裏。他們找了一張長椅子坐下來，把包著三明治的紙包打開，然後把白酒分別倒進每一個人的紙杯裏。

四個人裏面，倒酒的那個名叫貝南，是路透社駐維也納的資深通訊員，他現年四十四歲，利物浦人，有兩個已經離異了的維也納籍妻子。貝南戴著一付塑膠框的眼鏡，乍看之下頗像那位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愛德華國王。正當他把倒好地酒瓶放回椅子上，端起酒杯準備慢慢品嚐的時候，突然，擡頭看見頭戴咖啡色帽子，身上穿著前胸開釦黑色雨衣的雷柏曼，正步履蹣跚地朝這個方向走過來。一股愧疚之情油然而生。

過去一個禮拜中，貝南曾經接到好幾次傳話，說雷柏曼打電話找他，要他抽空回一個電話，可是一向注意細節的貝南卻一直沒回這個電話。如今竟然不期而遇，而且躲都躲不掉，令他格外有一種罪惡感。一方面是他仍虧欠雷柏曼一筆人情債。在追捕納粹戰犯艾克曼和史坦格的那段期間，雷柏曼的聲譽如日中天，炙手可熱的風雲人物，曾經提供給貝南許多熱門專題報導的主要消息來源。再一方面，這位『納粹搜捕專家』曾經使得人人自危——看到他就如同犯人見到法官一樣。據說，雷柏曼曾把所有納粹集中營的縮小照片全釘在外衣下擺上，隨身帶著走。而且當他不懷好意地走向某一個人房間去時，也就是墳墓中的猶太鬼魂，向那個人招手的時候。此話說來未免有點危言聳聽，但卻也離事實不遠。

雷柏曼可能也曉得別人對他的看法，所以每一次總是設法避開在熱鬧的場合出現，而儘量找一個冷僻的地方和人們見面。就像他今天特意跑到公園來碰貝南一樣。而且，對任何人，他總是帶著一付歉疚的表情，彷彿他身上正散播什麼傳染病似的。

「喂，貝南你好！」他一手摸著頭上的帽邊向貝南打招呼。「請不要站起來！」

貝南內心的罪惡感，遠勝於腿上正放著食物的尷尬像，所以他還是勉强站起半個身子來答禮。「嗨！雷柏曼，眞高興能在這兒遇見你！」同時伸出一隻手來。雷柏曼趕忙趨上前去，伸出手有氣無力地握了一下。

「眞對不起，我一直沒回你的電話。」貝南抱歉著說。「上個禮拜我一直在維也納和林茲之間跑來跑去。」他說完坐了下來，用端著酒杯的手分別把身旁的茀瑞雅、海畢和布勞地介紹給雷柏曼。

「哦，天哪！」茀瑞雅把她那隻瘦巴巴的手在裙子上抹了幾下才伸向雷柏曼，一付天眞無邪的樣子。「眞沒想到能見到您，眞是太榮幸了！」

貝南看著雷柏曼和每一個人點頭握手的樣子，內心不禁一酸。他那蒼老、憔悴的外貌和兩年前的神采飛揚、容光煥發有著天壤之別啊！他的出現雖然還是很惹眼，但已不再像從前那般活力充沛，引人注目。如今，他的兩肩似乎連一襲雨衣都承受不住，雙雙垂了下來。原先一張充滿精力的臉龐，現在也失去了光彩，兩頰向內凹陷進去。一雙無神透著厭倦、疲累的眼睛，顯出對世事的無奈。唯一變化較少的，只有他那一隻仍然高聳挺拔的鷹鈎鼻。不過隨著面部肌肉的鬆弛，鼻頭的光澤已不復存在，一塊塊灰色的老人斑隱隱可見。

在過去兩年中，雷柏曼死了妻子，割掉一個腎，還動了幾次小手術，他的『戰犯資料中心』的基金也給銀行倒了——眞是禍不單行。他目前的困窘落魄可從他那頂變了形，沾滿手指污跡的舊帽子，和胸前那條髒兮兮的領帶上充分顯露出來。貝南這時突然明瞭了，這就是爲什麼他不願意給雷柏曼回電話的眞正原因。轉念至此，他心中的愧疚更增强了；但是，他很快的又把它壓抑了下去。他告訴自己說，趨吉避凶乃人之常情。尤其，對於一些窮途末路的英雄，更應該少接近爲妙。

儘管如此，人還是捨不得放過表現虛情假義的機會。「坐坐吧，老雷！」他熱心地指著身旁空著的一截椅子，同時將酒瓶向自己拉近一些。

「我不想打擾各位的午餐。」雷柏曼以一口帶著濃濁鄉音的英語接著說：「不過吃完飯後我想和你談談！」

「先坐下來吧！別那麼一本正經地好不好！辦公室的東西已經讓我夠傷腦筋的了！」他一邊說著，屁股一邊向茀瑞雅的方向挪了挪，然後指著那塊騰出來，比原先要大的位置示意雷柏曼坐下來。

雷柏曼坐了下來，兩手撫膝嘆了口氣，然後低著頭用手按摩自己的小腿。「穿新鞋，」他埋怨著說：「眞是活受罪！」

「你近來的情況還好嗎？」貝南問他說：「還有令嬡呢？」

「我很好。小女也還是老樣子，她現在已經是兩個女兒一個兒子的媽媽了。」

「哦？那眞是太好了！」貝南拿起酒瓶猶豫了一下說：「怎麼辦，我們只有一個杯子！」

「噢！別管我！我不喝，醫生不准我沾一滴酒。」

「聽說，你曾經住過院？」

「進進出出，不曉得多少次了！」雷柏曼聳了聳肩，用那雙倦怠的眼睛望著貝南。「我接到一個非常奇特的電話。」他突然把話題一轉。「大約幾個星期前的一個深夜裏，有個美國年輕人從巴西聖保羅打長途電話給我。說他弄到一捲有關門吉利的錄音帶。你知道門吉利是誰吧？相信你一定不會陌生。」

「難道又是一名你想追捕的納粹戰犯？」

「不是我一個人，而是每一個人都想要追捕的要犯。」雷柏曼說：「到現在，德國政府還在懸賞六萬馬克想捉拿他歸案。門吉利就是那位號稱『死亡天使』，曾經是奧希維茲集中營的主治醫生。他擁有哲學、醫學兩個博士學位，曾經在兒童、雙生子身上做過無數次實驗，企圖創造優秀的印歐種族。並且想透過遺傳因子的實驗，把人們的棕色眼珠改變成藍色。這位擁有兩個博士學位的魔頭，在歐洲各國殺了成千上萬個雙生子，其中有猶太人，也有很多不是猶太人。所有的資料我都有記錄。」

貝南拿起他還剩下一半的雞蛋沙拉三明治狠狠地咬了一口。

「戰後他回到德國故鄉；」雷柏曼接著說：「他家裏相當有錢，在當地開了一家很大的農機製造廠。但是他的大名終於被提到戰犯調查庭。就在要逮捕他的時候，納粹殘黨卻掩護他逃到南美洲去了。我們又追到那裏把他找到，展開了馬拉松追捕行動。他從一個城市逃到另一個城市，最後——一九五九年初——躲進巴西和巴拉圭交界處森林中的一個河谷裏隱居下來。目前他和一群死黨保鑣住在一塊，而且取得了巴拉圭公民權，暫時沒辦法引渡。不過一直到現在，還陸陸續續有一些不死心的猶太青年，想把他弄出來逮捕歸案。可惜沒有一個人能夠得手。在巴拉那河下

游，常常可以發現一些行動失敗，被割斷喉嚨的猶太青年屍首。」

蒂瑞雅拍拍貝南手臂問他要酒，貝南把酒瓶遞了給她。

「那位美國年輕人告訴我，他弄到一捲錄音帶。」雷柏曼接著說：「錄下了門吉利在一家餐館，準備派遣前黑衫隊殘餘份子外出行動的談話實況。那些納粹殺手將前往英國、美國、德國及北歐各國行刺九十四名對象。」他望著貝南笑了笑繼續說：「夠瘋狂了吧！那將是個驚天動地的大行動，而且『納粹兄弟會』也牽涉在內。不僅僅是靠門吉利一個人的力量。在各地的兄弟會將會給那些殺手支援和掩護，提供他們財源和工作機會。你願意看著那些熟透了的蘋菓就這麼受他們處置嗎？『熟透了的蘋菓』這是他們的行話。」

貝南眨了眨眼睛望著雷柏曼笑著說：「我想恐怕沒這檔子事吧？你眞的聽過那捲錄音帶嗎？」

雷柏曼搖搖頭。「沒有。正當那年輕人要把錄音帶放給我聽的時候，他聽見有人敲門，就暫停了下來起身去開門。接著我聽到轟的一聲門被撞開的聲音，然後是一陣重擊聲，沒多久電話就掛斷了。」

「太巧了！」貝南說：「簡直就像電影裏面的情節一樣，你不認為如此嗎？那美國小子是誰？」

雷柏曼聳了聳肩說：「那孩子兩年前聽過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演講。八月份他來維也納找我，說願意替我工作，問我需不需要新手？你是知道的，當時我的資料中心基金剛被銀行倒掉，辦公室只用得起幾個老傢伙。」

貝南點點頭。

「我的資料中心現在也就是我的公寓，除了所有的檔案，幾張桌子、還有我的床之外一無所有。公寓的天花板和地板也因年久失修，使用過度弄得到處都破損不堪。房東現在正準備告發我，說我任意糟塌東西。處於這種艱苦狀況下，我那裏還請得起這一類年輕人。我所唯一需要的乃是替我籌募捐款的人，而不是追捕對象的幫手。後來那個美國年輕人只好悵然離去，一個人到巴西去了。」

「所以，他也不是什麼特別值得我們信賴的人？」

「當他打電話來時我也是這麼想，而且，他又提不出任何確切的證據。他說有一名殺手叫蒙德，是黑衫隊的殘餘份子，他曾在我的檔案中看過他的資料。但是後來證明，我的資料中根本就沒有蒙德，我本人也沒聽過蒙德這麼一號人物，所以他的話一點也沒增加我對他的信心。但是當我聽見那一聲撞門聲及隨後的一陣重擊聲後，我從聽筒裏不斷呼叫他的時候，我確信聽到咔的一聲，雖然並不很清楚，但絕無第二種可能——那是錄音帶退出錄音機時發出的聲響。」雷柏曼追憶著說：「還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就是那陣重擊聲之後，和那聲『咔！』退錄音帶的聲音之間，有好長一段寂靜的時候。」雷柏曼這時瞪大眼睛看著貝南。「我深深感覺到，有一股仇恨，眞

的，貝南！一股說不出的恨意透著電話傳了過來，那股恨意竟然如此地强烈，我還從來沒有經歷過，就是當史坦格站在法庭裏對著我怒目而視時，我也沒有那種感覺，而那股恨意是如此的尖銳，我可以毫無懷疑地感覺到，那是發自門吉利的。而且當電話被掛上時，我也可以立刻地感覺到，那是門吉利親自掛上的。」說到這裏時，雷柏曼的眼睛瞪著遠方，身體向前傾著，手肘靠在膝蓋上，一隻手緊握著另一隻手的拳頭。面帶激動的表情。

貝南看著他，雖然滿腹懷疑，卻爲他的表情而深深感動。「那你打算怎麼處置這件事呢？」他問道。

雷柏曼坐直了身子，搓搓雙手，然後望著貝南聳了聳肩。「我能做什麼？人在維也納，又是清晨四點鐘！我儘可能地把那孩子告訴我的每一個字記下來，然後又告訴自己說，那小子一定是神經不正常，而我自己也一定瘋了！但是，到底是誰退出那捲錄音帶？是誰掛斷的電話？即使不是門吉利，但一定另有別人。等到巴西第二天清晨的時候，我打電話給美國駐該國大使館的馬丁。馬丁把這件事通知了聖保羅警方，警方從電話公司查出了那通電話是從一家旅館打出來的。而那名年輕人從那一天晚上起就再沒有出現過。我又打電話給本地的柏契爾，問他能不能設法聯絡巴西有關當局監視那批納粹殺手，因爲他們當天就要出發了。柏契爾雖然沒有笑我發瘋，卻拒絕了我的要求，說不能爲了一句毫無根據的謠言而驚動國際。難道一名年輕人連賬都還沒付，就無緣無故從一家旅館失踪這還不夠具體？況且，那批殺手當天離開也是那名年輕人告訴我的，又不是我自己胡謅的。我也設法聯絡德國負責門吉利案的檢察官，可是他不在家。假如檢察官還是弗雷茲．鮑爾就好了，他一定會替我想辦法的。誰曉得新人會怎麼樣，而且他也不在家。」他又聳了聳肩，用手揉了揉自己的耳垂。「如果那孩子的話沒錯，那批殺手已離開了巴西。直到現在，還無人知曉那年輕人的下落。他的父親——一位相當體面的紳士——親自到聖保羅督促警方速查這件案子。但是有什麼用呢？他的兒子八成早見了閻王！」

「我不能僅憑這些尚未證實的片斷就編一套故事……」貝南帶著一付很抱歉的語氣說。

「不，不是的！」雷柏曼趕緊打斷他的話，很激動地用手搖著貝南的膝蓋說：「我並沒有要你編一個故事來報導，我只想請你幫我一個忙！貝南，我相信那孩子告訴我的都是非常可能的事。我不希望天下給那批殺手們弄得一團糟。根據那孩子的話，第一個謀殺行動將於十月十六號，也就是後天實施，但是他沒能告訴我是在什麼地方。所以，貝南，你是不是可以通知你的倫敦總公司，請他們代爲搜集各地發生於十六號左右，有關六十四到六十六歲老人被謀殺或因意外死亡的報導？我並且希望你能不斷地提供我這方面的資料。我只要六十四歲到六十六歲老人的資料，還不包括因自然因素死亡的案子在內。」

貝南皺著眉，手裏把玩著酒杯，以疑惑的眼光看著雷柏曼。

「這不可能是一個騙局，貝南！他已經不是一個懵懂無知孩子，會如此胡言亂語的信口開河！而且他人已經失踪了三個禮拜，他一向定期寫信回家，即使連換個旅館都會打電話通知家裏。

」雷柏曼又强調著說。

「就算那個孩子確實已經死了。」貝南說：「那也可能僅僅是爲了跟踪門吉利那批傢伙而被殺，就像你剛才說過那些不知死活的猶太年輕後輩一樣。甚至，他可能只是被綁架或是遭到一般的暗算，總之，他的死亡並不能證明一項納粹的暗殺陰謀正在進行中。」

「他說他有錄音帶爲證，再說，他又爲什麼要騙我呢？」

「也許他不會，可是你有沒有想到；可能那捲錄音帶就是納粹特意設下的圈套?!或者，他根本就誤解了錄音帶的內容？」

雷柏曼深深吸了口氣再慢慢吐出來，然後點點頭。「我知道！」他說：「這的確是非常可能的，起初我也這麼判斷，即使現在，我也並不否認這種可能性！但是總得有人設法去求證一下呀！我不做，誰還會做呢？也許那孩子所說的都不是事實，那我只不過浪費了點時間，找了你貝南一些無謂的麻煩而已；然而，假如那些話都是眞的，那就茲事體大了！我就必須要找出一些具體的證據，拿給檢察官看，讓他們來設法遏止這件瘋狂的行動。而且貝南，我再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

「我的資料中眞有蒙德其人！」他點了點頭說：「就在那孩子所說的那份有關『崔布齡』的資料中。禁衞軍上士艾爾費特．蒙德，我把他給忘了。誰又能記得住那麼多呢？蒙德是一個冷面殺手；有一名婦女在里加親眼看見他扭斷一個十四歲女孩的脖子；佛羅里達一名男子曾經被他活

活的閹割掉。假如抓住蒙德，他願意出來作證。這就是艾爾費特．蒙德。可證明他所說的這一點是確實無誤的！誰敢說其他的話，沒有眞實的成份在內呢？貝南，千萬請你幫忙，搜集那些剪報，好不好？我會感謝你的大恩大德的！」

貝南嘆了口氣，終於讓步了。「好吧！我看看能不能幫上忙。」他把酒杯放下然後從外套口袋中掏出鋼筆和記事簿來。「你說你需要那些國家的剪報？」

「那孩子曾經提到過德國、英國、美國，以及北歐的瑞典、挪威和丹麥。但是聽他的口氣，好像還有其他地方沒有提到，所以你最好把法國、荷蘭也包含進去。」

貝南瞄了雷柏曼一眼，迅速地把那些國名記了下來。

「謝謝你！貝南。」雷柏曼說：「我會記著這份情的。至少，有一件事我可以報答你的，就是你將是瞭解本案全情的第一人，我會把詳細的發展過程告訴你。」

「你知道每天有多少六十五歲左右的人死亡嗎？」貝南笑著說。

「你是說謀殺？還是可能由謀殺所造成的意外死亡？」雷柏曼搖了搖頭說：「不知道，我實在沒什麼概念，希望不要太多！不過我可以把他們的職業圈出一個範圍以減少不必要的人數。」

「這怎麼說？」

雷柏曼在嘴邊鬍子上摸了一把，然後用手托住下巴，一個手指橫擱在嘴唇上思索了一下，接著聳了聳肩說：「沒什麼，只不過那孩子給了我某些提示而已！」他又指著貝南的記事簿說：「

別忘了告訴你們的人，只需要六十四到六十六歲人的資料！」

「我已經記下來了。」貝南看著雷柏曼說：「還有別的要告訴我嗎？」

「就這些了。」雷柏曼把手伸進大衣口袋裏。「我準備搭四點半的飛機去漢堡，而且要在德國一直待到十一月三號。」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厚厚的咖啡色皮夾，打開來取出一張名片來遞給貝南。「所以在這段時間裏，你要是拿到任何資料，可直接寄到我的公寓去，等我回來再看。」

「要是眞發現什麼像是納粹殺手幹的謀殺案子怎麼辦？」

「別他媽的瞎胡猜了！」雷柏曼一邊把皮夾放回口袋一邊說：「我一向是按步就班一步步來的！」他望著貝南笑了笑。「尤其穿了這麼雙鞋子！」他把雙手撐在腰後面吃力地站起來。「天氣眞是陰沉的怕人！」他又轉身對著大家說：「這麼個鬼天氣，你們還眞有雅興到外面來吃飯！」

「我們都是莫札特俱樂部的會員，」貝南笑著答，一面豎起大姆指向後指指那座莫札特雕像。

雷柏曼伸出手來讓貝南握住，然後笑著對其他人說：「眞抱歉佔用你們這位好同伴的時間！」

「雷先生您太客氣了！」布勞地禮貌地答道。

雷柏曼又轉向貝南說：「先謝了，貝南！萬事全仰仗你老哥幫忙，而且……」他突然放低了聲音緊握著貝南的手說：「千萬請他們從十六號起把資料寄給你，而且要保持不斷！因爲那孩子說門吉利派出了六名殺手，他不會讓他們長期在外無所是事的！所以緊接著第一件案子，至少還會有兩三件謀殺會發生。我猜他們大概是兩個人一組，但是那孩子說，他們是各自分開獨立行動的。如果眞是這樣，情況就更加可怕了！」

貝南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到底他們一共準備幹掉多少人？」他問道。

「不是個小數字！」雷柏曼注視著貝南說，一邊把握著貝南的手鬆開。他站直了身子向其餘的人打了個招呼，然後把手縮回大衣的口袋中，轉身邁著大步離去。

四個坐在長椅上的人都瞪著眼睛，目送著那逐漸遠去的影子。

「天啊！」貝南不覺叫了出口。弗瑞亞也一臉難過地搖搖頭。

布勞地傾身向前問道：「這個悲劇要到什麼時候才能了結啊？」

「要我怎麼向他們開口，要求他們把那些兇殺案剪報不斷地寄給我？」貝南一邊自言自語，一邊把筆記簿放回口袋。「他媽的，有三件到六件謀殺事件即將發生，而且以後還有更多。」

海畢把他那管煙斗也暫時從嘴上拿了下來喊了一句：「眞是他媽的瘋狂世界！」

「好了！別再談這檔子事了！」弗瑞雅說。「納粹份子是不是已經在電話上警告過他了？」

貝南端起酒杯，同時又狠狠咬了一口剩下來的半截三明治。「過去兩年來眞是把他折磨得夠慘了！」他說。

「他有多大年紀？」弗瑞雅又問著說。

「不太清楚。」貝南回答說：「不過，據我所知，也該在六十五歲左右吧！」

「你看，沒錯吧！」茀瑞雅對海畢說：「這分明就是一個編造的故事嘛！說納粹份子要專殺六十五歲的老人。再過一個月，我相信，他就要說納粹的目標是在針對他了！」

布勞地向前欠了欠身，愼重其事的問貝南說：「你眞的要替他蒐集那些鬼剪報嗎？」

「當然不會！」茀瑞雅搶著回答，然後又轉向貝南說：「對不對？神經病才會去對那篇鬼話認眞。」

貝南呷了一口酒，手上仍拿著剩下的三明治。「我已經答應替他辦這檔子事了。」他說：「假如我不辦，雷柏曼回來，一定會不斷地再來煩我。而且，我要這些資料，倫敦方面可能會以爲我在研究些什麼，」他對茀瑞雅笑了笑又說，「這總不是什麼壞事吧？」

※　※　※　※

曾經擔任埃森公共交通委員會第二行政助理的艾米爾·杜林剛從公職退休下來不久。目前住在埃森城北的一個小城鎭裏，他不像一般六十五歲的老人一樣，就此把自己的生活模式固定了下來。通常早上，他不定時地把當天早報看一遍；下午有時候去探望一下住在奧柏豪森的姐姐；然後晚上，假如不想一個人待在家的話，他會時常到鄰近的一個酒吧裏去喝兩杯。通常，在酒吧裏泡個一兩小時也就夠了，不過興趣來了，他也會待到午夜才盡興而歸。

終其一生，杜林總是神經兮兮地覺得像是有什麼潛在的敵人埋伏在四週，準備隨時暗算他似的。所以即使已屆六十好幾的高齡，他還是不斷地武裝自己，以便對任何突如其來的偸襲加以反擊。此外他儘可能地把自己的作息時間弄得沒有規則，讓別人無從捉摸。最早是在求學時代，一些受過他欺侮的同學老是對著他虎視眈眈；然後是軍中的同僚，一直不滿意他的長袖善舞，總是謀得一些安逸、舒適的好差事；接著又是一些交通委員會的對手們，他差點就在權力鬥爭的爾虞我詐之下栽了跟斗。假如有耐性，杜林可以告訴你，交通委員會裏數不完的精彩故事！

到這把年紀——本來已經是一個人的安享天年，不必再杯弓蛇影地隨時自危，早該把那支毛瑟槍給收到抽屜裏去了，他反而覺得更加提心吊膽，彷彿眞正的危險就在眼前一樣。

杜林的第二任老婆卡萊拉比他要年輕了廿三歲。這也是他一個永遠放心不下的隱憂。他早知道自己年輕的老婆和他兒子以前的黑管老師，一個名叫史賓澤，有著一半猶太人血統，年齡才三十八歲——比他老婆還小一歲——的瘦排骨，經常眉來眼去，不清不楚。杜林心裏很明白，卡萊拉和她的排骨猶太情人早就盼望著他早日歸天讓位。這樣她不但可以馬上成爲一個自由的寡婦，而且是一個有錢的寡婦。他的財產，光是他老婆知道的就有三十幾萬馬克，何況還有她不知情的另外五十幾萬，埋在他姐姐家的後院裏。也就是因爲錢，使得卡萊拉希望他早死早好！她一直在等這一天早日到來！可能從結婚那一天起就在盼著了，這隻母狗！

不幸得很，她還有得等的！杜林的身體仍然壯得像條牛——準備隨時應付一打像史賓澤那種排小子向他挑戰。每個禮拜，他仍然不定期地抽兩個下午到健身院活動活動筋骨。雖然六十五歲

的高齡，使得他已經不太善於男女床上的激情嬉戲，但是面對面的近身肉搏，他依然是老當益壯，毫不含糊！他的身體仍然是他媽的無懈可擊，他的那支毛瑟槍也隨時擦拭得亮亮的！他深深以此爲傲！經常摸著腋下那管傢伙而發出會心的微笑！

昨天晚上在酒吧裏，他把這些知心話也都告訴了那位外科手術器材推銷商雷契・梅德。雷契眞他媽的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傢伙！他對杜林所講的，有關交通委員會裏的故事聽得津津有味，有一次笑的幾乎從凳子上翻了下去。剛開始和雷契講話的時候還有點彆扭，因爲他的眼睛老是左右閃動，叫人心慌。但是不久就習慣了，杜林把交通委員會裏幾個轟動一時的大醜聞內幕都告訴了雷契。接著他們的話題轉向比較私人性的方面，這時每個人五、六杯啤酒已經下了肚，杜林也就憋不住地把卡萊拉和史賓澤的事告訴了雷契，同時拍著腋下的毛瑟槍痛罵了兩人一頓。雷契不相信他有六十五歲，一直堅持說：「他媽的，別蓋了！我看你頂多不超過五十七歲！」多麼會說話的傢伙！唯一遺憾的是，他只能在小鎭上待幾天！

當今晚杜林又來到酒吧時，他心裏想著：「希望能再看到雷契，我還有許多有趣的事要告訴他！」但是昨晚上兩人約定的九點鐘早過了，還不見雷契的影子。酒吧裏一群年輕小伙子正和幾個漂亮的妞，不三不四的調笑著，吵得令人心煩。放眼看去，只有幾個熟客，但是沒有一個是好聽衆。今晚的酒吧，熱鬧的有如週末假日，一點都不像寧靜的星期三。電視螢幕上，正播放著一場激烈的足球賽，雙方你來我往難分高下。杜林瞪著電視螢幕，慢慢地呷著酒，不時從牆上的鏡子中偷瞄兩眼，那幾個美女的誘人胸部。儘管如此熱鬧的氣氛下，他還是忘不了經常要注意走進來的新客，希望雷契能夠踐約出現。

大概是上帝聽到他的祈禱吧！讓他如願以償。但是雷契的出現卻是如此地突然和神秘！突如其來的在他肩上一拍，倒把杜林給嚇了一跳，然後他緊張兮兮地在杜林耳邊說：「趕快跟我出來！我有話和你說！」說完話也不等杜林的反應，轉身就走出了酒吧。

懷著一肚子困惑，杜林也趕忙扔下十塊錢，顧不得找回零錢跟著擠出酒吧。一出門就看見雷契煞有介事地站在路旁陰暗處向他招手示意。雷契的左手上裹了條手帕，好像曾經受了傷。他那身漂亮的灰色西裝上，隱隱約約可看出腿上、肩頭上都沾滿了瓦灰。

杜林匆匆忙忙走到他面前，帶著一臉詫異問道：「怎麼了？發生了什麼意外不成？」

「是你有事要發生了，不是我！」雷契急切地說：「在我來酒吧的路上，經過前面那條巷子一幢正在拆除的房子的時候，我突然聽到有人叫那個名字，就是昨晚上你告訴我的，和你老婆搞七捻三的那個下三爛！」

「是不是史賓澤？」杜林雖然還是有點迷惑，但已給雷契激起了好奇心。

「對了，就是那個王八蛋！」雷契興奮地叫著：「我就知道沒有聽錯！眞是幸運，這檔子事總算給我碰上了！讓我慢慢說給你聽：當我爲了趕時間抄小路向酒吧趕來，經過那幢拆了一半的房子的時候，因爲到處都是斷垣殘瓦，我就繞到房子旁邊，找到一處空隙準備穿到旁邊的小巷子

過來。就在我剛通過那道空隙的時候，看見兩條人影也趕到了那裏。我聽到其中一個人叫對方史賓澤。」說到這裏雷契故意頓了頓，看著杜林屏息靜聽的樣子。「然後就聽到對方說：『那老不死現在還在酒吧裏樂著呢！』接著他又說：『我們就等在這裏幹掉那隻老雜種！』我記得史賓澤就是你昨天提到的傢伙，而那裏正是你通常回家的路，對不對？」

杜林把眼睛閉上，深深地吸了口氣，勉强把一腔怒火壓了下去。「有時候是，但是我經常換路線。」小聲的從牙縫吐出這幾個字，他才又慢慢把眼睛睜開。

「但是他們猜想你今天可能會走那條路。他們正在那等著，一共兩個人。他們手中拿著木棍當武器，頭上戴的帽子壓的低低的都快蓋到眼睛，領子也高高的豎了起來。你昨晚說的眞是不錯，史賓澤那小子總有一天會從暗巷裏突襲你！」

杜林又喘了一口長氣，然後一隻手拍了拍雷契沾滿灰塵的肩膀說：「謝謝你，雷契！」

雷契笑了笑說：「我相信你只要一隻手就能把那兩個小無賴給揍扁！因爲另一個也是個瘦不拉嘰的癟三型人物！不過，我勸你最好還是換條路回家，別惹他們爲妙。如果你不放心的話，我可以陪你一道回去。除非，你想要徹底解決史賓澤這個心腹大患，那就不必這麼息事寧人了！」

杜林帶著詢問的眼光看著他。

「這其實是一個千載難逢好機會！」雷契點著頭說：「況且假如你今晚不這麼做的話，改天他還會再來。說來也很簡單；你就走那條路回去，讓他們出來偷襲……」他故意瞄了一眼杜林藏槍的部位，然後帶著詭秘的笑容接著說：「然後你好好的修理他們一頓。而我就跟在你的後面，可以做一切事情的見證。假如眞有這種可能，你遭到難以應付的險境的話……」說到這，雷契向杜林邁近了一步，故意掀開外衣露出那支放在皮套裏的槍把。「——我會出來對付他們，而你作我的見證人。無論是那一種情況，你都可以趁機把那小子給斬草除根永絕後患。而你最大的損失，不過是挨上一兩棍而已！」

杜林兩眼瞪著雷契，他把手伸進大衣裏摸了摸那支硬傢伙。「天哪！」他猶豫不定地叫著：「難道眞要我用這傢伙嗎？」

雷契把裹在左手上的手帕揭開，用嘴對著手背上仍然血跡斑斑的傷口吹了吹。「這樣做也可以給你那年輕的老婆一點警告，讓她收斂一點。」他又煽動著說。

「天哪！」杜林情緒激動地叫著：「我從來就沒這麼想過，她知道了不昏倒才怪！要我這樣告訴她嗎？『嘿！卡萊拉，妳還記得艾瑞克的黑管老師史賓澤嗎？不知什麼原因，他今天晚上從黑巷子裏向我突襲，爲了自衞，我把他給宰了！』」他雙手撫著面頰興奮地說：「多妙！這樣等於連她一塊宰了！」

「走罷！我們就這麼幹！」雷契催著他。「別去太晚，他們也許會因爲等得不耐煩溜掉了！」

於是兩個人匆匆忙忙朝著那條小路奔去。

「誰說天下沒有眞理？哼！」「竟然罵我肥豬，你這毫無廉恥的小癟三，今晚上我要讓你嚐嚐一彈穿心的滋味！」

他們迅速穿過幾條冷清清的巷子，當接近那幢四層樓的建築物時開始放慢了腳步，靜悄悄地掀了過去。那幢樓房的屋頂已經拆掉了，對空迎著天上的一輪明月。屋子的前方和兩側都架起了簡單的木頭圍籬，每隔一段留下一個空隙可供工人和來往的行人穿越。雷契把杜林帶到側面孔道的陰暗處停下來。「你先待在這裏，」他小聲地說：「我先進去探路，摸清楚底細，看他們是不是還是兩個人，或是又弄來了一大堆幫手！」

「好，你最好先去弄清楚！」

「你放心，我知道路而且還帶著一支袖珍手電筒。我不會離開太久，你就在這等我沒錯！」

「小心點，別讓他們看見你了！」

身子竄了出去，雷契還小聲地回了一句：「別替我躭心！」鑽進圍籬，穿過一小段用木板和舊門臨時隔架的通道，雷契高瘦的身影經過一個轉彎消失在建築物的內牆後面，四周顯得一片死寂。

躲在暗處的杜林，懷著一顆緊張而又興奮的心情，手裏緊緊握住那管毛瑟槍——隨身携帶了多年，今天總算要派上用場了。他身體緊靠著木籬，面向入口通往巷道的方向，雙手捧住那支相當有份量的毛瑟，藉著朦朧的月光小心謹愼地監視著。槍上的保險掣早已拉開，放在『待發』的位置上。

眞夠朋友！這才稱得上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他心裏想著。明晚上我一定要找個好飯館大大地請他一頓！我還要買點禮物送給他，是要純金的，像是腕鍊之類的。

慢慢地，他的眼睛已經逐漸習慣黑暗，手中仍握著那管毛瑟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前方。想到一彈射穿史賓澤的胸膛，一陣快感從心底油然而生。然後，等辦完警察局的例行手續後，我就可以立刻回家把這個動人的故事告訴那該死的母狗，卡萊拉！

報紙上一定也會刋載這段驚險的故事：「退休交通委員會高級人員單槍匹馬力殲夜襲宵小！」他個人的英雄玉照也必定會一併登在報紙上，說不定還有電視訪問呢！他媽的！想到這裏，眞恨不得那小無賴趕快出現，飲彈就殲！他不耐煩地上下扳動玩弄著槍上的保險掣，然後乾脆暫時把槍收回到槍套裏。也許是興奮過度，全身發熱，他把大衣的釦子解開透透氣，又把鞋帶鬆開，活動活動發麻的雙腳，啊，眞舒服！

「杜林，你還在那嗎？」突然他聽見雷契從屋頂輕輕地喚他。

「我還在這裏！」他一邊回答著，一邊抬頭往上面的高架模板上望。「你在那幹什麼呀！」

「從上面過去比較容易，因爲地面上到處都是碎磚，破木頭不好走。我馬上就可以過來了！你最好待在那不要動，我怕下來後不好找你，因爲我的電池已經用完了。」

「你看到他們了嗎？」

沒有回答。杜林抬頭往上搜尋，看出他所站的入口上方正好是一塊裂口。黑漆漆一片沒有燈光，雷契怎麼下來？他已經找到了史賓澤他們，還是仍在繼續找？快一點吧。雷契！

噼啪一陣巨響！杜林趕忙抬頭上望。一堆亂石已經向他迎頭罩下！利那間眼前金星直冒，一陣劇痛，昏死過去，當場就一命嗚乎了！

※ ※ ※ ※

記得一九七〇年上一次在海德堡的演講會是在一座教堂改裝的大廳裏舉行的。那裏曾經是一座有著輝煌歷史的天主教堂，完全用熏黑了的橡木建築而成，巍巍壯觀。而且那次演講會也是盛況空前，一千多個位子座無虛席，連甬道裏都擠滿了人。而這一次的演講，相形之下似乎顯得冷清了些。演講是一座土黃色的蛋形現代化建築物，可以容納五百張座位。聽衆雖然也不少，但是最後兩排還是空了下來。不過這對演講人來說卻輕鬆多了，就像在一個大客廳裏講話一樣，更能和那批年輕活潑的聽衆有面對面的眞實感。

今天晚上的演講進行到現在爲止，就像前幾晚一樣，一切都非常順利。德國青年一向是最佳的聽衆，他們熱情、專心，而且對歷史非常關心。他們使演講者充份發揮了潛力，完全把感情投注進去，不像面對美國和英國聽衆時只能機械化地傳達一些事先預備好的概念而已。用德語講話比較得心應手是另一個原因，不必像英語還必須隨時去注意時態變化，彆彆扭扭的。

（他媽的貝南！我要的剪報你倒底替我弄了沒有？）

他趕忙把飛出去的心神收了回來。「起先，我只是在報復，」他對著第二排一名聽得入神的年輕女孩說：「替我的父母和姐妹們報仇，替那些在集中營裏受害的同胞雪恨。」他的眼光又轉到後幾排的聽衆。「替那些當年死亡的男男女女報仇。假如不是爲了報仇，我又何必活到今天呢？」他頓了頓。「在這人才輩出的社會，多我一個，少我一個對這世界沒什麼影響！」台下起了一陣騷動，爆笑聲此起彼落。他自己也禁不住笑了，然後找了右後方一個棕髮年輕人爲對象，望著他說：「但是報復的困難和矛盾處乃在：第一，你永遠不能，或是眞正的達到目的；」他的目光又從那棕髮男孩的臉上轉到整個聽衆身上。「第二，即使你眞正達到了目的，已經事過境遷又於事無補呢？」他搖了搖頭。「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要用一些什麼東西來代替『報復』這兩個字，而那件東西也是不容易把握的。」他又對著第二排那名年輕女孩說：「那就是『如何記取教訓』。」他又轉向了全場。「但是，『記取教訓』並不是簡單的，因爲時代不斷地在轉變；每一年都有新的恐怖份子出現——譬如越南、中東、愛爾蘭的那些恐怖份子，各地不時出現的冷血暗殺等等——」「而且每一年，」他向前欠了欠身。「那些製造恐怖的叛亂份子，也都會一個個消逝，被人們逐漸淡忘。但是哲學家警告我們：假如我們不記取教訓，必當重蹈悲劇的覆轍。這也就是爲什麼抓一個艾克曼或是一個門吉利是如此的重要，因爲……」他突然覺得自己說溜了嘴，立刻改正道：「對不起！我是說一個史坦格！請原諒我一時想到別的地方去了！」

台下雖然只有零零落落的笑聲，但必竟不是好事，因爲原有的氣氛已經被破壞了。他企圖把

它恢復過來又提高著聲調說：「這也就是爲什麼抓一個艾克曼或是一個史坦格是如此的重要，因爲我們可以把他們拿來作一個典型的案例。定他們什麼罪倒不頂重要，但是可以警醒目擊的觀衆，可以提醒整個世界，特別是提醒你們這羣當那些悲劇發生時，尚未出世的年輕後進：有些和我們沒有兩樣的人，會在某些情況下幹出一些慘絕人寰，毫無人道的殘酷行爲。所以你」——他一個個地點著——「你，還有你，就能提高警覺，不要讓類似的情況再度發生。」

講完了，他把頭一低。熱烈的掌聲在台下不斷地響起。他退後一步，情緒激動地站在講台後面。停了一會，他又走向講台，再次以雙手抓著講台邊緣，抬頭面對著觀衆。持續的掌聲慢慢安靜了下去。「謝謝大家；」他激動地說：「假如現在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我會儘量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覆。」

※　※　※　※　※

莊德納雙手緊握方向盤身體向前傾著，突然踩動油門以全速向正在沿路邊人行道上走著的一名灰髮男士背後撞去。一當目標進入車燈光圈範圍的刹那，那名男子警覺地回頭發現到這個危險，嚇得他把手中的一疊雜誌高舉到眼睛上方連連後退，說時遲那時快，車子的前保險槓已把他撞得飛了起來。莊德納滿意地笑了笑，隨卽來個緊急刹車把車頭調轉又開回寬濶的車道，正好趕上交通號誌由紅燈轉爲綠燈，於是他就迅速左轉向著十四米大道飛馳而去。

※　※　※　※　※

「我們的經費主要是靠外界的捐獻。」雷柏曼回答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和一些同情者，都是我們的有力支持者；此外，我寫作和演講的收入也是經費的部份來源。」接著他又指著後排一名舉手的聽衆。一位臉色嬌嫩的女子站了起來。她問雷柏曼對瑪洛妮案子的看法如何？

「我同意！」那名年輕女子說：「把一些曾經位居要津的主要份子逮捕送審是具有儆誡和啟示作用的。但是對於像瑪洛妮這一類的案子，你是否認爲仍應該採取報復行動呢？她在成爲美國公民多年之後，才以集中營秘密警衞的罪名給引渡回來。就算她戰時犯下了滔天大罪，難道這些年來的表現和貢獻還不足以彌補嗎？她在美國一直是一名奉公守法的好公民，而且在教育界有很突出的表現。」那名女子說完後坐了下來。

雷柏曼好像沒有聽見那名女孩子說什麼似的。他靜靜地站在講台上，用手扯著下巴上的鬍子，沉默了好一陣子才開口說：「從妳剛才的一番話，可以告訴我們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個育幼院老師，一個收容棄嬰的慈善家，而且還是標準的家庭主婦，連野狗都不忍傷害的仁慈婦女，竟也會幹過集中營的秘密警察，參加過集體謀殺的罪行。我們暫且不談瑪洛妮將來受審的結果如何。我問妳：假如沒有人把她那種人檢舉出來，引渡回來受審，妳會相信天下有這種人、這種事存在嗎？我擔保妳不會！但是能夠認清這種可能性的存在，無論對妳，對妳的政府來說，都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

他再次環視全場，看著那些舉手發問的人，最後他選擇了坐在正中央一名看來很精明，滿頭

金髮的年輕人。

於是一個新問題又沖著他來了。「但是迄至目前爲止，瑪洛妮還沒有被正式起訴。」那名金髮小子說：「難道我們政府眞對追捕納粹戰犯這麼有興趣？請問今天世界上，還有那一個政府，甚至包括以色列在內，還這麼在意這件事？大家的注意力和興趣都在逐漸減低，我相信這也就是爲什麼閣下的資料中心一直無力重振旗鼓的主要原因吧？」

誰要他常喜歡自討沒趣的找看來精明的人發問呢？「首先我要申明；」雷柏曼回答說：「資料中心只是暫時性的萎縮，但卻一直是存在的。目前仍然有固定的工作人員在爲它工作，每天都有新的資料進來，我們也經常派專家外出查訪。我剛才曾經說過，我們的經費全賴私人的捐獻，絕對沒有靠任何政府的補貼。而且，儘管德國或奧地利的檢察官們已不再像過去那般積極，以色列也因爲它本身日趨嚴重的內憂外患而自顧不暇，但是我們尋求眞理、正義的宗旨卻一直沒有放棄！據我獲得的內幕消息：瑪洛妮將於明年一、二月間受到正式起訴，而緊接著就要交付審判。如今人證已經找到——這是一項極其困難而且又耗費時間的工作，爲達此目的，資料中心曾盡了很大的力量。」

在這間燈火輝煌的蛋型大廳裏，幾乎坐滿了五百名聰明絕頂的德國青年，他們都是這一代的精華之選！而這位心拙力竭的老糊塗還想掙扎著企圖獨戰羣雄！天哪！這不是自討苦吃嗎？

不知道是那位又提出了『新納粹主義』的問題。

「納粹主義的重現有兩個必要條件；」他馬上跟著回答：「第一，社會結構必須不斷惡化而逐漸演變到三〇年代初期的那種惡劣情況；第二，必須出現一個像希特勒那樣的領袖。假如以上兩個條件都已經成熟，新納粹主義就很可能會再度成爲人類的最大威脅。不過截至目前爲止，我還看不出有這種徵候。」

聽衆的手又如同雨後春筍般地紛紛舉了起來。但是他擺擺手制止道：「請諸位等一會兒！在各位再度提出問題以前，我想現在也提出一個問題來請敎各位。」

高舉著的手一個個又放了下來。所有容光煥發的年輕面孔都心懷期待地望著他。

這眞是瘋狂之擧，但是他又怎麼肯忍心放棄這麼一個能運用羣體智慧的大好機會呢？

他雙手緊緊地抓住講台的兩邊，順了口氣，又思索了一下。「我想，」這才對台下的英才們開了口。「借用各位的智慧來解決一個問題。那是一位年輕朋友提出來的一個假想。我很想替他找出一個萬全的答案卻又沒有把握。所以只好偷偷懶來求助於各位了。」台下發出輕微的騷動聲。「因爲還有誰能夠像諸位這稱一時之選的青年才俊能給予我更大的幫助呢？」

他把雙手從講台上挪開站直了身子，在環視全場時又强調了一遍那只是一個假想的問題，不是眞的。

「我曾經向各位提到過南美洲的『兄弟會組織』以及門吉利醫生其人。」他慢慢地引入正題。「我的那位年輕朋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該兄弟會組織和門吉利醫生企圖派人到歐洲和北美各

國刺殺九十四名對象，他們幾乎都是六十五歲的老人而且是公務員。整個的謀殺過程將耗時兩年半左右。當然，這類行動必定有其政治動機在內，而且是和納粹主義有關的動機。我現在所要請教各位的是：他們的動機究竟爲何？要刺殺的對象都是些什麼人？刺殺了那些人之後究竟對兄弟會和門吉利有什麼好處？」

年輕的聽衆們開始坐立不安起來，一片嗡嗡聲在台下響起。

他慢慢地又把雙手放回到講台上。「我不是在和大家開玩笑。」他看了看大家說：「眞有人向我提出了這些問題，這是個邏輯思考的磨練，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幫我找出一個適切的答案？」

台下的人交相互望，竊竊私語，最後逐漸演變成一片片熱烈的討論聲。

「行刺的對象總共是九十四個人；」他慢慢地提示著大家。「都是六十五歲左右的老人，擔任公職，分布在許多不同的國家，而且計劃行刺的時間前後一共兩年半。」

一隻手舉起來了，接著又是一個……

他選擇了中央偏左坐在後幾排上，第一個舉手的年輕人。「請你先說！」

一名穿藍色T恤的年輕人應聲站了起來。「那些被選定的對象必定都負有某種重要的職責。」他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高音調發言。「他們的死亡都會直接或間接地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就像閣下剛剛提過，以造成促使新納粹主義重生的更有利環境。」

「不對，我不認爲如此。」雷柏曼搖了搖頭說：「難道一個個位居高位的人相繼被刺之下，不會引起大家注意和受到各國當局的嚴密調查嗎？何況這些謀殺行動要持續兩年半之久！所以絕不可能是這樣！我判斷他們應該都是些職位不高的公務員。況且，每一個對象都已六十五歲，接近退休年齡。既使除去他們，對時勢也不可能會有太大的影響。」

「那殺這些人又有什麼意義呢？」右邊的一名聽衆突然叫了起來。「反正他們都是將不久於人世的老朽了。」

「一點都不錯！」他點了點頭說：「他們的確都將不久於人世。這也就是我對爲什麼要殺他們所感到困惑不已的原因！所以我才要請教大家。」接著他指了指第二個舉手坐在中央後方的一名聽衆。

一名高個子的年輕人站了起來說：「他們都是些沒有家累的納粹同情者，準備把畢生的積蓄捐給納粹集團。謀殺完全是爲了錢！因爲當今的納粹組織要比五年或是十年以前更迫切地需要經費。」

「這個有可能！」雷柏曼點點頭。「儘管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爲我剛才也說過，兄弟會在戰後曾經運用走私的勾當歛聚了一大筆財富。」他把鋼筆從口袋掏出來。「不過這也不是沒有可能！」說完，他在講台上的筆記簿上記下『金錢』兩個字。然後他又拿起筆來對著台下右邊指了一指。

一名留著棕色長髮，戴眼鏡的女孩站了起來。「依我個人的淺見，」她說：「那些人應該是

反納粹的成份居多，而不是什麼納粹的同路人，而且彼此之間必定有某種關聯存在。他們會不會都是某一國際猶太組織的成員，在某方面威脅了『兄弟會』的存在？」

「我想我應該知道有沒有這麼一個組織！」雷柏曼看著她說：「可是我卻從未聽說過，世界上有這麼一個屬於此類性質，而其成員又都在六十五歲左右的組織。」

那名女孩仍舊站在那兒。「也許他們年齡都是六十五歲這一點並不重要。」她又說道：「他們的關係可能是在二、三十歲的年輕時代就建立起來了。他們都可能牽涉到戰時某一項行動，而殺他們是爲了報復。」

「可是，」他又找出了漏洞。「他們有的是德國人，有的是英國人，有的是美國人，也有中立國的瑞典人，這又怎麼說呢？」

「也許他們是一支聯合國特遣隊！」有人在台下叫著。

「以他們年齡來說似乎嫌大了點！」他回答說，然後又看了一眼那名長髮女孩。「不過，這倒不失爲一個很好的提示，」他又接著說：「六十五歲的高齡雖然已不具備什麼意義，但畢竟他們都屬同齡而且也都是從年輕過來的。從這一方面攷慮，也許能發現什麼線索。所以，我還是要謝謝妳！」於是他又在筆記上寫道：「早年時期的關係。」

就在這時候他又聽見有人說：「他們是不是都具有住在國的國籍，或是僅僅是住在那裏而已？」

他看著發聲的方向笑了笑點點頭。「好，又是一個好觀念！」他說。「這一點我還不知道。也許他們的祖籍都是同一個國家也說不一定。」於是他又寫了下來——「他們都出生何地？」「太好了，各位給了我不少寶貴的提示！請繼續發言。」

一位翹著二郎腿坐在前排的小伙子說話了。「他們都是同情先生您的人，也都是您主要的財源捐助者。」

「你太抬舉老夫了！我那有這麼重要。而且敝資料中心的捐贈人，即使把所有年齡的都加在一塊，也湊不到九十四個人。」接著他又指了指另一名舉手的聽衆。

那位年輕人很禮貌地問道：「請問那兩年半的時間從什麼時候算起？」

「兩天前。」

「這麼說結尾的時間應該是一九七七年的春天。是不是有什麼重大政治事件陰謀在那個時候實施，而這一連串的暗殺只是一個前奏或是一項示威的表示？」

「既然如此，那又何必找特定的對象呢？不過這一點也頗具參攷價值。有那位曉得一九七七年春天會有什麼重大政治事件，或是其他驚動國際的大活動將要出現？」他環視著全場說。

全場一片寂靜，鴉雀無聲，只見大家紛紛搖頭。「我的畢業典禮！」突然有人吼了一句，引起鬨堂大笑！

雷柏曼在筆記上記下「一九七七年春天。」然後微笑著又開始點名。

那位穿藍T恤的男生又站了起來，帶著尖銳的高音說：「那些人雖然地位都不重要，但是他們的兒子——現在都是四十多歲的人——可能都是要人，而做兒子的可能會因爲喪父之痛而無法專注工作。」

台下響起了一片噓聲和痛罵聲。

「這似乎離題稍爲遠了點。」雷柏曼微笑著說：「不過他的話也有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會不會那些人的死亡和某些有關聯的重要人物有連帶作用？」於是他仍然在筆記上記著：「有無親戚或朋友關係？」

那位一臉精明的金髮年輕人又站起來發言了。他帶著一臉詢問的笑意說：「雷柏曼先生，您剛才所說的，當眞只是一個杜撰的故事嗎？」

雷柏曼頓了頓，心想：千萬別再找這孩子講話了，隔了好一會他才回答說：「當然，難道還眞有這種事不成！」

「那您就該向那位朋友多要點資料。假如不能多提供一些有關那九十四名對象的資料，我想，即使整個海德堡大學智囊團也幫不了什麼大忙。以現有的這麼點線索，大家最多也只能瞎猜一陣而已。」

「你說的不錯。」雷柏曼同意。「我們的現有資料的確是少了一點。但是大家集思廣益，各抒奇想也不能說全然無功呀?!至少可提供一些寶貴的啟示！」說完，他笑了笑又繼續向全場搜尋。「還有那位願意再提供一些自己的假想呀？」

一名坐在左後方的聽衆舉起了手，他示意他發言。

站起來的是一位白髮皤皤，面容憔悴的長者——大概是學校的教職員，不然就是學生的家長。他雙手扶著前排的椅背，以堅定而略帶藐視的口氣說：「到目前爲止，本人所聽到的假想，沒有一個曾經提到過門吉利醫生，顯然大家都沒有留意到問題中特別提起他的用意究竟何在。況且，如果所有的謀殺行爲僅僅是一般性的政治殺戮，則兄弟會已足能獨自籌劃執行，沒有借重門吉利的必要。所以，既然門吉利醫生牽涉在謀殺計劃之內，我相信，以他所具有的特殊醫學背景來推斷，謀殺也必定和某種醫學實驗有關。舉個例子來說：他們殺那批人，很可能是在秘密實驗一種新的殺人方法，所以才要選擇年齡相同的老人，一來他們已經老而無用，二來，可能遭遇的威脅和阻力也小一點。一項實驗計劃往往耗費時日，這也可以說明爲什麼整個謀殺行動要費兩年半的時間了。到一九七七年春天實驗結束的時候，也就是他們眞正謀殺行動開始的時候。」老者說完了這番話，就自動坐了下去。

雷柏曼盯著他看了一陣子才開口說道：「謝謝您，老先生。」接著他又向著全場聽衆說：「眞希望各位能幸運地擁有這麼一位教授！」

「沒錯啊！他正是我們的教授吉拉克先生呀！」好幾個年輕人異口同聲地叫著。

雷柏曼又在筆記本上記下：「爲什麼門吉利參與其事？」然後他抬起頭來，向著老教授的方

向說：「我不認爲一項實驗計劃會專以公務員爲對象，而且對象不就近在南美找，反而要勞師動衆地跑到歐洲和北美來?!不過您說的一點不錯，門吉利醫生參與其事，必有其特殊的原因。有誰能告訴我？」他眼睛又開始四下找。

大家都安安靜靜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謀殺九十四個人會不會和某項醫學實驗有關係？」他重複著那位老教授的話，問一位長頭髮的女孩。她搖了搖頭。那位穿藍色T恤的男生也搖搖頭，接著被問的一名高個子也把頭搖了搖。

他猶豫地望了望那位一臉精明的金髮男孩，那男孩盯著他笑了笑也搖搖頭。

他低頭看看自己的筆記簿，上面一共記了六點：

1.金錢。

2.早年時期的關係。

3.出生於何地？

4.一九七七年春天？

5.有無親戚或朋友關係？

6.爲何門吉利參與其事？

他抬起頭看了看全場聽衆，然後神情激動地說：「謝謝大家！各位雖沒能替我解答問題，但是你們寶貴的提示卻可能使我找出正確答案的方向！所以，我仍要說，我衷心地感激大家提供意見的一番盛情！現在讓我們重新回到各位想提的問題上來吧！」

聽衆的手又紛紛舉了起來，他挑選了其中一個。

演講會就在這樣問答不斷的熱烈氣氛下結束。

※　※　※　※　※

海森汗流浹背的站在太陽下，雙手把一付大型雙筒望遠鏡舉起湊到眼前。鏡頭裏，他看見一個赤膊著上身，戴了一頂白色遮陽帽的男子，正駕著一輛自動除草機在一片綠油油的草地上緩緩移動。一幅美國國旗在屋前的旗竿上迎風招展，屋後不遠的地方是一座由紅木和玻璃構築的精巧小房。突然，一股濃煙夾著赤紅色的火花籠罩了那部除草機和戴白帽子的人，緊接著『轟！』的一聲爆炸聲響就傳了過來。

3

門吉利已經把他父親的肖像和所有自己的照片以及一些小紀念品移到緊靠西面牆壁沙發上方的空壁上去。而開著兩扇窗和一個實驗室觀察孔的南面牆壁，以及房門所在的東面牆壁上，所有能利用的空間，他都貼滿了他的學位證書、獎狀和一些家庭照片。空下來的北邊牆壁，從地面到及腰的高度，他嵌上了一塊與壁面同樣大小的三吋厚木板。木板上方原來淺灰色的壁紙，因年久之故已開始剝落。牆上掛著的兩件白漆斑斑的外套，一件還算平整，另一件卻已經骯髒無比。那塊木板已經被漆成和壁紙一樣的淺灰色。當油漆完全乾透以後，他從里奧找來了一名廣告畫匠。

畫匠在木板上畫上一條條漂亮的細黑線條，然後一筆一畫工整而流利的把每一個字母刻上去。不過在他用鉛筆打底的時候，常常受到本身巴西拼音習慣的影響，把那些發音古怪的人名拼寫錯誤。所以一連四天，門吉利一直坐在旁邊，不時地提醒他、糾正他、警告他。起先他實在煩透了那名廣告畫匠，經過他的調教，似乎一切都比較上路了。

一切完工之後，門吉利躺在圖表板對面他那張長桌後面的鋼骨皮墊大靠背椅裏，躊躇自滿地欣賞自己這一份精心傑作。九十四個名字一共分成三欄整齊地排在圖表板上，每一個名字後面都

註著國名、日期和一個像選票單上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中間那一欄要比旁邊兩欄多了一個名字，稍微破壞了整個圖面的均衡美。九十四個人，不這樣分配又怎麼辦呢？望著圖表板，他口中默默唸著上面的名字：

1.杜林——德國——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六日——□。

94沃亞安——加拿大——一九七七年四月廿三日——□。

他迫不急待地想把每一個人名後的方格給填滿啊！他一定要親手做這件工作，究竟用紅漆或是黑漆作記號他還沒作最後決定。假如頭幾個方格沒有辦法塗的大小一致的話，他已經構想好要去訂做一些固定的標籤來貼在格子上。

他把椅子轉向左邊對著父親的肖像露出會心一笑：

（老爹！您該不會介意小兒把您給請到這邊來吧？您一向瀟灑不羈，想必也不會在意這一點吧！）

終於一切大功告成，只等十一月一號各地傳來的佳音報捷。

接下來的日子，他一直埋首於實驗室，無精打采地從事著移植青蛙染色體的工作。有一次，他還飛到亞松森去理了個髮，探望了一下老相好，還到一家大飯店飽餐了一頓牛排。

期待已久的日子終於到了。那是個艷陽高照的好天氣。門吉利懷著一顆興奮不已卻又忐忑不安的心情，一大早就坐在他書房裏的長書桌邊上，扭開收發報機，轉到預定的頻率，耐心地等著。桌上早放好了記事簿、筆，和一付精巧的耳機。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他漸漸失去了耐性。就在剛要接近正午的時候，窗外傳來由遠而近隆隆的飛機聲。他從聲音分辨出那是總部來的小飛機，表示不是有極好的消息，就是有非常惡劣的事情發生。他迅速奔出書房，經過大廳來到走廊上。幾個僕人和小孩正在那兒啃著乾餅，他大踏步越過他們繞到屋子後面，走下後廊的階梯。這時那架飛機已降落至樹尖的高度，慢慢向樹林後方落下。他用手遮住太陽光急速奔向庭院，越過佣人房和幾幢營房，再經過一間發電機房，隨後進入一片叢林，沿著一條砍伐出來的小徑繼續狂奔。當他一聽見飛機落地的聲音後，就改爲快步前行，同時掏出口袋裏的手帕擦額頭和雙頰的汗水，再把鬆落的襯衫下擺塞回褲腰。爲什麼用飛機而不用無線電？一定有什麼地方出岔！難道是雷柏曼那個雜種壞了大事？假如眞是他，門吉利一定要親自出馬，到維也納去宰了他！這次行動要是失敗，他也不想再活了！

一等他鑽出林子，走到那長滿草皮的機場上，他就看見一架紅白相間的雙引擎飛機，正滑近自己的那架銀黑色小飛機。駕駛員一看見他，馬上對他揮了揮手，他也點頭作答。飛機繼續向前滑了一段，終於停在他前方不遠處。

門吉利緊張地站在那兒，看著機門打開，門梯慢慢放下，隨即走出一位穿著淡藍色西裝的高個子男士。一名警衞立刻上前扶他。

是賽柏上校！八成沒什麼好消息。門吉利慢慢走上去。上校一看見他就興奮地揮著手，顧不得左腋下夾著一個紅色購物袋，急急忙忙迎了上來。

門吉利也加快腳步，一邊喊道：「有什麼消息嗎？」

上校笑著點點頭。「沒錯，給你送好消息來了！」

「太好了，我還在躭心呢！」門吉利幾乎是跑著迎向他。

熱烈地握過手之後，英俊瀟灑，長著一頭淡色金髮的上校立刻以興奮的語氣說：「我們所有的『推銷員』都有報告傳來，完全按指示與十月份的『顧客』接過頭了；四名是在指定的日子，兩個提早一天，一個遲了一天。」

兩個人邊說邊走，不覺已到林邊。

「七名老小子都幹掉了？」

門吉利拍拍胸膛舒了口大氣。「感謝上帝，聽見飛機聲時，我眞躭心的要死！」

「這麼好的天氣！」上校說。「所以我才決定出來飛一趟透透氣！」

「沒錯，而且乾淨俐落！」上校把腋下的購物袋遞給他。「這是你的，奧士奇寄來的神秘包裹。」

「噢！」門吉利接了過來。「多謝。這那是什麼秘密！是我托奧士奇替我買的幾塊絲料。一個老阿媽答應替我做幾件襯衫。要不要留下來吃午飯？」

「不了。」上校說。「三點鐘我還得參加我孫女的婚禮預習。不知你有沒聽說？她準備嫁給魯貝林的孫子。正式婚禮明天就要舉行。不過我們還有時間聊聊，喝杯咖啡。」

「來！我帶你看看本人設計的圖表。」

「什麼圖表？」

「你看了就知道！」

等上校一見到那幅圖表就興奮地大叫。「太漂亮了！簡直是一幅完美的藝術品嘛！不可能是你自己弄的吧？」

門吉利把購物袋往桌上一放，高興地說：「我連那些方格子能不能塗得漂亮都沒有把握！何況是整個過程？是一個從里奧請來的廣告畫匠替我弄的。」

上校回過頭來看著他，帶著一臉驚奇和訝異！

「你不要緊張嘛！」門吉利舉起一隻手表示擔保的樣子。「那小子在回家的路上已經遭到意外，一命嗚呼了！」

當上校正欣賞著壁上照片的時候，咖啡端了上來。兩人隨即坐到沙發上，一邊享受著香氣蒸騰的熱咖啡，一邊隨意的聊著。「他們都已分別找到公寓安頓好了，」上校說。「只有海森仍然還住在拖車裏。我要他沒事的話每週連絡一次。他準備在天氣轉壞以前，暫時待在那裏。」

「我需要每個對象被刺的確實日期好作記錄。」門吉利半徵詢地說。

「那還用說?!」上校把手上的咖啡杯暫時放下。「我早替你打好了!」他說著就伸手到外衣口袋裏摸索著。

門吉利也把咖啡放下，接過上校遞給他的那張摺疊的單子。他打開來看完後，笑著搖搖頭。

「七件案子竟有四件能夠準時執行!」他一付難以相信的表情說。「眞沒有任何岔錯嗎?」

「他們都是一流幹部!」上校說。「齊威麥和蒙德連下一次的行動已經都安排好了。逢貝克需要人去給他打打氣，我看他有點問題。」

「我曉得。」門吉利說。「下達任務時，他也曾找過麻煩。」

「我想他不會再這樣了!」上校說。「我會好好勸勸他的。」

「那全看你的了!」門吉利把那張單子打開來放在桌上。他看著圖表，幻想著上校離去後，他把七個紅記號給塗上去的情景。

「魯德上校昨天早上打電話給我。」上校打斷了他的幻想。

「哦?」門吉利立刻意會到，坐飛機兜風並不是這次上校親自出馬的眞正原因。那到底是爲什麼?「他好吧?」他問了一句，然後呷口咖啡。

「他很好!」上校說。「不過有點躭心。他曾經接到溫茲勒一封信，警告他說雷柏曼正在對我們採取行動。兩個禮拜前雷柏曼在海德堡大學演講的時候，他向聽衆提出了一個很不平常的假想問題。溫茲勒一位朋友的女兒參加了那次演講會，把消息傳出來。於是他警告溫茲勒要當心防範。」

「雷老兒到底問了些什麼問題?」

上校瞪著門吉利停了一會才開口。「他問聽衆：我們謀殺九十四名年屆六十五歲的老公務員動機何在?不過，他說這只是個『假設問題』。」

門吉利聳聳肩。「顯然他並不知情，而且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能提出正確答案。」

「魯德與你的想法一樣!」上校說。「不過他要知道，雷柏曼怎麼會提出那個問題的。看起來，你倒並不覺得怎麼意外!」

門吉利呷了口咖啡，然後字斟句酌地說：「當我們抓到那個美國小禍害的時候，他正在和雷老兒通電話，還來不及放錄音帶，所以雷柏曼不知詳細內情。」說完他把咖啡杯放下對上校笑了笑。「相信昨天下午你已經從電話公司查出了這件事。」

上校嘆了口氣，身體往門吉利方向欠了欠說：「那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們?」

「坦白說，」門吉利回著。「我怕你們知道雷老兒曉得這檔子事後會把計劃延期。」

「不錯，我們正想這麼做。」上校說。「難道晚三、四個月會有那麼大影響?」

「那可能會把整個結果搞砸!相信我，那是千眞萬確!上校。你可以問問任何心理學家。」

「那我們就臨陣換將，找別人代替他們!」

「你頭意犧牲百分之二十的效果?要知道在頭四個月我們有十八名對象要應付!」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一意孤行下去，犧牲可能更大？」上校開始變得有些激動。「你以爲雷柏曼只有對學生們隨便說說？我們的那批人明天就可能遭到逮捕！這樣的話，計劃的效果說不定要減掉百分之九十五！」

「上校，我求求你！」

「當然囉！如果整個計劃完成之後，眞能如你所說的那種成效的話，冒這種險還是值得的。但是到目前爲止，我們僅是憑你口頭說說，毫無具體保證可言。這個你自己心裏也明白。」

門吉利沉默了一陣子，然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上校端起咖啡湊到嘴邊，又慢慢地把它放下。

「我願意保證。」門吉利終於打破了沉默。「我們的計劃一定能獲致我所預測的成效！而且，上校，你不妨冷靜地想想，假如眞有人相信雷老兒的話，他還會去請敎那些幼稚的學生嗎？我們的人不是已經派出去了嗎？他們不是很順利的在按照計劃完成任務嗎？不錯，雷老兒一定也已經把這件事告訴了別人，他可能找過了每一位檢察官和歐洲各國所有的警察機構！但是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並沒有任何人願意理他。想想也難怪，像他這麼一個聞納粹而喪膽的老朽，拿一個毫無事實根據，聽起來又瘋瘋顚顚的故事去告訴人家，有誰會相信呢？這些可能的情況我早考慮過了，要不然我怎敢如此冒險！」

「這不是你說幹就可以幹的問題！」上校不客氣地說。「你讓我們六名悍將冒這種險是否值得？」

「這次的計劃如果順利成功，你們就可收回大筆的投資，更何況還牽涉到我們整個印歐民族的命運！」門吉利說完站起來，走到書桌邊上從煙盒裏抽出一支香煙。「不管怎麼說，現在已經是騎虎難下，要抽身而退談何容易！」

上校喝了口咖啡，看了看門吉利的背影，然後低頭看著自己的杯子說：「魯德要我今天就把我們的人召回來！」

門吉利轉過身，從嘴上把香煙拿下來。「我不相信！」他說。

上校點了點頭。「他一向是言出必行的。」

「身爲印歐民族的一份子，他也該負點責任！」

「不錯！但是他從來就沒有像我們這樣，對這次的計劃抱那麼大的希望。你該知道，我曾經費了多少的口舌去說服他！」

門吉利站在那兒默不作聲，一臉憤怒的表情。

「你剛才對我說的話，我不知對魯德說過多少遍了！」上校又接著說。「我告訴他，假如我們的人都按時報到，行動也進行順利，那就表示雷老兒並不能攪什麼局，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妨讓他們放手去幹呢？所以他最後也勉強同意了。不過，雷柏曼決不會就此死心，這是不容置疑的。我已經吩咐蒙德嚴密的注意他。假如眞有什麼風吹草動，我們就必須採取斷然的措施，乾脆宰了他，不過這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再不然，就只有把我們的人召回來了。」

「如果這麼做，我們的努力豈不全白費了？我多年的辛苦成果，你們在人員、裝備上的投資，長時間的計畫、佈局，難道就這麼算了？魯德有沒有想過？假如這次的六個人眞不幸被捕，我還可再派六個人，然後再六個；再六個！不達目的決不終止！」

「門老，我支持你！我絕對支持你！」上校嘆了口氣。「而且我保證儘自己最大的力量替你講話，只要這項計劃眞如你所說的那般重要。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假如魯德現在知道，我們的六個人在出發以前已經讓雷柏曼那老傢伙得到了風聲的話，他一定會把你完全踢出局外，那時你連每個月的報告都會看不到！所以爲了你，我不準備把眞象告訴他，不過你得答應我一件事：以後絕對不可再擅作主張！」

「什麼主張？除了要我們的人停手或是繼續幹之外，現在還有什麼其它主張好作？」

上校笑了起來：「我怕你一衝動之下，親自去找雷老兒算帳了！」

「別他媽的開玩笑了！」門吉利又從桌上拿了根香煙。「老夫現在連歐洲的門都不敢邁一步！」

「這麼說你是向我保證囉！」上校仍不放心地說。「在未得組織同意以前，你決不能擅自作主而影響原訂的計畫？」

「當然，我發誓絕不食言！」

「那我就告訴魯德：到底雷老兒從那裏聽來的風聲，仍是一個謎，暫且瞞他一下。」

門吉利搖搖頭作出一付難以置信的表情。「我眞無法想像，」他說。「那老糊塗，我是指魯德，竟會爲了顧慮六個普通人的安全，忍心看到龐大的投資付諸流水，又棄英歐民族的命運於不顧！」

「那些投資對我們來說只不過是九牛一毛。」上校笑了笑說。「我們之所以强調花費浩鉅，不過是想提醒你對成本有個概念。至於印歐民族命運的問題，我不是說過，魯德從未對你的構想認眞過。他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對於你那一套，總覺得像是魔法、巫術一般，難以接受。」

「所以，如果這時候就把計劃的最終目的告訴他是很不智的！」

「也無所謂！等到計劃實現了，他自然會相信。」上校說。「現在唯一希望的是，雷老兒別再繼續攪局，讓你能夠順利把這幅圖表板上的九十四個空格塡滿。」說完他站了起來，向門口走去。「送我上飛機吧！」

門吉利把上校送到機場，看著飛機消失在藍天後，獨自一個人慢慢走回家去。這時午餐已在餐廳裏準備好了，他毫無食慾地匆匆吃完，擦完嘴又回到書房。他找出那罐鮮紅的油漆搖均勻了，才把蓋子用螺絲起子撬開。他一手拿著油漆罐，一手握著那支新買的細刷子，興奮地走向圖表板。

他先把細刷往油漆罐裏浸了浸，然後將它在罐口舐了舐，隨後又深呼吸了一下，讓情緒穩定，這才向著『杜林——德國——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六日』那一欄後面的小方格仔細的描上去。

太好了！鮮紅的記號襯著白底特別顯得鮮艷奪目。滿意地點點頭，他就一個接一個的塗了下去：

（霍佛——丹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

（顧瑟雷——美國——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

（倫斯坦——瑞典——一九七四年十月廿二日。）

（勞森柏格——德國——一九七四年十月廿二日。）

（李曼——英國——一九七四年十月廿四日。）

（奧斯特——荷蘭——一九七四年十月廿七日。）

塗滿七個小方塊後，他退到桌邊欣賞自己的傑作。嗯，不賴！七個小紅戳記，既整齊又醒目！

但是不知怎麼搞的，他心中卻連一絲興奮都沒有！

他媽的魯德！他媽的賽柏！該死的雷柏曼！去他媽的每一個人！趁早都滾下地獄去！他心裏暗暗地咒罵著！

※　※　※　※　※

如果以『狗窩』來比喻雷柏曼的公寓兼辦公室也絲毫不嫌過份。房東葛蘭查要不是本人是名猶太人，恐怕早被雷柏曼氣成了一名狂熱的反猶份子！

原已夠擁擠的屋子，地上還東一個、西一個擺滿了盆盆碗碗，叮叮咚咚地接著屋頂天花板罅隙，不斷滲下來的水滴。這時，一個長的肥肥胖胖，動作不靈活的女孩，在幫著馬克斯把莉莉的書桌吱吱啦啦地推向浴室邊的角落去。莉莉一個人在廚房裏忙著，嘩啦一聲，失手把一只大瓷碗打碎在地上！葛蘭查實在忍無可忍了，衝進來抓住待罪羔羊愛莎劈頭就是一頓毒罵，嚇得愛莎縮成一團，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

就在這時，雷柏曼像幽靈般的出現了。

「啊！」葛蘭查叫了起來。「看看我們的大人物回來了！別把你那隻大皮箱放在地上，樓板已不勝負荷了！」

「歡迎您回來！」馬克斯也興奮地叫著。

雷柏曼放下他的皮箱和手提箱。他原以爲今天是禮拜天上午，公寓應該是一片寧靜才對！「到底出了什麼事？」他問大家。

「什麼事？」葛蘭查從桌子的夾縫中擠到雷柏曼的面前，一張圓臉脹得通紅。「讓我來告訴你什麼事！我們的樓上快要給水淹掉了！你們的重傢伙把我的樓板都要壓坍了，而且所有的水管也都給壓裂了！你要負責！」

「你他媽自己樓上水管破裂，怪我？」

「凡事莫不相關！」葛蘭查吼了起來。「壓力是會傳送的！你們這裏的重東西總有一天要把

整棟大樓壓垮！」

「找雷先生嗎？」愛莎用一隻手壓住發話筒轉向雷柏曼。「一位鮑曼先生從曼漢打電話給你。上個禮拜他已經來過一次電話。」

「把號碼記下來，我以後再給他回電話。」

「我剛剛不小心把那只粉紅色的大碗打破了！」莉莉站在通厨房的走道上，一付難過的表情。「那是漢納最喜歡的東西！」

「滾出去！」葛蘭查突然竄到雷柏曼前面吼著。「把所有的桌子都給我搬出去！這是公寓，不是辦公大樓！還有這些檔案櫃，也都給我扔出去！」

「你先給我滾出去！」雷柏曼也放開喉嚨吼回去。他發現，對付葛蘭查這種人只有用這種方法有效。「滾回去把你那些破水管給修好！這些傢俱、書桌、檔案櫃都是私人財產，干你屁事?!難道租約裏講明了屋子裏只能擺飯桌和椅子嗎？」

「到法院你就知道租約裏寫些什麼了！」

「到法院你也就知道你該對這些漏水管造成的損失賠償多少了！滾出去！」雷柏曼右手食指用力向門口一指。

葛蘭查歇了下來。他看了看地上的盆盆碗碗，又看看雷柏曼，然後皺起眉頭嘟噥了一句：「你好像知道打官司我準會輸定了似的！」說完他挺著大肚子朝門口走。「錢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大家走著瞧！」走出門外，他隨手把門輕輕地關上。惟恐用力關門會把房子震散了似的。

雷柏曼在地板上一邊跳一邊叫著：「葛老兒，我要把你的樓房跳垮！」

「摔死你這隻老鬼！」遠遠傳來葛蘭查的咒罵聲。

「算了，雷老！」馬克斯按住雷柏曼的肩膀。「眞跳壞了，我們要負責的！」接著他把那個長相笨拙卻生了一對灰色大眼睛的女孩介紹給他。她名叫艾莉克斯，是馬克斯和莉莉的姪女，從英國布雷頓來這裏渡假的。雷柏曼伸出手和她握了握，並且謝謝她的幫忙，然後脫下外衣加入工作。

大夥分頭把桌椅、傢俱擦拭乾淨，把接滿水的盆盆碗碗換掉，然後用紮了布條的長掃帚把潮濕的天花板抹了一遍。

等做完這些工作大夥才坐下來，喝咖啡，吃點心，略事休息。雷柏曼談了一些旅行的經過：看了那些老朋友，德國有些什麼改變，等等。艾莉克斯也由愛莎幫忙，用結結巴巴的德語，介紹自己在英國擔任紡織廠設計師的情形。

「最近收到不少捐款！」馬克斯隨後向雷柏曼報告。

「萬聖節以後總是會多一點！」莉莉說。

「但是今年要比往年增加了許多。」馬克斯解釋著說。「大家都曉得銀行倒閉的事！」

雷柏曼點了點頭，看著愛莎說：「路透社有沒有寄過什麼東西給我？剪報，或是報告之類的東西？」

「是有一個路透社的信封套。」愛莎說。「是個大包裹，不過上面註明了是『私人函件』，所以還沒拆開。」

「是什麼報告嗎？」馬克斯問道。

「我離開以前，曾經向貝南提過那位美國小伙子寇克的事，最近是否聽到一些有關那孩子的消息？」

大家都搖了搖頭。

愛莎一邊端起咖啡杯一邊說：「那不可能是眞的吧，實在太離奇了點！」她把咖啡杯和小碟子都放在馬克斯的桌子上。莉莉站起來正準備收拾，愛莎趕忙阻止說：「妳別管，放在那兒讓我來弄，妳帶艾莉克斯出去逛逛吧！」

當馬克斯、莉莉帶著艾莉克斯準備離開的時候，雷柏曼又再次謝謝大家，他吻了吻莉莉，和艾莉克斯握握手，祝福她假日愉快。把他們送走以後，雷柏曼立刻提起皮箱回到臥房。

他洗了個澡，呑下十二點鐘那顆藥，換上套頭衫和拖鞋，然後把皮箱裏的衣服掛回衣櫥裏。接著他又回到客廳，拿起手提箱，穿過一張張擁擠的桌子走進餐廳。

愛莎站在廚房門口對他說：「我會在外面留意天花板上的滴水！要不要我替你接曼漢那傢伙？」

「待會兒再說！」雷柏曼說完走進那間原爲餐廳，現在改爲書房的房間。

桌上堆滿了雜誌和一疊疊拆開了的信件。他把手提箱放下，扭開抬燈，把眼鏡帶上，然後把幾個大信封從一大堆信件底下抽出來。他找到了那只灰色路透社大信封，手寫的地址，滿滿的一袋。

他坐下來，暫時把其他的事放到一邊。他把桌上的信件與雜誌向前方和兩邊推，挪出一點空間，然後把那包東西放到前面，小心地解開綑牢封套的細繩，再慢慢撕開封口，倒出一大疊剪報和電傳打字機資料。除了少數幾張是影印的文件，大部份都是直接從報上剪下來的東西。每一份剪報上都用藍色或黃色小標籤註明了日期和報紙名稱。大大小小一共剛好是四十份。

他又打開信封套往裏面瞧瞧，發現還有兩則小的，另外有一張白紙小條，上面有幾個漂亮的手寫字：「隨時寫信給我。　貝南　十月卅日。」

他把小條子塞回信封套放到一邊，然後用雙手把一張張剪報攤開，他儘可能地把它們按國家不同，一疊疊分開。

「愛莎！」他拉開嗓子叫道。

「什麼事？」

「把那些翻譯字典給我找來！德文——瑞典文的，還有丹麥——挪威文的。」說完順手拿起

一張德文剪報：內容提到索林根一家化學廠一名叫摩爾的六十五歲守夜工人，在一次爆炸事件中喪生。這個不可能，他把剪報放到一邊。想了一下，又把它拿回來。會不會是名小公務員，晚上兼差出事？六十五歲的人似乎不像，但也不無可能！

「字典一定都在這屋裏！」愛莎進來朝著牆邊的餐桌走去，然後一本一本在書堆裏翻著。「我們恐怕沒有丹麥文字典！」她說。「馬克斯一直都用挪威文的。」

「最好把法文字典也找給我！」雷柏曼邊說著就從抽屜裏把筆記本拿出來。

「我得找找看！」

雷柏曼從信堆裏把自己的鋼筆找到，又看了一眼那張剪報，然後在筆記本上寫道：十月廿日，摩爾．索林根。後面還打了一個問號。

「你要那些字典？丹麥文、挪威文、法文的，還有呢？」愛莎在餐桌邊問著。

「還有荷蘭文的，謝謝妳！」他把那張剪報放到左邊屬於有可能性的那一堆上。接著他又找到英文版的一份報導一名牧師遇害的剪報，順手放到右手邊。

愛莎走了過來，雙手吃力地捧著四本大字典。雷柏曼又把信堆往身前挪了挪，好讓她把字典放下來。「辛苦妳了，愛莎！」

「你應該把馬克斯留下來的，假如真有東西需要翻譯的話。」愛莎好意地說，一面把一撮花白的頭髮塞回到那頂假髮下面。

「我沒想到。」

「要不要我想辦法把他找來？」

他搖了搖頭，又拿起一份標題是『口角終成拚死搏鬥』的英文剪報。

愛莎看了看散在桌上的剪報，苦著臉問：「這麼多人都是被謀殺的？」

「不全是。」他回答說，一邊把手裏那張剪報放到右手邊。「有些是意外死亡的！」

「你又怎麼去找出來那些是納粹幹的呢？」

「我也不知道；」他說。「所以得慢慢研究。」說完又拿起一份德文剪報。

「就爲了那名失踪男孩的一通電話？」愛莎用一付同情帶著責難的語氣說。

「好啦，別煩我了，愛莎！」

「好吧，那我就去寫點東西，還可賺點稿費！」愛莎說完，轉身向門口進去。

「妳去忙吧，寫完我負責簽名就是！」

「要不要我替你弄點吃的？」

他搖了搖頭。

只有少數幾份剪報是報導同一件兇殺案。也只有少數幾個受害者的年齡，是不符合六十四—六十五的年齡範圍的。大部份的被害人都是生意人、農夫、退休的工廠工人，或是些地痞流氓。兇手多半是被害者的鄰居，親戚，或是一些惹事生非的小阿飛。他手拿放大鏡，翻著字典，一份

一份地研究，把有可能的放到左手邊，沒有可能的放到右手邊。一直忙到傍晚，他才把四十二份剪報看完。

有可能的一共有十一件案子。他把筆記本上的記錄又重新謄清一次，按照死亡者的死亡先後，整齊地排列出來，以便能夠一目了然。

十月十六號死亡的一共有三個人：法國波爾多的喜來瑞；德國愛森的杜林，以及瑞典法吉斯塔的拉爾斯。

這時電話鈴響了，他叫愛莎去接聽。

「又是曼漢來的電話，要不要接？」

「我是雷柏曼！」他拿起聽筒說。

「喂，雷先生嗎？」一名男子的聲音。「旅途還愉快吧！怎麼樣，你找出要謀刺那九十四個人的原因來了嗎？」

他瞪著手中的鋼筆沒有馬上回答，他記得聽過這個人的聲音，卻一時想不起來。「請問……是那位啊？」他問道。

「我叫鮑曼，曾經在海德堡聽你演講。我問你那個故事是不是眞是虛構的，你還記得嗎？」

那當然，誰會忘記那個一臉精明的金髮小伙子：「是的，我記得你，有什麼事嗎？」

「你有沒有從別的聽衆那兒找到比我們那天更好的答案？」

「我以後沒再提過那個問題。」

「那絕不是一個虛構的問題，對不對？」

他想告訴對方沒錯，或是乾脆把電話掛了。但是一種極欲獲得知音的衝動讓他猶豫了。即使是面對這麼一位咄咄逼人的年輕德國人。

「我自己也不曉得！」他終於承認。「告訴我故事的人失踪了，他可能說的是眞話，也可能是瞎編的！」

「確實值得懷疑就是了。不過我在報上看到一則消息不知你是不是有興趣？十月廿四號，在弗玆罕有一個人落橋溺斃，他剛好六十五歲，而且卽將從郵局退休。」

「他名叫阿道爾夫·慕勒，對不對？」雷柏曼看著桌上的記事簿說。「我已經知道了，另外在別的地方還有十件類似的事件！」

「哦？」

「我在路途社有消息來源！」雷柏曼瞪著手裏的鋼筆微笑著說。

「那太好了！你有沒有開始調查，設法找出死者的確實背景，和死亡原因？」

「還不止這些哩；」雷柏曼說。「有幾個親屬謀殺的案子我沒列上。此外，我相信路透社一定還有許多案子沒採訪到。不過在所有的兇殺和意外事件中，最多只有六件是有關係的。要我怎麼去統計，又怎麼去分辨那些是正常而那些是不正常的呢？」

「你有沒有報告有關當局？」

「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那天也是你說的！這年頭已經沒有人會對抓納粹再感興趣了，對不對？我是報告過了，但是沒人聽。我能怪他們嗎？因爲我只能說：『有些人將要被殺，但原因不明！』豈不荒唐！」

「這麼說，我們得先自己設法找出原因來囉？我們可以選幾個最可能的案子作深入的研究，不但要調查死亡現場的環境，更重要的，還要弄清楚死者的背景和特點。」

「謝謝你。」雷柏曼說。「你提出的方法眞是再正確不過了，但是我勢單力孤，許多事只能想想，眞要採取行動的話談何容易！」

「沒關係雷柏曼先生！弗茲罕離我住的地方不過一個鐘頭車程。而且我是一名法律系的高材生，相信有能力單獨從事調查工作，必要時也能提出適當的問題。」

「我也相信你能夠勝任，但是小伙子，這終究不是你該做的事啊！」

「哦？爲什麼？難道你認爲反納粹只是你個人獨享的權利嗎？尤其是在我們的國家裏。」

「唉！鮑曼，你聽我說……」

「你在當衆提出問題的時候就該講明這是你個人專利的事，不容外人插手！」

「不是的，你聽我說嘛！」雷柏曼搖搖頭心想：好一個頑強的小子。「鮑曼！」他說：「那位提供我問題的人和你一樣，也是一名年輕人，活潑、熱情，而且富於正義感，就如同大多數年輕人一樣。而現在，我可以確信他已遭到毒手。這就是我勸你不要插手的原因，這是一項高度專業化的工作，不是一個業餘玩票者所能擔任的。而且我擔心你可能把事情搞砸了。等我再去收拾殘局，往往會變得事倍功半。」

「我不會把事情弄砸的，而且我會設法自己留意不讓別人暗算。你是要我隨時和你連繫，把新發現告訴你呢，還是你要逼我孤軍奮鬥，一個人去幹？」

雷柏曼茫然了，他一直企圖想阻止這位年輕人，卻又找不出很好的理由。「你至少該知道，要去尋找那一類的資料吧？」最後他只好屈服的反問對方。

「當然我知道！譬如：慕勒的遺產歸誰？和他有關係的有那些人？他有沒有參加過什麼政治或是軍事行動？等等……」

「還有他在那兒出生的……」

「我曉得，那天演講會裏所提出的問題我都會留意。」

「你還要查查，死者有沒有和門吉利有過任何接觸？戰時也好，或是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他是在那兒服役的？有沒有待過剛茲堡？」

「剛茲堡？」

「門吉利的老家。而且切記，自己的行動不要像個檢查官般引人注目，智取總是比力搏要來得容易。」

「相信我，雷先生！只要有心，我能應付得很好的。」

「我可不能等著看你的表現再下定論！把你的地址告訴我！我會把三個人的照片寄給你，他們都可能是參與這次行動的殺手。雖然這都是他們三十年前的老照片，而且聽說其中一人還動過整容手術。不過事到臨頭，相信還是會有點幫助的。此外，我還會給你一封信，說明你在替我工作。」

「雷柏曼先生，我對您早已仰慕很久了！相信我，能夠替您儘點力是我莫大的光榮！」

「好了，多謝你的奉承，就這麼辦了。」

「你看，我的應對能力還可以吧？」

雷柏曼記下鮑曼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又交待了一些應注意的事情才把電話掛上。

他把桌上的剪報又翻了一遍，該記錄的都作了詳細的筆記，然後拉開書桌左邊最下層的抽屜，拿出一本照像簿來。從像簿裏，他各抽出一張海森、克雷特和莊德納的照片來。像片裏的人都是穿著黑衫隊制服的年輕德國軍人。經過多次翻洗、放大，人像已經有點模糊不清。「愛莎！」他對著房門叫著，同時把照片攤在桌上。照片裏，年輕的海森還是一頭黑髮，雙手摟著父母，正以一副不懷好意的微笑瞪著他。雷柏曼頓感一陣不舒服，趕忙把照片翻過去，只見背後寫著：目前髮色銀灰，曾接受整容手術。

「愛莎？」沒有回音。

他拾起桌上的照片從椅子上站起來向門口走去。

愛莎趴在書桌上，頭枕著手臂已經睡熟了。屋頂天花板的滴水在她手肘上凝成了一粒粒發亮的水珠。

他踮著腳走到桌邊，把照片放在桌腳上，然後又踮起腳通過客廳走回臥室去。

「你到那去啊？」愛莎從後面喊他。

輕手輕腳的雷柏曼被嚇了一跳，回身答道：「我回臥室去！」

「我問你準備到那兒去？是不是想去進行你的調查？」

「哦！」他說。「我準備先到愛森附近的一個小鎮，然後再到索林根。妳沒問題吧？」

※　※　※　※

逢貝克站在旅館門外，欣賞遠方天邊一片雲彩燦爛的紫藍色黃昏景色。旅館服務生告訴他，這種奇景每天要持續好幾個鐘頭。他戴著手套，脖子上圍著翻毛圍領，頭上的皮帽也低低的拉下，遮住了耳朵和後腦勺。斯多林雖然沒他想像的那麼冷，但也夠受的了。感謝上帝，這已是他最靠北方的一件任務！巴西已經把他養成了溫室的花朵，不耐嚴寒了。「老兄！」他的肩頭突然被人拍了一下，一回頭，看見一個頭戴黑帽，身裁比他還高的男人，正向他亮著警方的派司。

「我是勞夫魁警官，能不能和你說句話？」

逢貝克接過派司，借著薄暮的藍光裝出一付很吃力的樣子，慢慢閱讀證件上的文字，以便給

自己一個思攷的緩衝時間。看完，他把派司遞還給警官，臉上勉强擠出一絲愉快的微笑，心裏卻一陣納悶與不安。「警官先生，本人初抵貴地不過幾個小時，相信還不致違反什麼規定吧！」

勞夫魁笑了起來。「我相信你也沒有！」他把派司放回皮外套的口袋裏接著說：「假如你不介意，我們可以邊走邊談。」

「好啊！」逢貝克說。「我也正想到瀑布那裏去看看。聽說這附近也只有那個地方值得一看。」

「不錯！尤其在現在這個季節裏。」兩個人一起走過旅館鋪石子的前院。「在六、七月間，景色要比現在明朗活潑多了。」勞夫魁說。「那時候，陽光廿四小時普照大地，還眞吸引了不少遊客。但是八月底以後，卽使是市中心，晚上七、八點過後，街上就顯得很冷清了，其他比較偏僻的地方更別說了，入夜就成了墳場一般，了無生氣。先生從德國來的，對不對？」

「不錯！」逢貝克說。「我叫布奇，威赫門．布奇，是個推銷員。有什麼地方不對嗎？警官老爺？」

「不，絕對沒有！」他們通過一個拱形的門廊。「你大可放心。」勞夫魁說：「這完全是非官方的談天！」

他們轉向右邊，兩個人併肩地沿著一條碎石子路走著。逢貝克笑著說：「卽使是一個完全無辜的人，突然受到警官老爺的攔阻，彷彿也成了罪人。」

「沒那麼嚴重吧！」勞夫魁說。「假如眞讓你有那種感覺，我感到十分抱歉！其實，我只是喜歡注意初抵敝地的外國客人而已！尤其是德國人，我發現和他們一起談話特別令人興奮！布奇先生，你都推銷些什麼東西呀？」

「開礦用的裝備。」

「哦？」

「我是盧比克『奧倫斯坦』和『喀貝爾』兩大廠駐瑞典的地區代表。」

「那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廠啊！」

「在採礦裝備方面，這兩家的確算有點名氣。」逢貝克說。「我已經替他們幹了整整十四年了。」他偏過頭注視著走在他左邊的勞夫魁：那人往上翹的鼻頭和尖尖的下巴，令他想起一名黑衫隊的老隊長——他也喜歡在審訊開始的時候先來這麼兩句王二麻子的話：「不必擔心！我們今天的談話絕非正式的！」但是接下來卻是一連串的控訴、咒罵和嚴刑拷打。

「那先生也是盧比克人囉？」勞夫魁問道。

「哦不，我的老家是多特蒙德，不過我目前住在盧比克附近的倫費爾德。此外，我在斯德哥爾摩還有一棟公寓，是我在瑞典的固定住處。」逢貝克心想：這狗腿子到底知道多少？發現了什麼？難道整個行動已經砸鍋了？是否海森、克雷特，和其他的夥伴們也都面臨了我現在這種窘境呢？或者這僅僅是我個人的背運？

「走這邊！」勞夫魁指著他們右前方一條通往樹林的小路說：「這是條捷徑！」

他們踏著小徑走入樹林，暮色更濃了。逢貝克解開外套上方的兩粒鈕子，心想：假如情況更惡劣時，掏槍要方便一點。

「我也曾在德國待過一段時間。」勞夫魁說：「有一次還搭船經過盧比克。」

他突然改成了德語，而且是一口流利、標準的德語。逢貝克鬆了口氣，心想：也許眞沒什麼好擔心的，難道這傢伙僅僅是在找一個磨練德語的機會？恐怕沒那麼好過罷！於是他也改用德語說道：「你的德語還眞不賴！我想這就是你爲什麼喜歡找德國人講話，找機會磨練德語的原因吧？」

「我並不是愛和所有的德國客人要嘴皮子。」勞夫魁說，語氣中顯然帶著不正經的調調，「我只對那些已經改名換姓，目前混得不錯的前黑衫隊隊員感興趣。」

逢貝克突然停了下來，盯著對方看。一臉無法置信地模樣。

勞夫魁微笑著把帽子拿下來，面對著亮處把頭抬起來讓對方能把自己看清楚點，接著他對著逢貝克狂笑了起來，用右手食指作勢往下巴上一比加了一道鬍子。

逢貝克眞是驚呆了！「天哪！」他喘著氣說：「剛剛我腦筋裏才想到過你！這怎麼可能呢？哈統隊長?!」

兩個人熱烈地握著手。哈統隊長狂笑著擁抱逢貝克，拍著他的背，然後他把帽子戴回頭上，雙手緊抓著逢貝克肩膀興奮地說：「還有什麼比他鄉遇故知更愉快的事?!他媽的老逢，我眞想大哭一場！」

「但是……這怎麼可能呢？」逢貝克還沒能從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中完全清醒過來。「我……我眞是給你搞糊塗了！」

哈隊長又笑了起來。「你能化身爲布奇，難道我就不能搖身一變而爲勞夫魁？他媽的，你聽老夫的德語已經荒腔走板！我已經道道地地成了一名瑞典人了！」

「你眞是警方的狗腿子？」

「不錯！」

「聽起來眞叫人有點心驚肉跳！老哥。」

哈隊長點點頭，拍拍逢貝克的肩膀，嘆了口氣說：「不錯，事隔這麼多年了，我們還在擔心斧頭會不會落到自己的脖子上！這也是爲什麼我一直注意外國訪客的原因。每隔一段時間，受審服刑的惡夢總要出現一次。天哪，這難道是報應？」

「我仍然難以相信，現在這付德性的你，就是從前的哈隊長！」逢貝克還沒完全恢復常態。「這一輩子，我還沒有像今晚上這麼吃驚過！」

兩個人繼續順著小路往前走。

「凡是見過的面孔，聽過的名字，我永遠不會忘記。」哈隊長把一隻手臂搭在逢貝克的肩上

。「當我看見你站在加油站上等加油的時候，我就認出你了。那一身華服的中年紳士，不就是昔年的黑衫隊員逢貝克嗎？我跟自己打賭一百塊錢。」

「你贏了，隊長！」

「三十年了，我的記性還可以吧？不過你別再『隊長』，『隊長』的叫好不好！雖然我不得不承認！多年沒有被人這麼叫過，現在聽起來格外的親切！」

「你到底怎麼混到這裏來的呢？」逢貝克問道。「關於你的警官頭銜，還有其他的一切？」

「這也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故事！」隊長把手從逢貝克肩上拿下來嘆了口氣這麼說：「我有一個開牧場的瑞典姐夫。被捕以後，我從俘虜營裏逃了出來，偷渡上從盧比克開往翠勒柏格的船——所以我剛說我曾經到過盧比克——最後逃到姐姐家躲了起來。我姐夫對我倒並不怎麼在意，但是那個雜種對我姐姐虐待得實在太兇了點。大約過了一年左右，有一次我和他大幹了起來，一失手把他給斃了。從此我就以他的身份活了下去。我們倆的身材、外形都相差無幾，所以各種證件都還冒充得過，而我姐姐艾麗也早受夠他了，既然被我給收拾掉，也正好獲得解脫。假如有什麼熟人，朋友過門，我就臨時來個綳帶纏臉，艾麗會應付他們說，我因爲煤油燈爆炸受傷，行動不方便，話也不能多說。幾個月後，我們把牧場賣掉，先遷到離此不遠的聖得奧。在那裏，我想辦法進了一家罐頭工廠做事，那段日子眞是艱苦。三年後我們遷來斯多林，剛好碰上警察人員招攷，艾麗也在商店裏找到一份差事，日子就這麼過了下來。我喜歡警察工作，想想看，還有那裏會比警察局對一個逃避追捕的人更安全呢？好啦，我說完了！現在談談你吧，逢貝克！告訴我你怎麼變成推銷人員布奇的？你這身穿著，嘖嘖！恐怕就得花掉我一整年的薪水！」

「我不是什麼布奇；」逢貝克不太高興地說。「我是巴西阿里格勒的巴茲先生。布奇只是個掩護而已！我今天來到貴地，是爲了執行『兄弟會』交辦的一件任務，而且是一件荒謬、瘋狂的任務。」

現在輪到哈隊長瞪眼吃驚了。「你是說……眞的?!『兄弟會』這個組織一直還存在?!報紙上的報導不是胡吹亂蓋?」

「一點也不假。」逢貝克說：「他們幫助我在巴西定居下來，然後替我找了份好差事……。」

「現在『兄弟會』又活動到瑞典來了?」

「沒有。他們還在那兒，只有我來了，來完成門吉利醫生『印歐民族雄霸天下』的偉大理想，至少他們是這麼告訴我的。」

「天哪，逢貝克，這簡直不可思議！這眞是我所聽過最值得興奮的大新聞——我們並沒有失敗，印歐民族永遠不會被擊敗！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告訴一個黑衫隊禁衞軍軍官該不算是違反命令吧？」

「去他媽的命令！老子已經對命令煩透了。」逢貝克說。他瞪著吃驚的哈隊長注視了一會兒

，才又開口說：「我是奉命到斯多林來刺殺一名敎師的——一個旣不是我們敵人，也不可能對歷史產生任何影響的默默無聞的老傢伙！但是殺了他，以及一大票像他一樣的小腳色，卻被稱爲是什麼『神聖』使命，能夠讓印歐民族起死回生，再次稱覇天下！這都是門吉利那老兒的鬼話！」說完他轉身大步朝前走去。

哈隊長一臉困惑，望著他前去的背影好一會，才怒氣冲冲的趕上去。「你他媽的胡說些什麼啊?!」他罵道。「假如不能告訴我，你乾脆就說句不能，別胡亂嚷嚷尋老夫開心，吊我胃口！」

走出林外，逢貝克神情激動地登上一塊向前凸出的小岩石平台，兩手緊緊握住平台前方的欄干，低頭瞪著那一條閃閃發亮的水柱從他左下方不遠的地方俯衝而下。他的眼光也隨著水柱急瀉，直到水柱轟然墜落潭底，濺起水花，變成泡沫四散而去。

哈隊長仍然餘怒未消地跟在他後面。「你是不是在開我玩笑？」他對著㗴㗴如雷聲般的瀑布大吼。「我一直都還把你的話當眞！」

「我沒有開你玩笑！」逢貝克認眞地說。「我說的每一個字都是實話。兩個禮拜前我剛在高伯格幹掉一個，那也是個老師，名叫安德斯・倫斯登，你聽過這個人嗎？別說我，我想任何人都不會注意過那個藉藉無名的老小子！一個六十五歲的退休公務員，現在是一名收啤酒瓶的工人！他還向我吹牛一天要收八百多支啤酒瓶。我一槍在他腦袋上轟了一個洞，然後搶走他的錢包。」

「高伯格。」哈隊長說。「是的，我聽過這件案子，還讀過整個的案情報告！」

逢貝克又把頭轉向欄干，俯視著㗴㗴的水柱。「而且這個星期六，我又要去幹下一個案子了，」他說。「這實在是荒唐而且毫無意義嘛！這能發揮任何作用嗎？」

「作案子都有固定的時間？」

「不錯，幾乎每一個行動都精確計算過的。」

哈隊長走到逢貝克的跟前又問道：「你的命令都是上級長官所付予的嗎？」

「是由門老兒下達的命令，但都是經過組織同意的。出發的那天早上，賽柏上校還親自和我們握手道別。」

「你是說不止你一個人？」

「還有別人，不過分別負責不同的國家！」

哈隊長突然緊緊抓住逢貝克的手臂憤怒地吼著：「別再讓我聽見你說：『混帳狗屎命令』這類有辱組織的話！你身爲黨衞軍的一份子，受命去執行一件案子，上級沒把任務的理由告訴你，自有他們攷慮的因素。但是，一個軍人就該像一個軍人！難道你忘了『忠誠重於個人榮譽』這句誓言?它早該烙印在每位黨衞隊員的心坎上了！」

逢貝克慢慢轉過頭面對著哈隊長。「戰爭早已結束了，老兄！」

「沒有！」哈隊長大叫著：「只要組織存在一天，戰爭就沒有結束。難道上校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嗎?只要有一線能使納粹帝國重振昔日雄風的機會，你爲什麼不能儘自己最大的力量來促其

實現？想想看，逢貝克！納粹帝國重生！屆時我們又可以英雄的身份重返故鄉了！從他媽一個烏煙瘴氣的混亂世界，回到我們有秩序，有紀律的偉大德意志帝國中去！」

「但是，宰殺那些無用的老傢伙又能有什麼作用呢？」

「那名教師是誰？我敢打賭他一定沒你所說那麼單純！是誰？是龍伯格？還是奧拉松？」

「龍伯格。」

哈隊長沉默了一下。「不錯，我承認那傢伙表面上看起來是沒什麼大用。」他說，「但是誰又知道他眞正的底細呢？而且你又怎麼曉得上校不知道呢？還有門吉利醫生？老兄，別胡思亂想了！挺起胸膛做你該做的事去！記住：『命令就是命令！』」

「即使是一項毫無意義的命令？」

哈隊長閉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氣，睜開眼瞪著逢貝克說：「不錯，即使是一項毫無意義的命令。因爲它可能對你的上級有意義而你不知道。天哪，機會終於來了，逢貝克！難道你願意因爲個人的懦弱膽小而影響整個大局嗎？」

逢貝克一臉不安地皺起眉頭，錯身走到哈隊長旁邊去。

哈隊長不放鬆地又走到他跟前面對面站著。「你不會有任何麻煩的！」他說。「我會告訴你龍伯格是那一個。我甚至可告訴你他的習慣、嗜好。我兒子跟了他兩年，我對他瞭解的很清楚！」

逢貝克把帽子從頭上摘下來，帶著一付詢問的笑意說：「你勞夫魁會有兒子？」

「當然，爲什麼不可以？」哈隊長看著他，突然臉一紅。「哦！」接著以哀傷的語氣說：「我姐姐早在一九五七年就過世了，然後我再娶。你他媽眞是滿腦子骯髒思想！」

「對不起，」逢貝克說，「我眞的很抱歉！」

哈隊長把雙手插進外衣口袋裏。「老逢！」他說，臉上紅暈未退，「我希望今晚沒有白費唇舌，能夠對你有一點鼓舞作用！」

逢貝克點點頭。「納粹帝國重生」他說：「這也是我一直夢寐以求的！」

「也是你的長官和同僚們所共同希望的！」哈隊長又說：「他們正指望你完成你的那一份任務，而你決不會令他們失望，對不對？對付龍伯格時，我會儘可能幫你的忙。禮拜六我剛好輪値，但是沒關係，我會想辦法和別人調班把時間空出來。」

逢貝克搖了搖頭。「我要對付的不是龍伯格。」他說。突然，他以戴著手套的雙手向對方前胸猛力推去。

哈隊長頓時整個人朝欄杆外翻了下去，他兩隻手從口袋裏伸出來，本能地向空中抓了一把，然後頭下腳上直向潭底栽去，連響聲都沒聽見就墜進那片白色泡沫裏了。

逢貝克倚著欄杆向下望了望，很不愉快地喃喃自語著：「不必等到禮拜六了！」

※　※　※　※　※

下了法蘭克福飛愛森的飛機，走出木罕機場的時候，雷柏曼覺得很驚奇；他竟然感覺這裏還蠻不錯的！雖然談不上美麗壯觀，但也沒有像一九五九和一九六六年他前兩次到魯爾區時的那種陳腐和毀敗的感受。魯爾是希特勒時代的大兵工廠：飛機、潛艇、槍砲、坦克大部份都是從這兒製造出來的。二次大戰結束，魯爾仍然是德國的工業重心。但是那一片終日不散的黑壓壓煙霧，和高聳如林的大煙鹵在雷柏曼看起來，卻沒有一絲太平盛世和蓬勃興旺的感受；那一縷縷遮天蔽日的濃煙，只能讓他回憶起痛苦的往事，聞到腐朽和屍臭。

這一次來愛森，他原先預料會有同樣的感受，他竟然很意外的覺得還滿愉快的。這一次，濃煙就是濃煙，和曼徹斯特和匹茲堡的嫋嫋飛煙並無兩樣，也並沒有讓他聯想起什麼。這一次他像是心無旁騖似的出了機場，馬上招了輛漂亮的計程車絕塵而去。

兩個月前，他從那位美國年輕人的神秘電話裏獲知了納粹的瘋狂謀殺計畫。經過這段日子的走訪請託和觀察思考，現在，他終於要正式展開行動了！他這次來魯爾區愛森市附近的這座小鎮，乃是爲了調查前『公共交通委員會』行政助理艾米爾．杜林，新近因意外死亡的一件案子。他是別人蓄意謀殺的嗎？有沒有任何可疑的外地客曾經出現過？杜林有什麼使得門吉利和兄弟會那般人非置他於死地不可的特殊理由？假如那孩子的話是眞的，杜林有三分之一的可能，就是那幫人的第一個目標！運氣好的話，這些謎底今天晚上以前都可以解開了！

但是，假如路透社漏掉了一些十月十六號意外死亡的報導，那我預期的機率不就要大打折扣了嗎？可能變成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他媽的，別沒事胡思亂想了，往好處想，至少會覺得好過一點！

「意外是在他鑽進巷子裏小便的時候發生的。」探長哈斯以沙啞的嗓子帶著北德國鄉音告訴雷柏曼。「他眞是倒霉透頂，時間和地點都沒選對！」看起來只有四十出頭的哈斯應該稱得上是長相十分醜陋的男人；一對吊梢眼，頭上沒幾根毛，一張臉雖然還算紅潤，卻又長滿了坑坑疤疤。可是他的衣著、書桌、和整個辦公室，倒是整整齊齊，一絲不苟的。雷柏曼對他的第一印象是——溫和而有禮。

「三樓的一面牆整個坍了下來壓在他身上。工地領班在事後告訴我，一定有人用鐵撬在那堵牆上做了手腳。當然啦！站在他的立場，誰都會這麼說以減輕自己的責任。何況誰又能證明這件事？在把杜林拖離現場後，我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鐵撬把樓上可能鬆動的牆壁全部剷掉，以免再有第二次不幸事件發生。我們認爲，這是一樁很明顯的意外事件，而且也已經這樣對外宣佈了。保險公司也和死者的未亡人達成了賠償協議。假如這件案子眞有任何他殺跡象，保險公司是絕不可能這麼草率的。」

「不過，」雷柏曼說：「我們也不能太武斷，難道這案子就完全沒有他殺的可能性?!」

「當然，這個我也不否認。」哈斯說：「拆房子那段日子每天入夜以後，是常有一些小流氓、流浪漢之類的不良份子在那幢建築附近遊蕩，甚至在裏面借宿。他們看見夜裏有個人單獨走進

黑巷，臨時起個壞主意或是來個惡作劇是很有可能的事。但是硬要說是蓄意謀殺，卻又未免太牽強了點，因爲誰有這種本事，能夠趁著被害人小便的短短時間，臨時摸黑爬上三樓，適時而又準確地把一整面牆給推下來呢？」哈斯對雷柏曼笑著說。

「但是，」雷柏曼說：「你有沒有想過，謀殺者可能會事先做好準備工作，先弄個人預先埋伏在樓頂上待命出擊，再由另一個人設法把杜林騙到預定的位置去送死呢？」

「那是不可能的，雷先生！」哈斯堅決地說：「你會讓別人帶到一個指定的地方去小便嗎？而且杜林是單獨離開酒吧的！在我確定這是一件意外事件以前我早想過這些問題。謀殺者很少會繞那麼多圈子，他們寧願用比較簡單和直接的手段——像槍擊，刀刺，棍毆之類。這點，相信你也很清楚。」

雷柏曼又深思熟慮地說：「除非，謀殺者有許多案子要做，他們儘量設法把每一樁案子弄得表面上看起來不太一樣。」

哈斯瞪著一雙吊檔眼迷惑地看著他。「很多謀殺案子？」他問道。

「怎麼？難道你以前也攷慮過這個問題了？」雷柏曼緊跟著釘了一句。

「杜林的姐姐出事第二天會來過這裏，嚷著要我們逮捕杜林的老婆和一名叫史賓澤的小子。不知道這件事你有沒有興趣？」

「很可能，」雷柏曼說。「那小子是誰？」

「他是個樂師，據說是杜林老婆的姘夫。杜林老婆比杜林要年輕很多，而且長得又漂亮。」

「史賓澤多大年紀？」

「大約三十八、九歲。不過出事當晚他正好參加愛森歌劇院管弦樂隊的演出。我想這應該足夠證明他的清白，你同意嗎？」

「你能不能多告訴我一點有關杜林個人背景方面的資料？」雷柏曼接著問。「譬如，他有那些朋友，參加過什麼組織之類的？」

哈斯搖搖頭。「我只有少數基本資料。」說完他從桌上的檔案夾中翻出一份資料來。「我只見過他幾面，但從未談過話。事實上，杜林一家人搬到此地也不過一年。偌——他的資料都在這：六十五歲，身高一七〇公分，體重八十六公斤……」他抬頭看著雷柏曼。「哦！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訴你；他經常身上帶著一支手槍。」

「哦？」

哈斯笑了笑說：「一支老古董——長管毛瑟。誰曉得有多少年沒用過，使用起來靈不靈光呢？」

「槍裏有沒有子彈？」

「那是眞槍實彈倒一點不假，不過眞發射的話，很可能第一個把自己的手炸掉！」

「能不能再麻煩把杜林老婆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告訴我？還有他姐姐，以及那家他常去的酒家

？我想我也該告辭了。」雷柏曼說完伸手拿起他的手提箱。

哈斯把他要的資料從檔案中找出來，抄到一張便條紙上。「是否能告訴我，」他說：「你爲什麼對這件案子如此感興趣？杜林難道也是戰犯之一嗎？」

雷柏曼看著哈斯在便條上沙沙地寫著，停了一會才開口道：「那倒不是，至少到目前爲止，我知道他並不是一名戰犯。不過他可能和某一名戰犯有關。我只是在查證一項謠言，很可能那只是空穴來風！」

※　※　※　※

走進杜林常去的那間酒吧，雷柏曼找到酒保把來意說明，「我是受杜林先生一位朋友之託，想來瞭解一下出事那天晚上的情形。因爲那位朋友認爲，杜林可能是被人謀害的。」

那名禿頭、小個子，留著一片小鬍子的酒保聽完吃驚地叫了起來：「天哪！你是說有人故意……眞有這種事？」他忘了問雷柏曼的名字，雷柏曼也就沒告訴他。

「杜林先生是貴店的常客嗎？」

酒保皺起眉，摸摸下巴上的鬍鬚思攷了一下說：「差不多，他雖然不是每天晚上來，但一個禮拜總有個一兩回，偶爾下午也會來坐坐。」

「據說出事那晚，他是一個人離開的。」

「沒錯！」

「離開貴店以前，他有沒有和什麼人在一起？」

「沒有，他也是一個人，就坐在你前面那張椅子上。不過他似乎離開得很倉促。」

「哦？」

「結帳時，他給了我一張十塊錢的票子。我應該找回給他八塊五的。但是他好像等不及就出去了。雖然他平常出手也蠻大方，但也從未那樣給過小費。我本來準備等他下次來時再還給他的，沒想到……」

「他喝酒的時候有沒有和你說過什麼？」

酒保搖了搖頭。「那天晚上生意很忙，我也沒時間和人閒聊。我記得那晚八點鐘以後酒店就整個客滿了。」

「他根本就在等人！」坐在角落裏，一名臉孔圓圓的老傢伙突然插了進來。他頭上戴著一頂圓形禮帽，身上披了件髒兮兮的大衣，釦子一直扣到領口。「那晚杜林一直不停地朝門口看，注意每一個進門的客人。」

「你認識杜林？」雷柏曼問他。

「我們很熟。」那老傢伙說：「我還參加了他的葬禮，眞沒想到，竟然小貓兩三隻！顯得冷冷清清的。」然後他又對著酒保說：「他那天一付魂不守舍的樣子！你知道他在等誰嗎？」說完雙手捧起啤酒杯仰頭灌了一口。

「對不起！」酒保向雷柏曼道了個歉，轉身朝幾個新進來的客人走去。

雷柏曼端起他的蕃茄汁，另一隻手拎著手提箱站起來朝老傢伙坐著的角落走去。

「通常他都和我們一塊坐在這裏。」老傢伙說——一面用手背抹了一下嘴巴——「但是那天晚上他卻一個人獨自坐在中間，不時地注意門口，看著手錶，一付等人的不耐煩表情。有人說他是在等前一天晚上和他坐在一塊的那位推銷商。杜林實在是一個嘮嘮叨叨的傢伙。說眞的，我們倒沒有介意他是不是和我們坐在一塊，但是那天，他連招呼都不打一個也太不夠意思了！您別介意，人都死了我還說這種話！不過總括來講；杜林還不失爲一個討人喜歡的傢伙，除了老是反反覆覆地炒那幾個冷故事！雖然都是些好故事，但是相同的東西你能聽幾遍？說來說去都是他比別人聰明，別人全都是傻瓜！」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他也在向那名推銷商講這些老故事？」雷柏曼問他。

老傢伙點點頭。「我記得他是一名醫療器材推銷商，起先和大家一塊聊過他自己，還問過我們城鎮裏的事情。等後來杜林講故事了，他還聽得樂不可支，不時仰頭大笑。的確，第一次聽那些故事是蠻有味道的。」

「對了，我差點忘了！」酒保不知什麼時候又回到了他們身邊。「出事前一天杜林也來過酒吧。一連兩天，這是少有的事。」

「你曉得杜林的老婆年紀有多大嗎？」老傢伙問雷柏曼說。

「初次見面，我還以爲是他女兒呢！沒想到竟是他老婆！」

雷柏曼又問酒保說：「你還記得出事前一天晚上和杜林在一塊那位推銷商嗎？」

「我不知道什麼推銷商不推銷商，不過我記得那個人；有一隻假眼睛，叫起酒來傲慢自大，一副不耐煩的樣子。」

「他大概多大年紀？」

酒保摸摸鬍子想了一下。「總有五十好幾了吧！」他說，然後又轉頭看了看坐在旁邊的老傢伙，不太有把握的說：「你認爲怎麼樣？」

老傢伙點點頭。「大概就是那個年紀！」

雷柏曼一邊把手提箱拿起來放到膝蓋上一邊說：「我這裏有幾張照片，都是多年以前照的，看看你們能不能告訴我有那一個看起來像那位和杜林談天的推銷商？」

「我試試看，」酒保說完走上前一點，那名老傢伙也圍了過來。

拿照片出來的時候雷柏曼又問老傢伙說：「他有沒有介紹自己叫什麼名字？」

「好像沒有；卽使有，我大概也不記得了，不過我對認人還有點本事。」

雷柏曼把自己的蕃茄汁往旁邊移了移，把三張照片併列排在吧枱上，然後向酒保和老傢伙的面前推了過去。

兩個人彎下身細細端詳那幾張發黃的舊照片。

「每個人加上三十年。」雷柏曼提醒他們。「哦，不！應該加上三十五年。」

兩個人看完後抬起頭來望著雷柏曼，一付茫茫然的表情。老傢伙首先說：「我看不出來。」然後回頭去端他那隻大啤酒杯。

酒保帶著少許責怪的語氣對雷柏曼說：「你實在不該拿幾張年輕軍人的照片，要我來辨認一個月以前只見過一面的五十幾歲老傢伙。」

「才不過三個禮拜！」雷柏曼說。

「那也夠久啦！」

老傢伙在一旁喝著酒沒有作聲。

雷柏曼對他們說：「這幾個人都是戰犯，貴國政府還在懸賞捉拿他們！」

「我們政府？」老傢伙問著，一邊把啤酒杯放回桌上。

「不是你們政府？」

「不錯，」雷柏曼說：「我是奧地利人。」

聽完，酒保立刻轉身走開。圓臉老傢伙瞪著他離去的背影。

雷柏曼把手放在照片上，又看著老傢伙說：「那名推銷商很可能就是殺害你朋友杜林的兇手。」

老傢伙看著自己的啤酒杯，嘴唇顫動了幾下，然後把杯把轉向自己的方向。

雷柏曼又深深地對他望了一眼，然後收起照片放回到手提箱內。他關上手提箱，扣好，慢慢站了起來。

那名酒保立刻走過來說：「兩個馬克。」

雷柏曼放了張五馬克的票子在吧枱上說：「請給我幾個零角子打電話。」

他走進電話亭撥了杜林老婆的電話，正在講話中。又試了杜林姐姐的號碼，但是沒人接。他心裏一直盤算著，該怎麼和杜林老婆講話。她可能早已對我這個專門追捕納粹戰犯的老偵探有了成見！即使沒有，在身遭大姑控告的情況下，她可能也不願意再和任何陌生人談起杜林意外死亡的事。但是除了開誠布公的說，他又能怎麼辦呢？難道還有更好的理由可以拿來作爲藉口嗎？於是他幻想著，鮑曼可能在弗茲罕有更好的成績，但願如此！

他又按照哈斯探長給他的電話再試了一遍，這次終於接通了。

「喂？」電話那端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輕快、短捷，卻有點不耐。

「請問是杜林太太嗎？」

「我是，請問你哪位啊？」

「我叫雷柏曼，從維也納來的！」

對方沉默了一陣子。「雷柏曼？那位專抓納粹戰犯的雷柏曼？」——聲音有點吃驚、困惑，卻沒有敵意。

「不錯，搜尋戰犯是我的工作。」雷柏曼回答說：「但是成績並不理想。我現在就在鎮上。杜林太太！我能不能躭誤妳一點時間，最多半個鐘頭左右，和妳見個面，談談妳亡夫的事情。我認爲他可能是枉死的，而且完全不知情地被牽連到幾個我正在找尋的戰犯案子裏。我能不能來看看妳？妳什麼時候方便？」

電話中模模糊糊傳來好像是黑管吹奏莫札特曲子的聲音。「什麼？杜林會牽涉到——」

「我只是猜測，連他本人也不見得知道！我現在就在離貴府不遠的地方，能不能馬上過去一趟？或是妳願意到外面來見個面？」

「不，我不能見你！」

「幫個忙好不好？杜林太太，這件事對我非常重要。」

「我恐怕不能，尤其是現在，今天一切都不順心。」

「那麼明天好不好？我這次從維也納來，就是專程來向妳請教的。」黑管停止了，不久又吹了起來，沒錯，確實是莫札特的曲子。是她的情人史賓澤在那裏嗎？難怪今天她不願意見他！「杜林太太，好不好，幫個忙嘛！」

「好吧！我三點鐘下班，你明天下午四點鐘來好了。」

「妳是不是住在法蘭肯翠街第十二棟大樓？」

「沒錯，三十三號。」

「謝謝妳，杜林太太，明兒下午四點鐘我會準時到。」

他鬆了口氣從電話亭走出來，又向酒保問明了杜林出事那幢建築物的方向。

「那幢屋子早已被剷平了。」

「我還是想去看看。」

酒保彎身朝窗外指了指。「就在那邊。」

雷柏曼按照酒保指示的方向找到了那幢已拆除的樓房，從殘留的水泥牆還可約略看出原先那幢老工廠建築物的輪廓。三個小孩子正在那兒玩著砌圍牆的遊戲。

他繼續往前走，下一條就是法蘭肯翠街。他數到第十二棟大樓停下了來，那是一棟已經被煤煙燻得髒兮兮的淺黃色傳統式公寓樓房。公寓的後面，有一條窄窄的，卻保養得很好的草坪。樓頂上有一道細長的煙囪，一縷黑煙從頂口冒出來冉冉上升，最後和高處的一大片黑霧結成了一塊。他看見一名婦女正用力地把一台嬰兒車推進公寓的玻璃大門。邊看邊走，不覺已接近了他下塌的旅館。

回到乾淨的旅館房間，他又試撥了一次杜林姐姐家的電話。

「老天，你可算得眞準，」電話裏傳來一名女人愉快的聲音。「我們才剛剛踏進房間！」

太好了！他心想。

「請問徒伯特太太在家嗎？」

「哦，對不起！徒太太已經離開了，她現在不是還在路上，就是已經到了加里福尼亞。我們前天才向她買了這棟房子。徒太太到美國去和女兒住了，你要不要她的地址？我馬上去找給你。」

「哦，不必了，謝謝妳！」雷柏曼說。

「現在這房子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們的了；家具、金魚，還有院子裏的蔬菜，你來過這裏嗎？」

「沒有！」

「眞是糟透了，不過對我們倒還蠻合適的。你眞的不要她的地址嗎？我很快就可以找到！」

「麻煩了，謝謝，恭禧你們新買了房子！」

「謝謝你！說眞的，能買到這房子也眞是運氣！」

他把電話掛上，嘆了口氣，心想，但願好運也光顧我。

洗完澡，吞下傍晚該服的那顆藥片後，他在那張小得有點過份的書桌前坐下，打開手提箱，拿出一份文稿來，那是他還沒有完工的一篇有關引渡馬洛尼的論文。

※ ※ ※ ※ ※

從還帶著鎖鍊只打開一條縫的門，雷柏曼看見一個十二、三歲的黑髮小男孩從裏面向外張望。也許是瘦的關係，孩子的一隻鼻子顯得格外挺翹。

雷柏曼一面心裏嘀咕著是不是找錯了房子一面小心地問道：「請問杜林太太是不是住在這裏？」

「您是不是雷柏曼先生？」

「是的！」

門稍微關了一點，他聽見拉門鏈的金屬聲。

那一定是杜林的孫子，他心想。可是也不見得；杜林老婆那麼年輕，有這麼個兒子也很正常呀！也可能只是個鄰居的孩子，因爲我要來，她特意請了鄰居來作陪，免得單獨招待男客人不方便。

不管那一個答案對，還是那孩子替他開的門，他進門後問道：「杜太太回來了嗎？」

「她正在打電話。」孩子伸出手來，準備接下雷柏曼的帽子。

遞帽子給他時，雷柏曼笑著問：「你是她的孫子？」

「她的兒子！」孩子回答的語氣似乎對這個愚昧的問題有點生氣。說完他拉開那扇鑲著鏡子的壁櫥的門。

雷柏曼放下手提箱，把外衣脫掉，四下打量著這間以橘紅、金黃色爲主，到處鑲了鏡子的客廳。雖然裝璜得頗醒目、富麗堂皇，但有些俗氣，而且顯得不太自然。

他微笑著把外衣遞給那孩子。孩子接過來馬上用衣架把它掛好，一付小大人的模樣。只是表

情似乎有點落寞寡歡。他大概只有到雷柏曼胸前那麼高。衣櫥裏掛了好幾件外套，架子上還放了一隻鳥標本，瞪著大大的眼睛朝外面瞧著。「衣櫥裏擺的是鳥嗎？」雷柏曼問孩子說。

「是啊，那是我爸爸的。」說完他把衣櫥關上，站在那兒以一對灰藍色的眼睛看著雷柏曼。

雷柏曼拿起他擺在地上的手提箱。

「你抓到那些納粹壞蛋的時候，是不是就把他們殺掉？」孩子問他說。

「沒有啊！」

「爲什麼不呢？」

「那樣做是違法的。而且我把他們送給法院審判，這麼一來才能讓更多的人知道，以他們爲戒，知道警惕。」

「警惕些什麼？」孩子一臉狐疑的樣子。

「人們可以知道他們是誰？做了些什麼壞事？以後才不會犯同樣的錯誤呀！」

那孩子的目光突然轉向客廳門口。雷柏曼順著他的視線看去，一位小個子的金髮女子已經含笑站在門口了。她穿了一身黑裙子、黑外套，外套裏面是一件龜領套頭衫，看來頂多只有四十一、二年紀，人長得很漂亮。她向雷柏曼微微一笑點了個頭，兩隻手顯得有點緊張地勾在一塊放在小腹前。

「杜太太嗎？」雷柏曼走上前去。她點點頭伸出一隻手來。雷柏曼接過那隻冰冷的小手握了

一下。「謝謝妳讓我來看妳。」他說。她的妝化得很勻稱，在那一雙藍綠色的眼睛四周可約略看出一點皺紋來。而且身上那股香水味，讓人聞起來就覺得蠻舒服的。

「請坐！」她顯得有點不好意思地說：「能不能讓我看看你的證件？」

「當然可以。」雷柏曼說：「妳這麼要求是對的。」他把手提箱換到左邊，然後伸手到襯衫口袋去。

「我相信你就是……你所說的那個人。」杜林太太說。「但是我……」

「他帽子裏有他的名字縮寫，」站在雷柏曼後面的孩子對他媽媽說。「是Y．S．L．」

雷柏曼笑著把護照遞給杜林太太。「妳兒子是名小偵探。」他說，然後轉頭向孩子說：「眞棒！我竟然沒有察覺到你在注意我的帽子。」

孩子得意地笑了笑，一朵紅暈湧上他的小臉頰。

杜林太太把護照還給雷柏曼，望著兒子微笑著說：「他是有點小聰明，就是太懶了，譬如現在，他應該是在做功課的。」

「還不是妳叫我出來開門的！」孩子噘著嘴嘟噥著走出客廳。

杜林太太對著雷柏曼展顏一笑，兩手在前胸相互搓著，彷彿想把它們弄暖和些。「請坐，雷先生！」她說：「喝杯咖啡好嗎？」

「別麻煩了。」雷柏曼說。「我剛在街上喝了一杯才來的。」

「在碧娜喝的吧？我就是那家店的女老闆，從早上八點一直工作到下午三點。」

「那眞是太好了，而且上班很方便。」

「是啊！而且艾瑞克回來的時候我也在家，我只從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五天，到目前爲止一切都還蠻順利的，我很喜歡這份工作。」

雷柏曼在一張硬沙發上坐下，杜林太太也在他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她坐得直挺挺的，雙手交叉放在黑裙子上，頭微微地向雷柏曼的方向斜著。

「首先，」雷柏曼說：「容我表示一點慰問之意。這段日子妳一定不太好過吧？」

杜林太太看著自己交叉在腿上的手低聲說了聲謝謝。這時從客廳門外走道上傳來黑管吹奏的聲音。雷柏曼尋聲望了望又轉回來看著杜林太太。她對他笑笑說：「這孩子還算乖！」

「看得出來。」他說：「昨天在電話裏我就聽到了，我還以爲是大人吹的。妳就這麼一個孩子嗎？」

「是的。」她說，臉上現出一絲驕傲的神色。「他準備朝音樂方面發展。」

「希望他父親給他留下的錢足夠他去學習！」雷柏曼笑著說：「妳丈夫有沒有把錢都留給妳和孩子？」接著又問了一句。

杜林太太略顯吃驚，但還是點了點頭。「還有他姐姐，三個人各得三分之一。你問這些幹什麼？」

「我在設法找出原因。」雷柏曼說：「爲什麼南美的納粹份子要殺害杜林？」

「殺害杜林？」

他點點頭，瞪著杜林太太。「還有一些其他的人。」

她皺起眉頭望著對方。「還有那些人？」

「和杜林同一類的人，分散在各個不同的國家裏。」

她的迷惑更深了。「杜林並不屬於任何組織。難道你認爲杜林是共產黨員？那你就錯了！雷先生。」

「他從沒有接過或收到過國外來的電話或是信件？」

「沒有，至少在家裏沒有。你可以到他辦公室查查，也許他們能提供你一點資料。」

「我今天早上已經問過了，他們也不知道。」

「有一次，」杜林太太回憶著說：「大概三、四年前，或者更久一點，他姐姐在美國觀光的時候打過電話給他。這是我所記得唯一從國外打來的電話。哦，還有一次，那時間更久了，他前妻的兄弟從意大利打電話給他，邀他參加什麼投資，我記不清楚了，好像是跟銀或是白金有關的事。」

「他有沒有參加呢？」

「沒有，他一向用錢很謹愼。」

雷柏曼又被優雅的黑管聲吸引了，柔和動聽的莫札特旋律把他帶回兒時的回憶中。他還記得就在和那孩子差不多年齡的時候，他每天也要花兩三個鐘頭勤練鋼琴。他母親也同樣帶著驕傲的語氣說過：「我兒子將來準會在音樂方面出人頭地。」然而世事多變，當時又何曾想到會落到今天的地步！他已記不得最後一次碰鋼琴是什麼時候了。

「我實在不明白，」杜林太太看他沒反應，又接著說：「杜林怎麼可能是被謀殺的?!」

「但是事實卻不容妳這麼想！」雷柏曼說：「杜林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在酒吧裏新認識一名外地來的推銷商，兩個人談得很投機。我猜就是那名推銷商用計把杜林騙到出事地點，然後僞裝意外予以殺害的！」

杜林太太搖搖頭。「他不可能會和人在那種地方碰面。」她說。「卽使很熟的朋友也不可能。他是一個疑心特別重的人，更何況只是一個剛認識不久的新朋友！」

「他那天晚上爲什麼想到帶槍？」

「他幾乎天天如此！」

「天天？」

「從我認識他那天起就是如此！我們第一次約會的時候他就拿槍給我看。你可以想像；帶著槍赴約會，還拿給女朋友看，是個什麼個情況？」她搖搖頭，嘆了口氣。

「那他倒底在怕些什麼呢？」雷柏曼問。

「任何人他都怕。辦公室裏的同事，不經意看他一眼的人……!!」杜林太太講到激動處，下意識地向前欠了欠身。「他有一點——說不上瘋狂，但也絕不能說是一個正常人。我曾經勸他去看醫生，但他都不聽。有一次我們一塊看電視影片，影片裏就有一個類似他這種人，老是認爲有人在算計他，要謀害他。看完電影我和他開玩笑說：『小心喔！我跟別人也準備暗算你！』他眞的認眞起來，那天晚上差點把我殺掉！」說到這，她靠回椅背，深深吸了口氣壓壓驚，然後聳聳肩帶著懷疑的表情看著雷柏曼說：「他倒底做了什麼？是不是寫信告訴你，說有納粹份子想要謀害他？」

「沒有，絕沒這檔子事！」

「那你又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我聽到一些謠言。」

「那是不可能的。我相信納粹絕不會找上杜林！他反猶太，討厭天主教，痛恨自由，排斥每一個人，除了他杜林本人。」

「他自己是一名納粹份子嗎？」

「可能，但是他自己不承認。我因爲一九五二年才認識他，所以對這一點沒辦法確定。不過就他平日從未贊助過任何有利納粹的活動來看，似乎也不像。」

「戰爭期間他是幹什麼的？」

「在陸軍服役，好像是一名下士。從他經常吹噓曾經幹過的一些得意事情中知道，他幹過補給站站長，以及安全官之類的職務。」

「他從沒有上過戰場嗎？」

「他太聰明了。他常說：『只有傻子才上前線。』」

「他在那裏出生的？」

「愛森附近的勞本道爾。」

「這麼說，他一輩子都生活在這附近？」

「嗯。」

「就妳所知他有沒有在剛茲柏格住過？」

「那裏？」

「離烏爾木不遠的剛茲柏格。」

「從沒聽他說起過。」

「一個叫門吉利的名字呢？有沒有聽他說起過？」

她看著對方皺起眉頭思索了一下，然後搖搖頭。

「對不起，我還有幾個問題要請教，」他說：「希望不會讓妳太為難！不過看來，我好像是在捕風捉影了！」

「我想大概也是如此。」說完，她嫣然一笑。

「他是不是和某一個重要人物有特殊關係，譬如說政府的高官，等等？」

她想了一下說：「沒有。」

「有沒有這類朋友呢？」

她又攷慮了一下。「假如那也算的話，他認識幾個愛森地區的官員。當他最得意的那段時間，還曾經和克魯伯握過手。」

「你們倆結婚有多久了？」

「廿二年了。我們是一九五二年八月四號結的婚。」

「在這廿幾年中，妳有沒有聽見過什麼，或是看見過什麼跡象，使妳想到妳丈夫可能屬於什麼國際性的組織？或者妳知道他有一批和他年齡、身份都相近似的朋友？」

她搖搖頭說：「從來沒有！」

「他有沒有參加過任何反納粹行動？」

「從沒有。他甚至還是個納粹同情份子。他投國家民主黨的票，但並未入黨。他一向不愛參加任何組織和團體。」

雷柏曼靠回椅背上，把手伸到腦後搓了搓後頸。

這時，杜林太太突然表情嚴肅而且略爲激動的看著他說：「要不要我告訴你，誰是殺他的兇手？」

他盯著她看著。

她向前欠了欠身自問自答的說：「是上帝。是祂要把一名長年生活在痛苦掙扎中的傻鄉下女孩解救出來，是祂要給艾瑞克一個眞正愛他，願意幫助他走上音樂家美好前程的父親，來代替那個整天罵他『小鬼』、『笨蛋』，一直想逼他走向一個腦滿腸肥的惡公務員的父親。納粹會做這種好事嗎？雷柏曼先生？」她搖搖頭。「不會的，只有上帝能做！從杜林被磚頭壓死那天起，我每晚都禱告感謝主。雖然祂的恩德來得遲了點，我還是感謝祂！『遲來的幸福總勝於渺無邊際的痛苦啊！』」她靠回沙發裏把兩腿交疊起來——眞是一雙美腿——露出一個迷人的微笑。「雷先生！」她說：「這難道不是上帝的傑作嗎？請記住艾瑞克這個名字。有一天你會在音樂廳門外的廣告牌上看到他的！」

雷柏曼離開杜林家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電車和小汽車把街道擠得水泄不通，人行道上也滿是急著趕回家的人羣。雷柏曼提著手提箱，夾在匆忙的人海中慢慢地走著。

杜林實在是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自私、跋扈，一直生活在自我爲中心的小圈子裏。怎麼也想不出一個可以勉強成立的理由。爲什麼他會值得納粹黨徒這麼勞師動衆，越過大半個地球來致他於死地？那酒吧裏出現的推銷商又會是誰呢？難道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無聊商人嗎？出事那天晚上，杜林急急忙忙離開酒吧又是爲了什麼？一定要去找理由的話，那眞又說不完了。

倒底十月十六號的犧牲者是誰呢？是在法國意外死亡的乾博昂？還是瑞典那個叫柏森的老傢伙？還是路透社寄給他的資料中把他們漏掉了？或者，根本就沒這個人？

寇克啊，寇克！你到底打電話給我的目的何在？

雷柏曼加快了腳步朝旅館的方向走去。走在對街的蒙德也跟著加快了腳步，他嘴上叼了一支沒有點的雪茄，腋下夾了份報紙。

※　※　※　※

雖然是一個晴朗的夜晚，無線電的收聽效果竟是出奇地差。嘰哩咔啦，嘰哩咔啦的雜音把對方的講話弄得斷斷續續的。門吉利只聽見：「雷柏曼……我們第一名對象杜林住的地方……他把穿軍服的照片……索林根，展開同樣的工作有關…………幾個禮拜前死於爆炸事件。完畢。」

勉强忍耐著把這一段似懂非懂的話聽完，門吉利按下發話鍵說：「請你把話重講一遍好不好，上校？接聽的效果實在很差！」

最後，他終於把事情弄清楚了。

「我並不是漠不關心，也沒有强作樂觀，」他說，一面用手帕擦拭著前額上沁出的汗珠。「但是，假如雷老兒對一些毫無關連的案子也在調查的話，表示他還在摸索，並沒有弄清事實的眞象。」

「他曾經到過杜林家，待了將近一個小時。」

「我的老天！」門吉利喊了一聲，然後按下發話鍵。「我看，爲了安全起見我們最好馬上幹掉那老小子，你認爲怎麼樣，上校？」

「我們……這件事的後果非常審愼。當有所決定時我會儘快通知你。此外我也有一點小的好消息要告訴你。蒙德……對象……在指定的日子。海森也一樣。逢貝克也連絡過了，還好沒什麼問題。他只有點吃驚……第二個對象剛好是他以前的長官，禁衞軍隊長，戰後弄到了瑞典國籍。眞妙，是不是？逢貝克不知道我們是否淸楚這件事。」

「他有沒有爲這件事沮喪？會不會影響他以後的行動？」

「哦，沒有。他……在指定的日子以前。所以你又可以在你的圖表板上加三個標記了。」

「我還是認爲儘快弄掉雷柏曼那小子是當務之急。」門吉利說：「假如他調查完索林根的案子後還不死心怎麼辦？如果蒙德沒給抓到什麼把柄，我相信我們還不會出什麼差錯，至少不會使現在的局面更壞！」

「如果你要在德國境內幹掉那小子，我不同意。那一定會引起德國政府的注意和警覺。」

「那等他一離開德國就馬上幹掉他！」

「你放心，你的意見我們一定會愼重考慮的。沒有你，這次的計劃還有什麼意義！我們知道該如何……談話完畢。」

門吉利瞪著手裏的麥克風愣了一下，才慢慢把它放回去。他把頭上的耳機取下放好，然後關掉無線電收發報機。

他從書房走進浴室，把消化了一半的食物全部吐了出來，他把嘔吐物用水沖掉，然後喝了一大口漱口水含在嘴裏，咕嚕咕嚕一陣再吐出來。

離開浴室後，他回到走廊上笑著向大家陪了個不是，又坐下來繼續未完的橋牌局。

等大家都離開以後，他找了支手電筒，獨自步行到河邊去思考。他和岸邊的衞兵說了幾句話後，再沿著河往下游走，找到一隻生銹的鐵桶坐下來——管他媽的褲子會不會弄髒——然後拿出一支香煙點上。他的思緒隨著冉冉上升的煙霧也開始活動了起來。他彷彿看到雷柏曼正在一家家尋訪調查；他也看到賽柏和其他那些兄弟會的頭頭們，面對這麼一個迫在眉睫的危急，還在那兒議論紛紛，猶豫不決；然後他想到自己數十年來孜孜不倦，苦心追求的崇高理想——如何創造一支人類最優秀的種族——可能就要在一名可恨的猶太鬼和少數印歐民族敗類手中全功盡棄！而且那些敗類，比起那名猶太鬼來，更值得咀咒！平心而論，雷柏曼那老兒爲著理想和責任鍥而不捨的那份執著，還眞令人尊敬三分！不像一般人，不斷地在背棄別人，也背棄自己的理想！

他把第二根煙頭抛進黑黝黝、粼粼閃爍的河面後站了起來，經過衞兵時又囑咐了一句：「別睡著了啊！」然後慢慢朝著屋子走回去。

※　※　※　※

「我們只不過調查了十一件疑案中的四件。」鮑曼說，一邊把面前盤子裏的臘腸一節一節地切開。「就此罷手，你不認爲太早了一點嗎？」

「誰說要放棄？」雷柏曼把餐刀往盤裏的芋泥上用力一甩。「我只說我不準備去瑞典法吉斯塔，並沒有說別的地方也不去。我也沒說我不會找一個懂得法吉斯塔當地語言的人替我去跑一趟！」說完又用叉子挑起一片臘腸送進口裏。

那是十一月九號星期六的晚上，兩個人正在法蘭克福機場的五洲飯店進晚餐。雷柏曼特意安排在返回維也納的路上，先在法蘭克福作兩小時的短暫停留，等鮑曼從曼漢開車來這裏會他。「五洲飯店」是一家昂貴的豪華餐廳——雖然雷柏曼一向很節儉，對那些無名的捐獻者心存感激——但是他覺得應該好好犒賞一下鮑曼那孩子。他不僅查明了弗茲罕鎮那件墜河案的死者確實是自殺死亡的（他親自找過那五名見證人加以證實過），而且上個星期四晚上。當雷柏曼從愛森打電話給他，才說自己要馬上轉往索林根，無法分身到夫來堡去，那孩子就立刻自告奮勇願意代勞，並且圓滿達成了使命。此外，雖然鮑曼有著一張精明的臉孔，和一雙發亮的眸子，可是面對面近看起來，卻是那麼蒼白憔悴，顯然是營養不良。這可憐的孩子！平常那有機會這麼飽餐一頓。所以他才選了「五洲飯店」。再說，隨便找一個小吃攤子，也非談話之所！

雷柏曼的判斷果然沒錯：索林根化學廠那名守夜人，摩爾，確實是一個苦哈哈的公務員。他白天在一家公立醫院擔任清潔工——沒想到最後竟然也死在那家醫院裏。那件意外爆炸案，經專家仔細調查研判的結果，證明並非出於人謀。所以，摩爾和杜林一樣，都不是納粹殺手的犧牲品。一貧如洗，不識幾個大字的摩爾已經鰥居了六年，一直和纏綿病塌的老母住在兩間簡陋的破屋子裏。大半輩子時間，包括戰時，他一直在索林根一家鐵工廠裏幹粗工。至於有無國際電話和國外來的信件呢？摩爾的女房東在接受雷柏曼訪問時，幾乎笑彎了腰。「即使是國內的電話和信件，他也沒有接過幾件！」

鮑曼初到夫來堡的時候，還以爲發現了什麼線索。那名在水利局服務的小公務員——勞森伯格，是在離家不遠的地方遭到搶刼，被人用刀捅死的。而且據一位鄰居說，案發的前一天晚上，她曾看見有人在勞森伯格家附近逗留觀察。

「是不是一個裝了一集假眼的男人？」

「她沒有注意到，因爲距離太遠。她只告訴警察說是一名大漢，坐在一輛小車裏抽煙。她連那個人開的是那一型式都無法描述。你在索林根碰到一個有假眼的男人嗎？」「不是，是在愛森附近。繼續說下去！」

經過調查，勞森伯格從未參加過任何國際組織。而且小時候，就在一次意外的火車車禍中受傷，雙腿從膝蓋以下切除。所以他沒服過兵役，也從未到過國外。他一直是個勤奮認眞的好工人，也是個稱職的丈夫和好父親。他死後，所有的積蓄都留給了妻兒。他一直不贊成納粹，曾經投過反對票，但也僅此而已。他出生於斯克溫寧根，從未到過剛茲伯格。他有個還算小有名氣的表

兄，現任柏林摩根郵報主編。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杜林、慕勒、摩爾、勞森伯格——這四件他們已經調查過的意外死亡案件中的四名被害，證明都不可能是納粹殺手圈套下的犧牲品。

「我在斯德哥爾摩認識一個人。」雷柏曼說：「一個祖籍華沙的雕刻師，人很精明能幹。他願意替我到法吉斯塔跑一趟。在那裏遇害的伯森和另一個在波爾多的被害者，是我們未來所要調查的重點。因爲『十月十六號』是寇克唯一向我提到過的日子。假如這兩個案子又證明不是納粹幹的，我就要對那孩子說的話打個問號了。」

「也許我們根本就沒找對人，或者謀殺並未準時執行也說不定。」

「他媽的『也許』。」雷柏曼說，狠狠地朝臘腸上切了一刀。「到現在爲止，整椿案子不是『也許』這個，就是『假如』那個，再不然就是『可能』怎麼樣！我眞恨，那孩子爲什麼要打那個電話給我！」

「他到底說了些什麼？事情又是怎麼發生的？」

雷柏曼把整個故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侍者把他們的餐盤收去，同時問他們要什麼甜點。

當侍者離開後，鮑曼說：「你有沒有想過，你自己的大名可能也被列在他們的謀殺名單上呢？即使那晚切斷電話的不是門吉利，或者就算是門吉利，他也不一定能知道講話的是你，但是任何一個切斷電話的納粹份子，也絕不會就此輕易放過。他們一定會追根究底去找出與寇克講話的人到底是誰才會甘休！一個最簡單的辦法，甚至只要問問電話總機，就能知道了。」

雷柏曼聽完笑一笑。「我才不過六十二歲；」他說：「而且，也不是一個公務員。」

「別開玩笑了！既然殺手已經派出來了，他們又何必在乎多加一名對象？甚至把這名對象列爲最優先！」

「這麼說，我能夠太太平平活到今天，表示那些殺手還沒派出來囉?!」

「也許門吉利和兄弟會決定拖延一段時間，避一避風頭，因爲消息已經走漏了，甚至他們已取消了這個計劃。」

「你知道我剛才所說的『假如』和『可能』是什麼意思嗎？」

「可是你自己說不定早已身陷危境！」

侍者端上了鮑曼要的櫻桃餅和雷柏曼的甜飲，同時替鮑曼又倒了一杯咖啡，把雷柏曼的茶杯添滿。

侍者走後，雷柏曼邊撕著糖包邊說：「我是一個長時間生活在危險中而早就痲木的人了。否則我早就該把我的『資料中心』關門大吉另謀出路了。你說的不錯，『假如』納粹殺手已經出籠，我很可能也在死亡名單上。但是先設法找出眞象，仍然是最可靠的方法。所以我準備親自去一趟波爾多，同時讓我斯德哥爾摩的那個朋友皮渥華，替我跑一趟法吉斯塔。如果那兩個人還不是

我們要找的對象，我還是會再試幾個，以免有任何漏失。」

鮑曼攪動著咖啡說：「我也能去法吉斯塔。我可以講點瑞典話。」

「但是你去我得付飛機票，而皮渥華去我卻可以省了這筆機票錢。這一點對我十分重要。再說，你經常缺課也不太好。」

「我有把握即使缺一個月課，仍能以優等成績畢業。」

「好傢伙——眞有你的！能不能告訴我，你怎麼會這麼聰明？」

「講到我的事，你可不要吃一驚！雷柏曼先生。」

雷柏曼表情認眞，一副準備洗耳恭聽的樣子。

鮑曼的父母親都是納粹份子。他母親曾經與納粹特務頭子希姆萊過從甚密，父親是第三帝國的空軍上校。

說也奇怪，所有願意幫雷柏曼忙的德國年輕人，幾乎都是當年納粹黨員的後裔。這也是爲什麼會讓他一直相信上帝是站在他這一邊的主要原因之一。

※　※　※　※　※

「我們這樣眞是羞死人了！」

「誰說的——才棒呢?!只可惜不能搬上銀幕。」

「虧你說得出口！看看我們兩個擠在一張小床上成何體統！彭絲說你可能連我名字都忘了。」

「妳叫瑪格麗特，對不對？」

「那全名呢？」

「雷納……哦，雷納德．瑪格麗特。」

「好黑喔！我找不到錢包，你是不是替我收起來啦？」

「好，好！我的姑奶奶！唉呀！妳急什麼嘛?!我還沒過癮哪！再來一次好不好？」

「呸！你眞是不知足！就好像過了今晚就沒有明天似的！」

「妳這麼想嗎？」

「沒有，我是在想酸黃瓜的價錢怎麼樣了。當然我也在想，一夜纏綿之後我們或許眞的不再見面了。這可不是我的生活態度，你也知道的。」

「『一夕風流，各奔前程』，這倒還蠻合我的胃口！」

「你倒是蠻坦白的嘛！」

「並不是我想逃避，瑪格麗特！我只是恐怕眞的只有今晚一次了。我很不想這麼做，可是又身不由己。我派到這裏來是要找人幹件差事的。可是沒想到，我要找的那個人卻血淋淋的住進了醫院。而且還要用氧氣急救才活得了，除了直系親屬之外，一概不准會客。」

「你是說哈林頓？」

「就是那傢伙！我已經把這裏的情況報告給公司。既然不能辦事，我可能馬上會被直接調回倫敦。目前我們缺少人手。」

「要是哈林頓能復原，你會不會再回來？」

「不可能，那時我也許已經有了別的任務。即使哈林頓能夠復原，公司也會另外再派別人來和他接頭，何況這種希望並不太大。」

「是啊！他已經六十六了，而且傷又那麼重！身體再好也撐不住呀！他每天清晨八點正一定到公園慢跑，和時鐘一樣準。雖然大家都認為跑步有益心臟。但是到了像他那種年紀，恐怕就利少弊多了！」

「出了這檔子事眞煞風景，要不然我最起碼也能待上兩個禮拜。也許聖誕節我們能再想辦法聚聚？過節我們公司休假，就不知道到時候妳有沒有空？」

「我也許可以……」

「那太好了，妳一定得想辦法！我在肯辛頓鎮有一棟小平房，屋裏的床可要比這張舒服多了！」

「亞蘭！你到底是幹什麼的嘛？」

「我不是早就告訴過妳了嗎？」

「可是你的工作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是幹推銷的嘛?!推銷員那有到處出短差的？除非是押運貨物。可是我又從來沒有聽你提起過。你到底是推銷什麼嘛？還是你根本就不是什麼推銷員，對不對？告訴我，亞蘭！」

「鬼靈精！告訴妳可以，但妳得替我保密！」

「我一定守口如瓶！」

「眞的？」

「當然眞的！你還不相信我呀？亞蘭！」

「我是一名稅務員。上級接到密報，說哈林頓在過去十幾年裏，有漏稅大約三萬英鎊的嫌疑。」

「這怎麼可能呢?!他還是一名法院推事哩！」

「別把他們這種人看得那麼神聖！私底下儘幹些偷雞摸狗的事。」

「天呀！一個執法者竟也幹這種事！」

「妳也先別太武斷，他還只是涉嫌而已。我這次來就是為了調查這件事。我準備在他家裏裝一個竊聽器，看看能不能發現什麼線索。」

「你們調查漏稅，一向都用這種手段？」

「也只限於對像哈林頓這種案子而已。我還有法院的搜索許可證在手提箱裏哩！這老小子現在住了院，恐怕比住在家裏還要好呢！人到了醫院，感情往往會比較脆弱一點，也許衝動之下就

會把藏錢的地方告訴他太太，或許對知心朋友吐露一兩句。既然不准進病房，我本來想把法院的搜查許可證給院長看看，請他幫忙的。可是又怕他是哈林頓的朋友，萬一遞個消息給哈林頓，我不就白費心機了嗎？」

「你這個賊雜種！老狐狸！」

「瑪格麗特，妳這是——」

「你以爲我看不出你在玩什麼把戲？你想叫我去做這件缺德事，對不對？怪不得我們邂逅得這麼偶然！根本就是你一手導演的！我早該想到這些的！」

「瑪格麗特，求求妳別這麼說好不好？親愛的——」

「把你的手拿開！別叫我『親愛的』！唉呀！我眞是條蠢豬，被你這麼輕易就勾上了。」

「親愛的！妳冷靜點好不好？躺下來讓我給妳——」

「走開！我眞高興那老傢伙騙了你們。你們這羣吸血鬼平常從老百姓身上壓榨得太多了！」

「瑪格麗特，我承認妳說的沒錯，我是因爲想請妳幫忙才找上妳的。可是我們倆個眞誠的愛情，卻絕對與此無關！妳以爲我對那個撈什子的稅務局會這麼忠心耿耿？爲了辦一件像哈林頓這類的小案子，會不惜勉强自己去和一個沒有一點感情的女人同床共枕？海誓山盟？而且還得連續演上兩個禮拜的假戲？打死我也不幹這種事！瑪格麗特！我發誓，我每一句話都是出自肺腑的！我是眞心誠意想約妳和我一塊共渡聖誕！」

「我才不會相信你的謊言，鬼話連篇！」

「唉呀！瑪格麗特！難道要我把自己的舌頭剪掉妳才相信嗎？能遇上妳，是我十五年以來最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我怎麼會這麼傻就把自己給毀了呢？親愛的，妳先躺下來好不好？我發誓以後決不再提哈林頓一個字好不好？既然妳這麼討厭，我決不會再要求妳幫我這個忙。」

「我也不會幫，你也別臭美！」

「妳先躺下來好不好，親愛的？——對了，這才是乖女孩！讓我摸摸妳！親親這一對——哦喲！瑪格麗特，妳眞是上帝創造的尤物！」

「不要臉……」

「妳曉得我準備怎麼做嗎？明天我要向局裏報告，哈林頓的傷勢正在康復中，我會想辦法把竊聽的裝備在兩三天之內弄好。這樣我至少又可拖它個幾天而不被馬上調回去。瑪格麗特，妳知道嗎？我一向對護士懷有好感和好奇心。我母親是護士，我太太瑪麗過去也是！」

「哎喲！嗯……嗯……」

「妳可能不喜歡我，可是妳的身體卻……」

「死鬼！你說的聖誕節的事到底是眞的，還是開開玩笑？」

「當然是眞的，我發誓！親愛的。而且只要我們能湊得出時間，任何其它時間都可以。或者妳可以想辦法調到倫敦去啊！妳有沒有這麼想過？在倫敦護士要找工作很容易，對不對？瑪麗從

前是這麼告訴我的。」

「哦！這個我可做不到，說走就走！亞蘭！你能不能……在這裏多待兩個禮拜嘛？」

「我看兩三天最多了，除非我眞能把竊聽器裝進病房。再不然，等到那老小子康復以後，看看有沒有機會再來……不過，妳放心，我決不會要妳替我做這件事。」

「算了，別解釋了！反正你是什麼樣的人我也淸楚得很。」

「我絕不會因爲想找妳幫忙，而破壞了我們倆的感情，那多不値得！」

「好啦！寃家！對你這個無賴我已經認了！我願意替你幫政府的忙，總可以了吧？」

「不過……我還是以爲不應該把自己的困難加到妳的頭上去！」

「那就算是我自告奮勇好囉！告訴我怎麼做？對這種玩意兒，我是一點概念都沒有！」

「妳什麼都不必做，只要把一個用糖紙包好的麥克風放在糖菓盒裏，帶進哈林頓住的病房，再把盒蓋打開來藏到他的床頭櫃或是茶几底下，愈靠近他的頭愈好。然後再把麥克風的開關打開就行了。」

「眞有這麼簡單？開關一開就行了嗎？」

「不錯，只要開關一開，它就能自動發揮功用了。」

「原先我還以爲竊聽器一定是很小的玩意兒！」

「那是有線的，不是這類無線電竊聽裝置。」

「那玩意兒會不會產生火花？你知道房裏正在用氧氣！」

「這個你放心，那玩意只不過是一個小麥克風和一個電晶體藏在一層糖菓下面，絕不會有任何危險的。不過妳一定要記牢：等糖菓盒放定位後，才能把開關打開。」

「你東西有沒有準備好？我明天就替你做這件事。哦！應該說是今天了！」

「好姑娘，我會好好謝妳的！」

「沒想到哈林頓老爹竟是個逃稅騙子！這件案子要是爆出來，不知會造成什麼樣的喧然大波！」

「在我們找到證據以前，妳絕不可洩漏半個字！」

「這個我知道。我們必須先假設他是無辜的，對不對？眞是太刺激了！亞蘭，你猜猜看，等我打開竊聽器以後，第一件事我準備做什麼？」

「我不曉得！」

「我會先小聲的對它說幾句話，告訴你明天晚上我要怎麼讓你好好謝我！你一定能聽見我說的話，對不對？」

「妳打開竊聽器的那一刻，我會在此恭候靜聽。妳腦袋裏還會有什麼好點子？你這個小騷貨！」

※　※　※　※

雷柏曼親自去了一趟法國的波爾多和奧爾良兩個城市。他的朋友皮渥華，則替他跑了瑞典的法吉斯塔和耶特堡兩個地方。結果查明了那四名意外死亡的六十五歲老公務員，也都不是納粹殺手們幹的，就像先前已經調查過的那四個案子一樣，都是毫無蛛絲馬跡可尋。

路透社又寄來了另一批剪報。這一次是廿六個人，其中只有六個人是被認爲有可能的，和上一次有可能的十一個人，一共是十七件疑案。包括十月十六號出事的三件案子，一連八宗，都調查不出結果，雷柏曼已經可以確定，寇克的話可能大有問題。但是爲了保險，他還是決定再多調查五個案子，找五個最容易著手的來作最後的驗證。他選了丹麥的兩件案子拜托當地自己一名熱心的捐贈人，高密特代爲偵察；離漢堡不遠的翠陶鎮所發生的案子就交給鮑曼去辦；而他自己則負責英國的兩件案子，同時順道去看看他住在英國的女兒和女婿。

五個新案子很快地都調查過了，雖然內情各有不同，但是結果和以前調查的八宗沒什麼兩樣——找不出任何跡象顯示有納粹殺手參與其事。

不久，雷柏曼又收到了一包剪報，裏面還夾了一張貝南的便條，上面寫道：（如無任何調查結果，恐難繼續要求倫敦總社提供剪報資料！）

雷柏曼打電話給貝南，他剛好不在辦公室。但是他一個小時後回到辦公室，立刻給雷柏曼回了電話。

「很抱歉，貝南！」雷柏曼在電話裏說：「事實證明那是一個謠言。我已經調查過十七件疑案中的十三件，沒有一個與納粹有關。我自己倒不覺得洩氣，只是給你添了那麼多麻煩，我覺得實在有點過意不去。」

「別在意這些小事。有沒有那孩子的消息？」

「還沒有。他父親寫過一封信給我，說他去過聖保羅兩次，也跑過兩次華府，他至今還沒有死心。」

「可憐的父親！他要是發現了什麼，別忘記告訴我。」

「一定的！這次眞是麻煩你太多了！貝南。」

最後一批剪報經過檢查，沒有一個是有疑問且值得一查的。於是雷柏曼的注意力又轉到一場筆墨官司上去了——要求西德政府重新攷慮二次大戰期間，負責毒殺九萬七千名婦女和兒童，目前改名爲彭達·阿瑞納斯，隱居在智利的華特·勞夫。

一九七五年元月，雷柏曼離開維也納到美國，開始他從美東到紐約市反時鐘方向，爲期兩個月的演講旅行。他的演講辦事處已經替他接洽好七十幾場演講。其中除了少數是對大專院校的學生以外，大部份都是在教堂裏或是猶裔美國公民聚餐會上的演講。在演講旅行開始以前，辦事處的高德華斯先生先替他在費城安排了一個上電視的機會，和一位營養專家、一名小演員，和一個寫色情小說的女作家一塊在螢幕上出現接受訪問，替他的一連串演講活動作宣傳。

元月十四號星期四晚上，雷柏曼在麻塞諸塞州的匹茲費德市對一個猶太人的集會演講。會後

一名婦女拿了一本書到他面前，請他在封底上簽名留念，並且自我介紹說：她是從雷諾克斯鎮來的，不是匹茲費德本地人。

「雷諾克斯？」他問道。「離此地很遠？」

「只有七哩，」她說完嫣然一笑。「卽使七十哩我也會趕來的。」

他也以微笑來感謝她的捧場。

——十一月十六號——寇瑞——雷諾克斯——麻塞諸塞——他雖然沒有隨身帶著那張清單，但是每一個名字都早已詳記在他的腦袋裏了。

那天晚上，他一直躺在床上，輾轉不能成眠，聽見屋外的雪花敲在玻璃窗上發出輕微的鏗鏗聲。寇瑞——稅務機關的一名查帳員——不久前在一次狩獵中很意外的挨冷槍死亡。難道是有人計劃好的伏擊嗎？

他已經調查過了十七樁疑案中的十三件——包括十月十六號發生的三件案子。但是，雷諾克斯離這裏只不過七哩！況且從匹茲費德到演講的下一站烏斯特市乘車只需要兩個小時，他只要在晚餐前趕到就行了！

次日清晨，他向女主人借了一輛大型奧斯摩比轎車，獨自開往雷諾克斯。雪已經下了有五吋厚，而且還在不斷的飄落。幸好路面在剷雪車不斷的清掃下，仍然保持得相當順暢。老天！照這個樣子下去，下午回來恐怕就大有問題了。

到了雷諾克斯鎮，他發現每一個人對於寇瑞的死都還在議論紛紛。到現在爲止，警察局的調查紀錄裏還把死亡原因一欄空著，因爲警長狄格瑞還不敢確定，那是一件意外，還是一樁有意的謀殺。那一槍實在太漂亮了，乾淨俐落，射中戴著狩獵紅帽子寇瑞的後腦勺正中央。那怎麼能說是意外？簡直是瞄準紅靶子精確地一擊！遺憾的是，寇瑞死了五、六小時之後才被發現。現場附近來來往往，早有一、二十個人走過，警方已無從辨認追查。他們調查了每一個曾經和寇瑞有過過節的人，也都一無所獲。寇瑞一向是名守正不阿的查帳員，也是一名素行良好和受人尊敬的標準鎮民。除了國際扶輪社之外，他有沒有參加任何國際性的組織？雷柏曼表示想見見寇瑞太太。可是警長告訴他，寇瑞太太至今還深陷在悲痛的情緒中，恐怕也不會願意多說什麼。

大約上午十點鐘左右，雷柏曼已坐在寇瑞家那間髒亂的小厨房裏，正耐著性子慢慢喝著手裏的一杯淡茶。因爲說不到兩句話，寇瑞太太就要傷心的哭一陣子。她和杜林太太除了年齡相仿，都是四十出頭的女人外，其他簡直是兩個不同的典型：她瘦巴巴的身上，穿了一件褪色的印花布洋裝，棕色頭髮孩子氣的梳了兩個辮子，兩肩下斜，胸部平坦，加上沒有化妝，越發令人有種躐蹋的感覺。她嗚咽著說：「沒有人會想要殺他，他……嗚……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的好人了！熱心、有耐性、善解人意。現在他……哦，天哪……我怎麼辦呢……」她又哭了起來，一面拿起那張縐巴巴的餐巾紙往眼睛上猛擦，接著又擤擤鼻子。

雷柏曼面對這種情形，只好兩個手肘靠在餐桌上用手撐著下巴，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氣望著面

前的淚人兒。

寇瑞太太哭了一陣子，又抬起頭來向雷柏曼道歉。

「沒關係！」他說：「哭哭也好，憋在心裏對身體反而不好。」

冒著七哩的風雪路，來聽一個女人呼天搶地。難道十七個人裏面已經調查了十三個都沒結果還不死心？他靠回椅背上低聲嘆了口氣，懷著陰鬱的心情打量著那一間粉刷的很草率的小廚房；黃色的牆壁深淺不一的污漬，洗濯枱上堆滿了一疊疊沒洗的髒碗、髒盤子。角落裏的一台舊冰箱，不知道多少年沒擦過了，再加上一箱箱胡亂堆放在後門口的空瓶、廢罐子，他眞難以想像，一個人怎麼能夠在這樣一個小屋裏長年待下去？最難過的是他想到，這一趟路恐怕又像以前那十三次一樣，是白跑了！

「眞是對不起！」寇瑞太太說，一面又用餐巾紙擤了一下鼻子，張著一雙淚汪汪，早已哭得紅腫的眼睛看著雷柏曼。

「這次來，我只是想請教妳幾個有關寇瑞先生的問題。」雷柏曼說：「我想請問，寇瑞先生生前有沒有參加過任何國際性的組織或團體，而成員都是像他這般年紀的人？」

她搖搖頭，然後把餐巾紙放下來。「除了扶輪社以外，他從沒加入過任何國際性的組織。」

「他是不是參加過二次大戰的老兵？」

寇瑞太太點點頭。「他還得過飛行十字勳章。」

「在歐洲？」

「不是，他在遠東地區服役。」

「有一個純私人性的問題，希望妳不要介意。我想知道，寇瑞先生有沒有把遺產都留給妳？」

她楞了一下然後點點頭。「其實也沒多少……」

「他是在那兒出生的？」

「俄亥俄州的貝瑞亞。」她突然將視線移到雷柏曼身後，勉強擠出一點笑容說：「你怎麼不躺在床上，跑到這裏來幹什麼？」雷柏曼回頭一看，那不是杜林的兒子嗎？艾瑞克正赤腳站在門口，他穿了一身黑白條子的睡衣，頭髮蓬蓬亂亂的，也正瞪著一雙好奇的眼睛看著雷柏曼。

雷柏曼從椅子上站起來，一臉驚訝地說了一聲「早安！」，同時腦袋裏迅速地閃過『杜林和寇瑞一定彼此認識，而且還很熟，要不然，那孩子怎麼會在這裏？』懷著一腔迫不及待的興奮，他轉向寇瑞太太問道，「那孩子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他患了感冒，」她回答說：「而且因爲大雪學校也不上課。來，裘尼爾，過來見見雷柏曼先生！雷先生可是從維也納來的名人喔！你的拖鞋呢？怎麼不穿上？你來這裏幹什麼？」

「我要一杯葡萄汁，媽咪！」孩子說，一口純正的英語。

寇瑞太太站了起來。「你就是不聽話。」她說：「你要等到腳長大了，鞋子穿不下了才穿是

不是?!何況你現在還在感冒!」她一邊說一邊走向冰箱。

那孩子瞪著一雙和艾瑞克長得一樣的灰藍色眼睛，盯著雷柏曼看。「你爲什麼會出名啊?」他問。

「雷伯伯是捉拿納粹的名偵探!」

「天哪!世界上眞有這種事?」雷柏曼用德語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然後對著那孩子說:「你知道你有一個和你長得一模一樣的雙胞胎兄弟嗎?他現在住在德國愛森市附近的一個小鎭上。」

「和我長的一模一樣?」孩子以懷疑的語氣問他。

「是啊，一模一樣!我還從來沒見過這麼相同的兩個人吶!只有雙生兄弟才有這種可能!」

「裘尼爾，你現在就給我回到床上去。」寇瑞太太手上拿著果汁罐，站在冰箱旁邊說:「我等一下會幫你把菓汁拿進去!」

「等一下嘛!」孩子說。

「我說現在!」她提高了嗓門。「你這樣子感冒怎麼會好!不穿外套，光著腳丫，還不趕快給我進去!」接著她又把音調緩和下來，換了一臉微笑說:「好了，乖兒子，快和雷伯伯說聲再見，回到屋裏去!」

「大人就是這麼囉嗦!」孩子口中嘀咕了一句，然後匆匆說了一聲「再見」，轉身進到屋裏去。

「你小心你的舌頭!」寇瑞太太生氣地對著他的背影吼了一句，然後打開厨櫃拿出一隻玻璃杯來。「等到他自己付醫藥費的時候，他就不敢這麼糟塌自己了!」她轉身對著雷柏曼說。

「眞是太不可思議，天下居然有那麼相像的人!」雷柏曼說:「我還以爲是德國那孩子到這兒來玩呢!他們連聲音都那麼相像!那對眼睛，還有每一個小動作，簡直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另一半。」寇瑞太太說，一面小心地把罐子裏的葡萄汁倒進那隻綠色玻璃杯。「寇瑞認識我以前，在俄亥俄州有一個叫米妮的女人。」她把菓汁罐放回冰箱，手上端著那杯葡萄汁，轉身對著雷柏曼笑著說:「我實在不願下逐客令，雷先生!但是你看，我還有這麼一大堆事沒做，加上小裘又在家……我想絕不會有人故意要殺寇瑞，那純粹是樁意外，他在世界上連一個敵人也沒有!」

雷柏曼很知趣地點了點頭，然後站起身拿起放在椅背上的外套穿上。

※　※　※　※

天下眞有那麼相像的兩個人?簡直就是一個豆夾裏的兩粒豆子!尤其令人驚異的，是那兩張蒼白、憔悴的小臉和帶著一付懷疑眼光看人的神情，根本就是一個模子造出來的!再加上他們父親的相似處;都是六十五歲的老公務員;而且一個月前同樣地遭到意外死亡。還有他們母親的年紀，都是只有四十出頭。怎麼會有那麼多相同的地方呢?

車輪差點滑出右邊的路肩！他趕忙收回心神，兩眼瞪著擋風玻璃上迅速左右移動的雨刷，專心地駕駛。

這絕不可能都是巧合，其中一定別有文章！那倒底是什麼呢？會不會雷諾克斯鎭的寇瑞太太（她曾一再强調亡夫的寬宏大量）和那位杜林老頭兒（聽別人的批評，似乎不像什麼忠厚老實的人）曾經有過那麼一手？卽使是這種牽强附會的猜測（一個德國空軍駕駛員在德國的愛森和美國的波士頓附近都留下了一個風流種），也不太可能呀！因爲這樣的兩個孩子，也不能稱爲雙生子！倒底是什麼原因，兩個長的如此酷肖的孩子？

雙生子……

門吉利的主要興趣，也是他在奧希維茲集中營一連串試驗的對象！所以？他突然想起海德堡大學演講會上，那位白髮皤皤老教授所說的話：「到現在爲止，我所聽到的每一個假想和建議，似乎都沒有和門吉利醫生的出現扯上關係。」

這就對了！但是，那兩個孩子終究不是雙生子，他們只是看起來相像罷了！

，隨著起伏不停的思潮，車子已開進了烏斯特市。

那一定是個巧合！就如寇瑞太太所說，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另一半！雖然這句話並不能叫人信服，而他也不得不承認，他這一輩子確曾見過不少看起來相像的人。但是看起來只是相像和一模一樣畢竟還是有一段距離呀！（爲什麼寇瑞太太倒葡萄汁的時候那麼緊張、小心？難道她心中已

經有鬼，害怕一對發抖的手會露出馬腳？而且爲什麼她又突然的急著把孩子趕回房去？我的老天爺！那不會是眞的吧？那些對象的太太們都有份？她們怎麼參加的呢？又爲了什麼？）

雪停了，太陽重新露了臉！麻塞諸塞州成了一片銀色世界，白雪皚皚的山顚，新雪覆蓋的屋頂，迎著陽光發出耀眼的銀光！

門吉利簡直爲雙生子著了魔！每一篇有關他慘絕人寰行爲的報導都有提到：他把被屠殺的雙生子們一個個剖屍檢驗，企圖找出遺傳上微小差異的原因所在，他更對活生生的雙生子們進行各種慘無人道的試驗……

雷柏曼哪，雷柏曼！我看你是有點走火入魔嘍！！你看見艾瑞克那孩子的時候，離現在已經是兩個多月以前的事了，而且見面時間也不過短短的五分鐘。所以你今天見到的孩子，不過是另一個屬於同型，彼此長得很像的男孩罷了！你卻非要牽强附會的把他們想成一個模子造出來的雙生子，又胡思亂想的扯上了門吉利和奧希維茲集中營！其實，整個事情不過是：十七名受害人中的兩個，各有一個兒子彼此長得很相像。那又有什麼値得大驚小怪呢？

但是，假如這種類似的狀況不止一個，或者有三個、四個孩子都看起來相像又怎麼說呢？

你看，又不知道想到那去了！

調查德國翠陶鎭那件案子時，那名寡婦曾經對鮑曼眉來眼去，大獻殷勤。一個六十幾歲的老太婆會做這種事也不無可能。但也說不定是個年輕的寡婦，就像杜林．寇瑞太太般，只有四十一

、二歲！

在烏斯特市，他向女主人商量想借打一個國際長途電話。「我會付帳的！」他說。「雷先生，您太見外人！來這裏您是我們的貴賓！要用電話，請儘管用！」

雷柏曼也就沒再客氣，拿起電話對國際台說了號碼。

接線生回答他說鮑曼的電話沒有人接。雷柏曼請她過半個鐘頭再接一次，然後把電話掛掉。但是想了一下他又把電話重新拿起，同時從口袋裏把電話簿掏出來，找到皮渥華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電話，和高密特在丹麥奧登巴市的電話，一起告訴了接線生。

剛準備坐下來和客人們一起進晚餐的時候，有人進來說有雷柏曼的國際電話。他道個歉離開，到圖書室去接電話。

是高密特來的電話，他們用德語交談著。

「有什麼事嗎？是否又有新任務要交給我？」

「不是的，還是那兩件老案子！你去查查看，被害人是不是都有一個十三歲左右的兒子？」

「布萊明市那個叫霍夫的是有的，不過哥本哈根的沃金卻只有兩個女兒，而且都已經三十幾歲。」

「霍夫的老婆年紀有多大？」

「很年輕，實在沒想到。我看頂多四十一、二吧！」

「你有沒有看到那孩子？」

「沒有，他在學校。要不要我找他談談？」

「那倒不需要，我只想知道他長的什麼樣子。」

「一個瘦瘦的男孩。他家裏鋼琴上有一張他拉小提琴的照片。我還問過他媽媽。她說那是一張老照片，九歲時候照的，現在他已經快十四歲了。」

「黑頭髮、藍眼睛、高鼻樑，對不對？」

「我那裏記得那麼清楚？黑頭髮是不錯的。眼睛什麼顏色我就沒把握了！一個黑頭髮，長得瘦瘦的，拉小提琴的小男孩，這還不夠清楚？」

「我想也差不多了！謝謝你啦，老高！再見！」

他才掛上電話，鈴聲跟著又響了。

這次是皮渥華，他們用猶太語交談。

「你調查的那兩件案子，被害人是不是都有一名十四歲左右的兒子？」

「倫斯坦是有這麼樣一個兒子，不過伯森沒有。」

「你見過那孩子嗎？」

「你是說倫斯坦的兒子？等他媽媽的時候，他還替我畫像。後來我又把他哄到我店裏去玩了一會兒！」

「孩子的長相如何？」

「臉色蒼白，人很瘦，黑頭髮，鼻子很高很挺……」

「眼睛是藍色的？」

「淺藍色，沒錯！」

「而且他母親很年輕，才四十出頭？」

「我告訴過你？」

「沒有啊！」

「那你怎麼知道？」

「我現在沒時間跟你解釋，別人正在等我吃飯，再見了，老皮！代問你家裏好！」

電話鈴跟著又響了。接線生告訴雷柏曼，鮑曼的電話又試過了，但還是沒人接。他謝謝對方，說他以後再試好了。

他神思不屬的走進餐廳，而內心正忙著思考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他還是照常應付著同桌客人們提出來的一些老問題，講了幾個無關痛癢的故事，同時勉强自己儘量多吃點好讓女主人開心。

吃完飯，大家分乘兩部車子一起到教堂去。他按照預定程序發表了演講，回答聽衆提出的問題，也替一些崇拜者簽名留念。

一回到招待所，他立刻打電話給鮑曼。「德國現在是清晨五點鐘。」接線生提醒他。

「我知道！」他說。

鮑曼睡眼惺忪，充滿困惑的聲音傳了過來。「什麼？晚安，雷先生！您現在在那兒？」

「我現在正在美國麻塞諸塞州！我問你，翠陶鎮那名被害者的老婆年紀有多大？」

「什麼？」

「翠陶鎮那名被害人，史魁伯的未亡人年紀多大？」

「我的老天，這麼說得準？她濃妝豔抹的，看起來比本身年紀輕得多！大概三十八、九，或是四十出頭罷！」

「她有沒有一個十四歲大的兒子？」

「有啊！差不多就是那個年紀，而且對我很不友善。其實那也不能怪他，因爲她媽媽要把他送到阿姨家去，讓我們能夠單獨在一塊談話。」

「講講看他長得什麼樣子。」

對方沉默了一會兒。「瘦瘦的，大概有我下頷這麼高，藍眼珠，黑色頭髮，鼻子尖削高挺……還有，臉色看起來很蒼白。怎麼？有什麼新發現嗎？」

雷柏曼用手指摸著電話機上一個個方形按鍵。圓形的要好看多了，他心想：一個個小方塊有什麼好看！

「雷先生？」

「我們的工夫沒有白費。」他說：「我已經找出其中的關鍵來了！」

「眞的？太好了！到底是什麼？」

他吸了一口氣，然後慢慢地吐出來。「納粹所有的刺殺對象都有一個長相類似的兒子！」

「類似的什麼？」

「一個長相類似的兒子！簡直就是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我在此地見到一個，愛森附近也見過一個，就像你在翠陶鎭見到的那孩子一模一樣！而且在瑞典的耶特堡、丹麥的布萊明都已發現他們的影子！他們個個都擅長某種樂器或是對文學、藝術有天才，而且母親的年齡都在四十一、二左右。五個不同的母親，五個不同的兒子，而且分別生長在五個不同的地方，卻彼此長得一模一樣！」

「我——實在給你搞糊塗了！」

「我自己還不是迷迷糊糊的！不過這個新發現至少可以證明，寇克那孩子告訴我的故事並非空穴來風。我只是還不明白，五個長相一樣的孩子！這倒底說明了什麼？」

「我想……雷先生，我們可能已經發現了六名你所說的那種男孩子。夫來堡的勞森伯格太太也只有四十一、二歲，而且也有一個小男孩。我雖然沒見過他也沒問他的年紀——因爲從沒想過，這會有什麼關係？但是據他媽媽說，他可能也會唸海德堡大學，不過不是唸法律，而是讀文學

寫作。」

「那就有六個了。」雷柏曼說。

一時間，兩個人都停止了說話，保持了好一陣子沉默。

「難道有九十四個不成？」

「既然六件不可能的事都已經發生了，」雷柏曼說：「九十四件也未嘗不可能！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即使這些都是可能的事實，納粹殺他們的父親又是爲了什麼？我眞希望時光能夠倒流，回到寇克那孩子出事的那天晚上去！你曉得門吉利主持奧希維茲集中營時，最大的興趣是什麼？雙生子！他殺了成千上萬的雙生子來『研究』如何創造完美的印歐種族！鮑曼！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那還用說！什麼事？」

「再到夫來堡去一趟，看看勞森伯格的兒子是不是長得和你在翠陶所見的孩子一模一樣。這樣我就知道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確了！」

「好，我今天就去！查明了怎麼和你連絡？」

「我會主動找你，鮑曼！謝謝你！早安！」

「我應該對你說晚安才對，是不是？」

雷柏曼慢慢把電話掛上。

「雷先生，」女主人站在圖書室門口含著笑對他說：「你願不願意和我們一塊看新聞呀？我準備了一些水菓和小點心當宵夜。」

※　※　※　※　※

韓娜的奶水又乾了。小狄娜很自然地變得煩躁不安又開始哭了起來。小孩子沒吃飽哭是很正常的事嚒！和改不改名字有什麼關係？但是韓娜卻非常的固執。「你不要再和我爭了，」她說。「從現在起，我們替小狄娜改名爲瑪洛妮。這是一個最適合嬰兒的名字，這樣我的奶水才能變得多。」

「別迷信了好不好！韓娜。」他耐著性子說：「改名字和奶水夠不夠根本是兩回事！」

「我不管，她現在已經叫瑪洛妮了。」韓娜說：「我要到戶籍機關把她的名字正式改過來。」突然轟的一聲雪崩了，韓娜抱著小狄娜跌進面前一道裂開的山澗中去……天哪，他瞪著那一片轟然下墜的積雪！突然，一切幻像都不見了，他發現自己正躺在一間黑漆漆屋子裏的一張大床上。烏斯特市；演講會；六個長相一樣的男孩；小狄娜長大了；韓娜墜崖摔死了！

這是一個什麼樣荒唐的夢啊！

他靜靜地躺在床上，睜開眼把那些可怕的景象給驅走，然後慢慢從床上起來，藉著玻璃窗透進來的微曦，摸索著走進浴室。

整夜裏他沒有醒過一次，除了那場惡夢。不然眞是一夜香甜的睡眠。

從浴室出來，他又走回臥房，在床頭櫃上找到自己的手錶帶上，對著一扇玻璃窗看了看，差廿分七點。

然後他躺回溫暖的床舖，拉開毛毯蓋在身上。他要乘著淸晨的清楚頭腦好好地想一想。

六個長相一模一樣的男孩——不！應該說六個長相很接近的男孩；也眞是一模一樣也說不定——住在六個完全不同的地方，有六個不同的母親，只不過年紀都很輕也很接近，而且又有六個年齡相同，職業類似，同樣遭到意外死亡的父親。這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這個謎一定要想辦法去解開，一定要把它的幕後原因給找出來！

他輕鬆自在的躺在床上，讓自己的思路能夠活躍起來，自由的奔騰……那些男孩，那些年輕的母親，韓娜的乳房，奶水……

一個最適合嬰兒的名字……

天哪！幫幫忙，他們倒底有什麼關連？

他讓所有的事情慢慢湊在一起……儘量地……

他想到了那杯葡萄汁，寇瑞太太下逐客令的樣子，還有她趕孩子回房的那付神情……思想在他腦袋裏飛馳……沒穿睡袍，沒穿拖鞋，這只不過是她掩護的藉口。

他繼續想著，希望其他的部份也能找出合理的答案，尤其是主要的部份——有關門吉利的部份——但是他想不出來……慢慢的，別急，一步一步地想……

他終於起床了。到浴室洗了個澡，修修面，刮刮鬍子，把頭髮梳整齊，牙也刷了。然後他回到臥室，把早晨該服的那顆藥丸吞下，開始穿衣服，整理行裝。

七點廿分，他到了餐廳。男女主人已經在那兒吃早點看報紙了。彼此道過早安，他在男主人對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後說：「我恐怕必須早一點到波士頓去。能不能搭你的便車？」

「當然可以。」男主人拉博維茲說：「我五點鐘準時走。」

「太好了，等一下我還得借用你們的電話打一個到雷諾克斯去。」

「你請便，不必客氣！我敢打賭，你一定聽了誰的話，對多麗開車的技術不敢恭維吧！」

「沒有，絕沒有這種事！」

「不過，坐我的車你儘可放心，包君滿意！」

八點一刻，雷柏曼在圖書室裏打電話給寇瑞太太。

「喂，請問那位呀！」

「早安，寇瑞太太，我是雷柏曼，希望沒打擾妳的好夢！」

對方沉默了片刻開口說，「我早起來了。」

「妳兒子好一點了嗎？」

「我還不知道，他現在還在睡呢！」

「這樣才好！多睡一點對生病的人總是好的。我想他還不知道自己是養子吧，對不對？怪不得昨天聽見我說他是雙生子，妳就那麼緊張不安！」

對方沒有作聲。

「妳也別緊張，寇瑞太太，我不會告訴孩子的。只要這還是個秘密，我絕不會說的。不過有一件事我要請教妳，這對我非常重要！我想知道，那孩子是不是從一個叫瑪洛妮的女人那抱來的？」

對方又沒有作聲。

「我說的沒錯，對不對？」

「根本沒那回事！讓我去查查看再告訴你。」雷柏曼聽見對方把電話放下走開，隔了一會兒又走回來，然後以柔和的聲音喚著，「喂！」

「怎麼說？」

「我們是從紐約一家私人機構領養來的，有完全合法的領養手續。」

「是不是羅斯·卡帝公司？」

「不錯！」

「費麗達·瑪洛妮就是在那家公司服務，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三年。」

「我從未聽說過這麼個人。你倒底存什麼心？就算我這孩子有一個雙生兄弟，又有什麼關係？」

「我倒沒什麼特別用意。」

「那就請你別再來打擾我！更不要惹小衰！」電話咔的一聲掛斷了。

勞伯維茲把他送到羅根機場，剛好趕上九點鐘飛紐約的班機。十點四十分，他已經坐在羅斯・卡帝領養公司助理執行主任的辦公室裏。助理主任蒂海太太是個身裁苗條的女人，有一頭很漂亮的灰髮。

「她從未經手過這種事！」蒂海太太說。

「從來沒有？」

「不錯！因爲她不是一個執行幹部，所以還沒資格做這種工作。她在公司裏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檔案管理員。當然囉！在打引渡官司的時候，律師爲了替她說話，故意把她描述成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但是實際上，她只不過是名小小檔案管理員而已。爲了她的案子，公司也遭到不少麻煩，我們的人事主管還被傳到法院作證，逼得我們不得不把實情告訴政府的律師。我們也曾經攷慮過發表聲明，或是在報上刋登啟事，但是幾經攷慮之下，我們還是決定保持沉默，讓事情逐漸被人淡忘算了！」

「這麼說，瑪洛妮並沒有爲那些孤兒、棄嬰們找過養父母嘍？」雷柏曼問道，一面用手抓抓右邊的耳朵。

「從來沒有。」蒂海太太望著他嫣然一笑。「而且你似乎沒把事情的重心搞清楚。現在已是

一個小孤兒們因供不應求而挑選收養人的時代了。尤其是墮胎法修改以後，敝公司盡了最大的努力，也僅僅能滿足少部份提出領養申請父母們的願望。」

「難道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三年那段時間也是這種情況？」

「差不了多少！只不過現在更爲嚴重而已。」

「會有那麼多申請收養的人？」

「去年超過三千人。全國各地都有，甚至還有國外的申請人！」

「容我再問妳一個問題。」雷柏曼說：「假如在一九六一、六二年的時候，有一對好人家夫婦親自來找妳，或是寫信給妳提出收養申請；先生擔任公職，收入穩定，年齡大約五十一、二，而太太很年輕，大約只有廿七、八歲。像這樣一對夫婦，從貴公司獲得收養權的機會大不大？」

「不可能。」蒂海太太說。「我們從不把孩子交給丈夫年齡那麼大的家庭，不管他是誰。養父最大年限是四十五歲，而且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我們才會同意年紀超過四十歲的申請人。通常，最理想的收養對象是三十出頭的年輕夫婦──他們年紀已經大到能使自己穩定下來，同時又相當年輕，能夠保證孩子享受到完整的父母之愛，和生活上的保障。」

「但是，如果像我剛才所說的那樣一對夫婦想要一個孩子，他們有什麼辦法好想呢？」

「找羅斯・卡帝公司是沒希望的。別的收養公司也許彈性大一點。他們也可以找一個不願墮胎的未婚媽媽，或者情願出售子女的人家……」

「但是假如他們來到貴公司申請領養，必會遭到拒絕嗎？」

「那是一定的。我們還沒有托養給四十五歲以上人家的紀錄，因爲有成千上萬更適合的父母還在那裏期望等待。」

「他們遭到拒絕的申請表，」雷柏曼說，「會不會剛好由瑪洛妮負責保管？」

「可能是她，也可能是由其他的檔案管理員負責，」蒂海太太說。「每一件申請案，我們通常保留三年。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我們是保留五年。由於檔案室的空間有限，我們現在已改爲三年。」

「謝謝妳，蒂海太太，」說完，雷柏曼拿起手提箱站了起來。「對於妳提供的資料，我十分感激！」

找到大街上一個小電話亭，雷柏曼把行李和手提箱暫時放下來，打了一個電話給他演講辦事處的負責人，高德華斯先生。

「我接到一個很壞的消息，必須馬上去德國一趟。」

「我的老天！什麼時候？」

「馬上就走！」

「那怎麼行?!今天晚上你波斯頓大學還有節目！你現在人在那？」

「紐約。我已經訂好了今晚的飛機。」

「別開玩笑好不好?!演講日程是早就訂好的，你也接受了，況且票已經賣出！而且明天——」

「這些我都知道！難道我願意這麼做？你以爲我不清楚這麼做會使你多麼難堪？你上法院告我都綽綽有餘！只是情勢所迫……」

「我並沒有聽見什麼風聲呀？」

「這是一件生死攸關的大事，高德華斯先生，說不定比這還要嚴重！」

「眞他媽的！你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目前還不知道。我可能在德國停留短暫時間後，還要到別的地方去。」

「你的意思是說，要把整個演講行程統統取消？」

「相信我，老兄，事非得已，我不會這麼做的……」

「十八年來，這種拆爛汚的事我只碰過一次，而且是一個歌星，還不是你這種頗具名聲，言行負責的學者、專家！雷老！我一直很崇拜你，而且希望看見你成功；我不僅僅是你的一個代言人，更是你一名忠實的信徒和追隨者！所以我必須勸你再多攷慮一下，假如你就這樣子爲了一件臨時事故，把所有的演講行程給取消了——我們怎麼再繼續爲你做事？沒有人會再願意做你的代理！沒有任何機構、組織會願意再接納你！你會毀了自己在美國做一名演說家的前程！我求你，務必多加攷慮！」

「你說話的時候我已經攷慮過了，」他說：「雖然我很希望留下來，但是事實所迫，我必須得走！」

他叫了一輛計程車來到甘廼廸機場，把回維也納的機票換成了經法蘭克福到德國杜塞道夫的票——那是當天所能買到最早的一班飛機，下午六點正起飛。

他在機場候機室買了一本雜誌，找了一張靠窗的位置坐下，就這麼把下午消磨過去。

以參與羅文斯布魯克集中營集體謀殺罪被提起公訴的瑪洛妮和其他八名嫌犯，早已辯論終結，只等宣判。所以當元月十七號，雷柏曼來到杜塞道夫市該案主審檢察官魏貝爾和法斯勒的辦公室時，他受到相當冷落的招待，幾乎連最起碼的禮貌都沒有！幸好法斯勒對雷柏曼這傢伙很瞭解；這猶太鬼一向無事不登三寶殿，絕非是來串門子或瞎聊天的。所以他匆匆把手邊的公事略為整理，就把雷柏曼請進他的私人辦公室裏。

所料不差，雷柏曼提出想會見瑪洛妮的要求。他保證只問幾個與當前案子完全無關的問題，只想向她澄清一些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三年她在美國工作時發生的小事情。

「什麼事這麼重要？」法斯勒問。

「一些可能是經由她，或者是別人，利用保管羅斯．卡帝收養公司領養申請檔案的便利，乘機舞弊，替不合格申請人完成收養的案子。」

「據我的資料顯示，她根本沒有親自承辦過放領手續！」

「我相信瑪洛妮曾經做過。」雷柏曼說。

假如瑪洛妮願意見他，而且能夠坦率、毫無保留的回答問題，雷柏曼答應提供法斯勒檢察官幾個新發現的證人，對起訴案的判決大有幫助。

「到底你又找到什麼證人？」

「現在還不到提名道姓的時候！」

「嘿，老雷！別來這一套！你知道我最不喜歡被人家吊胃口！」

「反正又不花你什麼代價，對不對？我只不過想佔用她一個鐘頭左右的時間！她待在牢裏閒著也是閒著。」

「你有把握瑪洛妮會願意承認那些不法的放領案？」

「何必要她承認？我早已有了三名活生生的人證。假如你有興趣，明天我就可以把他們帶來見你，或者你願意等他們出庭作證也行。」

「老實講，對這件事我並沒有很大的興趣。」

這件事費了四天時間才交涉成功。瑪洛妮只答應和雷柏曼談半個鐘頭，而且提出四個條件：(一)法斯勒檢察官必須在場；(二)不准有任何第四人參與談話；(三)所有談話不得記錄；(四)談話之前，雷柏曼得允許法斯勒徹底搜查有無攜帶錄音機或其他類似裝備。為了回報法斯勒成全此事，雷柏曼答應提供三名可能出庭作證者的一切資料：他們的年齡、性別、職業，以及目前的精神、身體狀況，特別是他們在羅文斯布魯克集中營，因遭受各種虐待所造成的疤痕、畸形和殘缺等資料。

雷柏曼得把三名證人中其中一人的資料於瑪洛妮談話前提出，另外兩個人在談話後提出。大家君子協定，事後不得反悔。

元月廿二號星期三早晨，雷柏曼鑽進法斯勒那輛銀灰色小跑車，由法斯勒親自駕車一齊前往杜塞道夫市聯邦監獄。瑪洛妮自從一九七三年由美國引渡回德以後，一直被囚禁在那裏。

一向衣冠整齊的法斯勒，長得肥肥壯壯，雖然已有五十五、六歲年紀，氣色紅潤，英偉不減當年。但是當他亮過派司，帶著雷柏曼走進監獄大門的時候，人顯得有點搖搖晃晃，似乎還沒從一路上的顛簸完全恢復過來。雷柏曼把最駭人聽聞的一件見證人故事先告訴了法斯勒。希望他，以及瑪洛妮聽完故事後，會在震驚和忐忑不安的心情下，不要太留意大家馬上所要談的問題。

一名警衛領著他們進入電梯，出來走到一條舖了地毯的甬道中。甬道兩旁是一扇扇以英文字母編號的核桃木房門。幾個警衛默默地坐在甬道旁的一張長凳上發呆。帶路的警衛走到一扇「G」字編號的門前停下，打開來請他們進去。那是一個四面牆壁的方形小房間，裏面放了一張圓形會議桌和幾把椅子。唯一的自然光線，來自牆上兩扇小小的紗窗，一扇外面鑲了鐵欄干，一扇沒有。這一點雷柏曼覺得有點奇怪。

警衛撥動牆上開關把天花板上的燈撚亮——但是微弱的燈光在大白天裏卻起不了什麼作用——向檢察官打了個招呼，然後退出屋外，順手把門關上。

他們把帽子摘下來，連同手提箱一起放到屋角的衣帽架上，接著把外衣脫下來套在架子上的

掛勾上。然後，雷柏曼擧起雙手讓法斯勒搜身。法斯勒做得很認眞；搜完了身，摸過雷柏曼掛在衣架上外套的口袋，又要他把手提箱打開。雷柏曼嘆了口氣，只好順從的打開箱子，把一樣一樣東西拿給他過目，然後再把箱子關牢放回原位。

雷柏曼走到沒有鐵條的窗前。外面空空蕩蕩，從十幾呎高望下去，就是圍著高牆的監獄庭院，他滿意地笑了笑，然後退回桌邊找了一張椅子坐下。但是想想不對，又站了起來。這樣他至少不會在瑪洛妮進門時，必須站起來，或者是沒有禮貌地不站起來那種尷尬場面。

法斯勒也走到那扇裝了欄干的窗前，把紗窗拉開一半，向外看著。

雷柏曼兩手交疊胸前站在桌邊，眼睛瞪著桌上一組用紙包著的玻璃杯出神。他還記得一九六七年，他把瑪洛妮的行踪和私人檔案提供給美國和德國當局的情形。所有檔案裏的資料，都是他歷盡千辛萬苦，走訪數十名羅文斯布魯克集中營刼後餘生者，綜合整理出的成果。而瑪洛妮的行踪，則是兩名大難未死的姊妹，在紐約一次田徑會上偶然發現，經過幾天跟踪後獲得的。雷柏曼本人，到目前爲止還沒親眼見過瑪洛妮。他從來就沒想過，也極不情願地和那位女煞星，面對面地坐在一張桌子上。撇開別的不談，他的二妹，愛達，就是死在羅文斯布魯克集中營裏。很可能瑪洛妮就是當時的一名幫兇。

他儘量把愛達的影子從腦子裏排開，還有其他的千頭萬緒——只留下羅斯．卡帝公司，和六名長相酷肖的小男孩。她只是羅斯．卡帝公司的一名小職員，他提醒著自己。我們卽將在這裏一塊談談，看看能不能解開那個該死的謎……

法斯勒從窗口轉過身來，把左手袖口往上拉一拉，皺著眉頭看了看錶。

房門被推開，瑪洛妮領頭進到屋裏。她穿了一身淺藍色獄服，兩手揷在口袋裏。跟在後面的女舍監，向法斯勒笑笑，道了一聲早安。

「妳早！」法斯勒回了一句，一面走上前來。「還好吧？」

「托您的福！」女舍監說，在她關門離去以前，也禮貌的和雷柏曼打了個招呼。

法斯勒一手扶著瑪洛妮的肩膀，低頭親了一下她的面頰，然後把她推到牆角，嘁嘁嗦嗦講了起來。從法斯勒寬濶的身軀後面，瑪洛妮被遮掩得全身看不見。

雷柏曼兩眼狠狠地瞪著瑪洛妮。瑪洛妮也毫不示弱地回瞪著，雙眉向上一翹。

他發現自己竟然不能開口講話！肺部失去了功能，一顆心碰碰的跳著，滿腦子儘是愛達的影子。

瑪洛妮咬著下嘴唇，朝法斯勒看了一眼，又回過頭注視著雷柏曼說：「我不在乎談談托養嬰兒的往事，我曾經使許多人家獲得幸福，那沒有什麼可值得羞愧的！」她柔和的南德國口音，實在比法斯勒的杜塞道夫土腔要好聽多了。「至於說到『納粹兄弟會』，」她以輕蔑的語氣接著說：「他們已經與我毫無瓜葛！假如還有的話，我今天也不會站在這裏，恐怕早已在南美定居」——她兩眼突地一亮——「過舒服日子了。」

「我想，妳最好……」法斯勒對她說：「把所有剛才對我說過的話，再對雷先生說一遍。」他看了看雷柏曼。「然後，只要時間許可，妳可以提出任何想問的問題！同意嗎？」

雷柏曼總算把情緒穩定了下來。「不錯！」他說：「只要時間許可，我樂於回答任何問題。」

「你們不會當眞看錶記時吧？」瑪洛妮問道。

「說話算話，」法斯勒說，然後轉向雷柏曼。「放心！時間夠你們用的。」

她把兩手交疊放在桌上，兩眼注視著雷柏曼。「一九六〇年春天，『納粹兄弟會』從我一個住在阿根廷的叔叔——他已經過世了——打聽到我的下落。他們派人和我取得連繫，要我想辦法進入一家專門代辦收養嬰兒的公司做事。我只知那名連絡人叫阿羅斯，連姓什麼都沒搞清楚。他大概有七十多歲年紀，一頭白髮，但仍然腰幹挺直，典型老軍人模樣。」說到這裏，她眼睛很注意雷柏曼的表情，但是並沒有看出什麼。「他給了我一張單子，上面有五、六家公司的名字，要我設法進入任何一家。條件是，能夠接近檔案。」瑪洛妮把身子靠回椅背，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指甲。「我試了每一家公司，」她接著說：「但是都沒有機會。沒想到三個月後，羅斯·卡帝公司又找我去面試，最後僱用了我，而且職務是一名檔案管理員。」她頗具深意地笑了笑。「我先生認爲我瘋了，放著現成就在家附近的學校工作不幹，竟然跑到老遠的曼哈頓區去做事！我只得委婉向他解釋，他們保證最多一年，就讓我自由……」

「挑重點講，好不好？」法斯勒從中插了一句。

瑪洛妮皺起眉頭看看他，點了點頭。「我就這麼進了羅斯·卡帝公司。」她看著雷柏曼。「按照阿羅斯的指示，我要在那家公司從申請領養的來信和檔案裏，找出適合下列條件的夫婦來：

丈夫：一九〇八——一九一二年出生，北歐白人，基督徒，而且擔任公職。

妻子：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出生，北歐白人，基督徒。

每當發現合乎條件的夫婦——一個月大概只有一、兩宗——我就把他們的申請表，連同與公司之間的來信，全套複印兩份，一份自己存檔，一份寄到阿羅斯給我的一個信箱去。」

「什麼地方的信箱號碼？」雷柏曼立刻問。

「就在曼哈頓區。我就這麼一直待在那裏替他們幹這個事；從申請表裏找出合條件的夫婦，然後把資料寄給他們。大約一年以後，合適人選愈來愈難找到，因爲舊檔案已經讓我翻遍，我只有從新的申請人裏面找。於是條件放寬了：『丈夫必須擔任公職』這一項，改成爲『必須擔任類似公職的穩定性工作』。凡是大公司，大機構裏的專業人員，都成了合乎條件的對象，譬如保險公司的查帳員等等。所以，我又得把舊檔案重新檢查一遍。總計三年裏面，我一共寄出了四十到四十五份資料。」

她彎身向前，從桌上拿起一隻紙包著的玻璃杯，無心地打量著。

「從一九六〇年聖誕節前後，到一九六三年夏末，我待在羅斯·卡帝公司的兩年半期間，阿

羅斯和一名叫威力的男子，經常和我保持連絡。算我來威力打電話給我的機會比較多。他常常在電話裏指示我，『聯絡聯絡加里福尼亞州的史密斯夫婦，問他們是不是願意在三月份裏領養一個孩子。』通常他會給我一個讓對方選擇的時間，與原定時間相隔兩個月左右。『妳也問問新澤西州的布朗夫婦！』有時候他會要我同時連絡兩、三家。」她看看雷柏曼，又自動補充了一句。「那些人家，都是從我寄給他們的資料中挑選出來的。」

雷柏曼點點頭。

「於是，我就按照他們的指示聯絡史密斯和布朗夫婦。」她把裏杯子的紙從杯口裏掏了出來。「我會在電話上對那兩對夫婦說，我曾經聽他們一位老鄰居談起，他們有意收養一名孩子，然後問他們是不是還有興趣？幾乎所有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她以挑釁的眼光瞪著雷柏曼。「那不僅僅是有興趣！簡直可以說是喜出望外！尤其是那些太太們。」她把從杯口掏出來裏杯子的紙頭找到，然後順著裏紮的方向一點一點地剝開。「我告訴他們，三月份（或是什麼其他日子）我能替他們找到一個健康、活潑的白種嬰兒，剛出生幾個月，而且有完整合法的領養文件。不過我先要他們儘快寄一份詳細的體檢表給我——寄到阿羅斯給我的那個信箱號碼去——而且要保證將來絕不向孩子透露領養的秘密——因爲孩子的生母堅持這一點。當然，我一定要索取一些報酬，要他們在領孩子的時候付款。通常每一個案子我索取一千塊美金。如果對方經濟條件好，我也可能多要一點。這點可以從他們的申請表上清楚的看出來。反正我得儘可能把這些事情，做得像一般性的黑市交易。」

她把玻璃杯上剝下來的紙揉成一團丟進茶盤，然後伸手把桌上的熱水瓶蓋子打開來。「幾個禮拜以後，我可能會接到另一個電話。『史密斯夫婦不行！布朗夫婦妳可以答應他們三月十五號領孩子。』」她把水瓶對著杯口慢慢斜下來，再斜下來……但是沒有水。「一般案子大概就是這種情形。擺了這麼多杯子在桌上好看，卻連一滴水都沒有！」她把水瓶整個倒過來往茶盤裏猛然一扣，震得那些玻璃杯砰然亂跳。

法斯勒馬上站起來。「我去給妳弄一點！」說完拿起水瓶朝門口走去，「你們繼續，別等我。」開門時他回過頭來交待了一句。

瑪洛妮看著雷柏曼說：「這兒的管理簡直是糟透了！我眞是受夠了。好吧！讓我們言歸正傳！他們會告訴我，誰能夠領養孩子，什麼時候交孩子。有時候，可能兩、三對夫婦都完全合乎條件。這時候我就得打電話告訴其中的一兩對，說這一次已經來不及了，不過六月份，或是其他什麼時候，我一定能想辦法替他們弄一個。交孩子的細節，都得事前妥爲安排。阿羅斯、威力、我，和那對領養孩子的夫婦，大家都得有充分的默契。交接孩子當天，我會先到機場附近的哈羅得·强生汽車旅店——現在那地方已是甘廼廸機場的一部份，但是當時來說，還是一個相當僻靜的所在——以伊麗沙白·格萊瑞的名字登記一個房間。嬰兒通常由一對年輕夫婦，或是單獨由一名婦女，甚至有時候由一位空中小姐帶來交給我。送孩子的人，很少會有重複的，即使有，時間也

相隔很遠。所以我每一次見到的，幾乎都是新面孔。他們不僅把孩子交給我，所有必須的證明文件也一齊帶了來，完全和眞的一樣，領養父母的大名早已塡妥。大約一兩個小時後，領養孩子的父母來了。看見他們那付興高采烈的樣子，我也跟著高興。」她眼睛又盯著雷柏曼。「好人家一定也是好父母。他們都依約付我錢，而且向我保證——我要他們按著聖經發誓——絕不向孩子透露領養的秘密，將永遠疼愛他，視爲己出。然後我把孩子交給他們，讓他們帶走。」

雷柏曼說：「妳知道那些孩子是從那來的嗎？我是指最早的出處？」

「巴西。」她的目光從雷柏曼臉上移開。「送孩子的夫婦、婦女都是巴西人。」她說，同時伸出手來接下法斯勒遞給她的水瓶。「連那些空中小姐也都是巴西航空公司的小姐。」她把瓶蓋打開，對著玻璃杯慢慢倒下去。法斯勒繞過她身後，重新在椅子上坐下。

「來自巴西……」雷柏曼若有所思的說。

瑪洛妮端起玻璃杯送到嘴邊，另一隻手同時把水瓶放回茶盤去。她連喝了幾口水，慢慢把杯子放下，舔了舔嘴唇。「事情幾乎每一次都進行的很順利，」她說：「只有一次，有一對夫婦沒有按時出現。我打電話去問，他們告訴我臨時改變了主意。於是我把孩子帶回家，小心照顧，等待下一對領養夫婦，並且把領養文件寄回去更正。我騙我丈夫說，公司把事情弄錯了，孩子一時找不到歸宿。所以，他什麼都不知道！一直到今天，他還被蒙在鼓裏。總計我大概送出有二十個孩子；剛開始一連好幾個，後來就比較正常，平均兩三個月一個。」她又舉起杯子喝了一口水。

「十二點囉——」法斯勒看著手上的腕錶對雷柏曼笑著說：「你還剩下十七分鐘時間！」

雷柏曼沒答腔，繼續看著瑪洛妮問道：「那些嬰兒都長得什麼樣子？」

「都很漂亮，」她說：「藍眼睛、黑頭髮，而且長得都一個樣，看起來彼此都很相像。他們的膚色都很淡，眼珠藍藍的，完全是歐洲人的模樣，不像巴西種。」

「是別人告訴妳，那些孩子都來自巴西，還是憑妳自己的觀察判斷的？」

「他們從不對我提孩子的事，除了告訴我，那一天，什麼時候，孩子會送到那家旅館去。」

「依妳猜測，那些都是誰的孩子呢？」

「她的個人意見，」法斯勒說：「實在不能夠作數。」

瑪洛妮搖搖手阻止他說下去。「有那麼重要嗎？」她反問了一句，然後又對雷柏曼說：「我認爲他們都是在南美洲的德國人所生的孩子。可能都是些私生子——德國女孩和南美洲男孩子的產品。至於納粹兄弟會爲什麼要把他們送到北美洲來，而且那麼愼重其事的選擇領養父母，我就完全不得而知了。」

「妳從沒有問過？」

「剛開始的時候，」她說：「當阿羅斯第一次把選擇領養父母的條件告訴我時，我曾經問過他爲什麼。但是他告訴我只管去做，不必問那麼多，一切都是爲了祖國。」

「而且，我相信你也一定清楚，」法斯勒提醒她說：「假如妳不合作的話，他們一定會想辦

法找妳麻煩。」

「那當然。」瑪洛妮說：「這一點我心裏很明白。」

雷柏曼又問：「那二十對領養孩子的夫婦——」

「大約是二十對，」瑪洛妮說：「可能要少一點。」

「他們都是美國人？」

「你是說都來自美國？那倒不一定。有五、六對是加拿大來的夫婦，其餘都是美國人。」

「沒有歐洲來的？」

「沒有。」

雷柏曼沒有再說話，靜靜坐在那裏，一隻手揉著耳垂。

法斯勒又看了一次手錶。

雷柏曼又開口問道：「妳還記得那些領養人的名字嗎？」

瑪洛妮嫣然一笑。「已經十三、四年囉！」她說：「我還記得一個叫惠羅克的，因爲他們送了我一隻狗，而我有時候會打電話請教他們。他們是伺養㹴犬的專家。對了，我記起來了！他們是賓夕法尼亞州的亨利·惠羅克夫婦。有一次通電話的時候，我提到想找一隻㹴犬，沒想到來接孩子的時候，他們就把小『莎莉』帶來了，那時候它才剛剛十個禮拜大。眞是一隻漂亮的小傢伙！我們一直帶著它，現在還在家裏。」

「有沒有一個叫古舍雷的？」

瑪洛妮看著他，略一躊躇馬上點點頭。「不錯，」她說。「我接洽的第一對夫婦就叫古舍雷。」

「住在阿利桑那州土珊市？」

「不對，住在俄亥俄，哦——也不對——應該是愛渥華州——對，沒錯！愛渥華州的艾美茲鎮。」

「他們已遷居到土珊市，」雷柏曼說：「而且古舍雷今年十月份已經死於意外。」

「哦？」

「古舍雷後面是誰？」

瑪洛妮搖搖頭。「剛開始幾對，時間都很接近，最多相差兩個禮拜，我實在難以分辨。」

「是不是叫寇瑞？」雷柏曼提醒她。

瑪洛妮想了一下。「不錯！」她說：「他們是從麻塞諸塞州來的。不過——好像不是古舍雷後面那一對。讓我想想看：古舍雷夫婦是二月底領養的孩子，接著是一對——從美國南部美肯鎮來的夫婦；然後才輪到寇瑞夫婦；再過來就是惠羅克。」

「惠羅克只比寇瑞晚兩個禮拜？」

「不！要晚兩個到三個月。從第三對夫婦以後，大家的時間就拉長了。」

雷柏曼突然轉頭對法斯勒說：「我把這一點記下來該不會要你的命吧？這都是多年前在美國發生的舊事，對她不會有任何影響。」

法斯勒不太情願地嘆了口氣。「好吧！」他說。

「爲什麼你這麼認眞？」

雷柏曼從口袋掏出紙、筆。「惠羅克怎麼拼？」他問。

瑪洛妮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唸給他聽。

「住在賓夕法尼亞州？」

「不錯！」

「請妳再想想看：到底他們領養孩子的時間和寇瑞那一家相差多久？」

「我實在記不很清楚！總是在兩個月到三個月之間，畢竟每一次領養案的時間還是有一點差異。」

「是比較接近兩個月呢？還是三個月？」

「別太難爲她了！」法斯勒說。

「好吧！」雷柏曼說。「那麼惠羅克之後又是誰呢？」

「唉！」瑪洛妮嘆了口氣。「我已經搞不清誰在誰的後面了，」她說。「想想看，一共有二十對，又拖了兩年半的時間，誰能記那麼清楚！」她又儘可能想出幾對夫婦和地名來，雷柏曼分別都記了下來。

「時間到。」法斯勒說。「你能不能先到外面等等我？」

雷柏曼收起紙筆，然後望著瑪洛妮，點了點頭表示自己的謝意。

瑪洛妮也回報地點了下頭。

他慢慢站起身，走向衣架，把外套取下來穿上，接著拿起帽子、手提箱向門口走去。他在門口愣了一下，然後回過頭來。「我還想再問一個問題，」他說。

屋裏兩個人都看著他，法斯勒終於點點頭。

他看著瑪洛妮說：「妳知道妳那條獚犬是那天生的嗎？」

她一臉茫然地看著他。

「妳不記得了？」他又問了一句。

「當然記得！」她說：「四月廿六號。」

「謝謝妳！」他說，然後轉向法斯勒。「請你不要待得太久，我還有事要辦。」說完，他轉回頭開門走出屋外。

他坐在甬道上的長凳上，拿出一本小日曆簿開始計算日期。坐在長凳另一頭的一名女舍監，轉頭對著他說：「你有辦法把她弄出去？」

「我不是律師，」他說。

回程中，法斯勒忍不住打破沉寂說：「喂，老雷！我已經被你完全搞迷糊了！到底納粹兄弟會和那些領養的孩子有什麼關係？」

「很抱歉，」雷柏曼說：「我們事先的約定可沒包括這一點。」

他好像未卜先知預料對方會問這個問題。

※　※　※　※　※

當他回到維也納，發現自己的辦公桌、檔案櫃已經在法院强制執行下，被搬到一個新的小辦公室去了——那是一個隔成兩間的小房間，馬克斯好不容易才在第十五區，一棟破爛的大樓裏找到的。不用說，他也得儘快的搬出原先的公寓——其實莉莉早已在著手進行了——找一個比較小，房租比較便宜的地方落腳。（再見了，葛蘭查！你這個雜種！）一項接一項的花費——新辦公室的兩個月押金、律師費、搬家費、電話費……——已經使他囊空如洗。搜盡全家零錢，連買一張到薩爾斯堡的機票都不夠，更別說是華盛頓了，但是下下個禮拜，二月四號或是五號，他勢必又要到那裏去跑一趟！

當馬克斯和愛沙正忙著佈置新辦公室，使它看起來更像一個『戰犯資料中心』的樣子，雷柏曼在一旁，像是對大家解釋，又像是自言自語的說：「古舍雷和寇瑞夫婦領養孩子的時間，先後大概相差四個禮拜，一個在一九六一年的二月底，另一個在同年的三月底。而古舍雷和寇瑞被謀殺的時間，也正好相隔四個禮拜，僅僅差了一天，而且和領養孩子的先後順序一致。接下來，惠羅克夫婦應該是一九六一年七月中旬領養的孩子——這一點，我是從瑪洛妮家那隻寶貝狗的生日推算出來的；它一九六一年四月廿六日出生，交給瑪洛妮，也就是領養孩子的那一天，剛好十個禮拜天——」

「你在說些什麼啊？」愛莎轉頭看著他，一臉好奇地問。她正伸手在牆上壓著一張地圖，讓馬克斯用圖釘釘牢。

「——而從三月底到七月中，」雷柏繼續自顧自的說：「大約是十四個禮拜。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惠羅克很可能在明年二月廿二號左右被殺——也就是寇瑞遇害的十四個禮拜以後。而我，應該在那個時間的兩三個星期以前先到華盛頓去。」

愛莎說：「我想，你講的我都聽得懂。」

馬克斯半挖苦的講反話說：「妳有什麼聽不懂的？那些人都按照他們領養小孩的先後順序被殺；而且謀殺與謀殺之間的間隔和他們領養小孩先後時間的間隔也一致。問題是——爲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雷柏曼認爲倒不必急。不管原因倒底是什麼，能先阻止殺戮的繼續進行才是最重要的。不過，要達到這個目的最好方法，就是獲得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支持和援助。雷柏曼自信，以前兩名被害人——古舍雷和寇瑞——兩個長相完全一樣的兒子爲證，應該可以很容易說服聯邦調查局，讓他們相信，惠羅克將是未來的第三名犧牲者。（如果美肯鎮那名受害人也能找出來的話，惠羅克應該要算第四個受害人了。）這樣他們就能佈下天羅地網，把二月廿二日準備刺

殺惠羅克的殺手捕獲。然後從他身上，找出另外五名殺手和他們的行刺計劃。（雷柏曼現在已能確定，六名殺手都是單獨作業的。因爲像杜林、古舍雷、倫斯坦、霍夫這幾個被害者，不但分別在不同的國家，而且遇害日期非常接近。）

也許，直接到波昂去找「戰犯調查委員會」要更方便一點。因爲雷柏曼相信，在德國負責辦理領養手續的代理公司裏面，一定也能找到一個像瑪洛妮一樣，專門做穿針引線工作的人。（此外在英國，在幾個北歐國家裏也一樣。）況且鮑曼已經證實，夫來堡和翠陶鎮兩名被害人的兒子也是長得一模一樣。而雷柏曼本人，也曾經從杜塞道夫打過電話給杜林、勞森伯格和史魁伯的未亡人，查詢她們的兒子是不是領養的。其中兩個太太很驚異，非常勉强的承認了事實。另外一個雖然憤怒的拒絕了他的問題，也無非是欲蓋彌彰、不打自招罷了。

但是在波昂，他找不到可能成爲下一個犧牲者的對象；他如何接近瑪洛妮的經過也不容易得到諒解。而且他自認爲，同情他的美國人要比同情他的德國人要多。最重要的一點：以他一個猶太人的心情，他寧願去相信美國政府，而不願意相信納粹發源地的德國政府。

所以，他還是決定到華盛頓去找聯邦調查局。

爲了籌措去華府的旅費，他不得不打電話向資料中心的捐助人求救。「我一向不喜歡勉强別人，但這一次卻非得各位的鼎力相助不可。門吉利和前黨衞軍的六名殺手，正在世界上興風作浪，我必須去阻止他們！」但是所有的反應都很冷淡。什麼通貨膨脹啦，經濟不景氣啦，生意不好啦，各人有各人的藉口。雷柏曼在無路可走之下，只好使出他最不情願用的殺手鐧——用過去的罪惡，死亡的慘痛經驗——來募款。總算有幾個人願意慷慨解囊了。雷柏曼還得催他們快一點，告訴他們情況緊急，不要拖延。一個星期以後，他收到部份從美國、瑞典匯來的錢。於是買了二月四號星期二，經法蘭克福、紐約到華盛頓的機票。

※　※　※　※　※

元月卅一日星期五黃昏，門吉利帶著他的保鑣飛往聖他卡塔里那島上的弗羅亞諾市——差不多剛好位於聖保羅市和巴西西南部阿里格勒港的中央。這一次他是堂而皇之以門吉利的本名出現的！下了飛機，他們直接趕往諾夫·韓歌旅館，進到那間佈置得五彩繽紛，牆上、天花板上掛滿了納粹標誌和紅、黑彩帶的旅館跳舞廳。「國家社會主義之子」正在那裏舉行所謂「一人一百元」募款舞會。門吉利的突然現身，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騷動！這位第三帝國時期赫赫有名的納粹大人物，原先已經以身體欠佳爲由拒絕了「國家社會主義之子」的邀請，有意給這個組織一個難堪！不但如此，他還尖酸刻薄地對他們的領導人，漢斯·史楚波作了許多不堪入耳的批評。

完全出人意外地，這位驕傲自大的門大醫生竟然又神出鬼沒冒了出來了！他仍然是一身潔白的晚禮服，進門後立刻和歡迎他的人羣熱情地握手、擁吻、寒喧……他還是那麼的瀟灑、風趣！看起來那麼的健康和神采奕奕！

他今晚上也確實是心情不錯。是爲了什麼？因爲今天已經是元月卅一了——明天他又可以在

他的圖表板上加上四個紅方塊了，一共十八個，第一欄已經超過了一半！最近這一段日子，只要有舞會、有聚餐的地方，他從不錯過機會。這完全是一種物極必反的心理，因爲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上旬那段日子裏的焦慮、沮喪和不安簡直快把他逼瘋了。在那些倒霉的日子裏，那個該死的猶太雜種雷柏曼正在各地興風作浪，眼看著苦心籌劃的大行動就要給他一個人弄砸了！手握香檳酒杯，置身於這麼一個燈火輝煌的豪華大廳裏，看著一對對印歐民族優秀男女瀟灑的翩翩起舞，他眞的難以想像，僅僅不到兩個月前的那種尷尬和危機場面：完全像托斯托也夫斯基筆下的主人翁一樣，他日以繼夜的在思索、計劃、安排，爲『納粹兄弟會』眞的背叛、棄他於不顧的時候，預作準備！（那種顧慮完全不是他個人的幻想和虛構！只差一點點沒眞正成爲事實而已！）後來，蒙德被迫跟著雷柏曼跑了一趟法國；齊威麥也跟著他去了趟英國。謝天謝地！雷柏曼終於放棄了他的明查暗訪返回維也納老巢。很顯然，他已經對那通美國年輕人的電話失去了信心。他也眞該感謝上帝；他們找到那名美國青年以前，雷柏曼還沒來得及聽到那捲錄音帶！要不然，他今天那能如此輕鬆愉快的坐在這裏品嚐香檳？而那位可憐的雷柏曼，正拖著一付老骨頭在美國托鉢雲遊，進行所謂的「募款演講旅行」！美國現在已是大雪紛飛的季節，下吧，老天！讓大雪凍死那個猶太鬼！

門吉利高高坐在講台上面，坐在他左手邊的史楚波——他倒沒有門吉利想像中那麼白痴——頻頻向他敬酒。但是他的注意力卻貫注在坐在他右手邊的一名金髮美女身上。她是去年被大家一致推選出來的納粹小姐。門吉利並非沒有看見她手上的那隻結婚戒指，和小腹微凸的四個月身孕。。因爲知道她先生經常在里奧忙生意，不禁腦中生出遐想：也許她對像自己這麼一個大人物心存好感？……那——以後每次來弗羅亞諾，都可以留下來過個夜，第二天清晨再飛回去。

當門吉利正摟著那位納粹美女舞得面酣耳熱，慢慢把扶在對方後背的那隻手逐漸下移到她迷人的臀部上去時，逢貝克突然轉到他的面前打了一個招呼。「嘿，門醫生您好！大家聽說你在這裏，都忙著趕來一睹風采！這是賤內伊沙！」

他仍然陶醉的跳著，心想自己一定喝多了遇見了鬼。但是逢貝克的臉一直是逢貝克，並沒有變成另外一張臉。當逢貝克臂彎裏的小女人正向自己阿諛的說著。「眞是榮幸！」「我眞高興——雖然貝克跑到老遠……」，逢貝克也正瞪著一雙色迷迷的眼睛向自己身邊的金髮美女厚顏無恥地自我介紹。

他突然停了下來，把雙手從女伴的身上放下。

逢貝克神情興奮的對他說：「我和內人正在二度蜜月！」

門吉利冷冷地瞪著他，然後說：「你應該在瑞典克里斯丁斯達特的！你應該在爲刺殺下一名對象奧斯卡雄作準備的!!」

逢貝克鬆開懷裏的小女人，臉色突然一陣慘白，楞楞地看著對方。

「叛徒！」他尖叫著。「你這隻死豬——」言語不足以洩憤之下，他衝上前去揑住逢貝克的

脖子，往後面一陣死命狠推，撞倒了好幾對舞客。逢貝克被捏的兩眼外凸，脹紅了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有伸出兩隻手撐住對方手臂以減低壓力。一時之間，女客尖叫聲四起，舞池裏亂成一團。逢貝克連連後退，最後被一張桌子擋住，逼得他身體後仰、前腳高高翹起。客人們都被嚇得紛紛後退，空出一個小圈子來。門吉利仍然毫不放鬆，把對方死命壓倒在桌上，然後一陣亂拳，弄得杯、盤、刀、叉乒乒乓乓跌了一地，打翻的美酒、濃湯，濺得逢貝克滿頭滿臉都是。

幾個膽子大的男客人開始趕過來，把門吉利的雙手拉開！尖叫聲仍然此起彼落；舞台上的樂隊早已偃旗息鼓，停止了演奏。保鏢魯廸這時也趕過來了，抓住門吉利的手腕，一付懇求的表情看著他。

在衆人簇擁勸慰之下，他很不情願地放開了逢貝克，讓對方慢慢爬起來。「此人是名叛徒！」他指著一身狼狽還坐在地上的逢貝克向大衆吼著。「他背叛了我！背叛了各位！背叛了組織！背叛了整個印歐民族！」

逢貝克的老婆突然一聲尖叫，指著一身濕淋淋，滿臉通紅，還在揉著脖子的逢貝克歇斯底里的叫著，「快呀！那位幫忙趕快去找位醫生來！貝克的頭給玻璃刺裂了！」

「這個人應受千刀萬剮！」他毫不同情地繼續向衆人說，「他背棄了整個印歐民族！他接了一件任務，一件該像軍人般去執行的任務，但是他卻叛離了職守！」

大家聽了他的話都是一頭霧水，相互傻傻的張望著。只有魯廸一言不發，默默站在一旁替他揉搓紅腫的手腕。

逢貝克咳嗽了一聲，想要說什麼。他把還在替他擦臉的老婆推開，一隻手撐著地掙扎著站起來。他又一連咳嗽了幾聲，揉了揉喉嚨，然後抬起頭來看著門吉利。他老婆從身後搬住他的雙肩。「不要亂動，貝克！」她激動地說。「天哪！誰去幫忙找位醫生吧！」

「是他們……」逢貝克結結巴巴地說：「……叫我……回來的！」一滴鮮血從他頭上流下來，落到右耳殼上。

門吉利把身旁的人推開，一臉不相信的表情。

「星期一！」逢貝克接著說。「我在克里斯丁斯達特正爲……」他看了看四周的人，然後又回到門吉利臉上。「……爲我的下一個任務作準備時，」他耳殼上的鮮血又開始順著耳垂慢慢往地下滴。「他們從斯德哥爾摩打電話給我，要我立刻趕回總部報到。」

「你在胡說！」門吉利吼著。

「我沒有！」逢貝克聲嘶力竭地叫著，耳朵上的鮮血一連落下兩滴。「不只是我，所有的人都回來了！我報到時在總部碰到一個。聽說已經回來了兩個，而剩下的兩個人，也馬上就要回來了！」

門吉利瞪著他，嚥了一下口水。「爲什麼？」他問。

「誰知道？」逢貝克語氣不屑地說：「我沒有問原因，我只是奉命行事！」

「到底有沒有醫生？」逢貝克老婆又在旁邊尖叫。「已經有人去找了！」有人叫了一句。

門吉利說：「我就是醫生。」

「你不要接近他！」

他狠狠地瞪著逢貝克的老婆。「住嘴！」他說，然後望著衆人說，「有沒有人能替我找付鑷子來？」

在旅館餐廳經理的辦公室裏，魯廸在一旁掌著燈，看著門吉利用一支放大鏡和一付鑷子從逢貝克頭上鉗出一小塊碎玻璃來。

逢貝克低頭坐在那裏，一言不發。

門吉利在傷口上敷了一點消炎藥，然後找了一塊紗布用膠布貼上。「眞的很抱歉！」他說。

逢貝克從椅子上站起來，把弄濕的外衣拉拉平。「什麼時候，」他問：「我們才能知道這次任務的目的？」

門吉利瞪著他看了一會兒才開口說：「我想你最好閉上尊口，少問問題。」

逢貝克二話沒說，轉身走了出去。

門吉利把鑷子還給魯廸，也叫他出去。「把古柏找來，」他說：「我們馬上就要走。」

他把東西放回急救箱後，在桌旁坐了下來。他把眼鏡摘下，用手在額頭上抹了一把，然後打開煙盒抽出一支煙來點上，接著把眼鏡重新戴上，伸手從襯衫口袋把小記事簿掏出來。

他撥了賽柏上校家裏的電話。一名女佣接的，告訴他上校夫婦倆都出去了，而且不知道到那去了。

他又撥了總部的電話，完全如他預料沒有人接。

他接著又試了奧斯契的電話，是他兒子賽弗雷接的，說他不在，不過給了他另一個號碼。終於在電話上找到奧斯契。

「我是門吉利！人在弗羅亞諾。我剛剛在這裏碰到逢貝克。」

對方沉默了一下，然後開口說，「他媽的，上校準備明天早上告訴你的！他已經罷手了。對這件事他非常不滿意，大發了一陣雷霆。」

「我可以想像的到。」門吉利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還不是那雜種雷柏曼！上禮拜他到牢裏見了瑪洛妮。」

「他不是在美國嗎？」門吉利叫了起來。

「誰曉得他爲什麼又突然轉往杜塞道夫去了！瑪洛妮一定把所有事情都告訴他了，不然她的律師不會去問我們的人，有關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我們幹黑市放領嬰兒的勾當。那名律師把雷柏曼會見瑪洛妮的經過告訴了我們的人，他們立刻反映到總部來。上星期四魯德上校回來，一連開了三個鐘頭的會——賽柏極力爭取你來參加，但是魯德和其他幾個人不肯——大概情形就是這樣。我們派出去的人，在上星期二三都陸續回來了。」

門吉利把眼鏡向上一推，繼續拉著大嗓門說：「他們爲什麼不乾脆把雷柏曼那小子給宰了？難道他們都是傻瓜，猶太鬼，或是什麼？蒙德一定很樂意幹這件事。他一直想自己幹這件事！他一個人，比你們那些上校全部加起來都還要聰明。」

「你願意聽聽他們的理由嗎？」

「你說吧！假如你說話的時候我嘔出來請不要介意。」

「現在已經死了十七個人——說不定還不止此數，因爲可能已有人因自然因素死亡。雷柏曼到現在還不知情，主要是因爲瑪洛妮也不知情。但是，她很可能還記得那些對象的名字。果眞如此，雷柏曼的下一步行動將是誘捕海森。」

「那把海森叫回來不就得了！爲什麼六個一起？」

「賽柏上校也這麼說！」

「那又是怎麼回事？」

「說來你眞要作嘔了。魯德認爲再幹下去風險太大，不如趁早收手，以免將來『兄弟會』成爲衆矢之的。關於狙擊雷老兒，他的看法也一樣。他一再強調，我們既然已經獲得了一兩個成功的機會——說不定還更多——就該知足，把行動早點結束。讓那個雷柏曼去捕風捉影，竟其餘生爲這個看來還沒有結束的案子奔波勞碌。」

「雷老兒可不是傻子！他不但會至死追根究底，而且知道把注意力放在那批孩子的身上。」

「未來的事，誰都難以預料。」

「問題的主要關鍵在——」門吉利說，一面把眼鏡摘下來放在桌上。「——那批卽將退休的老傢伙，早已失去雄心鬥志，只求能夠安享餘年然後壽終正寢，至於他們的印歐兒孫們會不會絕種，會不會被別的種族吞噬毀滅，他們根本就不會也不可能去關心。以我的脾氣，而且能夠做得到的話，我會乾脆把他們統一集中起來，一下子槍斃掉算了！」

「你也別這麼說，門老！究竟他們已替咱們養了這麼多年孩子，沒有功勞，苦勞也該算一算呀！」

「況且，」門吉利又說：「假如我的統計數字出了問題怎麼辦？假如成功的機率不是十分之一而是廿分之一怎麼辦？或者是卅分之一，甚至九十四分之一怎麼辦？如此一來，我們不是全功盡棄了嗎？」

「門老，您聽我說；假如事情我能作主，我一定早就幹掉雷柏曼那雜種了，管他什麼後果不後果。剩下的行動也一定要貫徹到底。我是永遠站在你那一邊的，賽柏也是。我知道你可能不相信，從頭到尾就是魯德一個人從中作梗，沒有他，所有的事五分鐘就解決了。」

「反正是有場仗要打就是了，」門吉利說：「對不起，我得走了，再見。」他隨卽把電話掛上。

他把雙肘靠在桌面上，十個手指頭交叉在一塊撐在下巴底下，兩個大姆指上下交換的在緊閉

的嘴唇上磨擦著。天下的事情都是這樣，他想：當你有求於別人的時候，總是不能事事稱心。難道天下就沒有一個慧眼獨具，或是一個眞正稱得上天才的人，能夠讓魯德和賽柏那種蠢材心服口服的言聽計從嗎？

辦公室的外面，他的保鑣魯廸還在焦急地等著。韓斯・史楚波和他的副官，餐廳經理、旅館的總經理，以及那位納粹金髮美女，也都懷著一顆好奇和關切的心情在門外守候著。

一看見門吉利開門出來，史楚波立刻張開雙臂熱情地迎了上去。「那名可憐的傢伙已經離開了，」他說：「來，別再爲他掃興了，我們還有好節目等著你呢！」

「各位的盛情我心領了，」門吉利說：「我有要緊的事，必須得馬上離開。」說完，他向魯廸打了個招呼，匆匆向門口走去。

※　　※　　※　　※　　※

鮑曼打電話來，說他已經找到一切事情的答案：爲什麼那九十四個孩子會長得像雙胞胎般的一模一樣；以及門吉利爲什麼要把那些養父們一個個的殺害。

雷柏曼昨晚被腹瀉和關節痛折騰了一夜沒睡，所以今天還一直躺在床上沒起來。當他聽見電話鈴時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天下會不會有這種巧合；他是躺在床上時，從一個年輕人的電話得到消息的；現在會不會又是從床上接到另一個年輕人的電話把問題解決呢？所以聽完鮑曼的話，他彷彿有十足的信心。「說下去！」他說，一面多墊了一個枕頭在背後使自己能坐起來。

「雷先生！」鮑曼的聲音聽起來似乎像不太舒服的樣子。「這件事在電話裏講恐怕不太妥當。太複雜了！我自己一個人實在不能完全想通。事情完全是和我住在一起的一個名叫雷娜的女孩告訴我的。這是她自己的構想！她曾經和她一位教授討論過，因爲只有那位教授眞正瞭解內情。你能不能到海德堡來一趟？我會爲你安排一次和他們會面的機會。我敢保證，他們的構想一定能解答你的問題。」

「禮拜二一早我就得動身到華盛頓去了。」

「那麼你明天就來。不過我建議你最好禮拜一來，在這裏過夜，然後禮拜二直接從這裏走。反正你要經過法蘭克福對不對？我會到機場接你，然後再把你送回法蘭克福。我們可以利用禮拜一晚上和那位教授見面。然後你可以和我們一塊睡，你睡牀上，我和雷娜睡睡袋。」

「你最起碼先給我一點概念好不好？」雷柏曼說。

「這樣不好，雷先生！相信我！一定要由眞正瞭解內情的人來講才講得清楚。這也就是我爲什麼非要你來一趟不可的原因。你這次去華盛頓，是不是也爲了這件事？」

「不錯！」

「那你離開以前最好能有愈詳細的資料愈好對不對？我向你擔保，你絕不會白來海德堡一趟！」

「好，我相信你！我會打電話告訴你我的行程。同時，你也最好先確定一下，禮拜一晚上那

位教授是否有空。」

「我會的，而且我相信他一定會想辦法和你見面的。因爲雷娜說，他一直急著要見你，看看能不能幫上忙。雷娜也是。她是瑞典人，況且我們在瑞典耶特堡已經發現了一個案例。」

「那位教授是教什麼的——政治學？」

「生物學。」

「生物學？」

「不錯。好了，我現在要出去了，不能多聊，不過我明天一整天都會在家。」

「我會打電話給你。謝謝你，鮑曼！再見。」

他把電話放下。

他的預感還眞是靈驗的！

一個生物學教授？

※　※　※　※　※

賽柏對於自己不必第一個把這些消息告訴門吉利，心中覺得輕鬆不已，但似乎有所虧欠。以他和門吉利多年的關係，以及對門吉利那份天才和幹勁的景仰，他認爲自己應該是第一個向門吉利表示同情和慰問之意；而不是由奧斯契來描述他們與魯德和斯瓦茲可夫這幫人的那一場激戰要來得更精彩，也更有意義的多。

週末的時候，他用無線電連絡門吉利好幾次，但是都沒有成功。所以星期一才吃過中飯，他就帶著六歲的孫子乘飛機出來了。降落的時候看見停機坪上空蕩蕩的，賽柏懷疑門吉利會不會還在弗羅亞諾沒囘來？不過他也可能到亞松森或是古里提巴市去了。或者他根本沒出去，只是駕駛員一個人到亞松森辦採購去了。

賽柏一路領先穿過林間的小道向房屋走去，副駕駛帶著他的小孫兒跟在後面。

一路上竟然看不到半個人影——沒有警衞，也見不到佣人。副駕駛試過每一個營房的門，都上了鎖。而每一個佣人的房間，也都是門窗緊閉，靜悄悄的。賽柏開始感覺不對了。

主房的後門上了鎖。他們又繞到正門來試，還是一樣！賽柏在門上猛敲了一陣，然後停下來等候動靜。他的小孫子看見前院地上有一輛模型坦克，正準備彎下身去撿，賽柏立刻尖聲制止他，「不許亂動！」——彷彿上面沾染了什麼瘟疫似的。

那位副駕駛用腳踏碎一扇窗戶上的玻璃，然後以肘護面慢慢地鑽進屋內。不一會兒，他從裏面把門打開了。

屋裏面雖然沒有人，東西卻仍然整整齊齊的擺設著，不像是主人倉促離開的樣子。

進到書房，賽柏發現那張上面墊有玻璃板的書桌還是原封未動放著上次所看到的擺設。所有的書寫文具，都整整齊齊地排在右上角的一條桌巾上。他又轉頭去看那張圖表。除了第一欄還保持得乾乾淨淨，從上到下已經塡滿了過半數的紅色方塊，第二欄、第三欄都被醮上了紅漆，漆汁

在沒乾的時候從上往下流，看起來有如鮮血一樣。

他的小孫兒在旁邊看到這幅圖表，現出一副很擔心的表情說：「爺爺，他們怎麼把顏色塗到格子外面來了呢？」

賽柏仍然目不轉睛地瞪著那幅圖表。「是啊！」他說：「顏色都跑到格子外面去了，對不對？」

「那是什麼啊？」小孩子又好奇地問。

「上面寫的都是一些人的名字。」說完他轉身叫道：「海奇！海奇！」

副駕駛從外面應了聲「有！」匆匆跑了進來。

「快回飛機上給我拿一罐汽油來！同時叫蘇曼一塊過來。」

「是的，長官！」

賽柏又對著圖表看了幾眼，然後深深嘆了口氣。

「你要幹什麼呀，爺爺？」

「把這個燒掉！」

「爲什麼呢？」

「這樣別人就不會看到它了。」

「那不會把房子也燒掉嗎？」

「當然會囉！反正這個屋子的主人也不會再回來了。」

「你怎麼知道？假如他回來看到這樣一定會生氣的，爺爺！」

「你到外面去撿那個玩具玩好不好？」

「不要，我要看你燒這個！」

「叫你去你就去，別不聽話！」

「好嘛！爺爺。」小孫子轉身向屋外跑去。

「待在走廊上不准過來！」賽柏望著他的小背影說。

他把那張長書桌連同桌上的一疊雜誌全都推向鑲圖表板的牆邊。接著他走到實驗室觀察孔下面的檔案櫃前蹲了下來，打開櫃子把一疊疊的報告紙和記錄簿拿出來，然後整個抱到長書桌上放下。他又朝潑滿紅漆的圖表注視了一會兒，又忍不住搖頭嘆息了起來。

他來來回回把每一個檔案櫃的文件、資料都往長桌上放，直到桌面上堆得不能再堆爲止。然後他把兩扇窗子的鉤環拉下，把窗戶打開。

辦完了這些事，他站在屋裏瞪著牆上的希特勒嘉言錄出神。他又看了看那幅門吉利父親的放大肖像，然後從牆上取下幾樣紀念品收起來。

副駕駛提著一個紅色的油罐進來，緊跟在他後面的正駕駛蘇曼，看到屋裏這幅景象，不覺楞在原地。

「把這張肖像拿出去。」賽柏指著牆上老門吉利的放大像對副駛說，然後叫正駕駛到每個房間再檢查一遍，看看還有沒有人在裏面，並且把所有的窗戶打開。

接著，他把汽油罐打開，慢慢地淋在桌上的文件、雜誌上，然後再潑向圖表板。油漆碰著汽油逐漸融化，上面的人名、地名慢慢地模糊，化作一條條黑水，從上往下像蚯蚓一樣曲曲折折地流下來。

副駕駛把那張放大像從牆上取下來拎出屋外。

賽柏把倒剩的汽油罐拿到門外放在門口，然後回到屋裏從桌上抽出幾張報告紙搓成一條紙捻作爲火引之用。接著從口袋裏摸出他的黑色打火機把火點著。

正駕駛進來向他報告說，每一間房間都檢查過了確實沒有人在，而且他把窗戶也都打開了。賽柏叫他把特意搜出來的幾本像備忘錄的記事本，連同門口的汽油罐一塊拿出去。「好好看住我的孫兒別叫他亂跑。」他特別叮嚀道。

他一手還揑著那只點著了的打火機，另一隻手握著引火紙捻，又等了一下才再次叫道：「你找到他了嗎？」

「是的，上校！他已經和我在一塊了！」正駕駛應道。

他把紙捲引燃後將打火機放回口袋，然後把點燃的紙捻顛倒過來好讓火燒的旺一點。他舉著火捻慢慢走向書桌，投在淋滿汽油的雜誌和紙堆上，轟然一聲！火勢迅速漫延燒向牆上的圖表板。

賽柏退後兩步，瞪著那一幅潑滿鮮紅油漆的圖表板在火焰熛烤之下鼓起了一個個的泡泡，然後迅速轉黃變黑。那些人名、日期和一條條的黑線，也隨著火焰的走勢很快的消逝了痕跡。

他眼見整幅圖表板被烈火迅速吞噬之後，立刻轉身退出屋外。

幾個人一言不發的站在院子裏，瞪著一股股濃煙從敞開的窗口竄出來，接著是一簇簇閃動的小火苗，終於愈燒愈旺，成了一片火海，一陣陣熱浪向他們襲來。賽柏緊緊抓著他小孫子的手，副駕駛用手臂小心地護著那張放大像，正駕駛雙手捧著一大疊記事簿，腳下還不忘護著那罐半空的汽油罐……

※ ※ ※ ※

愛莎穿上外套，戴好帽子剛剛準備出門，電話鈴響了。今天眞是不順，難道就不能安安心心的出一次門？她嘆了口氣，只好又走回客廳去接電話。

總機小姐告訴她有人從聖保羅打電話找雷柏曼先生。愛莎告訴她雷柏曼已經離城到別的地方去了。接著她聽見對方操著一口流利的德語對總機說：「別人也可以，我只要轉幾句話。」

「請問那一位呀？」愛莎主動地問道。

「敝姓庫爾勒，小兒寇克他……」

「我曉得這回事，庫爾勒先生，你說吧！我是雷柏曼先生的私人秘書愛莎。令郎有什麼消息嗎？」

「是的，我正要告訴雷先生這件壞消息！小兒的遺體已經在上個禮拜找到了。」

愛莎嘆了口氣沒有說話。

「這早就是預料中的事了，也沒什麼好說的，我只是告訴雷先生一聲，我準備馬上動身把孩子的遺體接回家。」

「對令郎的事，我們都覺得很遺憾。」

「我很感激大家的關心。孩子是給人用刀捅死之後，被人用飛機把屍體拋進叢林裏去的。」

「天哪?!」

「我想雷先生可能會想知道這件事。」

「當然，當然！我一定馬上轉告他。」

「——此外，我還有一點消息要告訴他。那批納粹鬼雖然搜去了寇克的錢包和護照，但是似乎不小心漏了一張小便條在他牛仔褲口袋裏。上面寫的好像是孩子聽錄音帶時臨時記下的一點東西，我想可能對雷先生很有用處。妳能不能告訴我，怎麼樣才能聯絡到雷先生嗎？」

「當然可以，他今天晚上在海德堡。你請等一等啊！」愛莎把桌上的枱燈擰亮，然後把電話索引簿拿到自己面前。「他其實是在曼漢鎮過夜，我這裏有他的電話號碼。」

「他明天會回維也納嗎？」

「哦不，他明天直接就從那裏飛華盛頓去了。」

「哦？這樣也好，我乾脆等他到華盛頓以後，再和他聯絡吧！反正我現在情緒還有點不穩定，明天再打電話可能會好一點。他到華盛頓以後準備住在哪？」

「富蘭克林旅館。你等一等！」她馬上開始翻電話索引簿。「我有那兒的電話號碼。」她找到以後，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唸給對方聽。

「多謝妳啦！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到那裏？」

「他要搭的那班飛機明天下午六點半到華盛頓，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七點半以前他應該到旅館了。」

「希望他這次到華盛頓，也是爲了那檔子事。」

「他就是爲那件事才去的。」愛莎說：「寇克的消息沒有錯，庫爾勒先生。已經有不少人被謀殺了，雷柏曼先生正在想辦法阻止這些瘋狂的殺戮行爲。所以，你也該覺得安慰了，令郎的犧牲是有代價的！」

「謝謝妳，愛莎小姐！聽妳這麼說，至少我心裏好過了一點。」

「快別這麼說！庫爾勒先生！祝你一路順風！再見！」

愛莎把電話掛上後，坐在那兒愣了一會，然後若有所思的搖搖頭，嘆了一口氣。

在另一方面，門吉利提起自己的棕色帆布手提箱，走到汎美航空公司定位櫃枱前，站在兩排長龍中比較短的一邊。他的棕色頭髮中分向兩旁梳著，下巴到兩邊嘴角，留著長長的棕色鬍鬚。

上身穿了一件高領緊身套頭衫。到目前爲止，他這身打扮，和所有的舉止行爲，似乎還沒受到別人的特別注意。

他的巴拉圭護照上使用的大名是拉蒙·奧斯罕·芮古寧，職業是一名古董商。這樣，他就可以名正言順的隨身携帶一支自衞手槍——九十公厘勃朗寧強力自動手槍——。他不但有合法的槍支執照，還帶了駕照和全套的業務證明以及信用卡。而且在他的護照裏面，一頁一頁簽滿了不同國家的入境簽證——美國、加拿大、英國、荷蘭、挪威、瑞典、丹麥、德國和奧地利——雖然簽證都是去年十二月裏就辦好的，但是期效都還沒過。此外，他也帶了足夠的錢（還有鑽石）。

他買了一張當天晚上七點四十五分飛紐約的機票，然後準備從那裏換乘另一家美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這樣，明天上午十點三十五分，他就可以到華盛頓了——有充裕的時間，先到富蘭克林旅館把一切準備工作做好。

5

那位生物學教授名叫南伯格。他雖然戴了一付金邊眼鏡，兩腮已經被電動刮鬍刀刮得泛青，但是看起來頂多也不過三十出頭一點。

「一、完全相似的外貌，」他一邊說，一邊比著手勢。「第二、相同的志趣和性向——其程度甚至比你們所發現的更爲接近。第三、生長在背景非常類似的家庭裏。如果我們把這幾個條件和因素連在一起來看，只有一個可能的解釋——」他把十個手指頭交叉一塊，擱到疊放在左腿上的右腿膝蓋上。「——那就是單核細胞再生。」他看著雷柏曼說：「在這方面，門吉利醫生很顯然地要比其他任何人要領先十年以上。」

「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雷娜站在門口，手裏正拿著一個小瓶子左右搖擺著說：「因爲從一九四〇年代起，門吉利醫生就已經開始在奧希維茲集中營裏研究這玩意了！」

「不錯！」南伯格附和著說。（雖然雷柏曼聽見別人把『研究』和『奧希維茲』連在一塊用，感覺十分的刺耳；原諒她吧，他告訴自己說，那個年輕的瑞典女孩，對過去的痛苦往事又知道些什麼呢？）「至於其他的研究機構，」他聽見南伯格接著說：「主要是一些英國和美國的科學

家們，遲至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才開始著手這方面的研究，而且一直到今天，對人類卵細胞的秘密還沒能完全揭開。或許，大家對研究的成果都有所保留。這也是爲什麼我會說，門吉利在這方面的研究只領先十年左右，而不是十五年或廿年。」

雷柏曼偏頭望了望坐在左手邊的鮑曼，看看他是不是完全聽懂了南伯格的解釋。鮑曼正嚼著手裏的一根胡蘿蔔，看見雷柏曼轉過頭來，立刻回了他一個詢問的眼神，彷彿在說：「我他媽聽的迷迷糊糊的，你呢？」。雷柏曼搖搖頭，給他一個會心的微笑。

「當然，蘇聯的科學家們也一定在研究這個問題。」南伯格繼續說道，同時整個人在那張舒服的摺椅裏前後搖擺著，兩隻交叉在一塊的手，不停地在膝蓋上摩擦著。「而且在沒有教會和輿論的限制下，成果可能更爲斐然。也許目前在西伯利亞某一個地方，已經培養了一批十全十美的小印歐民族；說不定年齡比門吉利創造的那一批小孩子還要大一點。」

「對不起！」雷柏曼突然打斷了南伯格的話。「你講了這麼多，可是我實在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

南伯格很驚訝地打量了他一下，然後以很有耐性的語氣解釋著說：「所謂單核細胞再生，就是把一個遺傳因子完全相同的個體加以培養，使其繁殖再生。難道你從來沒有讀過生物學嗎？」

「讀是讀過一點，」雷柏曼說：「不過那已經是差不多四十五年前的事了。」

南伯格那張年輕的面孔上綻出一個動人的微笑。「恐怕那個時候，」他說：「英國生物學家哈爾登所提出來的這個理論，才剛剛受到科學界的認同。」

「請繼續談你的『單核細胞再生』吧！」雷柏曼以半開玩笑的語氣說：「但是別忘了你談話的對象，只是一個對音樂還算有一點興趣的人；生物雖然也接觸過一點，但無非是攷試制度下的虛應故事而已！」

「你不妨用曲子唱給他聽吧！」鮑曼開玩笑地建議南伯格說。

「假如我真能唱，相信也不會是什麼好聽的曲子。」南伯格說：「至少不會有唱片或音樂帶上的曲子那麼動聽。我所要講的是一個卵細胞和一個精細胞，他們各有二十三個染色體，像念珠一樣被一條條游絲連結起來。當兩個細胞核結合在一塊，就成了一個含有四十六枚染色體的受精卵。當然我所說的四十六枚染色體，並不完全可靠，因爲隨人種的不同，染色體的數目也不一樣。那些受精卵裏的染色體會不斷的自我複製——非常神奇是不是？——成爲一組新的，但是卻又和老的性質完全一樣的染色體，而成爲一個新的細胞核。新細胞核裏的染色體，又再自我複製，分裂成另外一個新的細胞核。於是這種複製、分裂、複製、分裂，週而復始不斷地進行下去。」

「這就是所謂的有絲分裂？」雷柏曼問道。

「不錯！而且經過九個月不斷地複製、分裂過程之後，」南伯格接著說：「原來的一個受精卵，已經繁殖爲千百億個同樣的細胞核，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個體。這許多細胞核也分別演變成各種不同的形態，擔負起人體各個不同的功能——譬如變成骨骼、肌肉、毛髮、血液；執行對聲

、光、熱、味等等不同的反應——不過，每一個這種細胞核，也就是構成人體的千百億個組成份子中的任何一個小個體，和原來的受精卵一模一樣，都包含了四十六個染色體，半數來自父親，半數來自母親。唯一例外的，是那些專司生殖功能的卵細胞和精細胞，各只有廿三枚染色體。這樣，它們才能夠和對方結合，成爲一個新的受精卵，從而複製、分裂，變成另外一個個體。」

「到現在爲止，我還都能夠聽得明白。」雷柏曼說。

南伯格點了點頭。「上面我所講的，就是自然界中，正常的生殖過程。」他繼續說道：「現在，再讓我們來談談經由試驗而造成的所謂『單核細胞再生』。這種生殖過程裏，我們首先要把一個卵細胞予以破壞，把裏面的細胞核取出，僅留下一個完整的細胞膜。當然，要完成這一步驟，手續非常地複雜，得利用輻射和極精微的外科手術。然後，我們再設法把一個含有四十六枚染色體的普通細胞核，移植到那枚已經予以破壞了的卵細胞膜裏去——這樣，一枚人爲的受精卵就製造成功了。接下來，自然的複製和分裂過程，就在這個新細胞裏開始了。通常經過四到五天，那個人造的受精卵，已經分裂成十六個到卅二個同型的細胞了。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移植到原來卵細胞母體的子宮內去，讓複製和分裂繼續進行下去。嚴格說來，那位『母親』根本就不能稱爲那個受精卵的母親。因爲她僅僅提供了一個卵細胞膜，而現在也不過再提供一個比較適宜『人造受精卵』繼續複製和分裂的環境而已。而那個『人造受精卵』裏面，完全不含她自己的遺傳因子。所以我們可以說，經由這種過程得來的新生兒，根本就無所謂父親或是母親。他們只有一個所謂的『奉獻者』——因爲他們根本就是那位奉獻者身體上的一個細胞，經過不斷自我複製和分裂而來的。因此由這種方式所產生的新生兒，也絕非另一個與別人不一樣的新個體，他們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活生生人物的複製品而已。」

「眞有這種事嗎？」雷柏曼滿臉疑惑地問。

南伯格點點頭接著說，「不過到目前爲止，眞正公開的案例只是一些對青蛙所做的試驗——那是一九六〇年代，一批牛津大學的生物學家們所做的——而且已經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巨波，使得後續的試驗只得暗中進行，再也不敢對外公開了。不過我們這些學生物的，還是不時可以獲得一些內幕消息：像美國、英國、德國，以及其他先進國家的生物學家們，仍在鍥而不捨的對兔子、狗、猴子等動物進行相同的試驗。而且我相信，以人體直接爲對象所作的試驗，也已經在蘇聯著手進行了。有誰能夠抗拒這個優生學上的新發現？想想，一旦『單核細胞再生』能夠徹底試驗成功，普遍推廣之後，世界將會成爲一種什麼樣的新局面？社會上將再也看不見白痴兒，許多惱人的疾病將會絕跡，政府在教育和醫療設施上的龐大花費也將會大大的減少，而轉移到其他更有意義的研究發展上去！不出兩三代，人類的文明將數倍於目前！」

「門吉利會不會早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初期，就開始以人類爲對象，進行這種試驗呢？」雷柏曼迫不及待地問道。

南伯格聳了聳肩。「天知道！反正學理早已是現成的了。」他說：「他只要有足夠的設備，

找到一些年輕力壯，自告奮勇的婦女，再加上高超的外科技術，和一個隱密的試驗場所，那就沒有什麼做不到的！」

「門吉利目前還躲在南美的叢林裏，」雷柏曼說：「是我在一九五九年把他給逼進那裏去的。」

「說不定是人家有意到那裏去隱居的！」鮑曼打趣地說。

雷柏曼聽後，很不高興的看了他一眼。

「我們對他到底是自願，或是被人逼進叢林裏去這一點花費唇舌爭辯，是毫無意義的。」南伯格說：「我們所要討論的重心應該是，門吉利是不是已經著手進行了我們上面所提的試驗。如果雷娜告訴我的都是實情，他很顯然早已開始著手實行。我們從那些孩子都被寄養在背景類似的家庭裏這一點，可以得到證實。」他笑了笑接著說：「大家都知道，遺傳因子並不是決定一個人最終人格的唯一因素。那些經由『單核細胞再生』得來的嬰兒，長大以後雖然可能在外貌上和原來提供細胞核的人會長得一模一樣，而且也會從那個人身上繼承某些特性和嗜好；但是由於生長的環境不同，所接觸的人、事、物也不完全一樣，將來在心智發展上，仍然可能使他們成為一個十分不一樣的人。很顯然地，門吉利的興趣並不是在培製一批生理條件上類似的人——蘇聯的研究目標可能在此，門吉利的用意決不在此。依我看，他是在設法使某一個特定的個人，能夠經由『複製』獲得『再生』。也許這個人就是他自己。他之所以選擇了那麼多背景類似的家庭，無非是想給予那些嬰兒能夠在比較接近的環境中成長的最大機會。」

「你是說那些孩子們——」雷柏曼一臉驚異地問道：「——都是門吉利個人的複製品？」

「不錯！在遺傳因子上完全一樣的複製品。」南伯格肯定地說：「至於將來那些孩子，是不是會在心智發展上和他一樣，那是另一個問題。」

「對不起！」雷娜這時出現在客廳門口向大家說：「我們該吃飯了！」她臉上綻出一個歉意的微笑，遠遠看起來顯得格外動人。「大家恐怕早就餓了吧！」她說：「老是空著肚子討論，不會有好成績的！」

於是大家慢慢從擁擠的傢俱中間站了起來，魚貫通過一小段狹窄的走道，走進一間和客廳同樣大小的小廚房去。廚房裏舖著紅桌巾的餐桌上，已經擺好了麵包、沙拉。幾個完全不配襯的玻璃杯裏，還倒好了一些紅酒。

雷柏曼混身不舒服的坐在一張小鐵背椅裏，看著坐在桌對面，正在往麵包上抹奶油的南伯格說：「你剛才提到門吉利設法要給那些孩子們一個『比較接近的環境』，到底是指什麼而言？」

「我是指能接近門吉利本身的生長環境而言。」南伯格說。看見雷柏曼似懂非懂的樣子，他笑了笑又進一步解釋說：「打個比方來講吧！假如我有足夠的知識、設備、和技術，想要自我複製一個南伯格。我不能僅僅從身上撕下一塊皮，移植一個細胞核，然後照前面所講的程序，讓細胞不斷分裂，最後變成一個嬰兒就成了。」

「你還得找一個女人。」鮑曼在旁邊插嘴說。

「謝謝你的提示！沒有女人，胎兒怎麼能夠成形呢？」他含笑看了鮑曼一眼，然後回轉頭繼續對雷柏曼說：「把嬰兒製造出來，只能說完成了工作的一部份。接下來，我得替他找一個合適的家庭，把他撫養長大。他必須有一個對宗教近乎狂熱的母親，有一個酗酒成性的父親，彼此經常爭吵不休。然後他還得有一個教數學的好叔叔，會經常帶他到郊外遠足，參觀博物館……而且這些人還不能把他視爲一個試管嬰兒，必須要把他當作一個自己的正常嬰兒來教養。接著最困難的一點：孩子的那位『好叔叔』，必須在他九歲那一年死亡，而他的父母得於兩年後分居。此後，他的青少年時期，得和他幾個年幼的妹妹，來往奔波於離異的父母之間。」

雷柏曼楞楞地坐在椅子上，對於面前的一盤食物似乎提不起什麼興趣。

「即使我眞能替那名複製的嬰兒，找到這麼一個完全類似的家庭，」南伯格接著說：「我也不能保證他將來的生物老師，會像我的生物老師一樣，對他那麼垂愛、照顧；我更沒有把握，他會不會很快就遇到一個心愛的女孩，比我早好幾年就結了婚。再說，他讀的書也可能和我不一樣，看的電視、聽的音樂，都可能不同。在這些千千萬萬不盡相同的小因素影響下，他也會或多或少的，在心智、觀念上和我有了明顯的差距。」

雷娜在雷柏曼左手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抬頭看著對面的鮑曼。

南伯格一面用刀叉把盤子裏的肉排分開，一面又開口說：「門吉利深知這種機率的問題，所

以他同時製造了許多嬰兒，找了許多類似的家庭。我想，只要那批孩子將來長大後，裏面能有少數幾個，甚至僅僅只有一個，能夠完全照他的理想培養出來，他就會非常高興了。」

「現在你該明白了吧！」鮑曼看著雷柏曼說：「納粹所以要殺那些人是有原因的！」

雷柏曼點點頭。「他們是爲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表達——要給那些孩子製造相同的境遇。」

「一點也不錯！」南伯格說：「使他們能夠在相同的境遇下，培養出和門吉利一樣的心理狀態。」

「門吉利少年喪父，所以那些孩子們也該有相同的遭遇。」鮑曼在一旁幫忙解釋著。

「這種心理狀態的形成，」南伯格說：「和製造一個生理狀態完全一樣的嬰兒，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這就和開啟保險箱一樣。」雷娜也插進來說：「你必須先要找對號碼，然後順著正確的方向旋轉，門才能夠打開。」

「不錯！」南伯格說：「每一個細節都應該是息息相關的。」

「可是，門吉利的眼睛是棕色的，並不是藍色的呀？」

南伯格看著雷柏曼說：「你有把握？」

「我資料裏有一份他阿根庭身份證的影本。」雷柏曼說：「裏面寫的很清楚：『眼睛——棕

色』，而且，他父親是一名非常富有的製造商——農機製造商——也不是一名小公務員。」

「他眞的是出自那個赫赫有名的門吉利家族嗎？」鮑曼問他。

雷柏曼點點頭。

南伯格挖了一匙沙拉到自己盤子裏，然後開口說：「怪不得他能負擔得起那些昂貴的設備。既然他的眼睛顏色和那批孩子不一樣，證明他不可能就是提供繁殖細胞核的人。」

雷娜看著雷柏曼說：「你曉得誰是納粹兄弟會的負責人嗎？」

「是一個名叫魯德的上校。」

「他的眼睛是藍色的嗎？」鮑曼緊跟著問。

「這個我不太清楚，必須去查證一下。還有他的家庭背景，我也得徹底的瞭解。」雷柏曼低頭看著右手裏的叉子，然後慢慢地從盤裏叉起一片胡蘿蔔塞進嘴裏。

「不管怎麼樣，」南伯格說：「你現在已經知道了納粹殺人的動機。那你準備採取什麼樣的對策呢？」

雷柏曼坐在椅子上沉默了一陣子，慢慢把叉子放回盤子裏，然後從大腿上把餐巾拿起來放到桌子上。「對不起！」他突然說了這麼一句，就站起身來走出厨房。

雷娜看看他離開的背影，又看看他的餐盤，最後目光回到鮑曼的臉上。

「怎麼回事？」鮑曼楞楞地說。

「誰曉得！」雷娜不太高興的回了一句，立刻低下頭去把餐盤內的肉排切開。

鮑曼抬頭看過去，發現雷柏曼正站在小客廳裏的書架面前。

「該不會是因爲今天的肉排不夠好吧？」南伯格半打趣地說：「不過，一旦『單核細胞再生』繁殖法廣爲推展以後，我們將會有更便宜，更鮮美的牛肉可吃了。而且到那個時候，我們也不會再替那些即將面臨絕種的動物擔心了。」

「你好像在替那種違反自然的繁殖方法辯護似的？」鮑曼瞪著他說。

「我根本就不需要辯護！」南伯格說：「『單核細胞再生』就像人類其他的技術和方法一樣，只是一種手段。用之爲善則善，用之爲惡則惡。」

「關於那門技術，我只能想出兩點好處，而且你剛才已經都提過了。」鮑曼不服氣地說：「可是你只要給我一張紙、一支筆，和五分鐘時間，我能夠馬上列出五十種以上的壞處給你看。」

「你爲什麼老是喜歡唱反調呢？」雷娜趕忙在一旁打圓場說：「假如教授說這是一件可怕的新發現，你一定又會擧出一大堆好處來反對。」

「根本不是這麼回事！」鮑曼反駁道。

「妳說的一點也不錯，他甚至連自己的主張都要反對！」南伯格附和著雷娜說。

鮑曼沒有再答話。他又抬起頭來看著書架前雷柏曼的側影，這時他正低頭看著一本書。難道這位虔誠的老猶太人正在禱告？可是我這裏並沒有聖經呀？是他自己帶來的？或是——他正在查

那個什麼——上校的眼睛是什麼顏色？」

雷娜把沙拉盆推到鮑曼面前，看著他舀了一杓子到餐盤裏，然後再把盆子拉回餐桌中央。

「這下我可慘了！」南伯格猛然開口說：「知道這麼一件精采的事，卻又得守口如瓶，實在不是件好過的事。」

「再難過你也得忍哪！」鮑曼說。

「這個我當然曉得！可是你知不知道，這件事對我有多困難？因爲我們系裏兩個同事，正在用兔子做『單核細胞再生』的試驗！」

這時雷柏曼已經走回廚房門口，臉上一陣死灰，一付鬥敗公雞的模樣。一隻手扶著門檻，另一隻手垂在腿旁，還握著那杯沒有喝完的紅酒。

「怎麼回事？」鮑曼看著他說。

雷柏曼卻直接對著南伯格說：「我想問一個你可能覺得好笑的問題。」

南伯格點點頭示意他說下去。

「那個提供再生細胞核的人，」雷柏曼說：「也就是眞正賦予那些孩子們生命的人，是不是一定要是一名活人？」

「那倒無此必要。」南伯格說：「細胞無所謂活的死的，主要是看它們是不是完整。我們只要弄到一小撮莫札特的頭髮——其實只要單獨一根也就夠了——加上適當的設備和技術，」他轉

頭對鮑曼笑了笑。「當然還要找一些自告奮勇的女孩子。」他又轉過頭來看著雷柏曼。這樣我們就能成功的製造出成千上百的小莫札特來。如果再能替他們找對人家，我們就很可能製造出十個八個大莫札特，和許許多多才華出衆的音樂家來。」

雷柏曼突然像失落了魂魄似的，跌跌撞撞的向前邁了兩步，同時還一面搖著頭說：「不是音樂，也不是莫札特！」

大家都驚異地看著他，鮑曼還趕忙從椅子上站起來，想扶他一把。

「是——是希特勒——」他有點口齒不清地說：「他父親是一名公務員——一個小稅務官——而且在五十二歲那年才生下希特勒，當時他的妻子——也就是希特勒的母親——剛好是廿九歲。」他上氣不接下氣的說到這裏，停下來看了大家一眼。「他正好在滿六十五歲那一年慘遭橫死。」雷柏曼接著說：「當時希特勒的年齡還不滿十四歲。」

※　※　※　※

大家都把餐具原封不動地留在餐桌上，起身回到那間臥房兼客廳的小房間去。雷柏曼和鮑曼仍然坐在行軍床上，南伯格坐在摺椅上，雷娜則盤膝坐在地上。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上茶几上幾個空杯子和兩盤胡蘿蔔條及杏仁上面。偶爾大家會抬起頭來互望一眼，然後很快地又默默無言的把眼光避開。

鮑曼抓了幾個杏仁在手上，上下拋擲地玩著。

「九十四個希特勒？」雷柏曼首先打破沉寂搖著頭說：「不會的，這是不可能的！」

「要創造出九十四個希特勒當然是不可能的！」南伯格說：「你只能說，那九十四名孩子都含有和希特勒一模一樣的遺傳因子。可是等他們長大成人，絕大多數都可能性向各異，分別成爲不盡相同的個人。」

「絕大多數？」雷柏曼向鮑曼、雷娜點點頭，然後看著南伯格說：「你是說絕大多數？那麼剩下的那些人呢？」

「大概的比例是多少？」鮑曼也不安地問道。

「這個就很難講了！」南伯格回答說。

「你剛才曾經說過，幾百個小莫札特長大後，可能有十個、八個能成爲眞正的大莫札特。那麼九十四個小希特勒裏面，能有幾個可能成爲眞正的希特勒呢？一個？兩個？還是三個？」

「這我眞的不知道。」南伯格說：「我敢說還沒有人能眞正解答這個問題！因爲用青蛙作試驗，我們也無法測出它們的個性有沒有改變呀！」

「你不妨大致估計一下。」雷柏曼近乎央求地說。

「如果那些孩子們的養父母，僅僅是年齡、種族和職業符合條件，我敢說成功的可能性非常的渺小。所以，我們的立場要比門吉利他們有利得多。」

「可是，這並不表示百分之百的把握，對不對？」雷柏曼說。

「當然！誰也不能說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

「只要他們能夠創造出一個新希特勒來，」雷娜說：「相信也讓大家夠受的了。」

這時鮑曼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看著雷柏曼說：「你還記得你上次在演講會裏講過的話嗎？有人問你『新納粹主義』目前可不可能對世界造成威脅，而你的回答是，目前看來還不可能，除非社會狀況愈變愈糟，並且有另一個像希特勒般的領袖再世而出。」

雷柏曼點點頭。「現在的領袖，」他說：「可以藉著電視衞星的轉播，以天神下凡的姿態對全世界講話！」說完他把眼睛閉上，用手在眼皮上輕輕地揉擦著，然後又用手指用力地壓幾下。

「到目前爲止，到底那些不知情的養父中，已經有幾個遭到了殺害？」南伯格問說。

「對，這才是我們所應該討論的！」鮑曼說。「到現在爲止，才不過六個人被殺，情況應該還不算太壞吧？」

「應該八個才對！」雷柏曼馬上糾正他說，同時把手從眼睛上放下來，張著一雙發紅的眼睛看著鮑曼。「你一定忘了美國土柵市的古舍雷，以及古舍雷和寇瑞中間的那一個。此外，我相信其他國家還有，只是我們不知道。如果以美國地區的情況來推斷，剛開始幾個月遭受殺害人數的密度，可能要比往後的日子要來得高。」

「我相信！」南伯格說：「剛開始的那一批孩子，成功的機率可能會特別高。」

「看你這付興奮的樣子！」鮑曼說：「好像你還蠻高興看到那批納粹所做出來的成績似的！」

「不錯，我是有那麼一點點。如果純粹以科學的眼光來看，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人類向前邁進的一步。」

「我的老天！你的意思是說，你願意坐觀好戲，看著事情發展下去是不是？」

「鮑曼！」雷娜開口勸阻他繼續說下去。

「眞他媽的狗屎！」鮑曼憤憤地把杏仁朝地上猛力一擲。

雷柏曼看著南伯格說：「我準備明天就到華盛頓，找美國聯邦調查局接頭。我知道納粹殺手的下一個目標是誰。聯邦調查局可以想辦法誘捕兇手，這是目前唯一能制止這個瘋狂行動繼續發展下去的捷徑。教授！你能不能陪我跑這一趟，幫忙我一起去說服聯邦調查局？」

「明天就去？」南伯格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請求似乎還沒能完全反應過來。「我恐怕辦不到！」

「此事非同小可！說得嚴重一點，我們是在阻止一個新希特勒的再生。難道你就不能攷慮犧牲一點嗎？」

「我的老天！」南伯格揉揉自己的眉頭。「如果你眞認爲有此必要，我當然是義不容辭！」他有點勉爲其難地說：「不過你有沒有攷慮過，像我這種教授，美國多的是，像哈佛，康乃爾……他們不但比我有名得多，而且就憑著美國人這個身份，就要比我更具有說服力。假如你願意，我可以馬上把那些大學和教授的名字告訴你。」

「你這麼說也不無道理！」

「而且，將來你要是有任何用得著我的地方，我一定樂意效勞。」

「太好了！」雷柏曼說：「對你這份誠心，我先表示由衷的感謝！」

南伯格從外衣口袋裏拿出筆和一個黑色小記事簿來。

「請你把每一個你可能想到的名字都寫下來。」雷柏曼說：「還有他們的聯絡地址和電話。」接著他轉頭對鮑曼說：「教授講得不錯，找美國人幫忙要有效的多。兩個外國人上門，可能會讓聯邦調查局給一腳踢出來。」

「難道你自己在美國就沒有一個可以連絡的對象嗎？」

「都是些死關係。」雷柏曼說：「而且和司法部門都沒有關係。可是不管怎麼樣，我會想辦法，至少我可以挨家挨戶一個個去問，去請教。只要想到那九十四名小希特勒，我什麼事都可以做。」

「你只能說是九十四個男孩子。」南伯格一邊寫，一邊糾正著說：「他們不過具有和希特勒一樣的遺傳因子而已。」

※　※　※　※

富蘭克林旅館——雷柏曼準備在華盛頓落腳的地方——果然如門吉利所料，是一家完全不入流的小旅館。但是，看在即將在這裏清除自己平生最大死敵——那個正準備摧毀他一生心血，毀

滅印歐族雄覇天下美夢的人——的份上，他立刻覺得這是一家比三顆星，甚至四顆星更爲高級可愛的旅館。

不過從旅館大廳裏有部份黑人聚集的情況來看，犯罪事件在這裏似乎並不是一件令人覺得奇怪的事。如果一定要找證據證實這個看法；門吉利所住的那間四〇四號房，房門上就有明顯的鑿撬强行進入的痕跡。此外房門背後，也有一張提醒房客注意的紅色小條子，上面寫著：「爲了個人本身安全著想，請勿忘隨時扣牢房門。」

從許多小地方看得出來，這間旅館的服務也不會很好。因爲已經是上午十一點四十了，門吉利還可以看到，部份放在房門口的早餐盤還沒收走。

他進到房內略事整理之後，立刻又輕手輕腳的溜出門外，迅速摸了一個大托盤、一個麵包籃、和一張『請勿打擾』的告示條進來。他把大托盤塞進床墊和彈簧之間；把麵包籃放進一個洗衣店的紙袋內，藏在壁櫥架子上，然後把那張『請勿打擾』的紙條放進書桌的抽屜內——其實裏面已經早有一張在那兒了。弄完了這一切，他又離開房間，到各處去瞭解一下環境，所有的進出口，上下用的電梯、太平梯……

旅館對房客的服務簡直是糟透了！在他等午餐送來的時間裏，他把隨身携帶的鑽石清點了一遍，把沒有弄好的行裝全部整理妥當，然後洗了個澡。看看午餐還沒有送來，他又試了試電視機，把準備出去購買的東西列了一張清單，以免遺忘。終於，送午餐的侍應生來了！令他十分驚訝的，竟然還是個白人！不過卻是一個老態龍鍾的糟老頭子——和他自己差不多，總在六十歲左右了吧！身上穿了一件髒兮兮的白外套——說不定是從一家專賣工人服的估衣店裏買來的——這樣也好，他立刻在自己的採購單上加了一項；這總比去偷一件要容易的多。

他看了看送進來的食物，把眉頭一皺。「饒了我吧！」他小聲的嘀咕了一句。

剛過一點鐘，他從側門離開了旅館。他戴了一付墨鏡，這次嘴上沒有鬍子，頭上仍然是那付棕色假髮，上面還罩了一頂帽子，外面那件厚大衣，領子高高豎起。那支勃朗寧手槍，紮紮實實地藏在大衣裏面的肩帶中，倒不是因爲他把所有值錢的玩意兒都隨身帶出來了，主要是在美國這個鬼地方，如果身上沒什麼傢伙可以用來自衞，實在是難以想像。

華盛頓的天氣，比他預料中要晴朗可愛多了。除了寬廣的大街上，由於前一天積雪溶化的關係，顯得濕漉漉的。所以，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鞋店，買了一雙球鞋。而且由於他剛從終年酷熱如夏的南美洲，飛到天寒地凍的氣候裏，怕身體一下子不容易適應，所以維他命也是他這次採購單上的必需品。

他一直沿著街走，直到發現一家書店，立刻左右看了一下閃進去。他把臉上的墨鏡摘下，換上一付普通眼鏡。然後從書架上找到一本雷柏曼的著作。他翻開封底內頁，對著那張只有郵票般大小的小照片仔細的端詳，直到自己有把握絕不會認錯那名猶太鬼爲止。接著他把書本闔起來，又隨意往中間一翻。剛好看見自己的照片和雷柏曼的一齊併列在一頁上。他看了一陣子後，很滿

意地點點頭。那是一張一九五九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照的老照片——很顯然地，這是雷柏曼手中唯一最新的一張照片——照片裏的人，嘴巴上修得光光亮亮的，看起來頂多三十出頭年紀；既沒有他目前頭上的棕色假髮，也不像他眞正已經灰白、變稀的頭髮。如果拿著那張照片，沒有人會認出他目前這付尊容來。再說，雷柏曼也絕不會想到，門吉利會在華盛頓出現呀！

他把那本書放回書架，然後轉到旅遊書刊那一排去。他挑選出美國和加拿大各州的道路圖，走到櫃台前掏出一張二十元美金鈔票交給出納。接過包裝好的地圖，和找回的小鈔、零錢，匆匆點了個頭，快步走出店外。

他又重新把墨鏡帶上，然後走入一條比較不起眼的街上去。逛了一陣子，怎麼也找不到自己想買的東西。只好找到一個年輕黑人問一下。本來不抱多大希望的，沒想到竟然問對了人。他按照對方指示的方向走去。

「你要什麼樣的刀？」一名年輕黑人店員，站在櫃台後面看著他說。

「準備打獵用的！」他說。

他從許多不同的刀裏面挑了一把最好的，當然是德國製的！他拿在手上握了握，合適極了，而且那特意磨出來的弧線，看了簡直讓人愛死了。他拿了一張紙試試刀鋒，利得足可切毛斷髮。他心滿意足的拿出兩張廿和一張十元的鈔票把賬付了。

隔壁就是一家西藥店，他買了他要的維他命。

接著他又在下一條巷子裏找到一家專賣制服、工作服的成衣店，他要了一件自己穿的白外套，和一雙棉布手套。

「你要不要試穿一下？」店員問他。

「不必了！」他心想：大衣一脫，什麼寶貝都要亮相了。

他一直想找一家食品店卻找不到，問了幾個人都說不知道。難道這些傢伙從來都不吃東西？最後，還是他自己找到了一家。那是一間裝璜得光耀眩目的小型超級市場，裏面盡是些黑鬼。他買了三個蘋菓、兩個橘子、兩條香蕉，同時也替自己買了一串青綠透明的無子葡萄。

下午三點廿二分，他辦完採購就搭計程車回到富蘭克林旅館。仍然從側門進去，毫不引人注目的回到四〇四房間。

他一屁股跌進房間裏的安樂椅中，啊！累死了！歇了一會兒，他從紙袋裏拿出葡萄，一顆一顆地吃著。另一隻手把新買來的地圖攤開，然後從口袋裏把一張用打字機打好的名單拿出來，相互仔細的對照著。假如自己屆時還在賓夕凡尼亞州的話，他心想，準時地幹掉惠羅克應該不成問題。但是從那個時候起，他就完全沒有把握了。他必須得在六個月裏面，先幹掉肯他基州的戴維斯，然後轉到加拿大去對付史楚漢和摩根，再轉往瑞典……。他該不該把簽證都延期呢？

休息夠了以後，他開始預習未來準備要做的行動。他取下頭上的假髮，穿上新買回來的白外套，戴上白手套，然後把買回來的水菓放進從走廊上摸進來的菓籃裏，再把菓籃擱在那隻大托盤

上。他學著剛才侍者的樣子，用雙手把托盤捧起來，慢慢在房間裏走著，嘴裏還不停地唸著：「這是經理部門對貴客光臨本旅館所表示的一點小小敬意。」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一點又一點地改正，直到說得流利順口，完全合乎那個味道爲止。

然後，他走到房間門口，轉過身來，以背對著那扇反鎖好的房門。他手裏拿著那張『請勿打擾』的字條高舉到半空，鬆開手讓它自由落下，接著，他作勢在空中敲了敲門，嘴裏同時說著：「這是經理部門對貴客光臨……的一點小小敬意。」然後他捧著托盤走進屋內，把水菓放在小茶几上。在轉過身來的同時，他把刀子從皮帶上抽出來隨手藏在背後。慢慢走上前幾步，停下來，突然伸出左手作勢挾住對方，同時拿刀的右手猛力地刺出，嘴巴還學侍者的樣子講了一句「謝謝你！先生！」

「謝謝！」這個英文字他一直咬音不清楚。逼得他『謝謝、謝謝』地練個不停。『左手挾人，右手行刺』這個動作，他更是不耐其煩的演練，直到完全純熟爲止。

他又模擬出幾個可以視實際狀況隨機應變的動作。

猶太鬼給不給小費的？

※　※　※　※　※

白雲嬝嬝直上，慢慢飄浮在陽光照耀的無垠高原區轉眼間又消失了踪影。緊接著出現在眼前的，是一望無際的深藍色海洋，上面點綴著點點浪花。從高空往下看，彷彿是一幅靜止不動的圖畫。雷柏曼右手撐著下顎，從飛機上的窗口凝視著這幅景象。

昨天晚上，他整夜沒有闔眼地躺在椅子上。一直到現在爲止，他仍然毫無睡意，腦裏不時出現一個已經野心勃勃的希特勒，正在向一羣暴民發表瘋狂的煽動演說，完全無視於過去歷史悲劇的重演。有時候，他甚至看見兩三個希特勒，在不同的地方正掀起狂熱的奪權鬥爭，盲目的追隨者圍繞在他們四周，瘋狂地叫囂；一九九〇年代將是印歐人獨霸天下的時代。那些長得比兄弟還要相像的希特勒們，會不會協同聯手，再發動一次殘酷的種族戰爭？當然，這正是門吉利所夢寐以求的！寇克不就這麼說過嗎？「這恐怕是印歐人在種族競賽中所可能取勝的關鍵！」

這麼一個驚動寰宇的大內幕，由他對自一九七二年胡佛局長死後，早已人事全非的聯邦調查局提出來，會有什麼反應，他早該預料得到的結果：「什麼？雷柏曼？他是何許人也？」

昨天晚上他雖然那麼胸有成竹的對鮑曼說，他能自己想辦法去敲每一個有關係人的門，去鑽每一個可能的空隙，但是事實上他心裏明白得很，假如沒有人替他穿針引線的話，他簡直無計可施。他確實認識幾個目前還在任上的參議員。只要其中有一個肯幫忙，替他打通關節，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但是想到恐怖的事實已經迫在眉睫，他眞怕即使能夠打通關節，許多寶貴的時間可能已經浪費了。他們一定會先去調查古舍雷和寇瑞的案子，把他們的未亡人找來詢問，甚至也把惠羅克一家子都找來……但是，目前最緊急的事，卻是設法誘捕可能殺害惠羅克的兇手，然後再從他身上找出其他另外五名納粹殺手。在能夠毀滅納粹企圖使希特勒再生，重建第三帝國的

陰謀之前，至少要儘可能減少他們成功的希望。所以，要如何保護那尚未慘遭毒手的，九十四名被納粹選定的對象，不會再繼續遭受殺害，乃是刻不容緩之事。

七月廿二日可能是惠羅克被納粹殺害的日期，那事情就不如想像中樂觀了。假如眞正的日期比預期的日子提早或是延後，那該怎麼辦？這件與人類歷史攸關的大事，似乎還和瑪洛妮那隻寶貝㹴犬抱養時的實際大小有著密切的關係。假如瑪洛妮交孩子的那一天——也就是她領養那條㹴犬的同一天——那條㹴犬只有九個星期，或者只有八個星期大，而不是她所說的十個禮拜大，該怎麼辦？果眞是如此的話，惠羅克可能已經遭了毒手，兇手也早在幾天前就逃之夭夭了。

雷柏曼低頭看了一下手上的腕錶正指著十點廿八分。不對，他忘了把時差撥回來。美東現在應該是四點廿八分，心中感到慶幸的是至少在時間上，他又多爭取到了六個小時。再過半個鐘頭就要到紐約了，經過海關檢查和短暫的停留，很快就要到他的目的地華盛頓了。他實在應該趁這段時間好好睡一覺，養精蓄銳，補充體力，以備明天清晨到達華盛頓之後，可以立刻開始拜訪那幾個自己認識的參議員，還有南伯格替他列在名單上的一大串教授和學者、專家們。

他心想：假如能夠馬上和有關單位接上頭，而且他們又同意立刻展開誘捕行動，不必他費盡唇舌，大費周章的解釋，再加上漫長而且耗費工夫的詢問和調查，那該多好！但是，這可能嗎？他實在應該早點來的！或者，他能夠提出對方有力的罪證也能夠把事情辦妥。可是，他卻毫無辦法提出一點確實的證據，感到憂心如焚。

他現在最需要的，是一個猶太人的聯邦調查局。讓他能夠一見面就說：「我得到可靠的消息：已經有一名納粹殺手被派到美國來，準備刺殺賓夕凡尼亞州一個名叫惠羅克的人。請你們派人保護那個人，並設法把那名殺手捕獲。現在不要問我原因，事後我會詳細解釋的。我以雷柏曼的人格擔保，絕不會無的放矢的。」這樣他就一定能獲得迅速而有效的合作的。

簡直是在作白日夢！當眞要有這麼個組織存在該有多好！

原先安靜的機艙開始騷動了起來。乘客們紛紛繫上安全帶，彼此交換這一趟旅行的感受，『不准吸煙』的指示燈已經亮了。

只有雷柏曼還是愁眉不展的坐在靠窗口的椅子上發愣。

※　※　※　※

小睡了一個鐘頭，門吉利又恢復了精神，顯得神采煥發。他匆匆洗了個澡、刮完臉之後，重新把假髮、假鬍子戴上，再將那套深色西裝穿好。然後，他把等一會要用到的用品全部先擺在床上準備好——白外套、白手套，插在皮套裏的刀子，放在大托盤裏的一籃水菓，和一張『請勿打擾』的紙條——這樣，等雷柏曼一進旅館，確定房間號碼之後，他就能夠立刻趕回房間改裝，迅速地把準備扮演的侍應生角色打扮好。

在離開房間的時候，他仔細地試了試門把，確定一下有沒有鎖牢，然後把另一張『請勿打擾』的字條掛在門外，以妨他人胡亂闖入。下午六點四十五分，他走到樓下大廳，找了一張能夠清

楚看到旅館大門，並且靠近櫃枱的椅子坐下。他手裏拿了一本最新的時代雜誌裝模作樣地看著，其實另一隻眼睛卻一直留意著進出旅館的每一個人。

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幾個提箱背袋的新客人進來，走到櫃枱前辦理登記手續，林林總總的都是些次等民族，除了黑人、閃米族人之外，偶爾還夾雜一兩個東方人。好不容易，他才看見一個長得蠻順眼的印歐族青年進來，心裏頓時覺得一陣溫暖。可是不到幾分鐘，就好像有意補償剛才的錯誤似的，他又噁心地看見一名矮小醜陋的黑種混混，吃力的拖著一口有輪子的大皮箱進來。

七點二十分有個看似雷柏曼的人走進旅館大門——高高的個子，雙肩略顯佝僂，一嘴黑鬍子，頭戴了一頂咖啡色帽子，身上穿了一件繫有腰帶的咖啡色風衣。真是雷柏曼嗎？長著一付猶太人的模樣是無可置疑的，可是和照片裏的雷柏曼比起來，似乎又略顯得年輕了些。

眼看著那個人走近櫃枱，他緊接著站了起來走向前去，假裝到櫃枱上的書刊插裏去取一份『華盛頓本週大事紀要』。

「你準備一直住到星期五晚上？」他聽見櫃枱接待員對那位身份尚未確定的雷柏曼說。

「是的。」

他聽見接待員按了一下櫃枱上喚人的鈴，接著聽見他對一名服務生說，「請你帶這位摩里斯先生到七樓十七號房去。」

「是的！」服務生應著。

聽到這裏，門吉利立刻轉身準備回到他原先的座位。沒想到椅子已經給人佔了——一個腦滿腸肥，手指上戴滿了戒子，暴發戶模樣的黎巴嫩人。於是他只得另外找了一張椅子坐下來。

他繼續注視從大門口進出的那些來來往往的人羣，但在那麼多人中間，他只對一個扶著一位灰髮老太太肩膀進門的年輕人看得順眼。

八點正，他找到一間無人用的電話亭撥了個電話給旅館。他對接線生說，想問問看一位雷柏曼先生是不是已經住進了旅館。

「請等一下！」門吉利聽見嘰哩咔啦接線的聲音，接著另一個電話鈴聲響起。他看見櫃枱上的接待員把電話拿起來，跟著說了一句，「櫃枱，請問有什麼事可以效勞嗎？」

「請問有位雷柏曼先生，是不是在貴旅館訂了房間？」

「你是說今天晚上？」

「對！」

他看見接待員低下頭正在翻閱登記簿。「沒錯，雷先生已經在敝店預定今晚的房間。請問您就是雷先生本人嗎？」

「哦不！」

「那您要不要留個話給他？」

「不必了，謝謝你！我待會兒再打給他好了。」

因爲在電話亭裏並不妨礙他對門口的監視，於是他又掏出一個一毛錢零角子再撥了個電話給總機，問問看要查賓夕凡尼亞州的長途電話應該向誰問。總機小姐給了他一個很長的號碼，他立刻記在時代雜誌的紅色封面上。接著他壓了一下退幣桿把零錢拿出來，重新放進上面的投幣孔裏，然後他撥了總機告訴他的號碼。

長途電話查號台總機小姐告訴他，賓州新普洛維頓只有一個名叫亨利．惠羅克的，同時把電話號碼和地址——老普克路——告訴了他。

這時他看見一名拉丁美洲的遊客，提了口皮箱，還牽著一頭獅子狗走向櫃枱。

他攷慮了一下，還是撥了個電話給總機小姐，問明長途電話的打法。再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零角子，把需要的挑出來放到電話亭內的架子上，其餘的重新塞回口袋。

當對方的電話響起第一聲鈴的時候，門吉利幻想著，假如那人就是他所要找尋的惠羅克，接電話的很可能就是那個孩子，或者就是惠羅克本人。一陣令人暈眩的興奮，使他頓時覺得血脈奮張，喉頭乾躁，噢！可愛的孩子，希望你來接電話吧！

「喂！」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他抽了一口冷氣，然後很失望的嘆了出來。

「喂？」對方又問了一聲。

「你好！」他把身體站直讓心神集中：「請問惠羅克先生在不在家？」

「他出去了還沒有回來！」

「那……您就是惠羅克太太嗎？」

「不錯，我就是。」

「我的名字叫富蘭克林．馬當。請問你們是不是有一個年約十四歲大的兒子？」

「不錯！」

感謝上帝。「我是一個專門替少年孩子安排國外旅行的經紀人，不知道你們是否有意送兒子到歐洲玩一趟？」

對方笑了幾聲。「噢，不必了，我們沒這個打算。」

「要不要我送一份簡介給你們？」

「如果你願意寄，我們也當然不反對，不過你可不必抱存希望。」

「你們的地址是不是還在老普克街？」

「沒錯。」

「那就沒事了，謝謝您！抱歉打擾你們。」

他從沒有人照顧的租車櫃枱上拿了一份小册子，然後找了張椅子坐下來慢慢的研究，可是一雙眼睛對旅館大門的進出人羣仍密切的監視著。

他準備明天租一部車到賓州新普洛維頓跑一趟。等把惠羅克料理完畢，再轉到紐約把車還掉

，並儘快在紐約將一顆鑽石脫手作爲經費。如果查明戴維斯還在肯他基州的老地方，他就又得乘飛機轉往芝加哥去。

可是，雷柏曼這小子怎麼還不出現呢？

等到九點鐘，他走進咖啡室，在櫃枱前找了一張仍然可以看見大門的位置坐下。他要了一份煎蛋和烤麵包，同時心不在焉的喝著那一杯全世界最差勁的咖啡。付帳的時候，他特別換了一塊錢美金的零錢，然後再回到電話亭裏撥了個電話給旅館。說不定雷柏曼早從側門進來了。查證的結果，並沒有。旅館仍然在等他。

他又分別撥電話給兩個飛機場。盼望——哪有這種可能——有人告訴他，飛機已經出事墜毀。雷柏曼從此消失在人世，不能再與他爲敵。

但天不從人願，沒有發生那麼令他稱心如意的事，而且機場詢問台告訴他，所有飛機都已準時到達。

那個雜種王八蛋一定還留在曼漢！他會在那裏待多久呢？門吉利看了一下手錶。現在打電話到維也納向愛莎查證這件事，似乎嫌太晚了點。不！應該說太早了！因爲維也納現在大約是凌晨四點左右。

突然他警覺到，會不會有人發現他有異，整個晚上都在注意旅館大門。天殺的猶太雜種！你到底在那裏？趕快給我滾出來受死！

※　※　※　※

星期三下午兩點過幾分，雷柏曼乘坐的那輛計程車剛好經過曼哈頓購衣中心附近的大街上。因爲交通堵塞，計程車給卡在汽車長龍裏動彈不得。雷柏曼只好不顧外面的淒風冷雨，鑽出車子沿著人行道走著。他撐起一把已經褪色而且染得花花綠綠的舊傘——昨晚剛從馬文和麗達家裏借來的——用以聊避風雨。（傘終歸是傘，他自我安慰地想。幸好自己還帶了一把。）

他沿著百老匯大街左邊人行道向前急走，還得隨時留意其他來往行人的雨傘，以免發生糾纏事件。一面走，一邊注意經過大樓的門牌號碼，腳步也愈走愈快了。

走了大約七、八條巷子以後，他穿過大街來到對面的人行道上。他佇足在一幢有二十來層高，樓下是一間燈飾店的大理石建築物前觀看了一會兒，然後用肩背的力量頂開那扇厚重的玻璃拱門走進去，同時把那把破舊花傘收了起來。

他穿過地上鋪著黑色地磚，已經快被雜誌攤和糖菓攤塞滿了的樓下前廳，加入了那一小羣等電梯的行列。他跺了跺一雙早已濕透了的鞋子，又把傘往地上敲一敲，弄得水珠四散。

走出十二樓的電梯間，雷柏曼開始順著走廊一個房間、一個房間的找過去。走廊上光線暗淡，景象模糊不清，兩邊牆上的油漆斑剝脫落處處可見，已經陳舊不堪。當他走到一二〇五號室，看見門上寫著ＹＪＤ三個英文字，他走上前用手輕輕敲了幾下。

「誰呀？」一個年輕女人從房裏問道。

「是我——雷柏曼。」

門上的遞信孔被拉起了一條縫，屋裏的光線透了出來。「能不能請你把身份證先給我們看一看？」

雷柏曼掏出護照從隙縫中遞進去，對方立刻接了過去。

他在門外等著，看見門上有兩付鎖；一付可能是原有的，另外在下面的一付，還閃閃發亮，大概是新裝不久。

咔啦、咔啦兩聲，門跟著被打開了。

一進到屋內，一位身材胖胖的，一頭紅髮整個向後紮起，看來只有十六、七歲的女孩子立刻笑著向他打招呼。「雷先生，您好！」同時把護照還給他。

雷柏曼接過護照時，也禮貌地道了一聲「好！」

「我們不得不小心。」女孩子道歉著說，隨手又把門關上並將插鞘插牢。她穿了一件白色套頭衫，下身的牛仔褲緊緊的繃在兩條腿上；紮在腦袋後面的紅髮，活像一條馬尾巴。

那是一間給雜物塞得滿滿的小接待室。裏面有一張書桌、一台擱在木几上的影印機，旁邊放了一堆堆白色和粉紅色的紙張；靠牆的木架上，堆滿了一捆捆的傳單和報紙複印品；在通內室的方向，那扇虛掩著的門背後，滿滿貼了一大張『猶太青年防衞軍』的巨型宣傳海報；上面畫了一隻手，握著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威脅地對著一個專唱抒情歌曲的猶太籍歌星。顯得擁擠不堪、雜亂無章，使人有呼吸不順暢的感覺。

女孩子走過來，接下雷柏曼手裏的雨傘，把它放到牆角已經插了兩把濕淋淋黑傘的金屬廢紙簍裏。

「妳就是電話裏和我講話的那個女孩子嗎？」雷柏曼在脫除帽子和外衣的時候問那女孩說。

她笑著點點頭。

「妳辦事的效率眞高！」雷柏曼誇了她一句。「拉比先生不在辦公室嗎？」

「噢！他正好有點事，馬上就出來。」她把雷柏曼手上的帽子、大衣接了過來。

「謝謝妳！拉比的兒子目前情況怎麼樣？」

「他還不曉得呢！不過聽說情況已經穩定了。」

「唉！」雷柏曼無限同情地搖搖頭。

女孩子好不容易在掛衣架上找到兩個空鈎子，把雷柏曼的帽子、大衣給掛上。雷柏曼把起縐的上衣撫平拉直，又用手把被風吹亂的頭髮大略順了一順，然後走到木架前去翻閱那些傳單、剪報。

女孩子說了聲抱歉，從雷柏曼身旁擠過，走到那扇背後貼有宣傳海報的門前，把門打開來探頭進去。「拉比先生，雷柏曼先生已經來了，要不要請他進來？」隨後她把門完全打開，側身站到一旁對雷柏曼笑一笑，示意他進去。

當雷柏曼進到那間雜亂、悶熱，擠滿了辦公桌和工作人員的辦公室，首先看到的是一個粗短結實的漢子，留了一嘴金色大鬍子，正冷冷地瞪著一雙眼睛看著他。坐在後排靠牆角的拉比・摩西，立刻從書桌後面站起來，艱難地擠過狹窄的甬道迎向進門的客人。拉比長得一表人才，一頭黑髮，下巴刮得乾乾淨淨，穿了一件米黃色敞領襯衫，外面是一件粗呢青年裝。他熱情地用雙手握住雷柏曼伸出來的右手，閃著一雙明亮但帶有少許憂愁的棕色眼睛，興奮地含笑說：「打從小時候開始，我就仰慕雷先生大名，一直渴望能一睹風采！」他的語調柔和卻充滿了眞摯。「你是這個世界上，我眞正崇拜的少數幾個人之一。我崇拜你，並不是因爲你那特殊的工作，主要是你那份不靠外援，毅力不撓的奮鬥精神！」

雷柏曼雖然被他捧得有點不好意思，心裏卻很受用。「謝謝你，拉比先生！你過獎了！老實說，對於你所領導的工作，我也一直十分佩服的！」

拉比把辦公室的同事一一介紹給雷柏曼。那位留了一嘴金色大鬍子，鷹鉤鼻，握起手來讓人呼痛的費爾・格陵斯潘，是拉比的第一助手；一個身裁很高，禿頭，帶眼鏡的名叫哀里奧特；另一個身裁也很高大，留著一臉黑鬍鬚的叫保羅・史東；最年輕的一個——大概只有廿五歲左右——也留了一臉黑鬍子，綠眼珠，握起手來也叫人受不了，名叫戴爾・拉賓諾維茲。每一個人都和拉比同樣的裝束，穿著長袖襯衫，頭上戴了一頂瓜皮小帽。

大家把自己的椅子從位子上搬到拉比的書桌邊，圍成一個圈坐了下來。和拉比面對面坐著的雷柏曼，這時正打量著辦公室裏的擺設——擺了幾張大書桌已經顯得夠擁擠的小辦公室，到處還堆著書和一個個大小不一的紙箱。牆上像糊壁紙一樣，密密麻麻貼滿了城市和國家地圖。「別再看我們這間狗窩了！」拉比半打趣的對雷柏曼說。

「我的那間辦公室，除了地方沒這麼大，也好不到那去。」雷柏曼笑著說。

「那我們是同病相憐囉。」

「令郎目前情況怎麼樣？」

「我想他會好的，」拉比說：「目前情況已經穩定下來了。」

「在這種煩亂狀況下你還能幫忙，我實在萬分感激！」

拉比聳聳肩。「他母親陪著他，我只要禱告就行了。」他笑著說。

雷柏曼在那張沒有扶手的椅子裏挪動了幾下，想讓自己坐得舒服一點。「如果再有機會在大庭廣衆前發言，」他微笑著對拉比說：「我的答案一定和以前大不相同。過去別人問我對你的印象如何，我總是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恕難置評。』」

「希望你以後發言，能替我們美言幾句。」這時書桌上的電話鈴響了。「桑弟！除了我太太的電話，一概推說我不在！」拉比對著門口吼道，然後又對雷柏曼說：「你該不會在等什麼電話吧？」

雷柏曼搖搖頭：「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裏。大家都以爲我人在華盛頓。」他淸淸喉嚨繼續說：

「昨天我還準備先到那裏找聯邦調查局幫忙調查幾個謀殺案。有的在美國，有的發生在歐洲，都是前納粹黑衫隊的殺手們幹的。」

「都是最近發生的事嗎？」拉比很關心地問。

「而且還在繼續中！」雷柏曼說：「整個行動計劃是由南美『納粹兄弟會』和門吉利醫生策畫安排的。」

「又是那個雜種……」拉比說。其他的人似乎也很激動。那位金毛大鬍子格陵斯潘，對雷柏曼說：「我們已經在里奧建立了據點。等到發展成熟的時候，我們就要組織一個突擊隊幹掉那老小子！」

「我預祝各位成功！」雷柏曼說：「門老兒還在那裏活的好好的，終日籌劃他那椿大買賣。去年九月的時候，他還在聖保羅殺害了一名猶裔的美國青年。當時那孩子正在電話中告訴我這一件陰謀行動。我現在的難題是，如何叫聯邦調查局相信我，這件事恐怕得大費周章！」

「你既然去年九月份就知道這件案子，爲什麼拖延到今日才提出來呢？」拉比說。

「我當時實在沒有把握！」雷柏曼說：「所有我所知道的事，都是一些無法確定的假設。一直到現在，我才把全盤事情給搞清楚。」他搖搖頭嘆了口氣。「所以在情急之下，我才想到了你們——」他對拉比說，然後分別看了看每一個人，「——看看你們能不能在我能夠說動聯邦調查局以前，先幫我一個忙？」

「只要我們能幫得上忙，」拉比說：「您儘管吩咐，義不容辭，我們都願意做你的後盾！」其他人也立刻異口同聲地附和著說。

「各位的熱忱眞令我太感動了！」雷柏曼說：「我早就盼望，能夠有一批像你們這樣的幫手。我想請各位幫忙保護一個人——一個名叫惠羅克，住在賓夕凡尼亞州蘭卡斯忒市附近一個小鎮上的老公務員。」

「賓州大部份都是荷蘭移民的後裔。」保羅．史東說。

「那個人將是納粹殺手在美國的下一名目標。」雷柏曼說：「謀殺的日期預定在本月廿二號，也可能早幾天。所以我們一定要設法保護他。不過，你們可不能把那名殺手給嚇跑，更不可以殺掉他。我們一定要活捉他，才能設法問出我們需要的資料。」他看著拉比，然後又開口說：「你能不能找到一個適合這份工作的人選？不但要保護一個人，還得捕捉兇手？」

拉比點點頭。格陵斯潘立刻搶著說：「讓裘爾來擔任這件任務，我負責策劃。」

拉比微笑著對雷柏曼說：「這小子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負責我們組織裏一切有關行動的事情。」

「我想你們最多只要幫我一個禮拜的忙就夠了。」雷柏曼說：「只要聯邦調查局方面一聯絡好，你們就可以撒手不管了。」

「找他們幹什麼？」那位留鬍子的年輕小夥子問道。接著格陵斯潘又對著雷柏曼說：「我們

一定替你抓到那個殺手，而且問出所有你想要的資料，比聯邦調查局更快，更有效率，我敢向你保證。」

雷柏曼搖搖頭。「我必須得找他們。」他說：「只有他們才能夠聯絡國際刑警委員會。因爲這次的暗殺行動牽涉到不少國家，而且，除了我剛才提到的那名美國殺手以外，還有其他五名殺手也參與其事。」

拉比望了一眼門口，然後又看著雷柏曼說：「你已經發現了幾樁謀殺案子？」

「據我所知一共是八件。」

拉比眼睛睜得大大的，旁邊還有人吹了聲口哨。

「實際上確定的只有七件，」雷柏曼自我修正地說：「另外一件大有可能。不過說不定還有沒發現的。」

「都是猶太人？」拉比問。

雷柏曼搖搖頭。「都不是！」

「那就奇怪了。」哀里奧特一臉迷惑地說：「到底他們的動機何在？」

「對呀！」拉比附議著說：「那些被害者都是什麼人？這次你要我們保護的又是什麼人？」

雷柏曼大大地吸了一口氣又慢慢吐出來，然後身子向前傾了傾。「假如我說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說：「甚至比蘇聯對閃米族人的鬥爭，比以色列目前所遭受的壓力更爲迫切、重要，能不能讓各位滿意？我以人格擔保，本人絕沒有誇大其詞！」

拉比皺起眉頭沉默了一陣子，然後看著雷柏曼把頭搖了搖。「不行！」他面帶微笑地以抱歉的語氣說：「你要我們支援你三、四個人——也許還不夠——而且都是幹練的好手，去甘冒可能被政府誤會爲危害治安的勾當。沒辦法！雷先生！」他又搖搖頭：「我雖然願意盡一切可能幫你的忙，可是如果我這個領導人對要幹些什麼事都一無所知，叫我如何對屬下交待？即使是對你大名鼎鼎的雷柏曼，我也做不到！」

雷柏曼點點頭：「我瞭解你的立場。」他說：「你能不能不要我拿證據給你看，拉比？你只要聽我把事情告訴你，然後相信我。如果你仍然不同意，那我們就算了！」說到這裏，他看了看每一個人，然後又對著拉比繼續說：「我相信大家都讀過一點生物學吧……」

※　※　※　※　※

「我的老天！」史東驚訝地說。

哀里奧特跟著說：「幾年以前，我在時代雜誌上看過一篇有關這方面的報導。」

拉比笑了笑，用手把襯衫上的一個線頭扯掉。「九十四個希特勒！眞是難以想像！」他說。

「應該說九十四個具有和希特勒相同遺傳因子的男孩子。」雷柏曼糾正他說。

「對我來講，」拉比說：「我寧願相信那就是九十四個希特勒！」

格陵斯潘對雷柏曼說：「你敢確定那個名叫惠羅克的傢伙仍然活著？」

「不錯！」

「而且他還住在老地方？」哀里奧特說。

「我已經查到他家的電話號碼。」雷柏曼說：「在未確定你們肯幫忙之前，」他看了看拉比。「我還不能冒然的打電話給他。不過今天早上我已經請了一位朋友的太太打過電話給他，假裝想要向他買隻狗。確實是他沒錯，而且還問明了他家的地址和走法。」

拉比吩咐著格陵斯潘說：「我們可以從費城展開工作。」然後又轉向雷柏曼說：「携帶槍械跨越州界對我們是件很忌諱的事。因爲聯邦調查局對我們，或是對納粹份子，一直唯恐找不到逮捕的藉口。」

雷柏曼說：「我可不可以現在打電話給惠羅克？」

拉比點點頭。格陵斯潘說：「我準備派一個人住到他家去。」那名留鬍子的年輕小夥子，把電話機推到雷柏曼的面前。

雷柏曼把眼鏡帶上，同時從外套口袋拿出一個信封套來。坐在窗口的哀里奧特突然開玩笑地叫著：「嗨！惠羅克，你知道你的兒子是希特勒嗎？」

雷柏曼說：「目前我還不想提到孩子的事。不然他一定要恨死我了！電話直接撥號就可以了嗎？」

「加個區域代號就行了。」

雷柏曼看著信封上的號碼開始撥電話。

「學校可能已經放假了，」拉比說：「說不定接電話的就是那個孩子。」

「我們已經算老朋友了！」雷柏曼打趣地說：「我和他們見過兩次面了。」電話開始在另一頭響起。

鈴聲不停地響著。雷柏曼和拉比有點緊張的相互對望著。

「哈囉！」接電話的是一個男人，帶著濃濁的喉音。

「請問是惠羅克先生嗎？」

「沒錯，請說話。」

「惠羅克先生！我是維也納『戰犯資料中心』的雷柏曼，從紐約打電話給你。你聽過『戰犯資料中心』嗎？我們專負責搜集納粹戰犯的資料送交有關當局參攷，並且協助他們逮捕戰犯接受審判。」

「是的，我聽說過這個組織。我還讀過有關艾克曼受審的報導。」

「沒錯，惠羅克先生！除了艾克曼以外，我們還協助有關當局破過許多別的案子。目前我正在美國設法追捕一個還沒有落網的納粹殺手，並且準備到華盛頓找聯邦調查局幫忙。那名殺手已經在美國殺了兩三個人，而且，根據我們獲得的資料，可能還有更多的人要遭殃。」

「你是不是想找一條警犬？」

「不是的！」雷柏曼說，「據我們的資料顯示，下一名被害者將是惠羅克，就是閣下您……」

「你在胡說些什麼？老兄？你到底是誰呀？」

「我絕沒有一點開玩笑的意思。」雷柏曼說：「我曉得你可能認爲納粹絕沒有任何要殺害你的理由……」

「誰說的？」惠羅克說：「我過去曾經殺過不少納粹，如果眞有納粹份子存在的話，我相信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

「有一名納粹已經在你周圍伺機而動了！」

「叫他來好了！你究竟是誰？」

「我已經說過了我叫雷柏曼，惠羅克先生！」「他媽的！」拉比嘟噥了一句。其他人也在一旁咒罵著。雷柏曼挖了挖耳朵又繼續說：「我向你發誓，惠羅克先生！有一名前黑衫隊的殺手，正要前去殺你，可能在幾天之內就要動手了。所以我們在想辦法要保護你！」

對方沉默沒有講話。

「我現在正在『猶太青年防衛軍』拉比先生的辦公室裏，」雷柏曼說：「在我聯繫好聯邦調查局以前——這大概要花一個禮拜時間——拉比先生會先派幾個人到你那去。他們預定……」他以詢問的眼光看了看拉比，拉比告訴他明天早上就去。「明天早上就動身到你那裏去。希望在我聯絡上聯邦調查局以前，你能夠先和他們合作。」

對方還是沒有講話。

「惠羅克先生！你聽清楚我講的話了嗎？」

「雷先生——就算我承認你就是眞正的雷柏曼先生好了！我可以告訴你，我應該算是這個國家裏最不需要別人保護的一種人了。第一，我曾經擔任過州立感化院裏的警衞官，頗懂得一點自衞防身的技術和常識；第二，我家裏養了一大羣訓練有素的兇猛㹴犬。只要我做個動作，發出信號，它們就能把任何企圖對我不利的人撕成碎片。」

「我很高興你具備這些有利的條件，」雷柏曼說：「可是你能不能預防，走路時突然被一堵倒塌下來的牆壓死，或是遭人從遠處用冷槍暗算？前面有兩個被害人，就是這麼給人幹掉的。」

「眞他媽的有這種事？可是到目前爲止，我並沒有發現任何納粹兇手的影子呀？搞不好另外還有什麼人也叫惠羅克喲！」

「難道貴鎮上還眞另有一個條件相同的惠羅克？——六十五歲，太太很年輕，有一個十四歲大的兒子，而且家裏還養了一羣㹴犬。你說可能嗎？」

對方又是一陣沉默。

「你眞的需要保護！」雷柏曼說：「而且那名納粹殺手一定得活捉，不可以被你的㹴犬咬死！」

「除非聯邦調查局的人告訴我我才相信。我可不能忍受一羣猶太鬼在我屋子四週走動。」

雷柏曼停了好一會兒才又開始講話。「惠羅克先生！」他說：「在我到華盛頓以前，能不能先去看看你？這樣我可以當面把事情說得更清楚一點。」拉比在旁邊以一副疑惑的眼神看著他，雷柏曼沒有理會。

「你要來就來好了，反正我天天在家！」

「你太太什麼時候不在家？」

「她是一個小學老師，白天幾乎都不在家。」

「那你的兒子也一定在學校囉？」

「他除了逃學溜去看電影以外，應該都在學校。那小子一心一意想成為『希區攷克』第二。」

「好，我大約明天中午，會到貴府去一趟。」

「我醜話先說在前面，雷先生。只許你一個人來。如果我發現任何『猶太青年防衞軍』份子和你一塊，就別怪我的獷犬兇狠無情！你現在請把鉛筆準備好，我把家裏的地址方位告訴你。」

「我已經有了。」雷柏曼說：「我明天會去看你，而且希望你今天晚上能待在家裏。」

「我本來就沒打算出去！」

雷柏曼把電話掛上。

「看樣子，我非得把領養孩子的內幕告訴他不可了。」他看著拉比說：「而且我還得說服他，讓他相信『猶太青年防衞軍』的行動員絕非酒囊飯袋。」他對格陵斯潘笑了笑接著說：「你明天得跟我一塊去，然後先躲在附近，隨時聽我的招呼。」

「可是我必須先到費城。」格陵斯潘說：「從那裏招集人手，準備必要的裝備。」然後他又轉向拉比說：「我想帶史東一塊去。」

大夥商量了一陣子，總算把事情決定了。格陵斯潘和保羅‧史東儘快把行李準備好，先開史東的車出發到費城，而雷柏曼第二天一早獨自開格陵斯潘的車直接到惠羅克家去。等他把惠羅克說服了，願意接受保護以後，他會打電話到費城和大家聯絡，讓『猶太青年防衞軍』的行動小組前往惠羅克家會合。等到一切安排就緒後，雷柏曼再開格陵斯潘的車轉往華盛頓，去遊說聯邦調查局，讓他們派人前來接替。

「我該打個電話到我辦公室去。」雷柏曼一邊攪著手上的一杯茶，一邊自言自語的說：「他們恐怕以為我人已經到了華盛頓呢！」

拉比作勢指了指桌上的電話。

雷柏曼搖搖頭。「哦不，現在不行，維也納已經太晚了。明天一早我再打這個電話。」

拉比聳聳肩。「我從來不在意時間，全天候都可以通電話。」他說：「我們在歐洲也有分支機構。」

雷柏曼意味深長地點點頭然後說：「難怪那麼多以前『資料中心』的經費捐贈者，現在都轉而支持你們了。」

「我相信這也是事實。」拉比說：「不過，就我們現在坐在一塊共同合作的情形來說，那些捐贈對象的用意和宗旨還是沒變，對不對？」

「我想是吧！」雷柏曼訕訕地說。

接著他們話題又轉到惠羅克的兒子身上。「也許是時代不同了吧？他的興趣不是畫畫，而變成了看電影！」雷柏曼笑著說：「其實，這還不是大同小異的東西！那孩子還蠻有志氣的，想成為『希區攷克』第二！可惜的是他那個做公務員的父親，似乎並不欣賞他這份抱負。想當年希特勒小時候，還不是為了想成為一名藝術家，和父親吵得天翻地覆。」

※　※　※　※

星期三一大早，門吉利就跑到對街的『肯尼華』旅館以庫爾勒的名字（寇克的父親）另外訂了一間房間。因為住進這家旅館他沒帶任何行李，進進出出都是帶著一個薄薄的皮公事包（裏面只有些必要的證件、一把小刀、幾個勃朗寧手槍彈夾，和那些值錢的鑽石）和一個小紙袋（裝著他愛吃的葡萄），所以凡事都得付現鈔，房間錢也得預付。

他不便在以護照上的大名拉蒙．奧斯罕．芮古寧，所定的那間旅館房間裏，以庫爾勒的名義和雷柏曼的辦公室通電話。因為一旦雷柏曼被刺遇害，旅館所有進出電話必定會受到查詢，他也將脫不了干係。他也並不是怕麻煩，不願意找一個公共電話亭，塞零錢打長途電話。最主要的是，他以庫爾勒的名義打電話，對方很可能會有回電，說不定還能帶給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息。

在新訂的旅館房間裏，他接通了雷柏曼的女秘書愛莎，告訴她已經把兒子的遺體送回家了，現在剛從紐約轉來華盛頓，但是卻找不到雷柏曼。因為他再三研究從兒子褲袋裏搜出來的那張紙條，越肯定裏面的雜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可能是提供破案關鍵性的線索。所以他必須得儘快連絡到雷柏曼。

雷柏曼沒有住進富蘭克林旅館？愛莎雖然覺得有點驚訝，卻不覺得特別的意外。她準備打電話到曼漢，問問看雷柏曼是不是改變了行程。或者，她可以再給庫爾勒先生另外幾個旅館名字，請他試試看。如果雷柏曼住的是一家以前從沒待過的旅館，他一定會事先通知她一聲的。不管怎麼樣，她心想，雷柏曼很快就會打電話給她。通常改變行程，雷柏曼一定會讓她知道的。只要一有消息，她就會馬上通知庫爾勒先生——因為富蘭克林旅館客滿（竟然還能替雷柏曼保留一個房間？），他只好住進附近一家名叫『肯尼華』的旅館。

在等候愛莎回電的這段時間，他又分別向三十幾家旅館查詢，同時又先後向富蘭克林旅館查證了六次。

雷柏曼既然已經在星期二搭乘原訂班機離開了法蘭克福，他應該在華盛頓，或者，臨時有事中途在紐約停留。

「要是在紐約，他會住在那呢？」門吉利曾經在電話上問愛涉。

「有時候他住在愛廸生旅館，但是通常，他會住在朋友或是某一個捐贈人的家裏。他在紐約認識的人不少，那是一個猶太人天下的大城市，你是知道的！」

「這個我曉得。」

「你不要著急，庫爾勒先生！我相信雷先生很快就會打電話回來的，我會告訴他你在等他。而且我會一直留在辦公室，隨時注意有沒有電話進來。」

門吉利和紐約愛廸生旅館連絡過，又試了許多華盛頓其他的旅館。並且每隔半小時，他一定向富蘭克林旅館查詢一次。在這段時間裏，他也會偶爾地冒著淒風冷雨奔回原來的旅館房間，看看屋裏的東西是不是給人動過。

星期三晚上，他留在肯尼華旅館過夜。雖然儘量勉強自己睡一會，但是無形的壓力積壓在心頭卻愈來愈重。他想著放在床頭櫃上自己那支勃朗寧手槍……難道他眞能在送掉自己這條老命以前，順利地幹掉雷柏曼那狗雜種，和剩下來的七十七名對象？如果情況更糟，他可能被捕，那就得像可憐的史坦格和艾克曼一樣，接受一連串漫長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審判，最後仍不免一死！爲什麼不趁早收手，停止這個瘋狂惱人的鬼計劃呢？

已經是清晨一點鐘了。他仍然輾轉反側，難以成眠！乾脆扭開電視來看！就像獲得上帝啟示一樣，他突然從失望中恢復了勇氣，原來雜亂矛盾的心情，一下子又恢復了寧靜——螢光幕上的紀錄片裏，德國元首希特勒，正由火箭專家布勞恩伴著，看著一隊德國戰鬥機滑過跑道冉冉升空——他興奮不已，熱血沸騰！並把可厭的英語旁白給關掉，無聲地看著過去的光榮歷史……

上床後，他很快就睡熟了。

星期四早晨八點鐘剛過，他正準備再給雷柏曼的辦公室撥一個電話，桌上的電話鈴竟然先響了。「喂！」門吉利拿起話筒。

「請問是庫爾勒先生嗎？」是一個美國女人的聲音，不是愛涉。

「我就是！」

「喂！我叫麗達·法伯，是雷柏曼的朋友。雷先生這幾天在紐約一直住在我們家裏。他今天早晨打電話回維也納辦公室，聽說你在找他，所以要我打通電話轉告你！他今天下午六點鐘左右就會到華盛頓。一到旅館就會和你聯絡。他約你一塊吃晚飯。」

像鬆了一口氣似的，門吉利興奮地說：「那太好了！」

「庫爾勒先生！你能不能幫雷先生一個小忙？替他打一通電話給富蘭克林旅館，告訴他們他今天晚上一定到？」

「沒問題！打完這個電話我就通知他們。妳曉得他搭那班飛機嗎？」

「他沒有搭飛機，是開車去的，剛剛才離開。他好像走得很匆忙，所以才要我替他打這個電話。」

門吉利眉頭一皺。「假如他已經出發了，應該不會下午六點鐘才到吧？」

「哦不！他還有事要先到賓夕凡尼亞州一趟，所以六點鐘是不是能趕到華盛頓還不一定。不過他今天晚上一定會去就是了。而且一到旅館，他就會打電話給你。」

門吉利停了一下，然後又開口道：「他是不是去見一位惠羅克先生？」

「對了，就是他！還是我替雷先生問明地址的。和雷先生在一起最有意思了！他告訴我們許多精采的內幕消息。」

「妳講的一點都不錯！」門吉利說。「謝謝妳打電話給我。哦，對了！妳曉不曉得雷先生和惠羅克約好在幾點鐘碰頭的？」

「中午十二點。」

「謝謝妳！再見！」他掛上電話，看了一眼手上的腕錶，然後閉上眼睛，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原地，並迅速在心中盤算著。隔了一會兒，他慢慢張開眼睛，重新拿起電話。他通知櫃枱馬上把帳單準備好。

他把假髮、假鬍子戴上，穿好衣服，把手槍插回槍套，然後抓起公事包迅速離開房間。

他匆匆穿過大街走進富蘭克林旅館後，向出納櫃枱交待了幾句，然後急急忙忙轉到租車櫃枱。櫃枱後面那位穿黃黑色制服的漂亮小姐，立刻展露出一個動人的微笑。

但是當她看見門吉利的巴拉圭護照，又知道他沒有信用卡以後，笑容馬上收斂了一些。她告訴門吉利要預付租金。精算細估一陣後，說總共要付六十塊美金。門吉利把鈔票連同駕駛執照往櫃枱上一放，告訴小姐十分鐘之內把車子準備好。交待完畢，他立刻朝電梯走去。

九點鐘不到，門吉利已經駕著一輛白色福特轎車，在萬里晴空之下，於通往巴爾的摩的公路上奔馳了。腋下掛著勃朗寧手槍，外衣口袋裏是那把剛買的匕首，而且——還有上帝坐在他旁邊。

他一直保持五十五哩的最高時速向前飛馳——這樣他應該可以比雷柏曼早一個小時抵達賓夕凡尼亞的新普洛維頓。

不久發現路上的車，一輛又一輛地從後面超越他向前飛奔。他媽的，你們這些美國人！路標上明明寫著五十五哩，你們偏要開六十哩！他搖搖頭，也只好逼著自己再猛踩油門衝了過去。

※　※　※　※

十一點十分，門吉利開進了新普洛維頓鎮——只有幾排土褐色建築物的住家，一家店鋪，和一幢紅磚砌成的單層郵政代辦所。為了避免事後被人向警察指認引起無謂的困擾，他必須得不假外援，獨力設法找到老普克路。從在馬里蘭一個加油站上買到的一份詳細道路圖上，他發現新普洛維頓西南方，有一個更小的城鎮叫普克，於是他姑且往那個方向開去。一路上，除了偶爾幾輛卡車和小轎車交錯而過以外，人煙稀少，道路兩旁都是一望無際的荒廢農地。他一邊開車，一邊注意路邊的每一個路標和指示牌。

最後，他總算找到了老普克路——分成左右兩條叉路。他選擇了右邊的一條，又順著新普洛

維頓的方向開了回去。從這個時候起，他開始特別留意路旁的郵箱。狹窄的小路兩旁，都是樹葉早已落盡的枯木，把路面緊緊地圍著。這樣也好，門吉利心想，至少開起槍來要便捷的多。

連續經過克魯伯和强森兩家的郵箱以後，他終於看見惠羅克幾個大字。郵箱下方的一塊橫木上，還寫著幾個刺眼的紅漆大字：『當心猘犬』——與其說是警告牌，倒不如把它視爲一幅廣告來得更恰當一點！

看到牌子上的幾個字，門吉利心裏著實嘀咕了一下。不過想想也不無好處。至少他不必使用「兒童假日旅行經紀人」那讓人聽起來有點彆扭的身份，而用購買猘犬的理由大大方方的走進大門。

他順著郵箱的方向右轉，然後沿著一條已經有很深車輪印的土路穿林而過。轎車底盤不時撞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發出隆隆的震動聲。爲了怕車子拋錨出事，他只好儘量把速度慢了下來。看看左手上的腕錶，時間還只是十一點十八分。

對了！他隱隱約約記起了。那一批美國的養父當中，是有那麼一個以養狗爲副業的公務員。一定就是這個幹感化院警衞的惠羅克，絕對錯不了！想必退休之後，養狗已經成爲他的專業了。

「早啊！」門吉利把車子開到狗欄旁邊後對著屋子大聲地吼著。「我看見路邊『當心猘犬』的牌子，而我正好準備找一隻兇猛的看門狗。」他用手把嘴上的假鬍子壓壓牢，把頭上的假髮扶正，然後又伸進外套裏，把腋下的槍套鈎子解開，以便萬一使用起來比較方便。

那是一幢兩層樓的房子，黃褐色的瓦頂，每一扇窗外都鑲上白色的百葉窗。大約有十來隻長像兇惡的硬犬，成排的擠在欄邊，前腿搭在鐵絲網上向著他狺狺地吼著。一名白頭髮的男子，正站在屋前台階上，帶著懷疑的眼光向他瞪著。

他把車子開到樓房前鋪有碎石的車道上停了下來，把排檔放到『停車』的位置，然後把鑰匙取下。他看見屋旁可供兩部車停放的車庫裏，有一部紅色的小貨車，而另一個車位上空無一物。

他打開車門鑽出來，先伸了個懶腰，揉了揉背，然後把車門砰的一聲關上。

那名虎背熊腰，穿了一身寬鬆土褐色工作服，手上戴著黑色皮手套的白髮男子，牽著一頭毛色烏黑發亮的獵犬，先到屋子兩側查看了一番後，又折回屋前，以一雙不太友善的眼睛看著門吉利。

門吉利對著他笑了笑，禮貌地打了一個招呼。

「你就是雷柏曼？」他以濃濁的喉音問道。

門吉利臉上的笑容更明朗了。「是的，我就是！您就是惠羅克先生？」

惠羅克寇向前走到門吉利面點了點頭。他手裏的那隻獵犬，露著白森森的利牙向門吉利狺狺地狂吠著。

「我來的早了一點。」門吉地抱歉地說。

惠羅克瞪著一雙白色濃眉下的藍眼睛，先看了看門吉利身後的白色轎車，然後才對著門吉利

把他那顆白髮蒼蒼的腦袋朝屋子方向一甩，「請進來。」他說，「我不得不承認，閣下的一通電話已經挑起老夫的濃厚好奇心！」說完他牽著狗轉身朝房屋大門走去。

「這頭狗眞漂亮！」門吉利跟著他，口裏一邊稱讚著說。

惠羅克步上台階，走到那扇白色大門前面，門上鑲了一副鑄鐵的狗頭叩環。

「令郎在家嗎？」門吉利問他。

「家裏沒有別人。」惠羅克一面回答，一邊把門打開。「除了狗以外。」門才打開，三條狻犬已經蜂擁而上，親熱地吻著他戴皮手套的左手，同時虎視眈眈地向門吉利狂吠著。「不要緊張，孩子們！」惠羅克慈藹地對狗羣吩咐著：「他是我們的朋友！」然後以手勢命令狗兒們退回去——狻犬立刻聽話的閃開了。

門吉利跟著進門以後，隨手把門關上。他看見惠羅克蹲在一羣狻犬中間，像哄孩子似的，拍拍每一條狗兒的腰，又摸摸它們的腦袋。狗兒們更是親熱地在他身上舔著、嗅著。「眞是漂亮的一羣狗！」門吉利諂媚地讚美了一句。

「這兩隻是出生只有幾個月大的小狗。」惠羅克自傲地說：「一個叫哈哈，一隻叫寶寶——是我兒子替他們取的名字。這隻老狗叫姍姍——不可以這麼沒禮貌，姍姍！——還有我手裏牽的這隻獵犬叫『少校』！孩子們！這位是雷柏曼先生，是我們的朋友，大家不可以無禮！」介紹完畢，他才從地上站起來笑著對門吉利說：「現在你該相信，這就是爲什麼在聽你說有人要來殺我的時候，我一點都不在乎的原因。」

門吉利點點頭，看見兩隻狻犬仍在他周圍不停地嗅著。「有這羣狗作伴，眞是再好也沒有的護身符了。」他違心的說道。

「有人敢對我有任何不禮貌的舉動，它們會立刻咬斷他的喉嚨！」惠羅克一邊得意地說，一邊把外套的拉鍊拉開。他裏面穿的是一件紅色的襯衫。「你也寬寬衣吧！」他對門吉利說：「掛在那裏就好了。」

門吉利右手邊就是一個專掛外套、大衣的衣架。衣架旁邊的牆壁上有一片橢圓形的落地鏡子。從鏡子裏，他可以看見房間另一頭的餐桌和幾把椅子。門吉利把帽子摘下來掛到衣架上，然後低下頭對那兩隻狻犬勉強的笑了笑，又抬頭來皮笑肉不笑地看著正在脫外套的惠羅克。就在惠羅克身後不遠，他看到有一道通往樓上的狹窄樓梯。

「聽說當年艾克曼就是閣下負責逮捕的？」惠羅克在把外衣掛上衣架時問門吉利說。

「是以色列人抓到他的。」門吉利說，同時把外套脫下來。「當然我也幫了忙。是我在阿根廷找到他的。」

「有沒有得到什麼報酬？」

「沒有。」門吉利把外套掛上。「我做這些工作純粹是爲了個人的志趣和理想。」他說：「我恨所有的納粹份子！他們都該像我們捕殺害蟲似的，趕盡殺絕，一網打盡，免得爲害世界！」

「我們現在所要擔憂的是黑人問題，早就不是納粹了！來，跟我來！」惠羅克接著說道。

門吉利整整上衣，隨著惠羅克進到右邊另一間房間去。兩隻狽犬毫不放鬆地跟著他，一對狗鼻子在他腳後跟上不停地嗅著。另外兩隻狗早已跟著惠羅克先進去了。

那是一個一進門就讓人覺得舒服的小客廳；每一扇窗戶都裝了白色的窗簾，靠北面牆壁有一座石頭砌成的壁爐；西面牆壁上，掛滿了花花綠綠的錦標、彩帶，和一幅幅用黑框鑲邊的照片。

「噢！眞是太棒了！」門吉利稱讚地說，然後走上前去欣賞。所有的照片都是狽犬的，竟沒有一張孩子的照片。一股失望之情油然而生。

「好吧，現在你可以談談納粹殺手爲什麼會找上我了？」

門吉利轉過身，看見惠羅克已經坐在兩扇窗戶中間的那張維多利亞式長沙發裏，正從旁邊矮茶几上的一個玻璃罐裏，抓出一撮煙絲塞進手中一管油兮兮的黑煙斗裏。那頭獵犬，前腿搭在茶几上，吐著血紅的長舌頭好奇地看著他的動作。另外那頭扒在門吉利和惠羅克之間地毯上的老狽犬，也抬著頭，以一副感興趣的眼光看著他。另外兩隻小狽犬，仍舊在門吉利的腳邊不停地嗅著。

惠羅克又對門吉利笑了笑說，「怎麼樣？」門吉利立刻回了他一個苦笑：「你看，在這種情況下我實在很難開口……」他指了指腳邊的兩頭狽犬。

「你不要擔心！」惠羅克笑著說，並熟練的裝放煙絲。「只要你不招惹我，它們是絕不會傷害你的！你安心的坐下來談，它們很快就會習慣你的。」

門吉利在一張吱吱發響的老皮沙發上坐了下來。一頭狽犬立刻擠到他面前，以舒適的姿勢躺下。原本躺在地上的那頭老狽犬也突然站了起來，走到門吉利面前，因頭在他兩個膝蓋頭上來回磨著，然後用鼻子在他的褲襠附近猛力的嗅著。

「姍姍！」惠羅克對那條老狗叱著，一面咬著煙斗尾巴湊著右手上一根點燃的火柴猛力的吸了幾口。

老狗聽見呼叫以後，慢慢退回到地毯上躺下，但是一對眼睛仍然緊盯住門吉利不放。惟恐他作出越軌的行爲。

門吉利清了清喉嚨慢慢開口說：「那名準備來殺你的納粹殺手，就是門吉利醫生本人。他大概……」

「你是說一個醫生？」惠羅克用左手把嘴上的煙斗拿下來，右手同時把那支仍在燃燒的火柴甩熄。

「不錯！」門吉利說：「就是殺人不眨眼的門吉利醫生！」他又看了看地上的狗，露出一付爲難的表情。「惠羅克先生！我曉得您這些狗都是訓練有素的。從那些漂亮的錦標就可以看出來」——他指了指身後的牆壁——「問題是，我已經被狗嚇破了膽！我八歲那一年，曾經被一隻德國牧羊犬咬過。」他指了指自己的左大腿，「整條腿上。」他說：「到今天還是疤痕纍纍！而且最嚴重的，是我心裏的疤痕，永遠都無法痊癒！所以我只要看見一頭狗在屋子裏，就會混身不自

在，精神緊張；更何況現在有四條大狗在這裏呢！這對我簡直像一場惡夢！」

惠羅克把煙斗從嘴上拿下來，笑笑說：「既然有這種事你早該告訴我的。」說完他站起身來，舉起雙手拍了幾下。四條狗立刻應聲而起，圍在他的身旁。「跟我來，孩子們！」他一邊叫著，一邊領頭走到對面沙發旁邊的一扇小門前面。「我們這裏有一個曾經被狗嚇破膽的傢伙，所以你們得迴避一下。」他把門打開，看著狗兒一隻隻的進去，然後把門關上扣好。

「它們不能從別的地方再進來嗎？」門吉利問。

「不會的。」惠羅克又走回他的位子坐下。

門吉利吐了一口長氣，終於放下心裏的大石頭。感激地看著惠羅克說：「謝謝你！我現在覺得好過多了！」他把身子朝前挪了挪，然後把上衣鈕子解開。

「希望你長話短說。」惠羅克說，又從茶几上拾起他的煙斗。「我不想把狗兒關在裏面太久。」

「我會儘量挑要點講的。」門吉利說，「不過——我要先借你一把手槍，至少在沒有狗在身邊的時候——就像現在——可以用來自衞。」

「一把槍！」惠羅克躺在沙發裏的身子突然坐直了起來。「什麼槍？」他把煙斗從嘴裏拿下來，跟著吐出一大口煙，「手槍？雙管獵槍，還是來福槍？這些我早就有了！」

「都不是！我要給你的是一支勃朗寧自動手槍。」門吉利說，一邊從槍套裏把手槍掏出來。

「這是一支能裝十三發子彈的强力手槍，比你的那些槍都要强多了。」說完慢慢把槍的保險打開，撥到『待發』的位置。然後把槍口指向惠羅克。「把你的手舉起來！」他命令道。「先把煙斗放下來，動作要慢！」

惠羅克驚異地望著他，兩道白眉高高地豎了起來，一臉無法置信的表情。

「我並不想傷害你。」門吉利說，「你我無怨無仇，雷柏曼才是我眞正的目標！只有『雷柏曼』那個狗雜種，才是我欲除之而後快的對象！」

惠羅克慢慢地把翹在左腿上的右腿放下來，坐直了身體，瞪著門吉利，臉上毫無血色。他把煙斗輕輕放到茶几上以後，兩隻手緩緩地舉起。

「把手放在頭頂上！」門吉利命令道。「閣下的一頭白髮眞漂亮，我眞羡慕你！不像我，還得帶假髮，眞是悲哀！」他從椅子上站起來，槍口對著惠羅克向上揚了揚要他也站起來。

惠羅克雙手抱頭，乖乖地站了起來。「我可一向與你們猶太納粹之爭毫無瓜葛！」他顫聲地說。

「這樣最好！」門吉利說。「不過我還是得先把你藏到一個無法向雷柏曼傳遞信號的安全所在。這幢屋子有沒有地下室？」

「有啊！」惠羅克說。

「慢慢走，帶我到那裏去！除了剛才那四條狗，這屋裏還有別的狗嗎？

「沒有了。算你走運！」惠羅克恨恨的說，朝門外走去。

門吉利手握著槍跟在他後面。「你老婆呢？」他問。

「還在學校教書。」惠羅克慢慢朝一條通道走去。

「家裏有沒有你兒子的照片？」

惠羅克剛要右轉時聽到這句話，突然楞了一下。「你要照片幹什麼？難不成連個幼小的孩子也不放過？」

「只想看看而已！」門吉利說。「我絕無意要傷害他，我還是替他接生的醫生呢！」

「眞的？」惠羅克正好停在樓梯口邊的一扇門前。

「你有沒有照片嘛？」門吉利不耐煩地問。

「在我們剛才談話的房間裏茶几下面，就有一本孩子的像片簿。」

「這就是通地下室的門？」

惠羅克點點頭。

「你放下一隻手把門打開，開一點點就好！」

惠羅克遵命走上前去，從頭上放下一隻手慢慢把門打開一條縫，然後再把手放回頭上。

「用你的腳把門整個打開！」門吉利繼續命令道。

惠羅克又用腳把門慢慢勾了開來。

門吉利整個人閃到門口牆邊上，用槍輕輕抵著惠羅克後背。「下去！」他命令說。

「我必須把燈先打開。」

「趕快開！」

惠羅克摸索著把開關找到，將一盞小燈捻亮，正好照亮了通地下室的階梯。打開燈，他又乖乖的把手放回頭上。

「下去！」門吉利用槍朝他背後一抵。「慢慢的！」

惠羅克緩緩地踏進樓梯口，一步一步地走了下去。

門吉利也跟著走進樓梯口，回手把通地下室的門重新關好。

惠羅克雙手抱頭，一步一步慢慢走下階梯。

門吉利用槍對準他穿紅襯衫的背部，砰！砰！砰！砰！連開了幾槍，槍聲在地下室裏發出了沉悶的回響，彈殼向兩邊四散飛出。刺耳的聲音陣陣傳入耳中。

惠羅克的雙手從頭上鬆下來，抓住身旁的木質扶梯，抵住向前摔倒的身體。……

門吉利又瞄準目標開了一槍。

惠羅克的雙手從扶梯上無力的垂下，身體在毫無阻力的情況下一路翻滾。腦袋觸地發出，砰的一聲！兩條腿還分開來掛在階梯上。

門吉利看看地上的屍體，用手揉揉嗡嗡發響的耳朵，然後轉身打開門走出地下室。關在屋裏

的四條狗發出瘋狂的吠聲。「住嘴！」他大聲叱著，又伸手揉揉另一隻嗡嗡作響的耳朵。那些狗仍在不停地叫著。

門吉利把手槍的保險關上，重新放回槍套。接著拿出手帕來把通地下室的門把整個擦拭了一遍，關掉電燈，然後用手肘把門關好以免留下指紋。「住嘴！你們這羣畜牲！」他大聲叱著。但是對那羣被關在走道另一頭的房門裏面，長嘶狂叫，而且抓得門板咔啦咔啦作響的狗兒們，一點都起不了作用。

門吉利匆匆走到房屋大門前，先從門孔裏向外窺視了一陣，然後把門打開奔了出去。

他鑽進自己的車子，發動以後，慢慢倒進那一半空著的車庫裏去。

停好車子，他又匆匆奔回屋子把大門鎖上。那幾隻狗兒仍在死命的狂叫著！一扇門被它們抓扯得簡直要散開。

門吉利走到衣架邊上那片橢圓形鏡子前面，把頭上的假髮掀掉，把嘴上的假鬍子撕下來，塞進掛在衣架上的外套口袋裏去。

他重新對鏡自覽，用雙手把一頭蓬亂的灰髮梳理了一下，左看右看，不覺皺起了眉頭。

他把自己的上裝外套也脫下來掛在衣架上，然後把原先掛在上面的風衣取下來，放在同一個鈎子上，遮住那件外套。

接著他把脖子上那條黑色和金黃色條紋的領帶拆下來，也放進他風衣的口袋裏。

然後他把身上那件淡藍色襯衫領釦連同下面的一粒釦子一塊解開，把領子翻開來向兩邊用力壓了幾下，顯得輕便瀟灑。

狗兒聲嘶力竭的叫聲他似乎充耳不聞。門吉利對著鏡子摹仿惠羅克的語氣說：「你就是雷柏曼嗎？」

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覆著：「你就是雷柏曼嗎？」把自己的德國腔儘量改正的一點都聽不出來。然後又以低沉的喉音繼續摹仿道：「請進來！我不得不承認，閣下那通電話，已經激起了我濃厚的好奇心！」……

狗兒還在不停地狂吠著。

「住嘴！你們這些畜牲！」門吉利狠狠地罵了一句。

6

當車子轉上老普克路開了大約十分之一哩之後，雷柏曼開始打起精神，注意每一個經過的路標和郵箱。因爲法伯太太給他的那張道路簡圖上很淸楚的標示著，開上老普克路剛好十分之四哩的地方，就是通往惠羅克家的土路。他看了一眼戴在左手的腕表：正指向十二點廿分。

儘管一連幾天的奔波疲累，他現在的精神仍然很好，心中有一種事事順當的感覺。當然，寇克的死訊已經證實無誤著實令他難過了半天！但是想想這個消息傳來的時間，又似乎再恰當不過了。他現在可有了一項有力的憑證，能夠用來說服華盛頓當局。再說，庫爾勒先生也在華盛頓，他不但有一張寇克留下來的記事條——相信一定能從上面獲得十分重要的新線索——而且更重要的，以一個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美國公民身份，由他親自去現身說法，必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他一定樂意効勞！從他不辭辛勞的立刻跑到華盛頓去會他，就可看出他對這件事的熱忱與關心了！

而且，格陵斯潘和史東正在費城等他消息。只要他說服惠羅克，通知他們以後，一支『猶太青年防衛軍』的行動小組立即趕來會師。「惠羅克先生！坦白告訴你，這件事與你的養子息息相關！當時是不是一位名叫伊麗莎白的女子替你們安排的領養手續？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絕沒

有一絲和你開玩笑的意思。」

車子的哩程表上剛顯示出已經前進十分之四哩的距離，他就看見左前方路邊上出現了一個郵箱。郵箱下方橫木上的四個大字：『當心猛犬』非常醒目，接著他才看清楚郵箱上『惠羅克』幾個字。雷柏曼把車子的速度慢下來停在路邊，先讓迎面而來的一輛大卡車擦身而過，再發動車子，左轉橫過馬路朝枯樹林中的一條土路開去。凹凸不平的上坡路，把車子底盤頂撞的砰然作響。他趕忙換進低速檔，使車速儘可能慢下來。同時又瞄了一眼手錶：十二點廿五分。

大概要花半個鐘頭來說服惠羅克（最好不要提到有關遺傳因子的事：「我只曉得，被害人都是孩子的養父！確實原因還不清楚」），然後通知『猶太青年防衛軍』行動小組趕來會合，又是一個小時，那時應該是兩點過了。再把事情交待清楚，他應該可以在三點鐘左右離開惠羅克家。如果一路順利，下午五點半他就能抵達華盛頓了。他要立刻打電話給庫爾勒。他已經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寇克到底在那張便條上寫了些什麼。門吉利竟然做事如此疏忽，留下一個小把柄，實在令他有點驚奇。也許那根本不是什麼重要的東西，庫爾勒把它小題大作了。

狗叫聲遠遠傳了過來，愈來愈大！當車子駛進那幢黃褐色瓦頂，白窗簾的兩層樓小洋房時，狗叫聲已經變成一片惱人的雜囂狂吠了。除了屋子裏面的狗叫聲，前院鐵網圍著的十餘條狗，也紛紛以前腿搭著網壁，死命似地對著雷柏曼的車子狂吠。

他把車子開到屋前石頭鋪的車道上停了下來，鬆掉排檔、取下鑰匙，然後拉起手刹車。鐵網裏的狗吠聲更兇了！他看見房屋旁邊的車庫裏停著一輛紅色小貨車和一輛白色轎車。

拿著手提箱鑽出車後，雷柏曼打量面前這幢黃褐色鑲著白邊的兩層樓洋房，心理想：惠羅克住在這裏該很安全了。狗叫聲是最佳的警報系統，而且對壞人又有相當的嚇阻作用！就這種情形來看，納粹殺手恐怕還得另尋下手地點。為了要引出潛伏的殺手，惠羅克必須佯作無知，上街外出一切照舊，使殺手認為有機可乘，自動現身。可是，難就難在用什麼方法去說服惠羅克，使他相信事實，願意接受保護；但是却又不能把他嚇壞，整天不出門躲在屋子裏與狗群為伴。這樣納粹殺手看見無機可乘，說不定心灰意冷之下就放棄了！

他深呼吸了幾次然後舉步朝大門前台階走去。白色大門上除了一副鑄鐵狗頭叩環之外，旁邊門框上還有一個黑色電鈴。他考慮一下，拉起叩環，往門上敲了兩下。但是除了原先的狗叫聲外，毫無反應。就在他正準備再去按一下電鈴的時候，大門呀的一聲被打開來。一名比他想像中個子要矮小的男子——灰頭髮，一對炯炯有神的棕色眼睛——出現在他面前。對方看看他，以低沉的喉音問道：「您就是雷柏曼先生？」

「是的。」他說：「您……是惠羅克先生？」

對方點點頭，把門整個拉開來說：「請進，雷先生。」

雷柏曼一進到屋裏，就聞到一股狗騷味。他從走道盡頭門後的狗吠聲和扒門聲判斷，猜測屋裏至少有四五條狗。

惠羅克把門關好，轉身對雷柏曼微笑著說：「能一睹閣下風采十分榮幸！」他穿了一件淺藍色襯衫，領口瀟灑的在頸下敞開，與下身的深灰色長褲搭配的十分貼切。再加上脚下的一雙漂亮黑皮鞋，他看起來完全沒有一般養狗人那種邋遢像。「我還正在想，你可能不來了呢！」他又笑著說。

「我找錯了路！」雷柏曼說：「紐約的法伯太太沒有打電話給你嗎？」然後搖搖頭抱歉地說：「她答應替我打電話給你的！」

「別介意，反正我也沒有事。」惠羅克依然帶著笑，「你把大衣脫掉吧！」他指指旁邊的衣架。

雷柏曼先把帽子掛到架子上，手提箱往地上一擱，開始解大衣鈕子。惠羅克看起來似乎比在電話上要友善的多——彷彿願意見是他完全出自內心的誠意——不過偶爾在講話的語氣上，却又有一點調侃他的味道。這種感受只能意會不能言傳，他只是覺得怪怪的，却又說不上來。他看了看那道被狗兒抓得咔啦咔啦響的門說：「那就是你所說的『一屋子狗』？」

「吵死人了！」惠羅克從他身旁走過微笑著說，「別理牠們！只要有生人來，牠們總是這樣叫個不停。爲了怕你討厭，我才暫時把牠們給關了起來，我曉得許多人見了狗會心情緊張。請跟我來！」說完他領頭往右邊的通道走去。

雷柏曼掛好大衣，提起地上的手提箱，望著惠羅克的背影楞了一會兒，才舉步跟著進入一間漂亮的小客廳去。狗兒的吠聲和抓門聲聽得更清楚了，因爲它們的目標已經轉向客廳裏一張黑皮沙發邊的那扇小門上去。雷柏曼看著那扇門皺了皺眉頭；不過注意力很快就被那張黑皮沙發上方牆壁上，琳瑯滿目的錦標、彩帶，和鑲著黑木框的狗兒照片給吸引了。客廳靠北面牆壁是一座石頭砌成的壁爐，壁爐右側掛了一個古老的壁鐘。靠西邊的牆壁，開著兩扇裝有白色窗簾的窗子，兩扇窗子中間，靠牆壁放了一張維多利亞式的長沙發。長沙發靠門口的一邊，有一張小茶几，上面擺著電話、電話索引簿、煙灰罐，和一支煙斗。

「請坐！」惠羅克指了指黑皮沙發對雷柏曼說，同時自己朝那張維多利亞式長沙發坐了下去。「現在可以談談爲什麼納粹殺手會找上我了吧？」他坐下後馬上開口問道：「我不得不承認，閣下的一通電話，已經激起我濃厚的好奇心來了。」

又來了——他再次證明對方是在有意的戲弄他——惠羅克似乎在故意的諷刺他的德國腔英語，每當唸到R的音，就有意學他拖得長長的，彷彿後面加了一個V的音。雷柏曼在那張吱呀作響的皮沙發裏坐定以後，抬眼看見坐在斜對面的惠羅克，正翹著二郞腿，嘴上帶了一絲揶揄的微笑瞪著他，彷彿在說：「看你能編出個什麼樣的故事來！」

會不會是自己多心？他心理想，也許惠羅克本身的英語就帶了一絲德國腔，而在自己敏感的心理作祟下，以爲對方是在揭穿自己的短處?!

不可能！絕對是故意的！他有把握自己的猜測沒有錯！因爲從惠羅克那一絲揶揄的笑意裏，

他又看出更多的敵意來。對這麼一個視閃米族人如眼中釘，家裏又養了一羣能撕裂人們喉嚨的惡犬的退休感化院老警衞，你還能寄望他對人彬彬有禮，和藹可親？

想那麼多幹嘛?!反正又不是來交朋友的！轉念於此，雷柏曼立刻好過多了。「要解釋這一件事！」雷柏曼開始一本正經地說道：「我必須先從一些私人的事情談起，一些有關你、你的家庭，以及你的那名養子的事情。」

惠羅克的雙眉因驚異而豎了起來。

「我已經打聽過，」雷柏曼說：「你們夫妻是從紐約一名叫伊麗沙白的女子那兒領養的孩子，對不對？不過你可以放心！」——他把身子從沙發裏坐直起來，傾身向前——「沒有人會來找你們的麻煩，更不會有人去尋找法律漏洞把令郎給帶走的。這些多年以前的往事，如今已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可以向你保證。」

「我相信你就是！」惠羅克以嚴肅的語氣說。

他眞是碰到了一個冷靜的對手，雷柏曼心裏想，聽了自己剛才的話竟仍然還是一副無動於衷的表情！「伊麗莎白並不是她的眞名，」他繼續說道：「她的本名叫瑪洛妮。不知道你是否聽過這個名字？」

惠羅克皺起眉頭認眞地思索了一下。「你是說那個女納粹？」他問道。「那個已經被引渡回德國，即將接受審判的女魔頭?!」

「不錯，正是她！」說完雷柏曼拿起手提箱。「我這裏有幾張她的照片，你可以認一認？」

「不必麻煩了。」惠羅克毫不考慮的回答。

雷柏曼驚訝地瞪著他。

「我已經在報紙上見過她的照片。」惠羅克趕忙解釋說：「當時我就覺得很面善，現在聽你這麼一說，我就完全明白是怎麼回事了！」說完他對雷柏曼笑一笑。那個『Way』字，他又唸成了『vy』的音。

雷柏曼點點頭（但是心裏却在想：他眞是故意的嗎？假如僅僅是在摹仿自己想使他難堪，他的目的早達到了，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呢？），一邊把剛開開的手提箱又闔起來，一邊繼續對惠羅克說：「從瑪洛妮那兒領養嬰兒的夫妻不只你們而已。有一對古舍雷夫婦也是從她那兒領養孩子，可是男主人在去年十月裏遭到別人暗算；另一對寇瑞夫婦同樣也抱養了孩子，而男主人於去年十一月亦慘遭殺害。」

惠羅克的表情開始變得認眞，右手指不自覺地在小茶几上輕輕的敲著。

「有一名納粹份子正在美國各地活動。」雷柏曼一邊說一邊把手提箱重新放回地毯上。「他是納粹前黑衫隊的團員，受命前來謀殺所有從瑪洛妮那兒領養孩子的養父們。而且謀殺行動完全按照當年各家領養孩子的先後順序進行的，連彼此間的間隔都一致。照這樣推算，惠羅克先生，您就是下一名目標！」他對惠羅克點點頭。「時間應該差不多了！而且在你的後面，還有許多人

將遭到同樣殘酷的命運。這就是爲什麼我準備去找聯邦調查局的原因；也就是爲什麼我在電話上一再強調，儘管你伺養了這麼多兇猛的猂犬，而在這段期間你必須接管保護的原因。」說完他作勢指了指沙發旁邊被狗兒抓得咔啦咔咔亂響的那扇小門。

惠羅克搖搖頭，一臉不敢相信的表情。「簡直是瘋狂！」他說。「但是我一點都不明白！」他用懷疑的口吻對雷柏曼說：「他們到底是爲了什麼要殺那些孩子們的領養父親呢？」

「這確實是個令人費解的問題！」

「到底爲了什麼？」這一次的發音純正，完全無懈可擊。他似乎也在儘量改正自己。

謝謝老天，對方終於不再調侃自己了！可是不管是有意或是無意，對方的講話總令人有一種勉強做作的感受，即使是剛才那完全標準的一句美國發音。

「我實在不曉得！」雷柏曼回答說。

對方那一雙油亮的雲皮鞋，筆挺的長褲，完全是一副城裏人的打扮，那像一個鄉下養狗漢子？還有那看似無意，却如刀鋒般犀利的，一陣陣向他逼來的敵意?!而且，既然怕打擾談話，却又讓一群狗，不停地在旁邊吠叫撕抓?!

「你眞的不知道？」那名顯然就是納粹殺手而不是惠羅克的傢伙問他。「你已經調查了那麼多謀殺案，却完全不知道原因？」

可是，那批納粹殺手差不多都是五十出頭，而對面這傢伙看來却已六十好幾了。難道是門吉利？噢！那太不可能了！他除了在巴西，多半在巴拉圭。連南美洲大門他都不敢邁一步，又怎麼可能一個人跑到美國新普洛維頓這個小鎮上來呢?!

他再次對那名不可能是門吉利的傢伙搖搖頭。

庫爾勒一直在巴西爲兒子的事奔波，怎麼會突然間回來，而且跑到華盛頓去?!寇克的護照既然給那批納粹收走，上面自然可以查到他父母的姓名和地址……

腦中的疑點還沒解開，對方手中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多了一支勃郎寧手槍，槍口正對著他。「既然這樣，讓我來告訴你好了！」拿槍的漢子開口說道。雷柏曼仔細地注視著對方，慢慢在想像中把對方的頭髮染黑、留長，嘴上再加上一些鬍子，使他看起來年輕二十歲……沒有錯！絕對錯不了！就是那個以殘害兒童爲樂的老魔頭——門吉利！追捕多年不得，如今竟然近在咫尺，面對面的坐在自己眼前。「也許是老天有眼罷！」

門吉利舉著槍含笑對雷柏曼說：「爲了讓你不致死不瞑目！我要把過去廿年來一切事情發生的經過，慢慢地說給你聽。看你一副傻楞楞的樣子；是被我手裏的槍嚇壞了，還是你已經認出本人的廬山眞面目？」

雷柏曼眨眨眼睛，深深吸了口氣。「我當然認識你！」他說。

門吉利笑了。「魯德和賽柏那批傢伙。」他說：「已經變成畏畏縮縮成不了大事的老太婆！一聽說你和瑪洛妮接過頭，就心驚膽顫的趕忙把所有的人給召了回去。這麼一來，我只好親自出

馬獨自完成剩餘的工作嘍！」他聳了聳肩。「我反正也不在乎！能做這種事，反而讓自己覺得年輕些，你說對不對？現在，」他突然面色一沉；「慢慢地把你的兩隻手舉起來放到頭上去！在我殺你之前，你還有好一段時間可活！」

雷柏曼一邊舉起手一邊心裏盤算著；假如能有機會把那扇門打開——如果幸運沒有上鎖的話，裏面的狗群就可能會對持槍的門吉利一湧而上，他再快，也不可能同時打死所有的狗。當然，狗兒也可能不會放過自己；或者，在沒有惠羅克直接命令下，狗兒對誰也不攻擊。—但是，除了這麼一個機會以外，他又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可想呢？

「我還不想讓你死得那麼快！」門吉利說：「這也不是我善心大發，相信你也體會得到，目前這一刻是我平生感到最得意的時光。如果情況允許，我會很高興和你這麼面對面談上一兩個小時，聽我一項一項把閣下那些大作中的吹噓和臆測完全給糾正過來！不過等我講完之後……」他又聳了聳肩，作出一副遺憾的表情。

雷柏曼雙手抱頭直挺挺地坐在沙發邊上。他開始慢慢地，慢慢地，以不讓對方查覺的速度把兩條腿向外分開。他坐的是一張十分低矮的沙發，想要突然迅速站起來，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惠羅克是不是已經死了？」雷柏曼問他。

「沒有！」門吉利說：「他正在廚房裏替我們準備午餐。我要講一段，你給我仔細地聽著，我親愛的雷先生！接下來會讓你大吃一驚，甚至無法相信的事實！不過我可以指著自己的祖墓發誓，我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是不折不扣的事實。我會去對一名猶太鬼說謊嗎？何況又是一個快死的人？」

雷柏曼突然朝門吉利身後的窗戶瞥了一眼，然後把目光收回，瞪著對方臉上。

門吉利嘆了口氣，搖搖頭。「假如我要向窗外看」他說：「我會先殺了你再看不遲。再說，我也沒有必要朝窗外看。假如有任何人來，外面的狗兒。會替我報警，對不對？」一副視破雷柏曼鬼計地口氣。

雷柏曼訕訕地沒有答話。

門吉利得意裂嘴一笑。「你也許不相信，天時、地利、人和，目前無一不站在我這一邊！你曉得今天清晨一點鐘的時候，我在電視上看到什麼嗎？希特勒的紀錄片！」他躊躇滿志地點點頭。「就在我心情最沮喪，幾乎瀕臨自殺邊緣的時候，希特勒的赫然出現，讓我從痛苦掙扎的深淵中解救了出來！這不是天意是什麼？所以，你也不必再浪費時間往窗外看！看著我！仔細地聽。」一面說，他一面用空著的左手從茶几底下拿了一本照像簿起來，然後對雷柏曼說：「這本簿子裏都是『他』從一歲到十三歲的照片，那些孩子們都是『他』的複製品。現在我不準備花費唇舌告訴你，這些奇蹟是怎麼做到的，即使告訴你，相信你也未必能夠瞭解，不過我可以很驕傲的說，我確實做到了。他們都是和『他』遺傳因子完全相同的複製品。我先在實驗室裏把他們培養出來，然從移殖到健康女子的子宮裏，讓他們孕育成長。那些孩子們和生育他們的母親全然沒有關

係，他們是道道地地的希特勒，完全是以『他』的一個細胞培養繁殖而來的。一九四三年元月六號，在『他』的指揮部——『狼穴』裏——我還記得很清楚——『他』讓我從『他』身上抽出半公升血液，並且從背上切下一小片皮膚，來進行這個偉大的實驗。這也是『他』不要子嗣的原因。」桌上的電話響了；門吉利仍然握著槍，兩眼緊瞪著雷柏曼「因爲『他』很清楚：一個做兒子的……」電話鈴聲仍在不斷的響著——「有一個像『他』那樣顯赫的父親，一定會遭人嫉恨排擠，不可能再有出人頭地的一天。所以當他一聽說……」——電話鈴聲還在繼續地響——「我能夠替『他』製造另一個自我——不僅僅是表面上看來一模一樣的自我，而是一個完完全全連心態思想都與『他』一般無二的自我。」電話還在響著——「『他』立刻心動了，馬上答應給我一切需要的設備、器材、讓我專心地研究，去實現這個理想。你以爲我在奧希維茲的所做所爲都是毫無意義的濫殺行爲？你們這些人的腦袋也太單純了！在我研究開始的那一天，爲了表示祝賀，『他』不但提供了自己的寶血和一塊皮膚，還送了我一個精巧的金質煙盒，上面刻著：『致我多年的好友門吉利——他對我的幫忙和貢獻，比任何其他的人都要多而且大；在未來的日子中，他將爲我付出更大的心血，創造更大的貢獻——『阿爾道夫．希特勒。』』那是我一生最珍貴的一件紀念品！可惜由於帶著它旅行實在太危險，我只得暫時存放在亞松森律師家的保險箱裏。現在——」他看了看牆上的鐘——「時間已經不早，而且我的故事也說得差不多了——」

雷柏曼猛然竄起來，緊接著就是一聲槍響他踉踉蹌蹌地朝沙發邊上衝過去。砰！砰！又是兩槍！他感覺胸口一陣劇痛直透心肺！狗兒的吠叫聲更兇了！把那扇茶黃色的木門扒得砰然作響，幾乎要震裂開來。雷柏曼勉強伸出手想抓到門上的玻璃鑽門把。就在手剛要觸到門把的刹那，砰的又是一聲！玻璃鑽門把頓時炸成兩半，碎片四散開來。而他的右手背上也多了一個黑洞，鮮血汩汩而出。他仍然不死心地掙扎抓住剩下不到一半的門把——槍又響了一聲，狗的叫聲也更爲兇猛——忍住痛、咬著牙，他拚了最後一口氣把門把一扭然後一拉。門隨著他向後仰倒的身體整個打了開來，狗羣急竄而出，接著是一陣連續的槍聲：在狗兒的狂叫聲中，他聽到一陣慘嚎和幾聲咔啦咔啦扣空槍的聲音。他把手裏的門把鬆掉，慢慢讓自己靠著牆壁滑下去。吃力地睜開眼睛想看個究竟。

幾條黑色狻犬幾乎半騎在門吉利身上虎視眈眈地，露出白森的利牙，一副想要吞噬地模樣，逼得他兩腿叉開，斜躺在那張維多利亞沙發裏，一張臉緊貼在沙發扶手上半睜半閉的斜視著。他那把勃朗寧手槍，早因驚嚇過度滑落在沙發邊上……

※ ※ ※ ※

雷柏曼慢慢從地上爬起來，掙扎著靠牆坐著，睜眼看著眼前這一副景象。

狗兒們除了威脅的狂叫，並沒有要殺害門吉利的樣子。那隻原先咬著他手腕的狻犬已經鬆開了口，只是怒目而視地瞪著他，喉頭發出陣陣的低吼聲。

「咬死他！」雷柏曼對狗兒命令道，卻嘶啞的發不出一點聲音，反而震得胸口一陣錐心刺骨

般疼痛。

「咬死他！」他忍著痛又費力叫了一聲，才勉強發出了連自己都聽來模糊的聲音。

㹴犬們除了狺狺地吠著，仍然沒有任何行動。

門吉利緊閉著眼，牙齒緊張咬著下嘴唇。

「咬死他！」雷柏曼聲嘶力竭地叫著。那股疼痛幾乎將他的胸口撕裂，金星直冒，簡直要昏過去。

㹴犬們還是沒有行動。

雷柏曼吃力地把頭靠回牆壁，閉上眼喘息了一會。然後掙扎著把脖子下面的領帶鬆開，再找解開襯衫最上面兩粒鈕子。他用右手伸進敞開的襯衫，尋找痛處，找到創口所在，濕漉漉地摸了一把。心想，子彈一定從這裏穿了進去！到底傷在那裏？是左肺！爲什麼每一呼吸就叫他痛的難以忍受？他接著從褲子口袋裏，把手帕掏出來揉成一團，撫壓在前胸傷口上。沒想到這麼扭身一動，突然又覺得右臂上一陣劇痛，不覺『哎呀！』的叫出聲。

他又慢慢舉起左手。一顆子彈剛好從左手的虎口部份穿掌而過。在手背和手心兩面鮮血仍在不停地向外汩汩而流，各造成了一條血痕。食指和大姆指已經完全失去知覺，絲毫動彈不得。

他把左手高高舉起，想讓流血早一點止住。可是直舉到手酸力竭，鮮血仍然不停地冒著。他再也顧不了這麼多了。把手放下來讓它流吧！除了全身的疼痛以外，只覺得一陣陣難以抗拒的暈眩感向他襲來！

他又抬頭看了一眼被狗羣圍著的門吉利；對方也正斜著眼睛瞪著他。

他無力地閉上眼睛，把呼吸盡量放輕，使疼痛減少一點……

※　※　※　※

「走開！」

一聲叱喝又把他由昏睡中驚醒，吃力地睜開眼看見門吉利仍然原封未動，被幾條大狗困在沙發裏。

「走開！」門吉利以顫微微的柔和語氣吼著。一雙眼睛一會兒看看狗，一會兒又看看垂死的雷柏曼。「走開好不好？我的好狗兒？我現在已經沒有槍了！乖，讓開來！」

黑色大㹴犬汪汪叫了兩聲，繼續從喉中發出低吼聲，身體動也沒動一下。

「乖狗兒！」門吉利繼續哄著。「妳叫姍姍對不對？乖姍姍走開，讓我起來！」他試著把頭從扶手上慢慢抬起來，狗兒們朝後讓了一步，立刻又狂叫起來。門吉利擺出一副諂媚討好的假笑看著它們。「少校？」他朝著那頭獵狗說：「你叫少校對不對？乖少校，乖姍姍，我的好狗兒！我們都是朋友，不是嗎？你們看，我現在已經沒有手槍了！」他那隻腕部被㹴犬咬的紅紅的右手，緊緊抓著沙發扶手，左手頂著沙發椅背，準備撐著身子坐直起來。「我的好狗兒，讓開！讓我起來吧！」

門吉利先從側臥轉成仰臥，然後慢慢地往沙發扶手邊上移，把身體一點一點坐直起來，避開面前那隻老狽犬白森森的利牙。那頭狗除了隨著他的動作不斷變換搭脚位置，口中持續著吼叫以外，並未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走開！好狗兒！」他又顫聲地叫道：「我是你的好朋友，對不對？我不會傷害你們，好狗兒！我喜歡你們！」

雷柏曼又疲倦地閉上眼睛，淺淺地吐著氣。整個身體幾乎完全躺在自己的血泊中了。隱隱約約聽到……

「姍姍！少校！我的好狗兒！讓開，讓我起來！」門吉利那可憐兮兮的聲音重覆著。

※　※　※　※　※

「嘿！猶太鬼！你是眞死還是假死呀？」

雷柏曼有氣無力地慢慢撐開眼皮。

門吉利直挺挺的縮在沙發一角，以懷疑的眼光看著地上的雷柏曼。他右手臂緊倚著沙發扶手，左手頂著椅背，右脚向上屈起擱在沙發墊上，左腿伸直在地上。幾隻大狗仍舊不放鬆的扒在地身上，不時發出低沉的吼聲。

「眞他媽的遺憾！」他看見雷柏曼又睜開眼睛，禁不住咒罵出聲。「不過閣下的大限也不久了，閻羅王正等著你去報到。我會等到那一刻到來，親眼見你咽下最後一口氣，那眞是大快人心的事。而且，狗兒對我的興趣已經在慢慢減低。我只要再忍耐片刻，等它們想拉尿、喝水，哈！我就可以自由了！」他接著改口用英文對狗兒們說：「口渴不渴呀？乖狗兒，你們叫了這麼久，早該口乾了，乖！快去喝點水！」

狗兒們低吼不已，毫不爲他的言語所動。

「眞他媽的一羣死畜牲！」門吉利無可奈何地罵了一聲，然後望著雷柏曼說：「嘿！猶太鬼！我想想也眞替你叫屈；忙了一陣子，不但一事無成，還落得今天這種下場。你唯一的安慰，除了還能多苟延殘喘一陣子外，就是讓這羣惡狗在我手腕上咬出幾道紅印。不過最多再十五分鐘，這一切都要結束，大功告成，我將重新踏上征途。等我把名單上的對象一個個清理完畢的時候，也就是第四帝國——不僅僅是德國人的帝國，而且是整個印歐民族的大帝國——誕生之時，進而統治其他低劣民族，雄霸世界。我會親眼見到這個理想實現，屆時置身帝國新貴之中，和偉大的領袖站在一塊！啊！那將是多麼令人興奮的場面！新印歐帝國的聲威，將使蘇聯和中共顫慄，更不必提你們這批猶太鬼了，哈……」茶几上的電話又響了。

雷柏曼掙扎著想移動身子，企圖摸到兩呎外牆邊的電話線，然後用身體扭力把桌上的電話拉下來。但是錐心刺骨的胸痛和近乎麻木的虛弱，卻使他想挪動半呎都不能夠。掙扎無效，他只好又靠回牆上，閉起眼睛養神。

「對！多用點力！這樣才死的快些！可是在你死掉以前，別忘記想想猶太子孫上刀山，下油鍋的悲慘命運。哈……」門吉利惡毒地說。電話鈴仍然不斷地響著。

也許就是史東和格林斯潘打來的電話，想問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還沒有雷柏曼的消息？既然打不通電話，他們是否會不放心而自動趕來？如果趕來，能不能找到方向？就憑這幾條狗，眞能看得住門吉利嗎？……

雷柏曼百念雜陳，不由自主的又睜開了眼睛。

門吉利依然縮在沙發裏，對那幾隻已經暫停嘶叫的㹴犬，不時展開笑臉攻勢。

雷柏曼看完眼前這幅景象，又虛弱地閉上了眼。過度地暈眩和疼痛，已使他無心去遠慮猶太子孫的命運。他目前只能想到，萬一自己活不了，馬克、莉莉和愛莎能不能把『資料中心』繼續給撐下出？那些捐贈人，會不會還能一本初衷，給予他們支持？

※　※　※　※

雷柏曼又被突然的一陣狗吠驚醒，慢慢把眼睛睜開。

「別！別這樣！」門吉利一邊對兩隻撲在他身上，狺狺怒吼的㹴犬哀求著，一邊把整個身子又縮回到沙發角落去。右手撐著沙發扶手，左手舉到面前，下意識地想阻擋狗兒可能的攻擊。「好狗兒？我求求你們！別這樣，別這樣好不好？我不是好好坐在這裏嗎？我不會跑的，你們放心！」

雷柏曼露出一個吃力的微笑，又把眼睛閉上。好狗兒，他心裏想。格陵斯潘！史東！快來吧！

※　※　※　※

狗兒的叫聲慢慢靜了下來！

雷柏曼再度睜開眼睛。

門吉利正惡狠狠地瞪著他。儘管已經相隔那麼久了，雷柏曼仍然能清晰地感覺出來，那陣陣逼人的恨意，和那天夜裏他從電話中感受到的一般無二。

「無論今天的結局如何。」門吉利冷冷地說：「我已註定是個贏家。惠羅克是第十八名被我們幹掉的對象。也就是說，現在已經有十八名孩子，遭到和當年『他』少年喪父的同樣遭遇。而這十八名孩子中間，至少有一個將在完全類似的環境和心理狀態下成長茁壯，成為另一個希特勒。你已經不可能活著離開這間屋子，再去採取任何阻撓行動。我雖然也可能走不了，但是必竟大勢已定，誰也無法挽回了！」

屋外台階上響起了腳步聲，狗兒又恢復了吼叫。

兩個老傢伙彼此瞪著對方，怒目而視。

他們聽見大門被人打開，然後又關了起來。

兩個人不約而同把眼睛轉向門口，忐忑不安地期待著。

一個男孩在客廳門口出現——蒼白的面孔，高挺的鼻樑，一頭黑髮。上身穿了一件淺藍色的夾克。

孩子先看雷柏曼，再看看門吉利，然後又瞧見那幾隻㹴犬，其中一隻已經被槍打死，躺在血跡斑斑的地毯上。他悶不吭聲，瞪著一雙藍灰色大眼睛對屋內情形觀察了好一陣子。同時用戴著皮手套的右手，把一撮到額前幾乎遮住眼睛的黑髮向上一撩。最後才脫口叫出一聲「我的老天！」

※　※　※　※

「我——親愛的孩子！」門吉利以出自內心的誠懇，親熱地喚著。「我——最最親愛的孩子，看見你這麼健康、神氣、英風凜凜的樣子，我眞有說不出的高興！你能不能把這些狗兒叫開？它們眞是我生平所見最忠實、可愛的狗兒了。我已經被它們困在這裏好幾個小時。可惜它們認錯了對象，以爲我——而不是那可惡的猶太老鬼——是來你們家裏找麻煩的。請你把它們叫開，讓我把整個經過情形解釋給你聽。」儘管在羣狗環伺之下，他還是勉强作出一臉笑容。

那孩子對他凝視了一會，然後慢慢把頭轉向雷柏曼。

雷柏曼趕緊吃力地把頭搖一搖，企圖阻止孩子叫開㹴犬。

「千萬別受他的騙！」門吉利警告著說。「他是一個殺人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手，特地到這裏來想傷害你和你的家人的。鮑比！快把這些狗兒叫開！你看，我能叫出你的名字，你有一台電影攝影機，有兩個漂亮的表妹……我曉得一切有關你的事情！我是你爸媽的老朋友，他們有沒有向你提過？我就是替你接生的醫生，剛從國外回來。我就是布雷貝克醫生。你是否還有印象呢？我離開美國已經好長一段時間。」

孩子半信半疑地瞪著他。「我爸爸呢？」他問。

「我不曉得。」門吉利說：「我也正在懷疑！因爲我進門時，看見那傢伙手裏有一把槍。我趁他不注意時把槍奪下來，並且打了起來。沒想到狗兒不識好歹，認錯了對象。我懷疑你父親他……」一臉難過地嘆了口氣——「已經遭人的毒手了。我這次剛從國外回來，特地來看看你父親。沒想到開門的是那傢伙——」他指指雷柏曼，「——我還以爲一定是你們的熟朋友，萬萬沒料到……唉！後來我趁其不備地奪下他的槍，本來可以順利制服他的，可是他卻狡滑地把狗兒放了出來。你把狗兒叫開，讓我們一塊去找你父親。也許他只是被綁在暗處而已！可憐的老惠！讓我們先往好處想。幸好你母親今天不在否則，一定會嚇壞了她。他是不是還在蘭卡斯忒教書？」

那孩子瞟了一眼地上的㹴犬屍體。

雷柏曼吃力地舉起兩個指頭搖一搖，企圖獲得孩子的注意。

那孩子轉頭看看門吉利，然後向狗兒命令道：「退下！」，三條狗立刻跳起來，一齊奔回他身邊站著，活像三個忠心耿耿的貼身侍衞。孩子用戴皮套的雙手，親熱地拍著每一條狗兒的頭。

「退下！」門吉利興奮地學著。同時把縮在沙發上的雙腿放下來，坐直身體。「再過一千年我也想不到用『退下』這兩個美妙動聽地字。」他伸了個懶腰，然後把雙手撐到腰幹上用力揉著，並且笑著說：「我叫了『起來』、『走開』、『閃開』、『讓開』。我也叫了不知多少遍『好狗兒』、『乖狗兒』，卻從來沒想到『退下』這兩個字！」

那孩子皺了皺眉，慢慢把皮手套脫下。「我們最好還是先打電話給警察局，」他說，那一撮黑髮又掉到眉心上去了。

門吉利正走得如癡如醉般，目不轉睛地盯著孩子看，口中自言自語地嘟噥著：「多麼神奇呀……」聽見孩子說話，方才大夢初醒，趕快恢復嚴肅正經的神情。「你說的對。」他附和著說：「我們是該先打電話給警察。可是你能不能先帶狗兒一齊到廚房去，替我弄杯水，找點吃的來，我都快餓死了！我馬上就打電話通知警察局！」

孩子把喉嚨一清，面無表情地說：「你請給我坐在那裏不要亂動！我自己會打電話。」

「上去！」孩子對狗兒又叱了一聲，獵犬們立刻一擁而上，撲到門吉利身上，狺狺怒吼。門吉利才放下不久的雙腿，又縮回到沙發椅上，兩隻手護著門面，不停地大叫，「退下！退下！退下！……」可是這句符咒又像完全失靈了，狗兒們的叫囂聲反而更兇更猛！

孩子從門口走進客廳，把身上夾克的拉鏈打開。「它們不會聽你指揮的。」他說。然後轉頭對雷柏曼看了一眼，同時把掉下來的一撮黑髮再次向上一撩。

雷柏曼盯著孩子，滿臉期待與焦急之情。

「那老小子顛倒黑白，把故事完全改了樣對不對？」孩子望著雷柏曼說：「是他拿著槍，開門騙你進來的?!」

「胡說！」門吉利叫著。

雷柏曼以充滿希望的眼神望著孩子，點了點頭。

「你不能說話嗎？」孩子關心的問道。

雷柏曼搖搖頭，然後用手指了指電話。

孩子點點頭，朝電話走去。

「別相信那傢伙，他是你的敵人！」門吉利大聲叱著，「我對天發誓，他才是你的敵人！」

「你以爲我是傻瓜?會去聽信你地一派胡言。」孩子完全不理會他的話，走到茶几前面，拿起電話。

「別這麼做！」門吉利儘量把身子傾向茶几，靠近孩子緊張地叫著。狗兒們瘋狂地撲在他身上，咬著他的襯衫，制止他的動作。可是他彷彿突然忘了對狗兒的恐懼，仍然掙扎著把身體向茶几方向靠過去。「我求求你，別這麼做！那是爲了你好，絕不是爲我！我到這裏來，完全是爲了忙助你！相信我，請聽我解釋，只要一分鐘就夠了，我的好鮑比！」門吉利焦急的哀懇著。

孩子躊躇不決地瞪著他，手裏仍握著電話。

「請你聽我解釋，讓我把眞象告訴你！我承認說了謊，沒有錯！拿槍的是我！可是那完全是爲了你的將來著想，只要你聽完我的解釋，你就會明白、相信，我敢發誓，你只要給我一分鐘就夠了！」

孩子瞪著他看了好一會，又慢慢把電話放下。

雷柏曼一臉失望地搖搖頭。「撥電話呀！」他拚力憋出一句話，微小的連自己都聽不清楚。

「謝謝你！」門吉利激動地對孩子說：「謝謝你！」他重新把身體靠回沙發椅背上，勉強露出一個疲倦的微笑，「我早就該想到，你是聰明絕頂，無法欺騙的！你能不能……」他轉頭看了看仍然搭在他身上的㹴犬，然後又望著孩子——「把它們叫開？我會好好坐在這裏的。」

孩子考慮片刻，然後對狗兒喊了一聲『退下』。三條狗立刻退回到他身邊，不過仍然朝門吉利虎視眈眈地瞪著。

門吉利搖了搖頭，一隻手伸到腦後把蓬亂的灰髮梳理一下。「這叫我……怎麼個說呢？」他把梳頭的手拿下來，一臉為難的看著那孩子。

「到底是怎麼回事？」孩子不耐煩地說。

「你是不是很聰明？」門吉利繞著圈子說。

孩子不置可否地瞪著他，右手在最靠近他的一隻㹴犬頭上撫摸著。

「你在學校裏的成績並不很好，」門吉利繼續說：「剛開始的時候也許不錯，但是現在已經不一樣了。因為你太聰明，太聰明！」他舉起一隻手朝自己的太陽穴指指——「你的思慮太多，精神不能集中。其實，你比老師們都還要聰明，對不對？」

那孩子朝地上的㹴犬屍首瞄了一眼，眉頭一皺，嘴唇動了一下欲言又止。他接著朝雷柏曼看去，對方立刻用手指指電話。

門吉利把身子從沙發裏坐直起來，使自己和孩子間的距離縮短一點。「假如我對你說真話，」他對孩子說：「你也不能對我有任何隱瞞喲！告訴我，你是不是比所有老師都要聰明？」

孩子看看他，聳了聳肩。「可以這麼說吧！除了一個老師之外！」他承認著說。

「你是不是很有野心？想成就一番事業？」

孩子點點頭。

「你想做一名大畫家，或是一名建築師，對不對？」

孩子搖搖頭。「我只想拍電影。」

「噢！那也是一樣！」門吉利笑了笑，「做一個大導演，對不對？」他說。「你一定為自己的理想抱負和父親經常發生衝突，對不對？你認為他頑固保守，見識淺薄，而你堅持己見，據理力爭？！」

孩子看著他沒有講話。

「你看，」門吉利說：「我對你有多瞭解！這世界上恐怕再找不出第二個像我這樣清楚你的人了！」

那孩子閃著一對充滿驚疑的灰眼睛說：「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是替你接生的醫生。這一點千真萬確，絕不虛假。不過我並不是你父母的什麼朋友。老實講，我們還從沒有見過面。」

孩子不時點點頭，表示他一切都很明白。

「你眞能瞭解我的意思嗎？」門吉利問他。「那名一直被你稱爲父親的人……」他搖搖頭——「實際上並非你的親生父親。而你的母親——儘管你愛她，她也疼你——也不是你親生母親。你是他們領養的孩子。這一切都是我，透過中間人的穿針引線，一手安排的。」

那孩子驚訝地瞪著他。

雷柏曼也正以不安的神情看著那孩子。

「你聽到這麼出乎預料之外地解釋，很可能會覺得意外與不安。」門吉利接著說：「但是——這是件令人高興的事呀！你有沒有發覺自己比周遭的人都要特別優秀出衆？你覺得自己像個主子，而周圍的人都是你的子民？」

孩子不自覺地挺了挺胸，聳聳肩說：「有時候，我覺得自己與衆不同倒是眞的！」

「你是和別人不一樣。」門吉利說：「確確實實與衆不同，而且高人一等。你是……」

「我的親生父母究竟是誰？」孩子不耐煩地問道。

門吉利低頭看著自己一雙手深思了一陣子，然後抬頭重新看著那孩子。「目前你最好還是不要曉得這個答案。」他說：「等你再大一點，更成熟一些，你自然就會知道答案。不過，鮑比，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你是來自這個世界上最高貴的血統。你天賦的本錢——我不是指金錢，而是指你的性格與能力——是無人可以匹敵的。這種天賦的本錢，將使你能夠實現比你目前的理想更偉大千百倍的夢想與野心。而你將來，一定會去實現那些夢想的！現在你聽了我剛才的一番話，相信你該對我信任了吧？——你得把狗兒們帶開，讓我走，讓我去完成一些還沒有做完的工作。」

孩子仍然站在那裏，一動都不動地看著他。

「爲了你，」門吉利說：「爲了成就你將來轟轟烈烈的大事，你必須要相信我！我這一生，可以說都是爲了你的幸福與前途而活的！」

「告訴我，誰是我的眞正父母？」孩子迫著問。

門吉利搖搖頭，沒有開口。

「我一定要知道！」

「請你理智一點，千萬不要衝動！到適當時機，你……」

「上去！」狗兒們得到指令，立刻又蜂擁而上，撲到門吉利身上，對著他齜牙裂嘴，狺狺狂吠。

「告訴我！」孩子命令道，「我現在就要知道！否則別怪我心狠手辣！只要我再下一個命令，它們就會將你撕成碎片！我說得到就做得到，不信你就試試！」

門吉利從護著頭部的手臂下方，一臉疑懼地看著那孩子。

「誰是我的親生父母？」孩子逼著他說：「我給你三秒鐘的時間，一……」

「你根本沒有父母！」門吉利情急之下脫口而出。

「二——」

「我說的是實話！你是從曾經是這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人身上的細胞繁殖而來的！所以說，你就是『他』，你完全是那名偉人的再生。而躺在地上的那名猶太鬼，曾經是『他』的死敵，所以也就是你的死敵！」

那孩子朝雷柏曼看了看，一對藍灰色眼睛，充滿了迷惑與深思的表情。

雷柏曼吃力地舉起手，朝自己的太陽穴畫了個圈，然後指指門吉利。

「別受他的騙！」門吉利憤怒地吼著，激得面前的狗兒一陣狂叫。「我一點都沒有瘋！」他對著那孩子說：「儘管你聰明蓋世，但是在科學方面、微生物學方面，你還是有許多不知道的事情！你千眞萬確是那名世界偉人的重生！而他——」他的眼光隨著轉向雷柏曼。「——卻是來這裏想毀滅你的！只有我能夠保護你！」

「告訴我！」那孩子以逼人的口氣問道：「我究竟是誰？你說的那名偉人是那一個？」

門吉利透過面前幾頭惡犬，心驚膽顫地望著他。

「一……」孩子不等解釋，又開始數數。

「阿爾道夫．希特勒！別人都告訴你『他』是一個萬惡魔王。」門吉利說：「可是當你慢慢長大，眼見這個世界被那些低級的黑人、閃米族人、斯拉夫人、拉丁民族，和東方民族逐漸舌噬，而印歐民族卻日益生存困難，瀕臨絕滅的危險。爲了挽救這個頹勢，使印歐人重振聲威，你會發現，『他』乃是世界上最具有大智大慧的人。你將以自己擁有如此高貴的遺傳基因而驕傲，而且會感謝我創造了這個奇蹟。因爲這正是『他』當年給予我鼓勵的結果。」

「你知道我要說什麼嗎？」那孩子說。「你是我這輩子所遇到最大的混蛋！你滿嘴胡說八道，瘋狂到了極點！」

「我所說的完全都是實話！」門吉利爭辯著。「你捫心仔細地想想，鮑比！你有統御三軍的能力！你有君臨天下的雄心與氣勢！你應該勇敢地擔負起你的歷史使命，並且毫不憐憫地摧毀一切可能的反抗與阻力！」

「你簡直是瘋了——！」孩子對他吼著。

「摸著良心仔細想想！」門吉利激動地說：「你繼承了『他』所有的一切雄心與潛力。即使目前不能感覺出來，你將來一定會發現！現在你照我的話做，讓我來保護你！你是一個負有使命的人！而且是一個最崇高神聖的使命。」

那孩子低下頭，用手揉了揉自己的前額。然後抬起頭來看著門吉利叫了一聲「幹掉他！」

門吉利身上的幾隻大狗，像是接獲聖旨，兇猛地朝上一躍，採取了攻擊……只聽見一聲慘嚎……

雷柏曼眼見這付景象，內心禁不住一陣悸動，轉頭以充滿疑懼的眼光對那孩子望著。

那孩子雙手往夾克口袋裏一揷，從茶几邊上走到長沙發前，毫無表情地低頭看著那一幕慘劇的進行。

雷柏曼驚訝地看著那孩子的舉動，並且看見那幾頭惡犬把門吉利的身體，從沙發上扯倒在地毯上撕裂著。他把眼光從那幅嚇人的畫面上收回來，看著自己仍然還在淌血的左手掌……

狗兒們的低吼聲，聽了讓人毛骨悚然。地毯上的門吉利已經是血肉模糊……

那孩子雙手揷在口袋裏看了好一會兒，才慢慢轉身離開長沙發。他看看地上的㹴犬屍首，用脚尖在它的背上踏了幾下，又抬頭瞄了雷柏曼一眼，然後轉頭重新看著那幅衆狗爭食的場面。

「退下！」他命令道。兩隻㹴犬立刻從門吉利身上抬起頭來，朝他奔過去。舌頭還在貪厭地舐著嘴上的血漬。

「退下！」他又吼了一聲。第三隻狗兒才心不甘情不願地抬起頭來。

一隻㹴犬走到那頭死㹴犬跟前，用鼻子死命地嗅著。

另一隻狗兒，經過雷柏曼，走到沙發邊上的小門前，用鼻子把門頂開奔了出去。

那孩子走到雷柏曼跟前，站在他兩腿之間，低頭看著他。他的一撮頭髮掉到額前，幾乎遮到眼睛。

雷柏曼抬頭看看他，又指指電話。

孩子把手從口袋裏拿出來，瀟灑地往腰上一揷。骯髒的手指甲看得清清楚楚。

雷柏曼向上瞪著那張蒼白而且幼稚的臉——高挺的鼻樑，灰藍色的眼珠，鬆搭在前額上的黑髮——，對方也正目不轉睛地看著他。

「我想你也活不了多久。」那孩子說：「除非馬上把你送到醫院，進行急救。」從他的講話呼吸中，可聞到一股濃郁的口香糖氣味。

雷柏曼點點頭。

「我大可以重新出門。」那孩子說：「然後晚一點回來，告訴家人說，我才剛剛回家。這種遊戲我以前也玩過。而我母親在四點四十分以前是不會回家的。到那個時候，相信你早已一命嗚呼了！」

雷柏曼迷惑地看著他。這時，另一頭㹴犬又自動閃了出去。

「假如我不走，而且馬上打電話給警察局。」那孩子說：「你會告訴他們我做了什麼事嗎？」

雷柏曼考慮了一下，然後搖搖頭。

「永遠不告訴別人？」

他又搖搖頭。

「你發誓？」

雷柏曼點點頭。

孩子把手伸出來，看著雷柏曼說：「假如你有誠意，讓我們握手為盟吧！」

雷柏曼看著那隻小手，勉強舉起自己的手，輕輕地握了一下。

「滾出去！」那孩子對最後一隻仍在門吉利身上啃著的㹴犬大吼了一聲。狗兒驚跳而起，立刻帶著一張血跡斑斑的大嘴，繞過雷柏曼，從那扇小門走出屋子。

那孩子朝電話機走去。

雷柏曼又疲累的把眼睛閉上。

當那孩子打完電話，雷柏曼向他招手示意。

孩子過來，問他是不是要水喝？

他搖搖頭，但仍然示意那孩子過去。

孩子走過去蹲在他身邊。

「有一份名單——」他有氣無力地說。

「什麼？」孩子盡可能把自己的耳朵湊到雷柏曼的嘴巴前面。

「有一張名單，」他儘最大可能把音量提高。

「一張名單，怎麼樣？」

「你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它。也許在他的衣服口袋裏。」雷柏曼朝門吉利的屍首指指。那一張血肉模糊的臉已經無法辨認。身上好幾處皮開肉爛，白骨外露，令人慘不忍睹。

那孩子走過去在屍首身上搜了一陣，最後拿著幾張紙，邊看邊走的回來。

雷柏曼伸手去拿。

「我父親的名字也在上面。」那孩子說。

雷柏曼的手伸得更高，一臉急切之色。

那孩子看看他，臉上突然展現了不安，一邊把名單交到他手裏，一邊自言自語地說：「對了，我忘了爸爸！我該去找找他！」

那是一份有五六張紙之多的名單。除了姓名之外，還註明了地址和日期。第一頁上，他看見杜林的名字已經劃掉，還有霍夫。他翻至第二頁，名字排得整整齊齊，幸好還沒有一個給劃掉。他把紙張抵著牆壁，費力地折疊起來，小心放進自己的外衣口袋裏。

他把眼睛閉上，吃力地喘息著。心想，還不能就此死掉，還有任務在等著自己去完成。

屋外又響起狗吠的聲音。

※　※　※　※

＝＝＝關切地看著斜靠在牆頭上的雷柏曼，小聲地說：「可惜，他已經死了，沒人能告訴我們事情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沒關係，我已經找到名單了！」

「什麼？」

史東一邊看著從雷柏曼口袋裏搜出來的名單，一邊叫著：「我找到了！所有那些孩子的父親都列在這張單子上。」

雷柏曼模模糊糊感覺到被別人抬起來，又放下來。然後自己躺在擔架上被人抬著走，突然一陣耀眼的亮光，他知道那是室外晴朗的藍天。

他感覺到自己被送上救護車；有人在檢查他；然後他聽見救護車的警笛聲……

7

再次清醒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已經躺在蘭卡斯忒總醫院的加護病房裏。他的左手，一直到手肘的部位，整個打上了石膏。全身上下、前後，纏滿了綳帶。

一名矮胖的印度籍醫生安慰他，很快會復原的。醫生告訴他，一顆子彈穿過他的縱隔腔，擊裂了一根肋骨，傷及左肺和一些所謂『回歸性的咽喉神經』，只差一點點距離就碰到主動脈。很幸運能讓他逃出鬼門關，撿回一條老命。另外一顆子彈，射進了他的骨盆，僅僅傷了肌肉。左手上挨的那顆子彈，把他的左手整個射穿，鑽了一個孔，擊碎了好幾根骨頭。另外一顆子彈，從他的右胸部斜射進去，弄斷了一根肋骨，這眞是他的命大。

他體內的子彈已經被取了出來，所有的斷骨和傷口也都接妥縫好。醫生說，一個禮拜到十天後他就可以講話，兩個禮拜以後，就能下床拄著杖走路。

他的女兒狄娜特地從英國趕來，一直陪伴著他。看見父親從昏迷中醒來，她興奮的哭了。緊緊握著父親的右手，半責備，半嬌嗔地說，「您也不早一點通知我！」

當他轉到半加護病房以後，偶爾地可以坐起身來靠著床頭，看一兩頁，寫幾個字。他問護士

，自己的私人東西都在那裏？護士小姐回他一個微笑。告訴他不要急，等他回到一般病房，所有東西都會馬上歸還給他的。

狄娜把報紙上的報導唸給他聽。門吉利的身份，經警方證實是一名叫拉蒙．奧斯罕．芮古寧的巴拉圭人。他殺死了惠羅克，槍傷了雷柏曼，最後自己被惠羅克的獚犬咬死。惠羅克的十三歲兒子鮑比，放學回家第一個發現家裏的變故，立刻向警局報案。警察到達現場後不久，另外五名自稱爲『猶太青年防衞軍』的年輕人，也來到現場。他們說是雷柏曼的朋友，雙方約好在那裏見面，準備護送雷柏曼一塊到華盛頓去的。他們向警方表示，那名被狗咬死的巴拉圭籍兇手，是一名納粹份子。但是却又無法向警方解釋，雷柏曼爲什麼會到那裏去，以及惠羅克爲什麼遭人謀殺。警方希望等雷柏曼復原之後，能夠就這方面提供一些線索。

過了幾天，傷勢穩定以後，雷柏曼又遷移到一般病房，一個佈置得淡雅清靜的單人房裏。鵝黃色的牆壁。向陽的一方的是裝有淺綠碎花條文窗簾整排落地窗，病床對面的牆壁上還嵌裝了一台可以遙控的彩色電視機。等護士小姐把一切安頓好退出房外，雷柏曼迫不及待地找他自己的東西。結果在床頭櫃的小抽屜裏，找到了那份名單。他戴上眼睛，仔細地翻閱那份排列整齊的名單。已經有十七個名字給劃掉了。惠羅克應該是第十八名被劃的名字，上面註明的日期是二月十九號。

從晚間的電視新聞裏，他看到有關拉比的消息。拉比在一九七三年，因爲涉嫌一件爆炸案被判有罪，但是給予三年緩刑期限。如今，他又涉嫌一件綁架蘇聯外交官的案子，被提起公訴，並且定於二月廿六日宣判。同時，他的案子又被翻了出來。在輿論的壓力下，他原先的一年徒刑，這次恐怕是免不掉了。

在病床上閒來無事，除了給那些關心他，不遠千里來探望他的朋友寫信致謝，雷柏曼不時的把那幾張單子拿出來反覆翻閱研究。他經常對著那五張打得整整齊的名單發呆，或是搖頭嘆息。每次看完，他總是小心翼翼的摺疊好，放回他的護照夾裏去。

慢慢能夠講話了。他又忙著以沙啞的聲音給朋友打電話。他和自己的辦公室和寇克的父親也分別聯絡過。雖然講話的時間不長，但是知道各人的消息以後，心中覺得平靜不少。

狄娜不得不回家了。臨走前還一再叮嚀他：「別逞能起床得太早！醫生沒說出院以前，自己不要擅作主張。」

醫院裏的一切花費，已經由幾個熱心的猶太朋友代爲墊付。雷柏曼除了感謝，並且答應他們，當他回到奧地利一領到健康保險費以後，就立刻把錢還給大家。

有一天拉比打電話給他。「雷先生，您好嗎？」

「一切都很順利。最多一個月我就可以出院了。你呢，還好吧？」

「情況不太好。也許您已經在新聞上看到了。」

「是啊！大家都很難過。」

「我們盡了一切努力，但是情況仍然不妙。這一次我恐怕又會被判有罪。喂！你的事情況怎麼樣？我現在在公用電話亭裏打電話，你那裏講話方不方便？」

雷柏曼立刻改成猶太語。「我們還是用猶太語交談要方便一點。我的問題總算解決了。因爲六名納粹殺手已經被召回南美老巢，殺戮行爲想來也該告一段落。」

「他們眞的都調回去了？」

「而且，那名槍傷我，最後被猘犬咬死的傢伙，就是我從前提過的那位『死亡天使』，你曉得我指誰罷？」

對方沉默了一陣子。「你有把握？」

「絕對錯不了！我們還談過好一陣子話。」

「噢！感謝上帝！這眞是値得慶賀的好消息！那幾條狗兒，似乎對他還是太仁慈了點，他應接受更嚴厲的處罰。我們該好好向新聞界公布這件大事！」

「你眞這麼做，就要讓我爲難了。目前警方把他視爲一個身份不明的巴拉圭人，這是再好不過了。如果洩漏他的眞實身份，聯邦調查局必定追根究底，你要我怎樣去解釋？況且卽使是去調查，他們又能查出什麼結果？豈不是替大家製造困擾？」

「你這麼說也有道理，只不過——您還回不回紐約？」

「出院以後我會去的。」

「準備到那裏？我會和你連絡。」

他把法伯家的電話號碼告訴了對方。

「史東說您那裏有一份名單？」

雷柏曼略一吃驚。「他怎麼知道的？」

「他說是您告訴他的。」

「眞的？什麼時候？」

「就在惠羅克家裏，您不記得了？」

「可能吧！我還正爲這件事發愁，不知該怎麼辦！」

「您先好好保存著好了，等見面時再告訴成。再見！」

「再見！」

一天下午，一名棕髮中年女人，穿了一件紅大衣，手裏拿了一隻咖啡色皮包來看他。「您就是雷柏曼先生？」

「是的，我就是。」

她對他嫣然一笑，露出一口漂亮的白牙齒。「我是惠羅克太太，能不能和您談幾句話？」

他瞪著她看了一會。「可以，當然可以！」他說。

他們一塊走進病房。她先找了一張椅子坐下來，把皮包放在大腿上。雷柏曼把枴杖靠床放好

，也在一張椅子上慢慢坐下。

「對妳先生的事，我覺得很遺憾。」

她點點頭，然後低頭看著自己的皮包，塗了紅蔻丹的大姆指，下意識地在上面搓著。隔了好一會，她才抬起頭來看著雷柏曼「警察告訴我，」她說，「那名兇手主要是冲著你來的，並不是來殺惠羅克，或是我們家的任何人。他只對你有興趣！」

雷柏曼點點頭。

「但是兇手等你的時候，」她接著說，「曾經翻閱過我們的照片簿。因為我發現照片簿被人翻動過，而且還散落在地毯上。」

「也許是妳先生在兇手沒來以前，自己翻的。」

她搖搖頭，表情突然顯得戚然。「不可能的，」她說，「他從來不會去翻相簿。所有照片都是我照的，我親手一張張插進相簿，而且加上評註。但是他從來沒有看過，甚至留意過。所以我說，相簿是兇手翻閱的。」

「也許吧！他等得無聊，翻翻相簿打發時間也是可能的。」

惠羅克太太沒有作聲，雙手放在皮包上，心不在焉地朝屋裏四下打量著。「我們的兒子是領養的，」她自己打破了沉寂。「我兒子並不知道。領養時，我們曾經發過誓不能告訴他。但是前天晚上，他突然問我這個問題。十幾年來，這是第一次。」說到這裏，她看了看雷柏曼。「那天，你是不是對他說過些什麼，不然他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妳說我？」他搖搖頭。「怎麼可能？我怎麼會知道這回事？」

「我想這其中一定有關連。」她說，「替我們安排領養手續的是一個德國女人。兇手奧斯罕，聽起來也像是個德國名字，而且他打電話給我們時，也帶著很重的德國口音。而您……據我所知，又是一名專與納粹作對的人。」

「與納粹作對？」雷柏曼一臉茫然地說。「絕對沒這種事！惠羅克太太！我對令郎是養子的事一無所知！而且從他回家開始，我一句話都沒說過。到現在為止，我的語言能力還沒有完全恢復，妳可以聽得出來。我猜他可能是因為剛死了父親，心裏難過，一時精神失常才有這種想法。」

她嘆了口氣，點點頭。「也許吧，」她說，然後向雷柏曼露齒一笑。「抱歉打擾您了。我實在躭心，怕鮑比也會牽連進這件事裏去。」

「沒關係！」他說。「我很高興妳來看我。我還準備出院以前，打電話給妳，表示一點慰問之意呢！」

「謝謝您！」她說。「那孩子一心一意想做個電影導演。」

雷柏曼看看她，然後說，「希望他能成功！」

「我想沒什麼問題！」她帶著一臉驕傲的微笑說。「孩子這方面的天份是夠的。」

※　※　※　※

法伯太太親自來替他辦的出院手續。二月廿八號星期五，雷柏曼拄著枴杖，在法伯太太的陪同下離開了醫院，一起回到紐約。

※ ※ ※ ※

『猶太青年防衞軍辦公室』的桑弟小姐，打電話邀他三月十一號一起吃中飯。「是一個送別聚餐。」她說。

他準備十三號離開紐約。難道是歡送他？「送那一位呀？」他還是問了一下。

「是爲拉比送別！您還沒聽說嗎？」

「上訴駁回了？」

「是他自己放棄的！」

「哦？那眞是太遺憾了！既然這樣，我一定到。」

女孩子把餐廳名字和地址告訴了他。

三月十一號十二點剛過，雷柏曼來到『密爾肯』餐廳。因爲拄著一付枴杖顯得十分吃力。勉強撐到樓上，已是氣喘噓噓，一身大汗。

拉比看見他，親熱地迎了上來。「你他媽的看起來好得很嘛！對不起，我完全忘了樓梯的事！」

「沒關係，沒關係！」雷柏曼喘息未定的說。

「都是我不好，不該選這麼個地方！」兩個人一塊向餐桌走去。「我們各地的負責人都來了！」拉比說：「還有格陵斯潘和史東。您準備那天離開紐約，雷老？」

「我後天走。對你的事，我眞……」

「唉！別提這檔子事！今天大夥要好好樂一樂。來見見我們組織裏的大將們！」

除了格陵斯潘和史東他認識以外，還有五六個生面孔也參加了這次聚會。

「閣下看起來，比上次見面時簡直好得太多了！」格陵斯潘打趣地說，引得大夥一陣爆笑。

雷柏曼一邊吃力地在椅子上坐下來，一邊自我幽默地說：「那天眞有見過老兄的面？我完全記不得了?!」

「這個我相信！」格陵斯潘說：「那天你是死是活？我們也都沒搞清楚。」

「多虧有那些好醫生。」雷柏曼說：「我能夠撿回這條命，自己都覺得驚奇。」他把枴杖合攏靠在桌邊上，然後拿起菜單。

坐在他左邊的拉比建議他說：「千萬別點這裏的烤肉，糟透了！如果你愛吃鴨肉，倒不妨試試！」

這眞是個愁雲慘霧的送別會。大夥一邊吃，拉比一邊把組織的指揮系統，聯絡辦法，以及各種安排細節向各人交待清楚，使得各項活動，在他入獄以後，仍然能夠順利推展。大夥發言情況十分熱烈，紛紛主張採取報復行動；一時之間，火藥味迷漫全場。雷柏曼講了一個剛從法伯那兒

聽來有關季辛吉的笑話，企圖把過於緊張的空氣沖淡一點。但似乎收效不大。

當侍者把桌子清理乾淨，端上各人的紅茶和甜點以後，拉比傾身向前，把十指交叉著雙肘靠在桌面上，以嚴肅的語氣對大家說：「我們目前的問題都還是小事！」說完看看雷柏曼。「對不對？雷老！」

雷柏曼望著他。點點頭。

拉比又把目光回到大家臉上。「有九十四個男孩子——」他說：「——除了少數幾個十一、二歲，絕大多數已經超過十三歲。我們必須在他們更懂事，更成熟以前，趁早把他們根除掉！我以上帝的名發誓，我絕不是在開玩笑！我說過，就要做到。目前那些孩子，有的在英國，有的在北歐各國，有的在美、加，也有的在德國。我還不曉得，我們該怎樣去找他們。但是我們一定要去找，而且必須得把他們找出來，我現在請雷先生給各位作進一步解釋，告訴大家那些孩子的來歷。」說完，他把身體靠回椅背上，同時向雷柏曼打個招呼。「挑重點講就行了。」他說：「不必把每一個細節都解釋清楚。」然後他又對大家說：「我以人格擔保，雷先生告訴各位的都是實話。史東和格陵斯潘也可以作證，他們曾經見過那批孩子中的一個。雷先生，您請說吧！」

雷柏曼低頭坐在位置上，望著自己的茶杯出神。

「請說呀！」拉比催促道。

雷柏曼抬看看他，然後以沙啞的聲音說：「我們能不能私下先談幾句話？」

拉比訝異地望著他，接著咧嘴一笑。「好吧！」他說，然後站起身來。

雷柏曼一手拿起枴杖，另一隻手抓住桌邊，吃力地從椅子上撐起來。離開桌子以後，拉比扶著他，兩人一塊朝樂隊舞台走去。「我曉得您要說什麼！」拉比輕聲對他說。

「我想未必知道，但是希望你能夠了解！」

「如果猜得不錯，你要我們放過那批孩子，對不對？即使是那些已經失去父親的孩子，你認為我們也應該給他們機會，是不是？因為他們也許可能成為普通的正常人。」

「他們雖然不一定只是些普通人，因為我相信他們都非泛泛之輩。但是他們絕不會成為希特勒一類人物！」

「所以您的意思是，我們應該有副菩薩心腸，學習老祖先一樣，對敵人仁慈，尊重敵人的生存權利？等到新的希特勒真的出現了，大家才著急，覺得悔不當初。為什麼？為什麼要讓我們的子孫擔這種風險？難道過去的教訓還不夠嗎？」

「可是——拉比！雷柏曼走到舞台邊上，轉頭盯著對方說：「誰也不能預估，這種可能性有多高。門吉利認為希望很大，這僅僅是他一廂情願的看法。但是事實上，很可能一個希特勒都不會產生。即使他們培養了一千個同樣的孩子，也未必會有一個成功。他們必竟只是些孩子。不管他們的遺傳因子是來自誰的，孩子終歸是孩子，我們又怎麼忍心將他們趕盡殺絕呢？殘殺兒童是門吉利那般魔鬼所幹的事。難道我們也要向他們學？」

「雷老！您的話太令我驚訝了！」

「你先別打岔，讓我把話說完。我甚至認爲，把他們的秘密告訴有關當局，都是不智的行爲。更別說找人監視他們，限制他們的行動。這樣做，只會洩露他們的身份，間接鼓勵他們走上激烈的路線。因此，想要讓他們成爲一個心智正常的人，知道這個秘密的人愈少，愈爲有利！」

「可是您有沒有想過，假如他們其中一個——只要一個——眞正成爲第二個希特勒，將會是怎麼樣的後果呢？」

「不可能，」雷柏曼以堅定的語氣說：「絕對不可能；我已經爲這個問題思考了好幾個禮拜。我曾經說過，『新納粹主義』的出現有兩個必要條件：第一，社會狀況日趨惡劣，演變到三○年代的情形；第二，另一個希特勒型人物的出現。但是我忽略了另一個更爲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盲目追隨希特勒的群衆。」

「難道你認爲，一個新希特勒會找不到追隨他的群衆？」

「不會！他再也不可能找到那麼多盲目的信徒了。現在的人，比他們的祖先要冷靜而且聰明的多，再也不會把一個領袖，當作神明般來崇拜！歷史的教訓，加上大衆傳播功能的效果，使人們變得理智而且客觀。我們雖然不能確定會不會有第二個希特勒型人物的出現，但是却可以深信，再也不會有那麼多盲從的群衆，去支持那麼一號破壞人類歷史文明的魔星。」

「好吧，就算你對人類本質的信心比我要強，」拉比不屑地說：「但是，那怕是你說破了嘴，我也不能苟同你的意見。我認爲剷除那一批心腹後患，不僅是我們的權利，而且是不容忽視的義務。再說那一批孩子的生命，又不是來自上帝，而是門吉利野心製作下的產物。」

雷柏曼盯著對方看了好一會，方才點點頭說，「好吧！我反正已經把個人的意見提出來了。」

「不錯，我已經領教過了。」拉比說，然後指了指餐桌邊上那些同伴。「現在你可以對大家。解釋了吧？我們還有許多別的事等著解釋呢！」

「我今天講的話已經太多，喉嚨恐怕不方便，還是由你講給大家聽吧！」

拉比扶著雷柏曼一塊朝餐桌走回去。

「對不起，」雷柏曼說，「不知道洗手間在那，我去去就來。」

「就在那邊。」拉比用手一指。

雷柏曼獨自拄著枴杖朝樓梯口的方向走去，拉比先回到座位上坐下來。

走進男廁所，雷柏曼選了一間沒人用的衞生間，進去以後把門鎖上。他把枴杖靠在自己腰上，伸手把護照夾從口袋裏掏出來，然後從裏面抽出那一份名單，再把護照夾放回口袋。他對那份名單看了最後一眼，然後從中一撕爲二。他把撕開的兩半疊在一塊，再一撕爲二；然後再疊在一塊，又一撕爲二……最後，他把手中的一堆碎紙投進馬桶，按下水箱把手，眼看著湧出來的水，把碎紙捲進去，消失無蹤。他看見水面上和馬桶內壁上，還沾浮著幾張沒有冲掉的碎紙。於是耐性的站在旁邊，等待水箱重新接滿，然後再按下把手……

重新入座以後，大夥的眼睛都看著他。

「大家都在等著你！」拉比頗有些不耐煩的看著他說。

「我已經把名單冲進馬桶裏去了。」

拉比驚訝地瞪著他。

雷柏曼點點頭。「這樣做是對的，」他說，「請你相信我。」

拉比盯著他一言不發，一張臉氣得慘白。

「非常抱歉，我開了大家一個玩笑。」

「那不是你一個人的名單，」拉比激動地說，「那是——我們大家的！是每一個猶太人的！」

「我願意一個人承擔這份後果，」雷柏曼搖搖頭，沉重地說，「殺害兒童，無論是什麼樣的兒童，都是不道德的。」

拉比的臉孔由白轉紅，脖子上的青筋爆脹，一對棕色眼睛充滿血絲，幾乎要爆出來。「我不需要別人來教訓我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他怒氣沖天地吼著。「你這個混蛋，愚昧，無知的老頑固！」

雷柏曼靜靜地看著他。

「我應該把你丟下樓梯去的！」

「你敢碰我一根汗毛，我就扭斷你的脖子！」雷柏曼也動了肝火。

拉比喘著氣，緊握著拳頭。「我們猶太人就是出了像你這種敗類，所以才有上一次那麼慘痛的教訓！」

雷柏曼正義凜然地看著他。「那不是猶太人要它發生的，」他說「是納粹作的孽！那些喪心病狂的傢伙，爲了達到自己的野心，不惜殘害無辜的兒童！」

拉比把牙齒咬的吱吱作響。「你給我滾出去！」他說。

雷柏曼嘆了口氣，慢慢從椅子上撐起身子拄著枴杖一步一步朝樓梯口走去……

※　※　※　※　※

當計程車開進甘廼廸機場的時候，他看見了「豪華·強生汽車旅店」。他想著瑪洛尼當年在這裏把孩子交給一對對美國和加拿大夫婦的情景。往事如煙，禁不住深深地嘆了口氣。

辦好汎美航空公司的登機手續以後，他打了個電話給他的演講經紀人高德華斯先生。

「我現在已經在甘廼廸機場，馬上就要回家了。幾個月來的勞碌奔波，我已經精疲力竭，非得好好休息一陣子了不可。你有沒有接到我的明信片？」

「早接到了！」

「謝謝你送給我的花！漂亮極了！我這次算是出盡了風頭，是不是？紐約時報的頭版新聞，還有各大電視公司的專題報導……」

「我希望你永遠別再出這種風頭了吧！」

「誰要我是個愛出風頭的人呢！假如我向你保證。不再爽約，你願不願意幫忙，替我安排今年秋季的演講行程？那時候，我相信已經可以完全復原了。」

「那當然，這是我們的榮幸！」

——全文完——

駿馬文化事業社圖書目錄

一、羅曼史集

亙古以來，愛情便是個美麗的神話；而在起風的日子裏，愛情更如繫在風中的紙鳶，飄搖卻更教人心牽。

駿馬羅曼史集為您介紹世界各國第一流女作家所寫的一系列多采的愛情故事，毋論您曾年少或正年少，且讓它引領您進入愛情的國度。雖美如夢幻，但那動人心扉的真情，定能讓您一再咀嚼和憶念……

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日期
R01	悲傷的葡萄	弗蕾・溫士貝爾	70.1.1.
R02	復讐	安娜・漢普森	70.1.10.
R03	孔雀宮的羅曼史	弗蕾・溫士貝爾	70.1.23.
R04	巨人之愛	珍妮特・戴莉	70.2.20.
R05	愛麗絲的覺悟	弗蕾・溫士貝爾	70.2.28.
R06	愛的遊戲	莉莉安・佩姬	70.2.28.
R07	森林裏的月亮	弗洛菈・吉德	70.3.10.
R08	翡冷翠的誓言	安妮・梅莎	70.3.20.
R09	卡德蘭戀的組曲	芭芭拉・卡德蘭	70.3.30.
R10	玫瑰花與葡萄酒	弗洛菈・吉德	70.4.10.
R11	非洲之星	蘿斯瑪莉・卡特	70.4.20.
R12	琴的戀人	凱依・弗普	70.4.30.
R13	背德的新娘	安娜・漢普森	70.5.10.
R14	火焰協奏曲	恰蘿悌・拉姆	70.5.20.
R15	哀傷的漣漪	弗蕾・溫士貝爾	70.5.30.
R16	夕陽之戀	珍妮特・戴莉	70.6.10.
R17	蠟像館	羅蘋・唐蘭	70.6.20.
R18	綠園春濃	莉莉安・佩姬	70.6.30.
R19	妒情	珍妮特・戴莉	70.7.10.
R20	女神的首飾	伊莉莎白・韓特	70.7.20.
R21	愛情菜單	蕾巧兒・琳德賽	70.7.30.
R22	情刼	安妮・梅莎	70.8.10.
R23	罪與愛	弗蕾・溫士貝爾	70.8.20.
R24	誘惑的探戈	妮娜・赫里德	70.8.30.
R25	李代桃僵	蘿斯瑪莉・卡特	70.9.10.

R63	雪露戀痕	珍妮特·戴莉	71.6.25.
R64	眞情	露芯妲·戴伊	71.7.3.
R65	湖畔情韻	珍妮特·戴莉	71.7.10.
R66	情深無邊	安妮·奈維里	71.7.18.
R67	雁行千里	妮娜·赫里德	71.7.25.
R68	花蕊戀春風	羅蘋·唐蘭	71.8.3.

- 每月共出書五册。
- 每月 3.10.18 日各出書一册，25日出書二册。
- 優待辦法：(a)每月初預約該月羅曼史集新書 5 本者，可享八折優待，計 280 元。
  (b)訂購羅曼史集半年期，任選30册，可享七折優待，合計 1,470 元。

二、有情世界

在浩瀚的宇宙裏，我們幸為有情世界的有情人；旣為有情人，又怎能走出「情」的藩籬？駿馬「有情世界」系列中的每一本書，都述說着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有刻骨銘心的愛情、温馨感人的親情，更有婚前婚後的悵惘，充滿了人生的躑躅、矛盾和無奈，相信閱後定能深得您心……

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日期
P01	誰是我的新娘	Lynna Cooper	71.7.10.
P02	深閨弦音	Elizabeth Villars	71.7.18.
P03	燕歸來	Grace Livingston	71.8.3.
P04	天涯儷人情	Maggi Charles	71.8.10.

- 本系列於七月十日起每月逢 3.10.18 日各出版一册，每册定價85元。
- 優待辦法：(a)每月初預約該月有情世界 3 本者，可享八折優待，計 204 元。
  (b)訂購有情世界半年期18册，可享七五折優待，合計 1,147 元

三、情幻人間

柔情似水，異幻如真……這是一套會令人愛不釋手，屏息閱讀的好書。本系列集懸疑、愛情、緊張、恐佈於一書，情節曲折離奇，內容感人肺腑，令人愈讀愈寒，轉寒為熾。

R26	愛情夜快車	莉莉安·佩姬	70.9.20.
R27	荳蔻年華	安妮·梅莎	70.9.30.
R28	艶寡戀	瑪格莉·希德爾	70.10.10.
R29	愛的序曲	凱依·弗普	70.10.20.
R30	情竇初開	安妮·梅莎	70.10.30.
R31	遲來的蜜月	莎菈·葛爾文	70.11.10.
R32	愛的迷藏	弗蕾·温士貝爾	70.11.20.
R33	往日情懷	瑪格麗特·雷馬	70.11.30.
R34	誰來應徵	瑪格麗特·雷馬	70.12.10.
R35	鬥牛士之歌	弗洛菈·吉德	70.12.20.
R36	代罪佳人	安娜·漢普森	70.12.30.
R37	冰雪鴛鴦	珍妮特·戴莉	71.1.10.
R38	愛恨之間	莎菈·葛爾文	71.1.13.
R39	藍色茉莉	弗蕾·温士貝爾	71.1.20.
R40	情深知多少	莎菈·葛爾文	71.2.10.
R41	未了情	恰蘿悌·拉姆	71.2.20.
R42	禁忌的愛	安妮·梅莎	71.2.28.
R43	愛奴	瑪格麗特·佩姬	71.2.28.
R44	瀟湘別夢	安妮·威爾	71.3.10.
R45	雪地迷航	凱依·弗普	71.3.10.
R46	雨后春深	弗蕾·温士貝爾	71.3.20.
R47	愛是憂鬱	珍妮特·戴莉	71.3.25.
R48	雲深不知處	恰蘿悌·拉姆	71.3.26.
R49	温柔的獅子	羅勃妲·蕾克	71.4.3.
R50	夢裏煙波	安娜·漢普森	71.4.10.
R51	小港風雨	蘿莎琳·布雷特	71.4.18.
R52	艷陽天	伊莉莎白·艾斯頓	71.4.25.
R53	再見伊人	安妮·梅莎	71.4.25.
R54	復仇天使	安娜·漢普森	71.5.3.
R55	草原情歌	凱伊·弗普	71.5.10.
R56	柳暗花明	恰蘿悌·拉姆	71.5.18.
R57	暖暖冬陽	琳西·史提芬	71.5.25.
R58	風雨情天	珍妮特·戴莉	71.5.25.
R59	薔薇與幽蘭	弗蕾·温士貝爾	71.6.3.
R60	故人情	莎菈·葛爾文	71.6.10.
R61	一舞定情	莉莉安·佩姬	71.6.18.
R62	蝶戀花	安娜·漢普森	71.6.25.

七、駿馬叢書

駿馬叢書是本公司最新推出的單元，內容偏重人情味的探索，體裁不拘形式，老少咸宜。

書號	書名	作者	特價	出版日期
C01	荒原孤雛	Louis L'amour	70元	70.10.20.
C02	半身子爵	Italo Calvino	60元	71. 1 .10.
C03	第一次接觸	Daniele Thompson	75元	71. 6 .17.

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日期
G01	昨日之非	Dorothy Daniels	70. 5 .30.
G02	古屋風暴	Under Gemini	70. 6 .30.
G03	噩夢	Caroline Farr	70. 7 .30.
G04	巨宅疑雲	Julia Trevelyan	70. 8 .30.
G05	情譬	Dorothy Daniels	70. 9 .30.
G06	不速之客	Charlotte Armstong	70.10.30.
G07	石屋新娘	Jutith Ware	70.12.10.
G08	僞情	madeleine polland	70.12.30.

•每册定價：75元整。

四、莎岡名著

書號	書名	作者	特價	出版日期
S01	一年之後	Sagan	60元	70. 6 .10.

五、時代名作

本系列係專屬全球時下最暢銷的小說，推出以來廣受讀者喜愛，本本叫座！人人喝采！

書號	書名	作者	特價	出版日期
T01	忍者	Eric Van Lustbader	175元	70. 9 .20.
T02	雙獅記	向田邦子	70元	70.10.10.
T03	冰淇淋的迴響	向田邦子	70元	70.10.10.

六、消遣叢書

消遣之於人生，猶如標點之於文章，人生若無消遣點綴，就無樂趣可言。這是一套真正能美化您生活的叢書。

書號	書名	作者	特價	出版日期
E01	看牌談戀愛	D.P. Kerlins Giner	120元	70. 9 .20.

您希望看透您的他嗎？
您想預知適合自己的對象嗎？
「看牌談戀愛」將告訴您意想不到的戀愛過程，更重要的，它能解開您和他之間的謎。
（本書附贈精美之25張西式彩色卡紙女神牌）

巴西魔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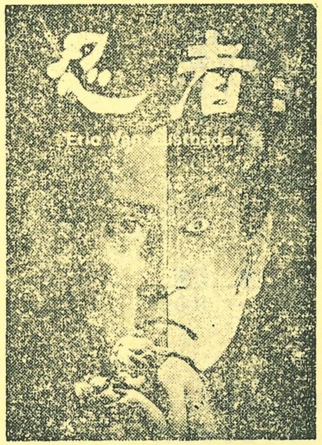
定價100元

著　者　艾拉・雷文
譯　者　魏仲凱
發行人　林明珠
出　版　駿馬文化事業社有限公司
社　址　臺北市光復南路417巷54號
電　話　(02)7086301・7034413
印　刷　宜昌印刷公司/重慶北路三段136巷11號

郵　撥　162985號林明珠帳戶
出　版　民國71年8月10日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2077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



T01
忍者
艾力克・范・拉斯貝特

有人説——
這是一部日本的戰爭哲學！
又有人説——
「忍者」是世界上最神祕的冷酷刺客！
更有人説——
它大膽的描述男歡女愛的激情；
它貶譏人性的醜陋於一書！
（特價　175元）